巴金全集

22



版社

巴金全集

第二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巴金全集

（第二十二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1993年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615-4/Z·154
定价 11.05 元



一九八一年摄



偕夏衍摄于冰心寓(一九八五年二月)

致朱梅信手迹



与萧乾合影(一九九○年六月)

《书信编》，一、收选今已集得的作者致亲友（包括国际友人）或社团等书信共一千九百余件；三联版《雪泥集》（1987）、四川文艺版《巴金书简》（1987）及人民文学版《巴金书信集》（1991）亦悉收入本编，但作者已编入其著作集者未收。二、书信绝大部分据手稿或影印件，少量据发表件抄录。三、各信按收件人姓氏笔划为编序，属同一收件人者另依书写日期为序；书写日期尚难查明者暂行留空或存疑。四、书信中个别明显的笔误或脱漏已予补正；个别经作者删节处则补以删节号。五、书信中作有少量注释，其中部分系由收件人所注。

一时难以集得及散失的作者书信或尚在不少，俟日后集得一定数量时当另行编集。

姓氏首字检索表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目　　录

致 丁 玲*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丁玲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和关心。我的健康至今尚未恢复，只是靠药物控制了疾病，比去年夏天您到我家探病时精神稍微好一些，每天的活动量也稍微大一些，例如读一个小时的书，谈半个小时的话，还可以勉强对付。但是写字、写文章就很感困难。访日归来将近四个月，连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写得非常吃力，手边更不会有“多余的”存稿。《北斗》杂志的主编创办《中国文学》①，这是一件好事，我应当支持你们。很抱歉，因为病不能给这座新的建筑物添砖加瓦，然而为你们的新刊物呐喊助威，我总是可以而且十分愿意的。我相信《中国文学》会得到成功！

我说“你们的新刊物”，并没有见外的意思，我一向认为文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这里有集体的智慧，也有个人的苦心。

---

* 丁玲(1904—1986)：女。湖南临澧人。作家。

① 《中国文学》：正式出刊时定名为《中国》。一九八五年一月创刊时为双月刊；一九八六年一月起改为月刊，同年年末停刊，共出版十八期。

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壮大，这是多少代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积累。人们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大家都有一个愿望，要为文学事业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对养我育我的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就这样把个人的命运和集体的前途连在一起了。每个人眼前都有那样一座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这是共同的目标，但道路却是崎岖险阻，要走进大楼多点燃一盏灯更是十分困难。我常常想今天我还只是站在楼外仰望高层的灯光，可是我已经衰老，无力向前了。不过我并不悲观，我明明看见那么多的人朝着大厦奔去，那么多的人为着大厦尽力。我不过小小的一滴水，在汪洋大海中巨浪奔腾，一滴水也不会干涸。我常说："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就因为我相信这样一个集体事业。我会死亡，我的全部作品可能被读者忘记，然而我们的文学事业要前进，要大放光芒，对这个事业，每个作家，每个搞文学工作的人全都有份，只要他认真工作，不管他有过或大或小的成绩。即使是像我这样缺少才智的作家，我读到一部新的佳作，看到一份新的好刊物，遇到一位有才华的作者，我也觉得好像自己有了新的收获。

你们的刊物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你们勤奋工作的成果。它像新种植的花树，你们是栽培它的园丁，所以我说它是你们的新刊物。但是它的成功也会给我带来兴奋和鼓舞，因为我也是这个大海中的一小滴。对于集体事业中出现的任何新的力量，我都觉得和自己有密切的联系。

我看您不用为新刊物担心，越来越多的刊物，越来越多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新人，这个景象多么壮丽！我们现在的形势

就是这样，不愁刊物多，读者和作者都是最好的评判员。读者需要，作者支持，刊物就要存在下去，能团结作者，有益于读者，刊物就会发展，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您太谦虚，不论是“余热”，还是烈火，只要放光发热，都是我们文学事业需要的燃料。《中国文学》是有它的特色的。它容纳“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还给“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在思想上有所创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它的创刊将受到读者和作者的欢迎，这两个“创”字提得很好。本来嘛，创作就少不了“创”字，创作就是作家通过认真的独立思考，反映自己熟习的生活与深切的感受，总之作家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写法。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生活，合在一起，可以表现整个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宝库就是这样丰富起来的。只有靠各人献出自己心里的宝贝，文学大厦才会琳琅满目。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作品才能打动读者。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要实现两个“创”字，作家只有讲真话。过去有一个时期，讲真话很不容易，要“创新”更加困难。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一篇《创新》的文章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终于没有能恢复健康。然而“浩劫”早已过去，情况完全不同，讲“创新”，说“创见”，让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已有了充分的条件，多数的读者头脑清醒、有判断力，是好是坏、是真是假，对作品他们心中有数，我们应当相信他们。

我编过不少的丛书，可是我并没有做过文艺刊物的负责编辑。我有一位朋友靳以创办过好几种文艺期刊，我当过他的助手，这就是说在我比较空闲的时候帮他看看稿件，改改校

样。他总是很忙，我却只能说是一个义务的临时工。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期杂志印完装好、从装订所拿到样本，他总要捧着它看几遍，好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那么深的感情！我今天还不曾忘记。因为常常同他在一起，我也了解了编辑的一些甘苦。因此在三十年代中我对文艺刊物的编辑就满怀尊敬之情。今天我也可以想象到您拿起《中国文学》创刊号翻看时的喜悦心情，那么让我这个《北斗》的老读者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吧。

巴　金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致丁景唐*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景唐同志：

来信收到。邢铁华同志提的问题①我一时无法解答，过些时候找出旧作查看才能解决。请把这个情况转告他。将来我直接给他写信。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卅日

---

* 丁景唐（1920—　）：浙江宁波人。作家。

① 参看致邢铁华信（本卷第299页）。

致山口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

山口先生：

昨天整理书橱，看到您的旧信，想起一些事情，一个多月前我请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先生代我在四位亡友的墓前献了花篮。今天我又想起了另外三位亡友，在这万家扫墓的日子，我不能远渡重洋，向他们表示敬意，只好拜托您将短篇小说集的版税代我买三篮鲜花献给他们。他们是故松冈洋子女士、故有吉佐和子女士和故石上韶先生。他们的地址您在东京容易找到。我除了感谢外，别无可说。

祝

好！

巴　金　四月五日

我十五日将去杭州疗养两周，月底返沪。　又及。

---

* 山口守（1953—　），日本汉学家。

致马小弥*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小弥：

信收到，知道你一切都不错，很高兴。我们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小林① 的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开始发出笑声了。小祝仍在杭州市文化局工作，他对这工作很满意。小林尚在等待分配。我还是搞点翻译，每周学习两个半天，一切都好，只是这几天牙齿发炎，时时在痛，虽然不厉害，却也影响看书和工作。

别话以后再谈。明年上半年还可以寄几本书给你。祝好！

芾　甘 十月二十一日

---

* 马小弥（1930— ）：四川成都人，马宗融之女。翻译家。

① 小林：作者之女。下述"小祝"指祝鸿生，作者之婿。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小弥：

信收到。给孃孃①的信也转给她了。我转到出版社编译室也将近两月了。仍是每周去学习两个半天。其它还无变动，书房也未打开。杜宣、孔罗荪等已解放两月，他们的东西也尚未退还，书橱也未启封。但我想迟早总会解决。你能去外文研究所甚好，李健吾就在那里，他说那里正在招人、要人，你既有"门"，就得早点活动，免得错过机会。(《摘译》是上海写作班编的，你记错了。)动作要快。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小弥：

两封信都收到。前些时候我在治眼睛，最近又患感冒，一直没有好。年纪大了，身体不行，因此没有写回信。冯至同志我虽认识，但并不熟，九年不通消息，我无法介绍。但也很希望你能早去文研所工作。小林已于一个月前去杭州参加《浙

① 孃孃：指李瑞珏(1916—)。作者之妹。

江文艺》编辑工作。我正向街道乡办(得到单位的证明)打报告，要求调回小棠①，据说有可能，不过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小林去后，她的小女儿还留在我家，虽然添了一些麻烦，但也使家里热闹多了。

绍弥②怎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祝

你新年愉快！

芾　甘 三十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

小弥：

信收到，冰糖和果脯也收到了，谢谢你。我们一家都好，春节也过得愉快。老朋友③夫妇还在我家，大约月底月初回去，过北京时会去找你们。你替我问候少弥，我好久没有给他去信了。

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有人提出来了，迟早会解决的。我不急。我的确只想埋头译书。你的事如何？你也得冷静考虑，思想放开些。身体要紧。

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

---

① 小棠：作者之子。

② 绍弥：即少弥。马小弥之弟。

③ 老朋友：指作者之弟李采臣，马小弥幼时称其为"老朋友"。

一九七六年八月六日

小弥：

前信想已收到。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从外国记者的报导看来，问题不大，秩序很好。但你的情况如何？我和孃孃、九姑妈①、小林、小棠都关心你。有便请给我们写几句话，让我们放心，放心。请保重。祝

好！

尧　棠 六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

小弥：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分析也有点道理。我的事情我自己暂时不想讲话。有人告诉我有人要替我讲话，究竟讲了没有，我不清楚，不过我不着急，我相信"四人帮"倒了以后，党的政策会逐渐落实的。现在领导要管的事情太多，一时顾不上来。你问我对自己的结论签字没有。我根本未签过字，也未看过我的结论。七三年七月中旬我们单位支书（工宣队）找我谈话时，只根据他笔记本上的记录念给我听："市委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冯国柱六人讨论决定

① 九姑妈：指李琼如（1909— ）。作者之妹。

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发生活费，这是根据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的精神决定的。"在一个星期后在全体人员学习会上，宣布我今后参加学习，又把那段话讲了一次，只是在"发生活费"后面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并没有讲审查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张、姚在报私仇，是站不住足的，但也无办法。现在他们给揪出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你也不必替我着急。你要保重身体，把身体养好，为党、为国家好好地干一辈子。

祝

好！

芾　甘 一月二日

蕴蕴、老朋友、九姑妈，我们一家都问候你和你一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小弥：

信早收到，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不过你想得太快、太多，因此我无法回答你。我说明年可以寄几本书给你，这只是我个人的估计，目前我并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我这里一切照旧，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估计我的书房明年总可以打开，因此想到那时找些什么书来送给你。如此而已。这只是说明我并没有忘记你。

最近采臣同他一个儿子国炘到上海来，在我们这里住了

将近三个星期，回银川前要去北京耽搁两三天，大约九日离沪，到北京后可能去找你，我顺便告诉你一下。

祝

好！

萧　甘 十二月四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

小弥：

信收到。你托人带来的豆瓣酱和寄来的童衫都收到了，谢谢你，端端① 也很高兴。这几个月我很忙，身体搞坏了。欠的信债太多，还不了，只好不管它。无法给你写信，也不能找书寄书，很抱歉。健吾来信说你找过他，他可能给你帮点忙。等我身体稍好，事情少一点，精神好一点，当寄几本书给你。五届人大开会，我会来京，你到旅社找我，一定见到。替我问候少弥。

祝

好！

萧　甘 十五日

① 端端：作者之外孙女。

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

小弥：

信收到。你的问题如愿解决，当然是好事。能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当然更好。李健吾在研究所不管事，我看他帮不了忙，他认识你父亲，但不熟（他同我熟）。你去找他，只能了解点情况。你如果没有什么得力人的推荐，找李健吾也没有用。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也许你用得着，也许用不着。卞之琳也在研究所。

别的话以后谈。

祝

好！

芾　廿四日

一九七八年（约）六月十五日

小弥：

信收到。几天前就打算给你写信，可是刚拿起笔就有人来找，就这样拖下来了。我叫少弥劝劝你，总之，希望你冷静些。对任何事情要进行比较冷静的分析。要虚心，要接受经验教训。不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不要太固执。

你要看的书，《卡拉马左夫兄弟》，我还没有找到；《王尔德童话》李德洪的儿子借去了，要等他还来才能寄给你。你打算

译书，是好事，但我现在不能推荐可译的书，要译书最好能跟出版社联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掌握出版世界文学名著译本的大权，我和它们没有什么联系，无法替你找个选题。你是不是找邹荻帆替你问问北京人文社，找本英文小说翻译试试。翻译无秘诀，脑子清楚点，认真苦干，就过得去。你将来有空，可以找汝龙同志谈谈。他在翻译上有成就。他住在西单达智西巷六号。你要找他，就说我介绍。还有叶君健，你应该还记得他吧。关于翻译的事也可以请教他。在身体健康许可的范围内埋头苦干，总有好处。

祝

好！

芾　廿十五日

问候魏葳！①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

小弥：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天又热，无法清理旧书。你要书，以后可以找几本寄给你，德文书也有，但目前找不到。我们一家都好。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身体怎么样？法文学得怎样了？

祝

---

① 魏葳（1928— ），北京人。马小弥的丈夫。教育工作者。

好！

芾　甘 七月十七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

小弥：

信收到。我已来北京，住和平宾馆。现在忙着看材料，听人介绍，准备讲话稿。你用不着来看我，因为我抽不出时间来。我见到萧乾，谈起你为舒伯母翻译的那篇文章①，要他校一遍，他说找吴祖光看，因为吴太熟习北京话，懂老舍的语言。你要书，回来想办法。出去恐没有外汇。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

问候魏葳同志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小弥：

我去杭州休息了六天，刚回来，明天又要去北京。身体还

---

① 指老舍著《鼓书艺人》。

是不好。慢慢地想办法吧。在京只住三五天，还不知住在哪里。你也不必来看我了(孔叔叔知我住处)。对《开卷》上的骂不必介意，我在二集《后记》① 中已经回答了，书出版，你就可以看到。至于你呢，壮年正是多干工作的时候，努力干吧。

祝

好！

芾　甘 四月八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小弥：

信都收到。书和相片也收到了。谢谢你。我身体不好，容易感到疲劳。写字手抖，而且感到吃力，字越写越小，越写越慢。但又不能不写。我刚把《随想录》第二集写完了。你的书我会看。听别人说你的译笔还不错。但目前我的事情做不完，要看的校样来不及看，堆在旁边。请原谅，等我还清旧帐后，才能看你的赠书。你每次来信，我都看过，无法立刻回信，主要原因是写字吃力。我的脑子倒很清楚，手不行，奈何。一切都只能慢慢来。

祝

---

① 指《探索集・后记》。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二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

小弥、少弥：

你们好！祝你们春节愉快。

我从北京回来，身体越来越差，写字很吃力，但每天总得写几百千把字，这也是一场斗争。但请放心，我会活下去。

小弥的朋友托我转封信给你。我前些时候介绍太原一位姓屈的女同志找小弥，打听你们母亲的事情，我不认识她，她研究你们母亲的作品。写信给我。

《罗淑选集》① 出版了，我本来要小弥写篇《后记》附在卷末，他们没有找你吗？他们寄了五册样书给我。

最近我们几乎全家患病毒性感冒，九姑妈还躺在床上。但已不要紧了。想念你们。

祝

好！

芾　甘 一月三十日

---

① 《罗淑选集》，一九八〇年十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问候小谢①、魏葳和小孩

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

小弥：

信收到。书还未送来，由你们姐弟签字的你母亲的作品，对我来说是珍贵的纪念品。你写的《回忆》，我今天才读了一遍。广东人民出版社准备重印《生人妻》，来信问我一些情况，我回信介绍了你的《回忆》。他们要找你借照片，我把你的地址写给他们了。你的《回忆》写得好，但有一点应当更正：一九三七年暑假你父母带着你回上海，就是打算让你母亲在沪分娩，后来时局紧张，你父亲先回桂林。"八·一三"日军侵沪，全面抗战爆发，你母亲担心你父亲一个人在内地不方便，怕他悬念家属在沪的生活，才改变计划，带着你去找他。你说的"只身"和"不知为什么"是错的。戴高乐邮票收到，谢谢你舅舅，请代我问候他。高一萍也有信来，我现在写字比较困难，很少写长信。两三个月来很少出门，也不出去开会，想多做点实在事情，多写点东西。当然也想多活几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别的话下次再写。

祝

好！

芾　甘　二月九日

---

① 小谢：谢瑞英（1944—　），北京人。马绍弥夫人，工程师。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小弥：

信收到。你的文章① 我早读过了。写得不错。你可以多写。但有一点请记住：不要老是揪住"后娘"。她当然有缺点，但也有值得人同情的地方。四十年代在重庆我和一些朋友就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妥协"，有你的自由。不过论断别人，请客观些，大量些。

我身体不好，这次常委开会请假不去了，否则还可以在京见面。小婶婶去世，回民中学为她开了追悼会。家中其他人都好。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七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

小弥：

---

① 指《难以忘却的记忆——记许寿裳、乔大壮、马宗融三老之死》。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香港《新晚报·星海》。

大会明天闭幕，我决定十三日同代表团同志动身返沪。十二日我整天留在招待所不出去，你有空可来看看，如忙就不必来了。我十月底十一月初还要来京开会。

谢谢你送来的咖啡。

祝

好！

芾　甘 九日

问候魏葳！

十二日上午又得进城开会。我在招待所的时间只有两个下午：十一日三点后和十二日三点后。又及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

小弥：

你们早已到京了。一切想必十分顺利。今天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毛叔叔写给高孃孃的，一封是李致①写给你的，现在转给你。有什么事写信来。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高孃孃和你全家。

---

① 李致：作者之侄。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小弥：

信都收到。我去莫干山休养了八、九天，回来身体稍好。但写字仍困难，无法给你写信。我劝你遇事冷静些，多思考，不必为我担心。但也不要为我打算。我这次出国，不想买东西，也不用花外汇，离孃孃听你的话要送钱给小林，我们谢绝了，你也不要写信让你二舅寄钱给我。我出国要按规章办事，不能让人抓辫子。不要给我帮倒忙。你身体不好，要慢慢锻炼，要注意营养。做工作，要有自信，但不能骄傲。要把身体弄好，要做到：想得开、看得远，热爱生活。

我九月十日前到北京，十五日飞法。

余后谈。问候少弥。祝

好！

芾　甘　二十七日

魏葳同志均此未另。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小弥：

信收到。我大约二十八日赴京，住在哪里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你容易打听，我同上海代表团住在一起。昨晚蔡涓涓来

看我，问起你，她给了一个地址，要你同她联系，现在转给你。还有一事：译文出版社有人托我查两个名字，我查不到，抄给你看看，你找人代查吧。如无办法，你等我到京时把抄件交还给我。余面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十三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

小弥：

我星期天上午有个会，如派车来接我，就只好出去。你们要来，星期天下午两点后来吧。

祝

好！

芾　甘 三日夜七时

问候魏葳。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

小弥：

《新观察》要发表我那篇文章，① 向我要你父亲的照片。我这里没有。请你寄一张给他们吧，最好是和你母亲同照的。

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

小弥：

有人托我转封信给你，内容我不知道。

《百图》② 去年曾印过一次，现在可能卖光了。

我去杭州住了十一天。背上生个囊肿，在治疗中，要施小手术。

你替我问候少弥，我写字吃力，不给他写信了。

祝

好！

芾　甘 七日

魏葳均此未另！

---

① 指《怀念马宗融大哥》，后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新观察》第六期。

② 《百图》：指《死魂灵百图》。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八一年上海书店影印一版。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小弥：

信收到。小说①也读了。我写字困难，杂事多，无法写回信，请谅。小说反映了现实，但只写了一种人，主人公的外表太难看了，令人恶心。一般跑单帮的大概不是这样吧。

祝

好！

芾甘 二十八日

问候魏葳！也替我问候少弥。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九日

小弥：

十六日来信收到。我写字实在吃力，只能给你写几行。我暂定五月九日从上海去东京，动身前半个月得做一些准备工作，我身体不好，还需要治疗和休养。估计五月上旬我不会有时间接待你。反正我总会让你来上海一趟，今年暑假或明年？等我从日本回来再商量决定吧。

祝

---

① 指《半道上来个天津客》。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当代》第五期。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

小弥：

信都收到，我写字吃力，无法回信。

《狄更斯全集》我自己需要，不能送给你。只送你十册袖珍本萧伯纳著作，明后天寄出，什么时候到你手边就难说了。我从北京寄回的书，一个月了，还无消息。

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

小弥：

信都收到。我写字困难，因此没有回信，你会原谅我。关于你妈妈的纪念室[①]，你的意见很对。她不是名人，也不需要请名人给她添光彩。她是个好人。我们纪念她，为了她的心

① 指罗淑纪念室。一九八六年九月建于四川简阳县文化宫内。

灵美，为了她的文学上的成就，虽然她就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来不及写大部作品，但这不能怪她！要是她多活二十年那有多好！你说得对："纪念室不是罗氏祠堂"，在我们这里封建流毒还相当深厚，不可不坚持原则。你要的那几本版画我答应送给你，去年找不着，今年香香[①]来，可以帮我找出给你带去。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八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

小弥：

你的信都收到。我写字实在吃力，又无时间，不能回信，也就心安理得了。人文版《随想录》给你和少弥备留一套，等香香来给你们包好投邮，我已无力办这种事了。你要什么书只管讲，能给就给，不能给就不给，反正我的书物一切归公，给谁最适当，我会考虑的。我的《全集》由王仰晨主持。他很热心，我感动了，才同意出版《全集》。我相信他，否则我不会出什么《全集》。你想为《全集》出点力，可以跟仰晨接洽，我当然欢迎。

---

① 香香：即魏帆，马小弥之女。

外一信请转交香香。

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十日

问候魏葳。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小弥：

信收到。我有一部《希腊戏剧全集》刚找出来，打算送给北图，你写信来要书，我就签上名送给你，希望你好好地用它。

我十月三日动身去成都，住半个月，详情香香返京后告诉你。

祝

你们好！

芾　甘 二十六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小弥：

你的信都收到。我想写回信，可是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动一下就感到疲劳；打一个盹，半天便过去了，什么事都做

不了。想写文章，笔又不听话，不写，火烧着心十分难受。总之，日子难过，不能说是心安理得。我看见，我想着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不能不动感情。我究竟是个中国人啊。不断地听见那些空话、大话、假话，我不能不生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能靠假话生存，靠假话发达，我坚决地相信。

我不写下去了。我只告诉你：我常常想念你们。过些时候我要寄《随想录》合订本给你们。你可以读读那篇《新记》。

祝

好！

芾　甘　二十六日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一日

小弥：

好久不给你写信了。你的信我都收到。你爱发议论，讲的我全懂，或者似懂非懂，我身体不好，写字不容易，常常想跟你讨论，但是没有精力，口不能说，手不能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你原谅了！我希望你还是坐下来，翻译几本书，然后写一点东西。我羡慕你，你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爱惜这宝贵的时光吧。

刚写了上面一段，你的信来了，我叫香香给你回信。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我决定把《狄更斯全集》送给你。你向我讨过几次，我喜欢狄更斯，还想翻翻它，以前没有答应。

现在我没有时间了，留给你吧。

祝

好！

芾甘 八月十一日

问候魏葳！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

小弥：

信收到，写字十分吃力，无法多写，请原谅。我不赞成设立基金会出钱请人把我的小说译成外文，到外国推销，争取什么奖金，因为一、办不到，没有这样方便的奖金；二、我的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从来不想骗外国人的钱；三、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的也已不少。

不写了，祝

好！

芾甘 三月十一日

问候魏葳。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小弥：

信收到。及人去世，你到他们家帮忙解决一些问题，很

好。那就麻烦你了。不过考虑问题要慎重。捐赠基金，也要顾到实际情况，不能影响他们家生活。其他用不着我讲了。

我写字更困难，不多写。祝

好！

蒂　甘 七月二十七日

致马子华*

一九三六年(约)二月二十七日

子华先生:

信和书都收到,谢谢你。文章写不出,近来心情不好,一天又忙着处理文化生活社的杂事。以前答应过别人一两篇稿子,就像欠了账似的,如今限期到了,自己正为这事情焦急着。所以请您放过我这一次吧。我想你们有的文章一定很充足,而且比我能写的好得多。祝

您好!

金 二十七日

---

* 马子华(1912—):云南洱源人。作家。当时曾参与编辑《文学丛报》杂志。

致马国亮*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国亮兄：

两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在病中。我是《画报》① 的老读者和老作者，您提起三十年代的旧事，我也想得很多。你们《画报》办喜事，② 我似乎应当凑凑热闹，但我不是书法家，没有资格随便在《画报》上题几个字，您虽然对我宽容，可是读者不一定有您那样的大度。你们送了一份《画报》给我，③ 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读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笔不听我的手指挥，手又不听我的脑筋指挥，始终写不成一篇文章。现在还是靠药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静养一个时期，然后仔细思考，从容执笔，比较清楚地讲出我的意见。有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譬如谈到

---

* 马国亮（1908— ）：广东顺德人。作家、出版家。

① 《画报》：指《良友画报》。一九二六年二月创刊，一九四五年停刊；一九八四年六月在香港重行创刊。

② 指一九八六年九月《良友》创刊六十周年纪念。

③ 指《良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

"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我们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后来做了官，忘了革命，当时胡适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一个喜欢玩女人、捧小旦、写艳体诗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位作者这样说），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我们的确有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做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绝不能靠祖宗的遗产过日子。中国文学要如那位作者所说"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还得靠我们作家的努力，挂起几代祖传的老店招牌有什么用？

笔在我的手中越来越重，我很难写下去了。以后再谈吧！

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九日

国亮兄：

信和糖果早已收到，没有写回信，还是因为手不听指挥，写字吃力，写在纸上的字看起来很不顺眼，自己也难过，杂事

仍多，精力日益衰退，可悲的是脑子非常清楚。午夜梦醒，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自己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后人的心目中，是非问题不搞清楚，恐怕很难闭上眼睛。因此总想再写点东西。首先希望能战胜疾病，再一次拿起笔。

感谢您的关心，托人带东西来，也感谢你们给我的鼓励。张先生的照片也收到了，请代我谢谢他。您提到我的旧译文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这书有新版，年内当找出一部来给您寄去。想说的话多，却没有精力写下去了。下次再谈吧。祝好！

巴　金 九月十九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国亮兄：

信早收到。我生活忙乱，杂事多，最近又患感冒，坐卧不安，文章一篇也写不出，只好请您原谅了。

我没有想到会活到八十七岁，更没有想到用颤抖的手写出的短文还会刺痛人，叫人不高兴。这我倒不怕，能写时我还是要写。倘使病有好转，倘使手听指挥，我还有可能写点什么。现在遍地都是材料。

最近我也并非一事不做，除《全集》外，还有一些应酬。不过我行动不便，可以不参加各种会议，每月只出门两次，去医院检查并拿药。总之，生活非常单调。但也不闲。

别的下次再谈。祝好！

巴　金 三月廿二日

致马绍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

少弥：

信收到。"四人帮"垮台，我想你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一定会来信。没有想到你倒沉得住气。"四人帮"是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我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压死我，但我并不怕，只是小心而已。没想到不等我倒下，他们就完了。真是"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们暴露得那样臭，那样彻底，的确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一家都好。我仍然每周去单位学习两次。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多年的独立王国，爪牙太多，揭起来、搞清楚，得花较长的时间，现在首先抓工交、财贸方面。出版、文化方面的党委还是旧人，群众起来了，领导动不了，似乎还得等派工作组来。反正形势大好，慢慢来也不要紧。棠棠① 在罐头车间，现在搞消毒，以后可能派到机修组。他情绪很好。

祝

---

* 马绍弥（1938— ）：又作"少弥"，四川成都人，马宗融之子。工程师。

① 棠棠：指李小棠。

好！

芾　甘　二日

问候小谢！也问候小弥！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

绍弥：

信收到。我这个月比较忙，下旬还要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至少要开一个星期)。屋子里的东西都来不及整理，从旧作协拿回来的照片信件等等，也无法清理。你要我的十四卷《文集》，这次你朋友来只能带去一半左右，短期内还找不全。你姐姐要《家》、《春》、《秋》，但我想能找到全套一部，你们两个共看就行了。现在找这种书，还不大容易。旧作协几年前先后拿去、借去总有五六套吧。我还在向他们讨。别的话以后详谈。小棠托你买个东西，如赶得及托人带来那就更好了。祝好！

芾　甘　十三夜

问候小谢！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少弥：

我来京开会，临行仓卒，把你的电话忘记了。

我现住西苑饭店十六楼；明天搬到六号楼六五七号，同房共四人，电话号码我没有注意。会开一星期，会开完我就得赶回上海，可能见不到了。快写封信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祝

好！

芾　甘 廿五夜

问候小谢！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少弥：

你的信和你姐姐的信都收到。这几天比较忙，不便外出或会客，也没有时间写长信。请你告诉你姐姐。我在大会以后准备在北京待几天，看朋友，也准备把小林叫来。那时我会搬到别的旅馆去，是不是能去她那里吃顿饭，还难说，但见面的机会一定有。祝

好！

芾　甘 三月一日

问候小谢。

我会后去看舒伯母。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

少弥：

你寄到北京的一包书，因只写“交道口头条”尧卿收，未写门牌号数，无法投递，退回来了。怎么办？请告诉我们。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日

问候小谢。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绍弥：

我来京开会。今天下午会议闭幕，明早我就飞回上海。我们是集体来集体去。刚才打电话给你，说是你下班回家了。那么再见吧。

寄你的《基度山》收到没有？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半

问候小谢。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绍弥：

信收到。你脱产学日文很好，专心地、认真地学吧。

我四月廿三、四动身去法国，四月十日到北京。孔罗荪叔叔同去。

怀念李伯母的文章①，四月号《作品》将转载。《大公报》剪报手边没有了，你要看，向李健吾或沙汀两位叔叔借吧。我先寄了一份给汝龙叔叔，要他看后寄给李健吾叔叔。以后又寄了一份给沙汀叔叔。文章中还提到你。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卅日

问候小讨。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少弥：

我今天到京开会，住京西宾馆九二三号。字典已给你带来。你来拿时先通个电话。十三日后我要换旅馆。祝

---

① 指《怀念萧珊》。

好！

芾　甘 六日

问候小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少弥：

信早收到。我回沪后身体不好，事情多，没法给你写信。答应给你的书，我一时找不出来。字典托顾叔叔代购，也未买到。并非我失信，我仍记在心上，总会办好的。

国煣① 事尚未办妥。但总会解决，请勿念。告诉你姐姐，谢谢她关心。我会活下去，会照顾自己，我还有不少工作。

你要把日语好好地学下去。祝

好！ 祝新年愉快！

芾　甘 卅一日

问候小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绍弥：

信收到。我的病情比你在上海时好了不少，但写字仍感

① 国煣(1949—　)：李济生之女，作者之侄女。

困难。小林他们都忙。因此好久没有人给你们写信，很抱歉。我不会忘记你和小弥两家人。

我当初入院治疗，以为住个把月就够了。谁知住了三个月还得住下去，在医院中过春节。不过这次住院，生活上可以做到半自理；可以拄着手杖走来走去，看电视，写信，看书；不会感到寂寞，也不会心烦。这次住在北楼较安静，来探望的人也比较少些，有时间可以休息。

春节前你不用来上海了。还是在家里过一个愉快的家人团聚的春节吧。需要你帮忙时会写信给你。当然，你要是有空，八四年中随时都可以来，我们总是欢迎的。

你姐姐那里我不另去信了。请替我问候她和你姐夫。她的信我都收到，谢谢她，无法写回信有什么办法！

别的话下次谈吧！

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三日

问候小谢和孩子们！

致王中仪*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中仪同志：

信收到。感谢您的鼓励和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的笔又回到我的手里，我要认真使用我的武器，为这场伟大的斗争献出全部力量。我批判了自己的过去，便于从头做起。但究竟上了年纪，是不是能做出一点成绩，自己也没有把握。不过总得尽力做去。您说得好：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奋勇前进！

匆复。祝

好！

巴　金 七月七日

---

* 王中仪（1936—　）：黑龙江阿城人。教育工作者。

致王汉华*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汉华同志：

来信收到，多年不见，知道您的近况，非常高兴。我在回忆录中传播了错误的消息，①请原谅，将来全书完成，印单行本时，我会改正错误。您的信到上海时，我正在日本访问，因此未能早写回信。昨天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十四日的通知，知道芷芬先生错划右派问题已经改正，"骨灰盒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芷芬先生多年沉冤得到昭雪，我也感到轻松，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想起四十年前旧事，我很难忘记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您一家现在过得好，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情。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十七日

---

* 王汉华(1921—)，江苏苏州人。卢芷芬夫人。财务工作者。

① 参看《创作回忆录·关于〈龙·虎·狗〉》。

致王西彦*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西彦：

我约艾青他们今晚六时在静安宾馆吃饭，请您参加。文联车会来接您。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中午

问候周雯同志①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西彦兄：

我即去莫干山，二十日以前返沪。身体不大好，不来看你了。烈文遗照寄上，请收下。天热，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八月四日

问候周雯同志。

---

* 王西彦（1914— ）：浙江义乌人。作家。

① 周雯（1914— ）：王西彦夫人。

致王仰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树基：

信收到。我们这次在从化作好了总结，我就直接回到上海来了。蕴珍在京，得到你不少帮助，很感谢。她正忙着读邹荻帆稿，据说上半部已经寄回，下半部不久也可以寄出。请勿念。我访问越南的小书，字数不会多，本来打算写六七万字，这次去日本一打岔，写不出来了。不过我还是要写下去。大约只能写四万多字。明年一定交稿，有一两篇打算不发表，否则交稿期会延迟了。小书能印几千册，算是完成任务，我就满意了。

《文集》再版不再版，都无关系。我也想把《文集》重看一遍。前两天听一个书店朋友说，《家》可能重印。正巧不久前我得到一位读者来信，他提出一个问题，我准备回答，一查书才发现一九五八年校改《家》的时候（《文集》四卷），我搞错了一个地方。当时在书上、在校样上改来改去，也不知道是怎样

---

* 王仰晨（1921— ），原名树基，上海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搞错的。现在把改正稿寄上，希望能照改。这页改正稿用后仍望寄还。

谢谢你送的两本书，装帧的确比“百花”好，望继续努力。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并向

你贺年！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树基：

信收到。书也收到了。谢谢你。

书款既然已由你代付，我下次来京时带给你吧，我应当还给你。其实我这里汇款也很方便，邮局离我家不远，我常到那里去寄信或购外文报刊。

济生[①]因为社里有一部稿件要找作者修改，并请四川文联帮忙，给派到四川去了。他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再过十多天就得回来。他对这次出差的机会非常满意。你最近见到家宝没有？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八日

---

① 济生：作者之弟。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

树基：

书① 一百五十九册收到。款已汇出。昨天看到你给济生的信，知道赠书改为六十册，很感谢。多寄的书款请不要寄回，就放在你处，以后买书还用得着。我寄了一本给你，还托你转一本给家宝，想已收到了。我仍然忙，而且疲劳，最近参加市政协会，开了一个星期，昨天才结束。《天安门诗选》（？）印出，请多寄几套给我。《子夜》想已印出，请替我买一册或二册。还有如可能，请代买一本七七年《文物》十月号，这里买不着了。别话后谈。祝

新年好！

芾　甘　七八年一月一日上午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树基：

信收到。一百五十九册已送光了，还差不少，倘使你能为我再弄到一点，那太好了。五十、三十、二十部行，十册也好，总之先寄一点来。据说上海只到三千册，我在这里设法，恐怕

---

① 指"文革"后第一次重印的《家》。

难拿到多少。主要原因是"书荒"，读者无书看。《人民的好总理》我要两套，请寄下。我最近小病一次，但已好了。总理两周忌辰，我只写了一篇短短的散文，纪念总理，也纪念陈毅同志，将在《上海文艺》发表。《世界文学》第二期也请代购一二册寄下，书已出版，但我还未看到。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二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

树基：

书两包收到。济生的已转去了。这次书并无损坏，上次寄来的《家》也很完好。《家》能再给我一点更好，因为"书荒"，买不到书的朋友总是找到我，我也难应付。纪念总理的书希望能买两套。我身体还是不大好，但也无大毛病，只是精力衰退而已。家里最近装了电话，又装了个烧煤气的红外线炉，取暖比较方便些。五届人大开会大约在春节以后，看来过了春节，我们又会见面了。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树基：

前信想都收到。有个北京朋友看了新版《家》，写信来，提了一个意见，抄给你看看。

意见如下：

“书除了小说本文以外还有附录，而且数篇之多，总该有一个目录，却查不到。封面上的书名字体应该和书脊上的字体一致吧？……”

抄给你，只是供你参考。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

树基：

各信想都收到。今天寄这短信，只是我还想要三四册《诗文选》①，希望能寄给我。

我还是忙。

祝

① 《诗文选》：指《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童怀周编）。

好！

芾　甘　十九夜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

树基：

你好。寄来的三包书收到了（济生书已转去），谢谢你。我最近还是忙，过些天写较长的信。现在只谈一件事。

如可能，请再给我寄几本《革命诗文选》来。五本到两本都行。总之，还有人向我要。这里《解放日报》翻印了《革命诗抄》的第一卷。

祝

好！

芾　甘　卅日

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

树基：

信和发票都收到。谢谢。

《家》以前一共收到二百一十册，再加上五十册，就是二百六十册了。数目不算少，只是因为书荒，要的人多，恐怕也难完全满足朋友和读者的要求。我自己倒很满意了。书款下次

还要寄给你。

《革命诗抄》第一册，这里《解放日报》翻印了。但《诗文选》还少见。我想留两本在身边。你寄来三本也够了。

我身体不大好。并无大病，就是太累，吃不消了。

祝

好！

蒂　甘 二月四日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树基：

我今天上午十点半前到京，住西苑旅社九号楼。但是这次规定会议期间不见客，不外出。恐怕要等到会议闭幕才能和你见面了。先写这封信，告诉你我到京的消息。唐弢也住在这里，我已看见了。

祝

好！

蒂　甘 廿四下午

又，《诗文选》续集我要十五册。《陆游集》如别人要就不必给我；否则就请你将来给我寄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树基：

陈定名的地址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我忽然想起电话上可能听不清楚，连忙写这封信。

我今晚已打电报叫小林来京。今后她可以陪我看朋友。

别的以后面谈。

祝

好！

芾　　廿二日

你如见到陈原，请对他说，我想托他买下列三部书，不知还能否买到：一、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二、《赫鲁晓夫回忆录》；三、《第三帝国的兴亡》。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树基：

我十九日返沪，就因感冒病倒了。病并不厉害，只是疲劳、咳嗽、失音。今天已经好些了。还准备在家里睡两三天。

小林今天离沪，去汇山参加她那个刊物的学习班，还要去别处参观一两天，下月初可以回到杭州。

这次你和沙汀匆匆赶到车站来送我，我很感谢，也很不安。你的工作也很忙，希望你注意健康。

别的话以后再写。祝

好！

芾　甘　廿三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

树基：

信收到。先写封短信告诉你几件事：

一、我的病基本上好了。

二、小棠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十日报到。

三、济生出差去合肥、四川、云南等地，五日出发，同行还有一个青年编辑。

四、调回小林夫妇的报告已经送到市委宣传部了，据说无问题。

五、请你替我托文物出版社朋友代购《文物》杂志今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以后各期我已在邮局订阅了。

六、罗荪本月二十日左右去京（借调）。

祝

好！

芾　甘　八日

《诗文选》续编印出没有？　又及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树基：

信收到。我的感冒好了又患，至今还有点不舒服，主要原因是未能休息。下个月后一定要好好休息个把月。

《吉诃德》难买，不用替我买了，译者送了我一部。今天寄上《外国短篇小说》(上)二册，是我送给你的。(中)和(下)还未付印，出了会寄给你。《好总理》人民日报社又送了我一部，我不需要了。革命博物馆的赠书我也早收到了。

关于《理想之良人》，这个戏的中译文，我记得是发表在《新青年》或《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上。这杂志图书馆有，你借来查查吧。是否译完，我说不上，但我未见过单行本。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廿二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树基：

信收到。书大约日内可到。我今天同小林夫妇到杭州来，准备九日返沪。在上海疲劳不堪，只好跑到杭州来休息几

天，弦绷得太紧了，不松一下不行。《理想之良人》我托人查过《新青年》，据说没有，那就是我记错了。容我再想想看。

新出三十五种书，除了上海出版的和《一千〇一夜》以外，我都要一部，希望你替我买，要是能买到的话。我本月下旬可能还要来京开会，那时一定会见到你。

一到杭州就下雨，整天没有出去，不过我需要的是休息，不是游览。就是一连下四天雨，我也不在乎。

你最近好吗？祝

好！

芾　　甘 五日夜九点半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

树基：

我已返沪。身体还是不大好。今天有个医生朋友来给我抽血化验。过几天要作心电图。检查一下，可以弄清楚是否有心脏病。目前确实需要休息，什么事情都找上门来，不休息怎么得了？

济生已回上海，他会写信给你。小林调沪，据说调令已发出；小祝的还在交涉。他们请假回沪住了四天，昨天返杭。小林月底能回来，就很不错了。

我托你代买两册《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上次讲到的《文集》。能办到最好。精平装都行，残缺的也好。能买多少就买

多少。我买来送人。特别需要六、七两卷，因为我这里有一部精装缺这两卷。

别的话下次谈。我们家在进行大修，每间屋全都乱糟糟。

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

树基：

信收到(两封信)。我还是忙。身体检查过了。是找熟人医生检查的，只花了四个小时。大概无大问题，只是有些小毛病。但是疲劳还未解决。下月起总得休息一下。

书① 二十册收到，我先拿六本给济生，他不够还可以再拿两三本。第一册你那里如果还有，给我寄两本来。

《外国短篇》(中)寄上两册，是送给你的，下册出版时照寄。

《文集》请代我购买精、平各五套。如能零售，我还要买四至九，不论精、平，各两册。

我的生活本来就乱，现在修房子，每个房间都搞得乱糟糟的。

---

① 指《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续编)》(童怀周编)。

小林夫妇下月可以回沪，他们的调令已经发到浙江了。

祝

好！

芾　甘 二十日

《编辑参考》今天收到了，是外文局研究室寄来的，一至五册。谢谢你。　又及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树基：

信收到。《文集》请代购精装、平装各五套。另外还要精装六、七卷各二册。

《诗文选》给了济生五册。续编我目前不需要了。初编如有，请给寄二册来。

这里一切如常，只是今天起大热起来了。

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

树基：

信收到。《文集》的事就这样办吧：

精装五套，平装买不到五套，少一两套也不要紧。至于另购精装六、七各二册的事就不必提了。书款，请他们告诉我一个数目，我就如数汇上。

《诗文选》续编济生大概不会要了。他要时，我这里还有。我刚刚跟他通了电话，《名利场》、《董西厢》他各要一部，我也要一部。《唐人小说》已嘱济生代购。

小林夫妇明天回来。

祝

好！

芾　甘　三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树基：

廿五日来信收到。《文集》事就这么办吧：精装五套；平装八套。最好能再找到几本五卷、一本也好。

我们都好。小林已上班，小祝刚报到，大概下周上班。济生常来。

上次寄的一包书收到了。

高温已过，今天预报晚上要刮十二级台风了。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树基：

信收到，我一连开了几天会，没有立刻回信。

关于《文集》购买几套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精、平各五套。配不全无关系。《文集》我不希望再印，留几本送朋友也好。我上信提到第五卷，因为向我要这一卷的人很多。没有也就算了。我这里还有一套精装，只有十二册，缺六、七卷。这一套可以配齐了。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八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

树基：

信收到。我最近患感冒，身体不大好，因此没有早写回信。书收到，济生和小林要的书已转给他们了。黎烈文[1]的生卒年我也不知道。黎死在台湾，我听见唐弢和姜德明讲过。唐说也是从姜那里听来的。你可问问姜，黎死在哪年，他在《人民日报》，可能看到台湾报纸。

我写的《创作回忆录》，将来要交给"人文"出。现在只写了两篇，打算写十篇、八篇。

《巴金近作》过两天寄三本给你。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编的，所以我不签名送人。不过出版社印这书，是得到我的同意的，我还看过校样。书中《我的希望》本来是《文艺报》叫写的，《文艺报》未用，《近作》倒印出来了，我早没有料到，把底稿寄到成都去了。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

树基：

春节又过去了。我还好。我的毛病是衰老，是疲劳。目前还能工作，但负担较重，杂事太多，对生命无危害，对工作却

---

(1)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作家、翻译家。

有阻碍，不过你不必为我担心。

托你办一件事：这里买不到新版《家》，请你为我代购十本，收到发票后即汇还书款。祝

好！

巴　金　一月卅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

树基：

信和书都早收到。我应当早写回信，但我写字实在吃力，每天只能写一两封信，有时还挣扎着写一两篇文章。写这信我得对你讲两件事：

一、书款就依你不寄还了。

二、《随想录》仍续写下去，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四篇，今年上半年可能编好第三册。我不会搁笔。

我身体虽不好，但估计活下去尚无大问题，只是工作上多点困难而已。半年中为四川出版社编了一部十卷本《选集》，明年初可能出齐。

你也要保重。祝

好！

巴　金　三月八日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树基：

两封信都收到。孩子们都忙，还是我自己来动笔。《全集》的事就交给你，你想干就出，不想干就扔下，总之我相信你。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两点：一、我不赞成“初版本原则”；二、全集不求“全”。(如一定要“全”，有些不像样的文章可以按年代顺序作为附录，编在卷末。)关于装帧设计我无要求，能做到简单大方就行了。其他由你考虑决定吧。你打算今年来一趟，没有问题。我只想告诉你：三月下旬全国政协在京开会，我要是身体能支持，就得出席大会。此外的时间里我都在上海。

五四组同志托问的事回答如下：1.请不要排印《爱情三部曲》的单行本。2.《创作回忆录》样书二月中一定寄还，现在只看了一半。身体不好，什么事都做得慢。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八日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树基：

今天又翻到你一月廿六的信。

《全集》的编排就照你的意思办吧，分类编年也好。目录

由你定下来，我无意见。我只坚持一点：我发表《灭亡》前写的一些不像样的东西和解放后写的那些违心之论，即使必须放进去，也只能作为附录。照我的意思“存目”就行了。还有不多几篇别人代写的发言稿或报告就不收了吧。

我可能三月下旬赴京开会，目前还不能决定。如赴京我们可以面谈。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四日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树基：

信早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费力，杂事又多，无法早写信给你，请谅。济生去成都开会，小林去长沙、广州组稿，他们可能月底月初同时回来。我这几个月不会离开上海，太疲乏，动不了。你要的书以后找出来寄给你。关于《全集》，小林的见解我并不同意。但我也主张推迟，因为我已精疲力尽，年内需要好好休息，你也一样，不推迟你我都会给搞垮的。祝

好！

芾　甘 五月廿八日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树基：

信收到。这个热天我过得很不舒服，出汗太多，又不能不做点事情。

《全集》现在无法搞，没有人帮忙。小林、国煣都在为《收获》忙着。目前要做的事似乎是搜集未编入集子的或者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文章，但谁来做呢？《序》倒是小事，倘使真的到了要出《全集》的时候，总有法解决。据我看，有四川的十卷本《选集》就够了。我的想法始终是：你有精力搞，又愿意搞，就由你搞。让它作为我们友情的纪念。否则就不用出《全集》。若出《全集》，稿费送给"文学馆"。我放弃版权，不给家属继承。

书信问题，我没有想到四川出版社发公函征求我的信，起初四川出版社有人找我谈书信事，我精神差推掉了，只托济生答复他，说我的信流传在外的很少，他们要征求也可以，但不会有什么收获。后来我又说，人还活着就征求书信，不大好。这样会弄得我自己连信也不敢写了。南京杨苡处有我五、六十封信（三十年代开始），范用他们要她加注编辑出版，我已同意。这大概是保存最多的了。

《李大海》手稿，"文革"前捐给上图，可能遗失了。《飞吧……》大概是初稿，请你捐赠"文学馆"保存吧。

别的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九月七日

写字吃力，但做点事情也有意义。我给蕴珍的信解放后的保留较多。我还有六三到六六年的日记未给毁掉。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树基：

信收到。最近身体更差，想做许多事，却一件也做不了。想写几篇文章，拿起笔就有人、有事来打岔，手又指挥不了笔，十分着急，奈何!

《全集》事我看只有你一人关心，你在抓，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这究竟是我的事。那么明年我也来搞搞，不管大小，总得出点力。我在这封短信中先谈几件事情：

1. 一至十六册的编目没有问题。我写杂文不多，有的已编入散文集，有的(如五六、五七年的那些)未收进集子，杂文集只有一册《感想》，上次来京曾托你代为复印两份，一份我带回，原书已送给文学馆了。《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能说是集体创作，不要收入。

2. 漏掉的用巴金笔名发表的短文可编入《集外集》。《灭亡》以前的文章可以容纳在附册里。

3. 序跋集得删去大半，只留目录。

别的下次谈。你想到什么就来信，我只能写短信，就只有这一点精力了。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四日

日记还在我这里，得看一遍。还有一本访越散文集《炸不断的桥》，怎么办？　　金 又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树基：

信早收到，也准备早写回信。可是我身体不好，整天感到疲劳，拿起笔不但写字困难，而且总有杂事干扰。最近小林、国煣都去广州，参加《收获》、《花城》两家办的笔会，有事情也无法找人帮忙，只好拖下去了。你在信上谈的几件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雪峰纪念会上作书面发言的事，我实在无法办到，我最近心烦意乱，思想难集中，写不出文章来，小林离沪前说北京来过电话，她已替我推掉，我想你一定知道，就不着急了。

关于《全集》你那些考虑都不错。我无别的意见。一、二两项我基本同意。不过对尽可能全部的"全"字应当有个限制，譬如发表在成都《半月》上的最初三篇文章，一是抄袭，二

是宣传，就不应当重印出来。这类文章还有一些。又如《炸不断的桥》最近几年中也不宜印出，还有《友谊集》中的几篇东西。……这些都得好好考虑。

照片还得由我自己来找，不然就等国煣回来。书影的照片人文有，或者找文学馆也行。

你问四川《选集》《家》中为什么没有《关于〈激流〉》，回答是：收在第十卷《创作回忆录》中了。

下次再谈吧。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树基：

最近两信都收到，它们使我想到好些事情。对出版《全集》的事，我又打不定主意了。前十六卷似乎问题不大（五、六两卷可以互换），以后就有困难了，还得好好考虑。国煣在《收获》工作，看来她也帮不了大忙。她现在是小林的"部下"，《收获》的事很多，小林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我也不好意思多拿我的事麻烦她们。说实话，我又不想搞《全集》了，我真希望被大家忘记，让我安静地再活几年，再写两三本小书留给后人。可是我知道我不让你搞，别人也会搞，我活着的时候我还可以指指点点，出主意，想办法，你也多少了解我。让你来搞，这样

总比我死后别人来搞好些。这些日子里我的确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要不要让你搞？写这信时我这样决定：搞，让你搞，不过请放慢一点，因为搞起来中途会遇到一些难题，要解决它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费不少力气。你也得保重身体。我不愿让这事情拖累你，也希望你仔细考虑。

再谈几件事情：一、对编目初稿我无不同意见。

二、谈创作的两本书我主张保留，不用"化整为零"。

三、第一卷的目录可以按如下顺序：1.《激流》总序；2.家；3.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4.初版后记；5.五版题记（《序跋集》中有）；6.关于《家》（十版代序）；7.五三年新版后记；8.重印后记（"文革"后第一版）；9.法文译本序；10.为香港新版写的序。

别的以后再谈。今后一件繁重的工作就是搜集未编入集子的文章。写不下去了。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九日

你的腿伤要多注意啊！　金 又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树基：

十六日信收到，即复如下：

一、消息已寄还。

二、《关于〈激流〉》仍放在《创作回忆录》里，不用收在第一卷作附录了。第一卷的附录共十篇，已在前信中讲过了。

三、你说的今年十一月重版的《家》不知是否八〇年的修改本（八一年重排本），倘使是的，就可以用来发排。不过我以为看校样时最好用四川《选集》本对一遍，可以保证少些错误。因为我做工作不仔细，有时甚至草率，我修改《家》时留下两个改订本，其中一本是国煣替我抄改的，一本寄北京"人文"，另一册编入四川《选集》，后来我才发现两个本子是不同的版本，我不曾对过，可能还有错字、漏字。当然你要是在"人文"找到改订本的底本，那么就不用找四川本来核对了。

四、估计字数和卷数很困难，目前连"毛估"也不行。我看不妨限制二十卷。你以为怎样？祝

好！

芾　　廿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树基：

退回重寄的十八日信收到。

《关于〈激流〉》不用收在第一卷作附录了。我上次拟订的目录中附录共十篇，漏掉罗、意文本的序二篇，现在补上去就行了。《谈〈家〉》也已抽掉，还是保留在《谈创作》中吧。《关于〈激流〉》的剪报来不及看，容下次寄还。附录加不加题注，似乎无大关系，题注越简单越好。你以为怎样？

恢复《激流三部曲》的提法，我不会不同意，这《全集》应当以你为主，你是主编，我只是助手。我自己是不会搞的。《初版后记》"开明"五版本中可能有，我送给文学馆的第四版中有它，需要时不妨请文学馆复印。《新版后记》是五三年"人文"初版的《后记》。《谈影片〈家〉》我这里有复印稿，不过我以为附录中用不着它，我还有谈影片《春》、《秋》的复印稿，是不是一块儿收进创作谈去，请考虑。

匆复，祝

好！

芾　甘　廿七日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

树基：

复印件寄还，请查收。因为疲劳，好些天没有写信了。有几件事在这里讲一下：

一、搜集过去的资料如那些未收进集子的文章并不难。最早的试作，如《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的诗，李存光已经发表过了，《民钟》上的文章也有人翻印过。美洲《平等》上的文章我可以找到。只有一本《从资本主义——》① 我没有，但这本书不应收入《全集》。

二、人文要另出单行本，我同意根据四川选集本重印《憩园》、《第四病室》、《春天里的秋天》（《寒夜》人文已经出过了）。

三、你来信提出借调国煣两个月的事，我没有弄清你的意思，我看借调国煣不大方便，而且两个月也不够。最近杨犁同志② 来信说："我考虑让魏帆去上海住些时候，给您一些照顾。如果顺手，长期住下去也行。"我回信说："魏帆能来上海帮我整理资料，对我也有好处。今年我要办两件事：1.整理可以捐赠给文学馆的图书和资料，以便早送出去；2.人文社王仰晨编印我的《全集》，需要搜集我的一些未编入集子的佚文等等。王来信说是否可以借调国煣两个月，这里《收获》不便放国煣，那么让魏帆先办办这件事也好。等我写信同王商量一下，他

---

① 指《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② 杨犁：当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如同意，就让魏帆到他那里工作两个月，然后再来上海帮我做点整理图书的事情。她在这里只要花三四个月的功夫，以后仍可回文学馆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您看，这样好吗？"你看这样好吗？等你回信。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一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树基：

信收到，这两天实在疲劳，好些事下次谈，先说几件事：

1. 所谓"标准像"，我选了一张，和一般的不同，破个例吧。

2. 魏帆的事，杨犁尚无回信来，我还得考虑一下，因为她最近又在负责筹备健吾纪念展览事宜。她来沪前总得先找你谈谈。

3. "人文"重版我的单行本，我已说过，除了收在《选集》中的那些外，其他的中篇小说我都不同意重印，而选集中的《雾·雨·电》我也不想另印单行本。

4. 照片过两天我找国煣帮忙整理一下，把前三卷需要的找出来。今天先寄上"标准像"，用后请保存，这里没有底片。祝好！

芾　甘 廿四日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树基：

这些天杂事多，无法写信。现在抽空谈几件事：

一、魏帆事我想这样解决，让她三月下旬来上海，清理《全集》需要的资料，运往北京文学馆。你编《全集》急需的东西可以先留在你那里，用后捐赠文学馆。魏帆在京时，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在你那里办公，为《全集》收集、整理资料，同时也是为文学馆工作。你如同意，那么魏帆赴沪前可以在你那里工作些日子（一星期几天也行），弄清楚《全集》需要些什么资料（佚文、手迹、图片等等），那么来上海做收、整工作时就心中有数了。你最好先去文学馆看看，同杨犁同志谈谈。

二、关于格式问题完全由你决定，封面等等包括在内。我只有一个想法：越简单越好。

三、《春》、《秋》、《雾·雨·电》、《灭亡》、《新生》、《旅途随笔》等有"平明"版，卷首都有一篇同样的《前记》。这《前记》是根据一九五一年"开明"版《巴金选集》的《前记》改写的，不过改得很少，后来编印《文集》，我又用了这篇《前记》，当然在后面几段中我作了一点改动，但也改得不多。当初《春》、《秋》等改在"平明"重印，只是因为"开明"合并到青年出版社，不要我的书，我便选了一部分交给别家印，纸型还是"开明"送的，我也把它们转赠给"平明"了。这《前记》用不着保留在《春》里。

《春》还有一篇《序》，那是泰文译本序，原稿未留底，又不长，让它去吧。

四、《文集》中有些用过的图片，还可再用。《春》、《秋》、《憩园》、《寒夜》、《新生》、《雾》、《电》手稿都在北京图书馆。

祝

好！ 祝春节愉快！

芾　甘 二月一日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树基：

两信都收到。前些天我很疲劳，每天只写文章一百多字，就感到吃不消，写信也很困难，所以叫魏帆先写回信。

今天写这短信，谈她已写了的两件事：

一、封面字和颜色请你代我决定吧。二、你来上海面谈，我当然欢迎。什么时候来由你决定，反正我在家，不出门。有什么问题请全记下来，可以商量解决。

书慢慢出，我赞成，因为十六卷编起来比较麻烦。

祝

好！

芾　甘 五月一日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

树基：

廿八日来信和校样都收到，谢谢。你看得很仔细，我已对过，找魏帆寄还给你。

电话没有打，我想你一定收到了魏帆那封信，昨天我也寄出一信，说封面字、颜色等等请你决定，我无意见。

校对《春》时请参考四川《选集》本或人文去年重版本。我八〇年修改《春》，用了两个本子，后来就把这两个改订本分寄人文和四川。祝

好！

芾　甘 五月二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树基：

我最近事较多，甚感疲乏，因此久未寄信，请谅。四日来信收到。《春》泰文译本序我早已忘掉，你既然找出来，就请收进第二卷去吧。《春》的插图第一张可用我与三哥合影（《文集》五卷用过），第二张就用三八年在桂林拍的那一张。《秋》的插图过两天考虑。你提到《爱情三部曲·总序》中那两页引文，

我好像已寄还了，我的意见是：照旧，不改动。我当时引用的有的是自己的译文，如“我就是生命”之类。我加上这些引文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审查老爷，北平没有，但上海有，怕他们把手伸到北平来，所以小说改了名字，作者也改了名字。

你要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六月六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

树基：

十三日信收到。校样，我不见得有精力和时间细看。不过倘使方便，从四卷起寄一份给我也好，有时间就看，看不了就让它放着。

关于《全集》的格式，由你决定吧。对这类事我一向马马虎虎，你来掌握，可以做得好一点。

《全集》出版后，我不打算拿来送朋友。我这样想：朋友要看我的书，十册《选集》就够了。至于那些旧作、书信、日记以及废品等等，还是留给少数研究者和评论家吧。因此除赠书外，我只加印精、平各五套，也许要送给外宾或图书馆，还有像唐弢、姜德明那样的收藏家。当然也要送你一套，因为你为它花费了不少的心血。

第三卷用的照片下次决定吧。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六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树基：

昨天寄出一信，想已收到，第二卷用的照片已决定：1.《文集》第六卷用过的一九四〇年拍的照片仍保留；2.加一张一九五六年在成都旧居拍的照片。这样可以吗？在旧居的相片寄上，请查收。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树基：

七日来信收到。近几个月因赶写《随想录》第五集疲乏不堪，无法给你写信。现在《随想》虽然写完，整理、编辑的工作还相当紧张，可能要忙到月底。以后要搁笔了。

那张照片丢掉就算了，我没有底片，但可能还有一张一寸

大小的原照片，我找找看，找得着，就寄给你，找不着，另寄一张一九四〇年在上海拍的小照片给你。

我大概下月六、七日去杭州住十天，小林夫妇同行。

济生回来，说你身体还不错。不过你也要注意，要保重身体啊！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树基：

前信想已收到。上次那张相片的底片找不到了。另外找到一张四〇年的旧照，虽然不好，但这是唯一的一张。我年轻时候不喜欢拍照，四七年以前的照片极少，别的找不到了。

第四卷是《爱情三部曲》吗？那么可以用同郑振铎在明定陵的照片。你看怎样？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七日

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

树基：

我已到了杭州，大约住到十六日。身体不好，也不打算游山玩水，只想多休息。

照片遗失，不必放在心上。明年春天我可能找魏帆来整理全部照片，我想会找出类似失去的照片的一些小照片。

《全集》第四卷我看还是用《爱情三部曲》好。《火》就放在后面吧。

刚写好上面一句，我又有新的想法：索性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作为长篇放在第四、五卷，你看如何？请考虑。

去西班牙访问是好事，不要害怕，你应付得了。你不会出毛病，你对鲁迅先生的生平和著作有足够的知识，你出去只要做到认真、诚恳、虚心就行了。你为了先生的新的《全集》花过那么多的功夫，难道先生的思想和为人你还讲不好？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月八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树基：

信悉。你终于决定出国访问了，这是件好事。我也为你高兴。我没有什么事情拜托，听说那边出版了我小说的译本，要是有人送给你的话，就请带一本给我。

《全集》的事不必急，你回来后慢慢说，福建印的《火》大概是根据《文集》版排印的。当时我住在医院里，校样寄来我还是请济生代看，错字不会多。这次我想看看校样。

我的身体仍然不好，十分疲劳。想休息，却得不到休息。生活总是忙乱。用红笔写信，因为身边只有这管圆珠笔，别的在楼上书房里，上楼一次实在吃力。请原谅。

祝你

旅行愉快！

芾　甘　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树基：

信悉。你出国延期，就用不着那样紧张了。

我仍疲乏，只谈两件事情：

一、上次丢失的照片李致那里可能有，如找得到，他会直接寄给你。

二、《全集》的次序可否这样排列：4. 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5. 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雪、利娜；6. 爱情三部曲；7. 火；8. 憩园、第四病室；9. 寒夜；10. 短篇……

你看这样行不行？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二日

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

树基：

信收到。知道你完成任务回来，很高兴。你果然大开眼界了。我身体不好，主要是不能工作，连写信也很困难，我欠了不少信债。《无题集》出版，我的确可以搁笔了。总算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这以后应当好好地休息，认真地思考。多想想总有好处。《全集》尚未见到，我也不急于想看到它。我的心还在《随想录》上，这套书偏偏装不出来，我只好等着。过两天就把《无题集》寄给你。已把你的信给济生看了。祝

好！

芾　甘 二月五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

树基：

信早收到，我仍在病中，写信吃力，没有勇气拿笔，因此一直拖到现在。

要我告诉济生的话已对他讲了，他会解决“校样”的问题。《全集》尚未见到，这件事拜托给你，我也就放心了。我主张慢慢出，现在还是这样想法。前十多卷问题不大，但编下去就会遇到困难，还有日记、书信等等，我也不想在我生前看见它们印出发卖。不过早些编好是可以的，多搜集资料也是必要的。……还有话下次再写。

你来信问起稿费寄到何处，我看，这次的稿费就请你代我捐赠现代文学馆吧。以后的稿费如何处理，到时再决定，请你跟我联系。

我因病不来京开会了，希望你什么时候来上海谈谈。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树基：

信收到。《全集》一、二卷样书（精装）也给寄来了。看了样书，我倒还满意。你为这书花了不少力，我很感谢。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年出三册，这个速度也可以了。照《文集》那样编排，还好办，补上一些漏掉的文章也较容易。但十六卷以后就难办了。现在得动手搜集佚文，在这方面可以请李存光、唐弢两位帮忙（《断头台上》和《俄罗斯十女杰》我手边还

有)。照片下月起找找看，把旧有照片整理一下。人文版《随想录》全套已寄出，收到没有？

写不下去了，请谅。

祝

好！

芾　甘 八七年三月卅日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树基：

二日信悉。《全集》卷三和平装本尚未收到。现在简单地谈点《全集》的事：

一、《砂丁》补进《全集》，放在第五卷，《煤坑》收在短篇集内，在《砂丁》中存目而已。你意如何？我尊重你的意见。

二、照片四卷用二八年七月卅一日在沙多-吉里照的那张，五卷就用《文集》二卷用过的一张吧。

"人文"印《憩园》单行本，我在八〇年就已经答应过方殷同志了。

写字困难，其他等你来沪面谈。祝

好！

芾　甘 七日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树基：

信收到。关于《雾·雨·电》，你提的问题答复如下：

1. 目录安排我同意。不过我记得四十年代开明书店在四川重版的三卷本中有一篇短《序》或《前记》，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图书审查加上去的。这三本书你上次带去了，我这里没有，要不要把它收入《全集》，请你决定吧。

2.《三部曲》合订本初版就收入了《雷》，所以我在《总序》里介绍了它。我看《新记》中不提也可以。倘使你认为需要提一笔，就不妨加几句。我不记得良友版三卷本中《雷》收在哪一卷，我的藏书已经捐赠文学馆了。

3. 三篇《序》分开排，你在《新记》末段加个注，简单地说明一下就行了。

4. 关于《雾》的《序》，你还是在末段加一个注，把删去的那段话抄进去吧。

5. "。"应是"，"，给排错了。

6.《总序》中引用《圣经》的话，是我有意照英译本改译的，在《文学季刊》发表时就是这样（《总序》和《电》的手稿都捐给了北图）。章节错了，请改正。译文希望不要改。不过你要是坚持改，我就让步。

又《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等书，还有废品《三同志》

收入《全集》时似应放在十七卷(《随想录》)后面。

目录等寄还。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二日

我找到良友出版的单本《雾》、《雨》、《电》了,《雷》是作为附录,附在《电》的后面的。《电》的《序》上的说明还保留在四川《选集》中。　又及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树基:

我最近为三联写完了《随想录》合订本的《新记》(不到五千字),很疲乏,不打算再写文章了。但作为你的助手的工作还可以做下去。

你这次寄来的目录我看过了,没有意见。现在把它寄还。

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六、廿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树基：

校样①收到。要仔细校改一遍已不可能。但随便翻翻总可以。倘使有意见，我本月十八、九日寄给你，不过对这一卷中的三本小说，我不打算作什么改动。要是你看校样时发现什么问题，请写信来。

我一天有气无力，做不了多少事，可以说是大半个"废物"。

你身体也不好，注意劳逸结合啊。

祝

好！

芾　甘　一日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树基：

校样寄上，过两天再写信。

合订本《随想录》(三联)特装本尚未收到。将来会托人带给你。

芾　甘　十一日

---

① 指《全集》第六卷的校样。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

树基：

七日来信收到。这两天天气太热，动一动就是满头大汗。不过做了小事，总比不做事好，仿佛心有了寄托，毫不感到空虚，因此赶快解决你提的问题，写好这封回信，打算下午请魏帆给你带去。

你这次寄来的校样① 看过了，作了点小的改动寄还给你。这三部小说我都不满意，它们是"少作"，是"旧作"，很幼稚，我不想多改动。倘使我要改动什么会在二十日前把意见寄上，否则就不再修改了。

第四卷用的两张照片寄上，请查收。打算第五、六卷用的过几天寄给你。

第五卷用的手迹没有。第六卷可用《爱情三部曲·总序》、《雾》改订本或《电》的手稿，这些手稿都捐赠给北图了。我这里本来有些复印的手迹，现在不知能否找到。过两天答复你。

请保重。

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二日

---

① 指第六卷校样；下述"三部小说"指：《雾》、《雨》、《电》。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树基：

再寄上照片四张，用那张同詹、柱的合影换下翻拍的单身相，加上另外的三张，四、五、六三卷的图片可以解决了。我解放前很少照相，能否满足《全集》的需要，还无把握，当努力寻找，找出一张就寄上一张，你用过一张就退还一张，以后我绝不再为找照片的事苦恼了。

关于手迹，五卷中四部中篇原稿都已散失，你看怎么办？用什么代替？你决定吧。

其他，前信都讲过了。

祝

好！

巴　金 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又找出一张，一共寄上五张，请查收。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树基：

信收到。照你的意思加了一句，你看行吗？五张相片你

应该收到了吧。三十年代我很少照相，每卷两张凑齐也不容易，慢慢设法吧。

第四卷我想加一篇《代跋》，你如不反对，请在发排后给我一份清样；倘使你不赞成用它，就请退还原稿。今后我还想用《代跋》这形式说明一些事情。如第五卷的《利娜》也需要一篇很短的说明。

有点疲劳，不写了。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七月廿五日

《随想录》合订本三联要重排，我已校订过，你如有意见，请写给我。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

树基：

信和五卷校样收到。你同意刊出《代跋》（四卷），我很高兴。以后我可能还要写一些，你同意就发，不同意就把稿子退给我。我们的用意无非把《全集》编得较好一点。我还想为第五卷写篇《代跋》，说明两三件事，反正字数不多，过两天寄给你。四卷《代跋》我未留底，只要一份校样，手稿由你处理。

另外寄上几张校样，我在上面改了几处，供你参考，特别

是各书印行的版次，要查清楚。《砂丁》在"开明"可能只印了两三版。

我同意取消《火》中路名的注，也同意恢复第二部的《后记》。还有第三部的《尾声》，我在六〇年作了改动，现在还想保留改订后的内容，不过把原来的《尾声》作为附录放在卷末，你看怎样？

天热，但今天已不太热了，反正可以工作就好。谢谢你为我的旧作花了那许多精力。祝

好！

芾　廿一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树基：

十七日信读悉。校样上的问题解决了，寄还给你。

你提到的几件事答复如下：

一、《砂丁》在"开明"只印了二千，后来就给收回交文生社重印了。

二、关于《火》二部《后记》的注，等我把《文集》找出来看了以后再告诉你。

三、小本中各卷编目到十六卷，加上《创作回忆录》和《随想录》五集不过十七卷，这以后的编目还得仔细考虑。我估计再加八卷就够了。八卷的编目明年考虑吧。四卷佚文（包括废

品)，两卷书信，一卷日记，一卷其它，总之不超过二十五卷。

四、书信集最近出了两册，一是杨苡编辑的六十信，二是四川出的《书简》。四川出版社和文学馆都还在搜集，就由他们先搞吧。有些信不用征集，如我给小林、李致的信，还有给萧珊的百多封信到最后会拿出来的。祝

好！

芾　甘　八月廿二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树基：

第四卷《代跋》校样看过，我不改动什么，这样就行了。

第六卷末可能还要写几句话。关于《火》的《后记》，也需要写个说明。过两天会写好寄上。

天气还是热，不过我们受得了。大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不上班，不干工作。你忙，要注意劳逸结合。

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五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

树基：

信悉，校样改好寄上。你看得仔细，很好。我改来改去，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上海天热，不想做事。动一下便出汗。咬人的小虫很多。不过日子还过得下去。

我可能十月初去四川，小林同行，住两个星期。现在还不能说定：完全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的旅行，以后我就闭户整理旧作。目前是这样考虑。究竟走不走，九月中旬可以决定。

祝

好！

芾　甘　八月三十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树基：

校样看过，改了两三处，现在寄还给你。别的话以后再说。

《火》第三部《后记》还原，我看不用写什么说明，把原来的《后记》作为附录印出来就行了。

我暂定十月二日去成都，小林他们同行。十月二十日前回沪。

这个月还要给你写信。请保重。上海天气不算太热，你不用为我担心。

祝

好！

芾　甘 九月四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树基：

校样寄上，谢谢你为我的旧作花了那么多功夫。

上海天气渐凉，日子好过多了。我的身体不好不坏，每天还要料理一些事情。

回成都日期暂定在十月三日，动身前会通知你。

祝

好！

芾　甘 九月七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树基：

今天三十日，我刚刚去医院检查回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下月三日飞成都的机票已买到了。

我知道在成都我必须抓紧时间休息，我自己无法掌握，不过李致和小林有办法。从成都返沪后再给你写信，在成都难有拿笔的时间。

魏帆下月九日回京，她会去找你。照片的问题等我回来解决。

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九月三十日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树基：

我已于本月二十日返沪，在四川住了十七天，去了一趟自贡市。每天都有活动，虽然不多，但兴奋之后也感到疲劳，回到上海，第二天早晨讲话嗓子也哑了。因此我没有能上北京开会，而且拖延到今天才给你写信。今天疲劳并未完全消除，但自我感觉好多了。

你怎么样？

别的以后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廿九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树基：

信收到。寄上近照一张，请收下。你看，我多高兴。从成都回来，感到疲劳。但觉得这次旅行很有意思，只是时间太短了。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树基：

《火》校样收到。《雾·雨·电》出单行本，我并未同意。四川出版社早就想印这本书，我也不曾答应。"人文"既然安排好了，那就让它印一版吧。收入《全集》仍用四川《选集》本排印，《选集》本是改订本。我还想写篇《代跋》。

七卷（《火》）用的两张照片寄上，其中四一年我和九妹及侄女、侄儿合摄的那张请好好保存，用后就寄还给我，那照片我答应送给四川的亲人。解放前我不喜欢照相，留下的照片很少。

你要注意身体，多保重。校样慢慢看。书不必急着出，拖

几年也无所谓，反正读者不多。我自己想，有一部《随想录》也就够了。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树基：

信和校样都收到。校样今天翻看过了，退还给你。

关于《火》，我还想写一两页《代跋》，下次寄给你。《后记》中有删节的句子可以恢复，但修改过的《后记》也得保留，不妨用各种方式，或加注解，或作附录，由你办吧。

关于《爱情三部曲》，我记起来了，我确实答应了孙可中，我不曾认真考虑，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以为既然印过若干版，黑字留在白纸上，就不必顾忌什么了。现在又有别的想法。我在这一卷后面也要写篇《代跋》。

寄上照片一张，用在第六卷（《爱……》）或用在短篇集里都行。你那里还有几张未用过的照片，请安排一下，开个单子给我。我得陆续补充。

余后谈。祝

好！

芾　金　十二月一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

树基：

寄上第七卷《代跋》一篇和《火》三部校样一页，请审阅。

我还想为六卷也写一《代跋》，下月寄出。三联《随想录》合订本已出，但插图说明错误不少。说是有特装本，等我收到即转赠你一册。

请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五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

树基：

八日信悉。校样一页寄还，请审阅。

关于第六卷中《题记》等排列的问题，我同意你的意见。附录中就只放刘文[4]和《自白》等两篇。

《爱情三部曲》我既然答应孙可中同意出单行本，就让"人文"印一版吧。单行本内容与五十年代"平明"版、"新文艺"版

---

① 指刘西渭的《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一文。

一样，不收《总序》和《自白》（还有刘文），当然也不收《代跋》，《代跋》是为《全集》写的。你问我出这书有没有"太多的勉强"，我说："没有。"只是我重读作品，感到自己并不满意，特别是《总序》和《自白》中有不少夸张的话。

《憩园》等三书收在第八卷也可以。

余后谈。过三四天当寄还那批六卷的校样。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树基：

前天匆匆忙忙，寄校样时只写了两句话，重要的事都忘掉了，现在补写几句。

关于刘西渭文中的错字得查健吾的原文，是否找魏帆去问维永（健吾的女儿）。

第八卷收入《寒夜》，我无意见，不过后来想想这一卷七百页，是不是太厚。当然倘使装订得好，厚一点也可以。

单行本不要《总序》，不要《附录》，也不要《渝版题记》，我看只要《改版题记》和《新版题记》就行了。

其余的一切你考虑吧。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四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八日

树基：

信收到。最近我身体稍好了些，但生活仍然有点忙乱。今天想起两三件事，给你写封短信。

一、《全集》五、六、七三卷的《代跋》请你根据校样或原稿复印一份寄来（四卷的我已有了），我要寄给李致，让他编进《巴金近作（五）》。

二、《全集》今年发排三卷，是不是把短篇发完。关于短篇我可以讲几句话。对《憩园》、《寒夜》等三书，我看不必多说了。

三、我订购的《随想录》合订本尚未寄到，因此还得请你等一等。那篇《新记》给前天的《羊城晚报》转载了，我事前并不知道。

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一月八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

树基：

九日来信收到，回答如下：

六、七两卷的《代跋》，我不再改动了（第七行漏掉的“不”字，你已代我补上了）。至于第八卷，我看不用写什么了。你认为可以把三本中篇放在一起，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你问起四卷后的稿费怎样处理，请你通知财务科将来就直接寄给我吧，我也许用得着它。

第九卷是短篇一集，我要写《代跋》，不过目前还动不了笔。

祝

好！

芾甘 十三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树基：

信收到，照片和《代跋》的复印件也到了，谢谢。

第九卷目录我已找出来。单行本排列次序和开明版短篇集（还有《文集》）不同，我看九卷的目录和排列次序就照单行本排吧，正文则照四川版《选集》排印，未收入《选集》的作品

则根据《文集》本,《文集》本也算是一种改订本。但几年前我编《选集》时又把选入的短篇修改了一次。我建议在目录中保留《爱底摧残》的"底"字,正文内则一律改用"的"。《爱底十字架》、《奴隶底心》等都照这样办。

还有《光明》集中,《未寄的信》这题目不改了。《我们》是印出后抽去的,故"有目无文",现仍保留原状。《代跋》也要恢复。

《抹布》中的《第二的母亲》后来收在《文集》里改为《母亲》,或者删去前一篇,或者两篇都保留,你看怎样?

九卷目录决定后请抄一份给我。你有什么意见也请告诉我。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二日

我找到了四版本《光明》,书中有《我们》的全文。那么《我们》也不用给删去了。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

树基:

首先问你:动手术后怎样?眼睛重要,请多注意。

我前两天患感冒,也不舒服,今天好多了。关于你问的几

件事，我可以作个简单的回答：

《憩园》只有法译本《序》，《寒夜》只有挪文译本《序》是我写的。《第四病室》只有日译本一种，而且我也未写《序》。

在《全集》八卷中《憩园》的《初版后记》、《第四病室》的《后记》（良友和晨光版）都可以保留，十三卷的《后记》还是作为"附录"吧（就用《文集》十三卷《后记》，我看不必加注了）。《寒夜》中保留的《后记》，《文集》里加上的脚注我早删去了。

另一关于出版《选集》① 的信也收到了。

祝

好！

芾　甘 二月五日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

树基：

十日信收到。八卷发稿推迟一点，不要紧。请你考虑，《后记》之类能保留的尽可能保留。

浦先生未见到，他似乎未来上海。《选集》的事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由你签约（选目可以考虑）。《选集》签约没有问题。但单行本（几本小说）就不同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自告奋勇要代办，几个月前来信，我已同意。不过以后没有下文，不知

① 台湾某图书公司原拟出版作者的作品选集，后未果。下信中的"浦先生"即该公司负责人。

究竟怎样。所以我也想先把《选集》的事办妥最好。

请你好好保护眼睛。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五日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树基：

信早收到。我觉得你太悲观了。我对那不太远的未来似乎还抱着希望，但要我具体地讲出来却又感到为难。这说明我也并不乐观。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要求严格吧。我说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那么首先就要争取多活。我只想自己多做点事，自己做个榜样，多做点好事。先从自己做起，然后要求人人做到。但我并不赞成不顾死活地拚命干，劳逸结合还是必要的。有的人自己不拚命，却经常鼓动别人生病不休息不吃药，加倍工作，我不会上当。我的工作时间不多，做不了多少事情，我知道，可是我仍然爱惜我的生命，要好好使用它。我也劝你保重身体，慢慢来，不必急，能出几本就出几本。

第八卷目录看过，大概没有遗漏了吧。

最近《家》、《春》、《秋》再版，如方便请通知发行科给我寄五套来。书款得到发票后即汇还。

魏帆下月要来上海，行前会去看你，有什么事可托她办。

关于《全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搜集佚文。找到什么就放在一起，一个人管“收”，另外找一两位专家（如李存光）帮忙，出主意，提供线索。

《巴金传》并不可靠。我说过作家的名字应当同作品连在一起。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树碑立传。有精力我还是多写两篇文章吧。我不想考证我做过什么或未做过什么，也无此精力，胡乱编造有什么意思？

别话下次再说。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六日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

树基：

信收到。简单地讲讲你提到的几件事：

一、《文集》十三卷《后记》，我看就放在《第四病室》后面吧。

二、台版《选集》如需要写点什么，就写篇《后记》吧（如不太需要就不写了）。编目由你决定。

三、《全集》（四）和《家》、《春》、《秋》稿费已来，赠书未到。以前再版赠书是两册，但有时一本也不送。这次除赠书外，《家》、《春》、《秋》（只有平装）各买五册吧。

别的话下次再谈。你要保重身体，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八八年四月五日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树基：

信收到，魏帆也来了。我身体仍不好，干扰又多，写封信也不容易，迟了几天，请你原谅。现在谈几件事情：

一、关于短篇第九卷，让我再考虑一下，下次写出我的意见。我想："底"字一律改"的"，不过在篇名下加个注，《三弦琴》，《白鸟之歌》……都可以这样办。《母亲》保持原貌，不加注也行。《自序》可保留。

二、有些短篇发表时有《后记》，你认为可以保留就保留吧，但不能附在小说后面，"列入题注"中较好。

三、照片，解放前的我找不到了。第八卷不知用什么好，我记得你那里还有一张我四一年同李致他们合拍的，不然用李致寄给你的在老家的那张也行。

别的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廿七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

树基：

四日来信读悉，应当写回信了。

目录遵嘱寄还。关于某几个问题我有这样的看法，不过，该怎么办，由你决定吧。

(1)标题中"底"可不改，加个注就行了，或用"原题"或用"后改"，请你决定。

(2)几个短篇的《后记》或《前记》都可以保留，就作为"附录"放在《全集》最后，以发表先后为序。

(3)两个《自序》和一个《代序》可以不改。

四卷到七卷的照片我尚未看到，最好让我知道用过了哪些，以便为第八、九卷安排，我解放前的照片太少了。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月七日

我还要为九卷写一篇《代跋》，本月底下月初交稿。

《创作月刊》由汪漫铎主编，在南京出版。《创化》在上海出，主编是左恭。新中国书局是商务印书馆职员计某和朋友创办的，开明的王伯祥、徐调孚介绍我在那里出书。　又及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树基：

十七日来信收到。关于题注和各篇《后记》就照你的意见办吧。

《家》、《春》、《秋》的样书已经收到了。《全集》四、五两卷至今未见。有人说外面有发售的，但我托魏帆去书店看，却又不曾购到。这并不要紧，反正我不拿《全集》送人，除了你。你是编辑，我是助手，你鼓励我编印《全集》，我就趁这机会试编一次，靠我们二人努力，留下一个草稿，一套样本。目前我只需要四卷以下精、平各一册。首先我需要知道四至七卷用了些什么照片，这样我才好安排八、九卷的照片。

现在出版界情况很古怪，好书出不了，坏书畅销，真是从"向前看"走到"向钱看"了。我们搞了几十年出版工作，看到今天这个局面，实在无话可说。

祝

好！

芾　甘 五月廿四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树基：

廿六日信读悉。寄上照片三张，加上李致寄给你的五六年在旧居拍摄的那张，便可以解决八、九两卷的图片插页问题。手迹呢，你那里还有《文集》用过的铜版和锌版，不会缺少的。

十卷的图片下次寄上。正文如何编排，我可以再考虑一下，不一定按照《文集》中的安排。有些注可以照你的意思取消。

别的以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月卅日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

树基：

信收到。你讲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不用说我想起来也很难过。悲观对谁都没有好处，乐观也是如此。我是这样想：认真对待，认真工作，但也要看得开些，要爱惜身体，作长期打算，千万不能把身体弄垮。

《全集》出得快或慢都无关系，总之，我们尽力而为。倘使印不出来，就由它去罢。

对九卷目录我无意见。遵嘱不寄回目录了。寄上《代跋》一篇，请你看看。

望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六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树基：

十六日信悉。三卷短篇的目录我考虑过，觉得可以采用，就照你的意思办吧。《法国大革命故事》列入《沉默》，没有问题，我同意，《故事》在三十年代初就写成了，后来又加以修改和补充。但《静夜的悲剧》则是抗战胜利后脱稿的，《沉默》早已出版了，这三篇收在《沉默》里是否妥当，请你决定。倘使不收进《沉默》，它们还可以给保留在散文集内。

两卷用的照片下次寄出。

编《全集》的确要靠你。倘使由我一个人搞，大刀阔斧几下子就可以解决，那就是现在的十卷本《选集》，或以前的《文集》。要搞一部《全集》一定要找你帮忙，即使只能打个基础也好。

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廿三日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树基：

寄上十、十一两卷用的照片四张，请查收。其中在横滨一张，用后请退还，我还想找人翻拍。

听说北京天热，望多多保重。能多活最好。多活总可以多做点事。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做坏事的。我还有这么一点点自信。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九日

五、六卷样本最好能寄来看看，我只买到一本四卷平装。　又及

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

树基：

廿九日来信收到。《审判》重读了两遍，删去一些字、句。《代跋》也改动了两三处，《亚·渥》的注仍保留着，只是加上"散文"二字。复印件退还，请查收。

《房东太太》两篇最初脱稿时的确附有短短的说明，但发

表出来却没有《附记》之类，可能是我自己寄稿时删去，也可能是编者一笔勾掉。

你身体不好，请注意休息。

祝

好！

芾　甘 七月四日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

树基：

七月五日信悉。谢谢你寄来《法国大革命故事》，让我记起了这篇文章。不过你寄来的是第一稿，一九三六年我编辑短篇第二集时又把《故事》增改一遍，现在寄还给你的是第二稿的复印本，我今天又对过一次。你寄来的初稿复制件我就留下了。这第十卷中我还想加一篇《代跋》，简单地说明为什么要写《故事》（开明夏丏尊要我为《丹东之死》译本写的）。不过这两天太热，吃不消，休息两天吧。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日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树基：

热浪终于给打退了。我的身体不算太坏，我还可以为《全集》做点事情。你快点把三篇《后记》的复印件寄来吧。《全集》什么时候出齐，我不在乎。我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帮忙你编好它。所谓编好一是搭好架子，二是改正一个一个的错误，三是补好一个一个的漏洞。

我估计短篇编到十一卷为止；散文、随笔到十五卷；十六卷《谈自己》；十七卷收五本《随想录》；十八卷是佚文集；十九卷收《俄罗斯十女杰》；二十卷收《断头台上》；二十一卷收两本未出版过的废品：一是《炸不断的桥》，二是《三同志》；二十二卷和二十三卷是日记；二十四、五两卷是书信集。我看这样就行了。现在缺的是佚文集的东西。漏掉的是八二年花城出的那本《序跋集》。以上也只是供你参考而已。你也可以考虑考虑。祝

好！

芾　甘 七月卅日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

树基：

卅一日信悉。现在上海天气不太热，还可以做点事情。搞《全集》我无经验，只能说是在摸索，要多多实践后才知道怎样编好些。譬如我写的第九卷《代跋》中第二段里“恢复了《抹布》集中《母亲》的原题目”一句可能又错了。原题目应当是《第二的母亲》，我手边没有《抹布》集，因此无法查对。要是错了，就请你改正。

《将军》集的序跋都改过了，《沉默》集序文中需要的注释也补上了。《马拉的最后》我看还是改作《马拉的死》好，不过可以加注说原名《马拉的最后》。你说“初版原貌难以绝对化”，我同意。

《杨林同志》曾给收进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英雄的故事》中，我看不必作为《李大海》的末篇了。它是七七年的作品。作为川版《英雄的故事》末篇也行。《明珠与玉姬》中收的两个短篇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的。

十卷的照片重复了，可见我记忆力大大衰退。另外寄上“四一年在成都和六叔仪之合摄”的一张，就用它吧。这张照片用后请早寄还。

还有，《全集》样书三卷后就未见寄来。我只在这里买到第四卷。没有样书我做编辑工作也不方便，你从五卷起给我找一套来吧。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八月八日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树基：

校样已看过，寄回，请看一下。《第四病室》"文革"后未重印。《寒夜》"文革"后先是"上海文艺"印了两版，后来"人文"又印过一两次，请核对（我这里缺那张校样）。

对一些问题我的初步看法：

"佚文"可用"佚文和废品"。

未收入集子的序跋都可收进花城版的《序跋集》。但花城版还有遗漏。不妨增补。

《书信集》最后出，已有不少封信，文学馆同意我编。

《随想录》根据"三联"港版合订本发稿。

《杨林同志》排在《李大海》之后，是独立的一篇。是我的最后一篇小说，七七年写成。六一年脱稿的《三同志》则列入"废品"。

我很想现在就动手抓"佚文"。可是有各种事情把我弄得精疲力尽。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年。明年就只有"佚文"、"日记"、"书信"三方面的事。"佚文"中真正漏掉的可读文章不多，搜集似不难。

下星期要进医院住几天，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大概不会有问题。

以后再写吧。祝

好!

蒂　甘 八月卅一日

日记都不曾发表。有两次入朝的日记，有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日记，还有其他的"零星"日记等等。第一次入朝日记魏帆已抄毕，共六万字，第二次的她在抄，大约四五万字。手稿都在我这里，但需要整理一下。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树基：

校样寄还，谢谢。我最近忙了一阵，很疲劳，因此未写信。写的文章总算写成，以后决定搁笔，否则身体实在吃不消，无法支持下去。

很想你，过一些时候再给你写信。我只要抓紧时间休息，那就不要紧。

请多保重。

祝

好!

蒂　甘 十五日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树基：

现在先把看过的校样和复印件寄上，请审阅。别的以后再谈，明后天还要写信给你。《自辩》已改过，注释问题解决了。《我的心》是《孩子的话》第一篇，不久刊物停刊，就未能写下去。《火榴》是丁丁根据《党人魂》写的小说，以后就找不到了，因此编《生之忏悔》时把它的名字勾去。"国约议会"一律改译为"国民大会"，因为小说中已改过了。我正在看《故事》①，如发现错字会写信给你。

《神·鬼·人》前面的语录能补入更好。

别的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廿四日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树基：

二十五日来信收到。需要校改的文章已在昨天寄上了

① 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全部)。

十二卷目录我改排了一下,《生之忏悔》排在《旅途随笔》后面,因为《广州二月记》中有几节都是被上海市党部审查老爷从《旅途随笔》里抽了出来,我后来略加删改又写进这篇"地方记"了。《薛觉先》也是这样给编在《生之忏悔》中的。

你说这个时候出《全集》不是时候,的确是如此。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讲究"认真",所以感到苦恼,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认真,能搞出来就很不错了。老实说,因为你要搞我才答应搞的。现在不搞,你我都轻松得多。但是我们都在认真考虑问题,也认真出了主意,有些事别人不会想到。我看,不必求全。我们能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廿八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树基:

这几天我在写十二卷的《代跋》,刚写好,共六页,过两天当抄一份全文给你,现在让你先看这一段:

关于《忆》,我主张恢复"文学丛刊"本《忆》的本来面

目，保留《小小的经验》，仍用《信仰与活动》代替《觉醒与活动》，把编《文集》时改掉的再改回来。你如同意，就请照办。我的理由仍然是："不能赖债"。

请你考虑一下，由你决定，要是用《觉醒与活动》，可以把我上面一段话删去。

还有别的问题：

"巴塞罗纳"是否需要统一，请你决定，我不坚持。

我手边已无《生之忏悔》，《我的自辩》也找不到了。你复印一份来也好，否则不加注也行。老实说我已说不出F.O.R.A.是什么组织了。C.N.T.是法国总工会，后来也不知道怎样了。那两处就不要加注吧。humanitarisme 即人道主义。

《〈马得兰〉之考察》中piece d'idée是"描写理想的剧本"。《〈党人魂〉考察》中 conspiracy 的意思是"密谋叛乱"。

《在普陀》写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为什么会拖了这样久，我记不起来了。

《开明》月刊我这里没有，查不出来。

《自由月刊》是我编的，出了五期，我手边有前四期的复印本。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二期二月二十五日发行，刊出《〈工女马得兰〉之考察》；三期三月二十五日出版，刊出《〈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和《孩子的话（一）我的心》（署名 P.K.）；四期四月二十五日出版，刊出《〈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存目"问题也容易解决，因为《序跋集》在第几卷并不难

决定。你不妨先考虑一下，反正排在《随想录》之前。

照片的事下次再讲。

《海珠桥》、《鬼棚尾》两篇我看就照你的意思用《文集》中的改订稿，那么索性把它们和《薛觉先》一起还给《旅途随笔》也好。这样《旅途随笔》就比较完全了。

《往事与随想》我没有精力译下去，项星耀同志在翻译，他的译本将由"人文"一次印出。

不写了，有什么事你尽管写信来，我虽疲乏，也要努力把这事情弄好。

明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希望《全集》中的那一卷早印出来。

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树基：

《故事》校完，的确还有错字，现在将改正稿寄上，请审阅。

《文集》十三卷《后记》原稿讲了三部作品，后来因《寒夜》移到十四卷，便将谈到《寒夜》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别的下次谈吧。

祝

好！

芾　甘　二十五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树基：

前天收到几页校样，补了注释。《生命》一文是为《文艺日记》写的，我记得很清楚。《生与死》在贵阳《中央日报》发表过。《夫与妻》是在桂林发表的，但什么杂志却记不起来了。《玫瑰花的香》曾发表在《良友画报》上。其他各篇我也想查查看。只是我精力不够，杂事多，只好慢慢来。

托你一件事：《全集》一至三除样书外我还买了平、精各五册。我都收齐了。四卷五卷样书我只收到平装各五册，精装四卷一册。最好请查一下并设法给我补齐，那么出完十七卷我就可以送人了。昨天收到《爱情三部曲》样书，我想第六卷也该印出来了。如方便请把六至十一卷用的照片开个单子寄来，我记性太差，需要提醒一下。

祝

好！

芾　甘　十一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树基：

我这几天患感冒，不能做事，因此也未写信。

十七日信收到。《忆·后记》不需修改，把注释删去一句就行了。《爱的故事》确实在上海发表过，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大三十二开本），好像是新知识出版社刊行的，地址就在我附近，编辑来组稿，我才写了这篇。刊物名字记不起来了。不是文艺刊物。似乎有《希望》、《瞭望》字样。

别的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有问题尽管写信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树基：

信收到。校样寄回，"分布"二字暂时不改了。目前我生活相当乱，身体不太好，无法查书。还有"逃"字下可加一"走"字，也可以不加。《沉默·序》中不用加注了，你考虑一下，你若认为有必要加一条注就请你代我加上。

样书的事不急。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

树基：

四日来信收到。我杂事还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了。小林夫妇最近应余思牧邀请去香港访问，大约月半回家。

我需要休息，但脑子不肯休息。你信中提的那些问题，我必须写几个简单的回答，让你放心，我自己才会得到安宁。

一、《序跋集》我这里有，过两天给你寄上。

二、《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如收入《全集》，就和《十女杰》编在一起。

三、西班牙画册我手边还有，原画册也未失散，至少还有四分之三。但《纳粹杀人工厂》的原书没有了。

四、《过去》只印了四十册，国内找不到了。

五、佚文得动手去找。《谈自己》在四川版《选集》中有一厚册，现在只剩下《谈创作》和《回忆录》两书了。怎么办？你考虑看！

六、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年，出点什么，本来是好事。然而法国大革命为我们争来人权，法国人干的是严肃的事情，

他们杀了国王。我们……，结果保留了很多封建流毒。我那几篇文章写得不好，印在《全集》里已经很宽大了，不必再编印单行本。纪念法国大革命得写两篇好文章，我无办法。祝好！

芾　甘　一月十一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

树基：

十日信悉。目录看过寄还，请你审阅。热昂应改为昂热。对其他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文集》十一卷四〇页上的外文是世界语；五八页上的是法文。

二、布朗德斯原文是G. Brandes，妃格念尔可写作V. Figner，法文。

三、Isopod 是"等足类动物"。

四、缪[1]的生年我不知道。

五、《文集》《控诉·前记》的注文可以删去。

六、《谈自己》只有《谈自己的创作》和《创作回忆录》两部分，不过二十万字。四川《选集》版包括了《忆》和《短简》，字数多一些。现在《忆》和《短简》已抽去，把《序跋集》放在前面也行。

---

[1] 缪：指缪崇群（1907—1945）。江苏泰县人。作家。

七、《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是译文，不收入《全集》。《革命的先驱》即《断头台》的前身，也不编入《全集》。西班牙画册则均可收入。《五一运动史》和《自由血》也可保留。关于这些下一信再谈吧。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六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树基：

廿二日来信收到。几天没有执笔，总觉得精神不好。不过也还可以拖下去，只要不太累，只要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受外来的干扰，只要不再胆颤心惊地过日子，那么多活三四年当不会有问题，我就可以把《全集》搞完了。你想把《全集》编得"完备"、"完美"，我看这不可能。你求全，就会保留更多的"垃圾"，其实读者不需要它们，我也不愿意重印它们。我认为我们要在编辑上花费点心思。编得好些。

你提到的几件事我都同意，一、重新排印一版《忆》，就请你来编排吧。二、《序跋集》等等改作十七卷。三、西班牙画册四本原画三册，其中《西班牙的苦难》未找到。我编印的都还有。四、《纳粹杀人工厂》原画册没有了。当然不用原画也行。

……我想过了春节以后把需要搜集的佚文目录排一下。

慢慢来，总可以。十二卷备用的照片两张寄上，你看行吗？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

树基：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一月二十六日摔了一跤，至今仍感到十分疼痛。不过这两天似乎开始有转机，写这信告诉你，我大致还可以活下去。不管怎样，我已决定，《全集》委托你办理，我给你当助手。你需要什么，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估计并不太难。现在需要的是过去没有收集的佚文，这种文章不会太多，我想，你可以找李存光和陈思和① 帮忙收集，将来甚至可以请他们做顾问。至于书信和日记，有多少就收多少，也不必求全。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其它的想起再说。

你的身体也不好，应当特别注意。

祝

好！

巴金口述　八九、三月三日

---

① 李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陈思和：复旦大学副教授。二人均系巴金研究专家，后来承担了佚文的搜集工作，为《佚文编》（《全集》第十八、十九卷）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

树基：

信收到。《全集》的事，再说几句。书信和日记，我想每种大约可出两本，是不是需要找一个人协助你进行这个工作？这次绍弥来，他表示有兴趣，你认为如何？不过还得仔细考虑。关于佚文，长篇我已找到几种：《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炸不断的桥》（访越杂记）、《三同志》（中篇小说）。短的还需要收集，可找李存光、陈思和他们帮忙。我这里有《平等》的全份。这些事究竟怎么办，等你有空时，请到上海来谈谈。

我在医院还要住些时候，恢复得慢，每天锻炼走路，用的也是类似你说的那种助步器，很安全。

祝

好！

巴金口述 八九、三月十九日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

树基：

信收到。我的病天天有起色，慢，不要紧。等你把事情办

好，到上海来谈谈。

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收集佚文，散篇的，你有便希望你找人先做起来，别的问题不大。

我最近收集到几首小诗，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孤吟》杂志上。以前似乎李存光还发表了一些，你可以问问他。

下次再写。

祝

好！

巴金口述 三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

树基：

两信都收到。我的病情有好转，可能下月初出院，但身体比以前差了。这是几个月来我亲笔写的第一封信。前几天拿起笔，在书上题字，抖得没有办法。今天因为《全集》的事，非给你写信不可，也就不抖了。

简单地回答一些问题：(一)四幅照片由你安排，我回家后再找几张寄上。(二)手稿我保存不多，《亚·渥伯尔格》我记得是捐赠给文学馆了，请托人再查一下，不然就找“北图”。手稿难找，只得请你另想办法。佚文卷中《炸不断的桥》和《三同志》的手稿还在。还有《第四病室》、《李大海》的手稿“文革”前托方行捐赠上海图书馆了，不知还在不在。(三)《十女杰》、《断

头台上》我有两部，不必急于寄还。为这类佚文集写《跋》可以照办。

请原谅，写不下去了。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五日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

树基：

信收到。《序跋集》目录也读过，可能还有遗漏，最好找各版原书核对一下。《六人》在“文生”出版时我写过一篇较长的《后记》，骂吴朗西①，该书再版时我颇后悔，觉得骂吴未免太小器，便另写了一篇短的《后记》。编入《序跋集》的正是我删改过的《后记》。我当时忘记了初版《后记》不是如此，也不曾找来看看，结果“三联”又把我删掉的《后记》印了出来。现在既然发现，两篇都可保留。②

港版《随想录》再版时修改不多，也未有记录。我只记得

① 吴朗西：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

② 后因编者疏忽，经作者删改的《六人·后记》，《全集》的《序跋编》中漏收。

俞云阶画像中改过一处。此外《怀念胡风》第二节增加了一小段，那是蔡楚生的信发现较晚，只好补在港版合订本内。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日

四幅照片就用在十二、十三卷。不过我建议把我新寄给你的一张"怪相"同和靳以在圆明园旧址拍的"旧相"换一下。

佚文残稿《嘉兴杂忆》一篇写于一九二三年底，没有发表过，是最早的一篇，从南京寄回成都给大哥看。大哥死后我索回全部信件。这篇却保存着没有毁掉，可能是还不曾忘去嘉兴。《杂忆》只剩残稿，但《祠堂》是完全的。

残稿请复制两份寄给我。手稿赠给文学馆。《亚丽安娜·渥伯尔格》手稿在北图那里。

巴　金 八九年八月三日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

树基：

六日信到。我打算九月中返家，还打算两年内把《全集》

弄完，这当然靠你出力，靠你帮忙。

时间不多，只能先谈几件事：

《序跋集》编辑时很匆忙，搜集稿件不全。连《六人》有几种译序也记不起来。后来"三联"出版《六人》，来信交涉，我正跌伤住院，他们等不及我交出改订稿就把书印出发卖了。因此才有这种情况。我看关于朗西们的《后记》可改成小字排印作为"附录"，你以为如何？

一九二五年写的《俄罗斯悲剧》序言不应收入。我记得这小册是摘译，并未出单行本，而且这样东西当初不少，译文质量不高。

《全集》哪一卷需要《跋》，你不妨提出，我来写。

第十四卷中似乎需要有篇像我和徐开垒对谈那样的东西（见《文汇月刊》，只要后半就行了），说明我笔调改变的原因，你看怎样？

写不下去了。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日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树基：

八月廿日来信收到，复印件也看到了，谢谢你。

我的病情有好转，开始可以每天做点事情，当然做得不多，但有了开头，总算有了希望了，虽然写字时手抖得厉害。

你讲的那些《跋》都可以写。我还写了一篇《全集》的《后记》，也就是《总跋》，现在寄给你。但这只是初稿，将来排印时可能还有改动。

关于佚文，有两篇谈《家》、《春》、《秋》影片的文章（原刊《中国电影》创刊号和《大众电影》），我不知丢失在哪里了，李、陈二位当可找到。《自由月刊》我有四期，缺第五期。《平等月刊》我有全份。

《和徐的对谈》放在何处，仍由你决定。我建议把它放在十四卷卷首，有这个意思：《对谈》中说明当时我“自我改造”的决心，可以向读者解释十三卷到十四卷的转变。

宁夏新出增订本《怀念集》中有两篇文章稍有改动，如《怀念健吾》、《怀念胡风》（港版照此改动）。四川版《近作》可能仍要出最后一册。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

树基：

你寄来的校样都收到。你提出的问题我都看过，并作了

回答，那些校样今天上午已挂号给你寄还了。还有一些小事就在这封信里谈谈，当然简单地。(一)先谈刚刚收到的信上讲的《与徐对谈》的安排，我赞成你的方案，用全文，作为十四卷的附录。(二)《三同志》和《炸不断的桥》两部手稿字数都不多，各十二三万字。(三)《亚丽安娜·渥……》一定在文学馆，是由香香拿去的。(四)十二卷照片用上次寄上的"怪相"，另一张可用《我与开明》上用过的那张(你可以找出那书来看看)，底片我也有，不过太大，邮寄麻烦，你还能找到别的(《文集》用过的)吗？(五)《嘉兴杂忆》是残稿，"文革"初又撕掉了几张，放在抽屉里，经常翻来翻去，又有了残缺，就用〇〇来代替吧。

不写了，本月底一定出院。

祝

好！

芾　廿九日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

树基：

信收到，我昨天出院回家，身体好些了，但人还感到疲劳，所以由端端代我写这封短信。你要的照片过两天就给你寄去。现在先把你补寄来的校样寄上，请查收。

祝

节日快乐！

巴　金 九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

树基：

我已出院，痛止了，但走路还很困难。不要紧，仍可以为《全集》做点工作。慢慢来，没问题。

寄上校样三张，请改正。我在《忆》中把九姑妈漏掉了，五十年未发现，最近翻看《巴金自传》（《忆》的前身），无意间找到毛病，改正了。我看《自传》初版（只印过一版）还有用处。

大照片寄上，用后将来送给文学馆，别的东西找到就寄给你。

祝

好！

芾　甘 十月九日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树基：

《十女杰》复印件收到，我要翻看一遍。这两天写字吃力，

只谈一件事：

我在医院住了将近八个月，许多事家中无人管。回来清理《全集》，发现缺得很多，请你帮我补齐。我寄上一张我收到的《全集》的清单，样书和购书都在内。我现在还需要下列各册：

四卷	平装	十二册	精装	十五册
五卷	〃	六册	〃	十五册
六卷	〃	九册	〃	十一册
七卷	〃	九册	〃	十九册
八卷	〃	十册	〃	五册
九卷	〃	六册	〃	六册

麻烦你帮我跟出版社交涉，早点把书寄来，书款在稿费中扣除，或由我付现款都行。朋友们要书，我也无办法，在这里书店买不到。

祝

好！

芾甘 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树基：

《自由月刊》已寄上，你用后可捐赠文学馆。下面一段话

印在该卷[①]《代跋》后。我十八日因服药反应病了几天，昨天刚好，陈思和来谈，已把《平等》全份交给他，他代我复印。

《小小的经验》好像是《文学季刊》或《水星》上发表，论当时的条件，别处不会用它的。

托你一件事，请寄平装《全集》第十卷一册给巴黎刘秉文，她的地址我不知放在哪里了，她写论文需要我的书，信托国内友人转寄，我无法寄去。不过她信上说文学馆舒乙[②]曾为她复印我的小说，那么请你打电话给舒乙问清楚地址，并来信告我。别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二十六日

再致树基：

最近病中重读《忆》和《忆》的前身《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刊行），发现第一部分《最初的回忆》中漏掉了九妹，便作了一点改动，关于这，我以后在别处还要作较详细的说明。

巴　金　1989年10月26日

---

① 指《全集》第十二卷。

②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

树基：

寄来的校样对过了，现在寄还给你。

很抱歉，出院后工作做得不多，因为上月后半月感冒服新药有反应，病了几天，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做事情容易感到疲劳。我估计工作可能做不完了，那么做多少就算多少吧，其余只好拜托你了。

《自由月刊》复印件已寄给你，《平等》全份也给陈思和同志复印过了。现在我想自己校阅的还有《三同志》、《炸不断的桥》等几部，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提到找秘书，我也想过，还在考虑。但也有困难。……

以后再谈吧。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六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树基：

信收到。《全集》要的数字不变，因为有时赠书也不以我的意志来决定。

《草原故事》"文生"版《后记》，在最初的九版中是保存着的。当时我对生活书店有意见（尤其是他们停掉《译文》月刊之后），才将《草原故事》版权收回，交给"文生"社重印。抗战

后形势改变，我对生活书店的工作有了新的看法，一九三九年初从桂林回到上海，整理旧作，便把《后记》删去了。

《旅途通讯》有几篇似乎发表在《文萃》上。《动员群众与逃难》（感想）刊在当时张铁生①在桂林创刊的杂志上。写《龙·虎·狗》好像是就题作文一口气写成陆续寄给上海陆圣泉②，多数也留下底稿在一些小刊物上发表。

俄文版两卷集序文并未存底，那是为费德林写的。还有几种《家》的《序》也未留底（如乌兹别克文、蒙古文、越南文）。其实这些序文并无新意，不用也罢。

《人生哲学……上卷》一时未找到，这书我有一部，我记得北京的图书馆里也有，三十年代我见过。四一年新版改名《伦理学》，还有新序。新版我也还有。

《俄罗斯的悲剧》并未译完，也从未出版，我看《后记》也不必保留了。

别的下次谈吧。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树基：

---

① 张铁生（1904—1979）：江苏高邮人。国际问题专家。

② 陆圣泉：即陆蠡。

十五日信收到，那些校样寄还，就照你的说法删改吧。我还记得在七七年要发表文章就得生硬地加上某些大路货，过一个短时期风向又变，大家便忙着用掉包袱。这一次只好拜托你了。就请你代办了。

不过关于《随想录》（十六卷）我主张不用"存目"的办法。因为虽是一序一跋，我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写出来的。那么还是在《序跋集》中保留"存目"吧，《序跋集》不是一个整体。

我的病情逐渐好转，开始可以做点事。就量力而行吧。祝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树基：

校样寄还。关于《怀念胡风》，宁夏版中补入了蔡楚生的信，这信仍请保留。

你身体不好，可以少做点事，《全集》慢慢搞不要紧。

李致愿意做点事情，我把《日记》交给他去看了。他答应明年六月交稿。我看完了《赴朝日记》（一），现在在看（二）。

你寄的精装样书（十卷，十一卷）各一册收到了。赠书和自购书的数目你还记得吗？我已经忘记了。送你的书就只交了三册给你。

别的下次谈吧。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树基：

前信想已收到。今天寄上两篇稿件，一是和松冈洋子对谈和平的信，在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的是译文摘要，这是应当收入《全集》中的"佚文"，另一件是李辉①最近对我的访问记录，请你看后寄还他。

文学馆的《巴金书信集》（实际是刘麟同志②编辑的）原稿我前天看完了，连同杨苡编的《雪泥集》③和四川出的《书简》④也有几十万字，以这为基础编书信全集就不难了。

《日记》由李致在整理，明年可以编好。还有一件事：我体力差，精力也不够，手边究竟有多少《全集》精平本也弄不太清楚（你的一套留在我这里）。我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决定如下：连同样书、赠书我每卷要精装二十五册，平装十五册，除赠书外均作自购，书款在稿酬中扣除。从第十卷起都是这样，数目不变。请代我通知出版社办理吧。

---

① 李辉：当时任《北京晚报》编辑。

② 刘麟：当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③ 《雪泥集》（巴金书简），杨苡编，一九八七年五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④ 《巴金书简》，龚明德编，一九八七年七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树基：

信收到，现在把漏掉的补上了。《随想录》有几种本子，因此有所谓“变文”，《怀念胡风》中后来加了几行蔡楚生旧信，只是因为宁夏要出《怀念集》的增订本，打算加排《怀念胡风》等篇，他们寄了抄稿给我看，我就把当时找到的蔡信加进去。

《合订本新记》还是排在《随想录》的卷首吧。十七卷中所收两篇，就让《谈自己》排在卷末。《随想录》每篇发表的日期我未记录(虽然我送交“三联”与“人文”排印的原稿都是用在《大公报》上刊载的文章剪报贴成的)，因此我也无法帮忙了。我的《大公报》已送给文学馆，可能在那里查到。

十七卷以后各卷的编目望再寄一份给我。

《全集》存书我最近找国煣再查了一下。第六卷平装多了六册(其实不止六册，精装一册也没有)。那么请代补购六册精装本六卷吧。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树基：

二十三日信收到。校样一张寄还，那个句子应当是“七稿八稿”，就是说改了七、八次才通得过。

几篇文章可能根据以下的线索查到：

《起雷英雄……》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上发表。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这篇反细菌战的文章由我起草，用文联创作组的名义摘要做过报导，未全文发表。手稿我一直保存着，“文革”后找出来捐赠北图或文学馆了。

《保卫和平……》好像是在五二年（或五三）《人民日报》上发表。

《向安东·契诃夫学习》大概在《文艺报》或《人民文学》上发表。

《契诃夫的生平》是专为《谈契诃夫》这本小书写的，未在别处发表过。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

树基：

发表答松冈洋子文的报刊找到了，那是六四年（昭和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东京《读卖新闻》。

另外，我找到八一年周策纵对我的访问记录，载香港《明报》，共十天，已交出去复印了。同时交去的还有《三同志》和《炸不断的桥》两书的手稿。印好会跟你联系的。这样我这里准备的稿子都交齐了。现在我在校《十女杰》。将来付印时这一卷也需要写《代跋》。

第十卷、十一卷尚未寄到，如方便请催一下。又如见到孙绳武同志或许磊然同志①，请传话：《父与子》不久前重印，已通知我，但未寄一册样书，在这里又买不到，可否请代买两本。倘使你能买到，就不必麻烦孙、许两位了。

祝

好！

芾甘 一月十日

① 孙绳武（1917— ）：河南偃师人；许磊然（1918— ）：江苏赣榆人。均系翻译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日

树基：

信收到。出版社要印一版《火》，我看印一版是可以的，还可以把《代跋》或《回忆〈火〉》附在后面。

这次在家过生日，见到存光和思和两位，关于《全集》多收一些作品，我让了步，我说只要你（树基）同意，我就不讲话，目的只有一个：把《全集》编得好一点，对读者更有用处。

我正在看《十女杰》，接着才看《断头台》，第三种① 只翻一下就行了，而第四种我连样书也没有。现在看《十女杰》不算快。

照片我手边也没有多少适用的了。新的倒有不少。

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日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树基：

信早收到。春节后我一直不大舒服，常有人来，干扰多，写信更困难，因此较长时期没有给你写信。现在有两件事告

① 指《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下述的"第四种"指《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

诉你：

绍弥出差来沪，明天返京，托他带去《全集》精装本五卷（缺第六卷）。另外还有《十女杰》复印件一份，也由他带给你。

《从资本主义……》我这里没有，请复印一份寄来。《十女杰》全部看过，即开始看《断头台上》。

祝

好！

芾　甘　九〇年二月廿三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

树基：

十五卷用照片四张寄上，由你决定吧。十六卷是《随想录》，选用照片也请你决定吧。《断头台上》已看完寄出了。我这一向很疲劳，但休息三、四星期后，也似乎好多了。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四月一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

树基：

照片和《社会史话》均已寄出，收到后请告知。

芾　甘　四月七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

树基：

马绍弥返京，托他带两本书给你，另外一个消息：《炸不断的桥》散文集手稿丢了。丢了也就算了，反正写得不好。《全集》里能够保存一个目录便行了。但不知陈思和还记不记得。

十五卷《代跋》写好寄上，我无底稿，请为我复印一份。李致那里大约有七八篇文章，书至今未印。我的全部日记也在他那里。

其它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三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

树基：

十一夜来信收到。十五卷《代跋》已寄出。

关于《创造奇迹……》的处理请你决定吧，我没有主见了。照片也由你安排。我杂事多，你不抓紧，容易误事。《全集》得靠你，你不要客气。

《炸不断的桥》手稿丢失了，绍弥也许已经对你讲了。我

看也没有多大关系。《三同志》复印件还在，就让它保存在，再检查一下还有些什么（和周策纵的谈话，松冈洋子的来信和答松冈洋子）。

《日记》李致在摘，什么时候请你同他联系一下。

别的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五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

树基：

信收到。我身体不太好，无法工作。《全集》第十二、十三卷收到。港"三联"的《译文选集》至今未到，也无消息。

《全集》插图印得不好，也无办法。而且每次挑选照片，也费事。我想再麻烦你一次，你把十七到二十卷的目录抄给我，我下个月就将照片全部定下来，一次寄给你，也许可以一劳永逸。

绍弥返京看过你没有？带的书已否面交？我的近况他会告诉你。

《父与子》收到，谢谢。我在考虑整理自己的译文，差不多都收齐了。

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十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树基：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创造奇迹的人们》补入十五卷，我同意，就用你写的题注吧。

你见到马少弥没有？我叫他带两本书给你。

这几天手抖得厉害，不写了。《从资本主义……》复印件收到。《父与子》也收到。请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廿四日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树基：

二十六日信收到。《从资本主义……》复印件看完了，现在寄还给你，请你把我改后的《序》复印一份，我写《代跋》时有用处。

《译文选集》今年一月已在港、台两地出版，我在二月上旬

看到样书，自己要的书至今未到，否则，我早托少弥带给你了。全书袖珍本十册，内容《读书》杂志介绍过。《译文集》也在考虑，除袖珍本《选集》十册外，还有《父与子》等十册，你愿意出，就交给“人文”吧。工作量不会大。

照片当在五月内定下来。

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

树基

《从资本主义……》复印件今天可以寄出。《译文选集》准备送你一套，只是得找人去邮局挂号。你提起译文集的事，我在前信中已说得明白，你愿意接受，就交给“人文”出。译文集已整理得差不多了。这次“三联”印的选集袖珍本十册，此外还有：

狱中记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地下俄罗斯）
面包与自由	伦理学
我的自传	狱中二十年
六人	文学写照
父与子	处女地

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

其它。

其它并不多，不过薄薄一本。袖珍本都改订过，《处女地》、《父与子》也改过了。

李舒①从成都来，明天到达。他来可以帮我"料理后事"，译文集也是其中之一，我今年可以搞好它，这个工作不麻烦。他还可以帮我整理照片，和一些佚文。我便轻松多了。但是你呢，你还是很忙，我也想得到。我担心会把你搞坏。

李舒来，我送你的《译文选集》可以寄出了。

祝

好！

芾　甘　五月五日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树基：

八日信收到。

关于《十女杰》，我看参考书不用开书单了。《十女杰》的名字用不用原文由你决定，如麻烦不用也行，我当时还不懂俄文。

关于利娜②，手边没有资料，我只能加个"小注"。

《随想录》我想看一遍，看过再决定写不写《跋》。

---

① 李舒，作者的侄孙。

② 利娜，指《圣彼得堡旅行记》的作者。

各卷编目由你决定，我无意见

我托马少弥带给你的《巴金文选》(港版)见到没有？

其它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二日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树基：

十七日来信收到。《港版文选》①只是薄薄一小册，不过印刷精美，值得一看，可能少弥忘记了。你不妨问问他。

你对集中收入《从资本主义……》有意见，我觉得你的考虑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主张不收入这书，我还有一个理由，全书都是抄译柏克曼的文章，我自己的东西不多。我看不必找济生看了，现在就根据我们二人的意见，决定不收《从资本主义……》。② 还有"佚文"卷中有些文章选入时也希望慎重些，不要让人以为这是我现在的思想和主张……

其它都依你吧。

祝

---

① 即上信所述《巴金文选》，水禾田编。一九八九年九月香港专业出版社出版。

② 作者原即认为此书不应收入《全集》(见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信)，但编者疏忽了。

好！

带　　廿 五月二十一日

《全集》六卷精装也托少弥带去(第三次)。

一九九〇年六月九日

树基：

信收到。用《序跋篇》也好。我同意照你的意思取舍，下月发稿当无问题。《十女杰》最后一章，如需删改，就请你大笔一挥，不必客气。删去一两个“底”字似无特殊用意，可能“底”字用得多了，连自己也讨厌起来。你寄来的样书收到。十七卷的《跋》当先写出来。

唐弢的病情我昨天才知道，希望他能闯过这个难关。……

祝

好！

带　　廿 六月九日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四日

树基：

十七卷《代跋》写好，连同照片两张寄上，请查收。过两天就考虑十八卷的问题，月内把照片一次解决。我估计“佚文”

也不会多。要是工作进行顺利，明年或可搞完"初编"，你也太累了！

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四日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九日

树基：

寄上《后记》① 一篇，请编入十七卷。《回忆》已出版，我见到样书。赠书如到，当寄你一册。《后记》手稿请复印一份寄李致，手稿捐赠文学馆。

上次有一篇《与周策纵对谈》丢失了，最近又找到一篇，是复印件，我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当通知陈思和来取去。

《译文选集》出版后，考虑《译文全集》就比较容易了。明年可以开始编辑。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九日

---

① 《后记》：即下述《回忆》一书的《后记》。该书由林宪正、谢淑媚编。一九九〇年五月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树基：

信收到。有些问题你容易解决的就请你决定，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了。

《断头台上》三书不拆开是对的。十八卷可以改为十九卷，我的《代跋》也可以跟着改。

《序跋编》我尚未仔细看过。

《书信集》① 可以将我的家信收进去。家信在小林那里。

《地下的俄罗斯》是书名，习惯不用"底"字。

《书信集》可以编成二册，但得花功夫收集和编辑。

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五日

寄的书（六卷等）都收到，谢谢。《代跋》请复印两份。

---

① 这里及下信所述《书信集》均指将收入《全集》的"书信编"。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树基：

十八卷《代跋》想已收到。《从资本主义……》既然抽去，《佚文集》会不会减少一卷，到时候再说吧。

那天信中忘记说十一卷精装本未收到。

还有，《书信集》仍分两次出。"家信"……编在《全集》本中了。让刘麟编的本子先出吧。

陈思和尚未看到《序跋编》目录，可能明天来，当交给他。

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日

树基：

前信想都收到。目录也送到思和那里了。现在解决照片问题，当然是初步解决。今天寄上十六张，除萧珊一张用于《随想录》外，还有十五张可供七卷采用。倘使要出第二十六卷，那么就拿最后几年的"近照"充数。这样解决后你我都不必为照片操心了。信写到这里为止。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三日

树基：

今天早晨由李舒寄上一封挂号信，想已收到。照片一共寄去十五张，可供你采用。现在得到你二十九日的信，对十七卷的新的编排，我同意，《代跋》用不着大改动，把最后一段删掉就行了。这最后一段我还可用在十八卷的《代跋》上。前两天寄上的十八卷《代跋》仍留给那三本书（《断头台》等）吧。《书信集》① 发稿，很好，我估计将来收入《全集》，可以编两卷。精装本我预订二十册。

关于你寄来的"佚文"（两篇），《〈卖鱼者生涯〉的几句话》不是我写的，《鲁彦小说集·后记》则出自我的笔下，有真的感情。

前些天得到家宝一信，我回了信，拖了好几天，一直很难过。我真想见见他！但能办到吗？我和他一样，来日无多了，我们都想活下去，只好活在工作上吧。你是我和他友情的见证。

祝

---

① 《书信集》：指《巴金书信集》，后于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好！

芾　甘 七月三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九日

树基：

信收到。这两天天热杂事多，写信困难，少写信，请原谅。新华社的丁宁我不熟，他先向小林采访过，大概是读了陈思和（用艾春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巴金全集》）①想起来的。我也不曾对他谈过十八卷的内容，只说《代跋》写到十八卷。他要看，我说已寄给王仰晨，他说写信去要，我未阻止，也不鼓励，因为一、我没有搞清楚，他会跟你联系；二、你答应写就容易说明这部《全集》的优点缺点和工作方法。……等等。照现在的工作进度，谈十七卷正好，写不写怎样写，由你决定。他要《代跋》就把十七卷的寄给他吧。

书单下次解决。"西班牙小丛书"要编入《译文全集》，还得留着。《赴朝日记》的问题下次答复。天热，我受不了。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① 发表于一九九〇年六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树基：

前天寄出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再谈两件事：一、序跋用的手迹，我上次已寄给你了，即《回忆·后记》，台北市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五月出版。我这里有样书。过两天寄一本给你。十六卷写不写《跋》，下个月决定，现在忙着另一件事。关于那些书的处理问题，到九月再说吧。《译文全集》中要收入“西班牙问题小丛书”（六册）。那么请你复制一份寄给我，我明年就开始编辑这个《全集》。六二至六六年的《日记》在李致处，他愿负责。我这里还有几段短的日记。《成都日记》李舒已抄好了，三个月光景。八十年代出国访问也有短短的日记。

这几天我身体不好，又有些杂事，不写了。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树基：

这里有一张家宝和我的照片，寄给你，希望在《随想录》上

发表，要是不行，就在十七卷上刊出也好。

祝

好！

萧　乾 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七日

树基：

最近忙，怕写信。十七卷《代跋》刚写完，明天投邮。寄来的十四包书收到。我近来记忆力衰退，写信时常常忘记一些事，请注意，我回信不提的事，就是说我无意见。你照你的想法做去吧。

祝

好！

萧　乾 十七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树基：

《译文全集》就是如下那些东西，你们要出，什么时候都可以搞起来。其中大部分都已整理过，我想先把它们收集起来，寄一份给你。

十七卷《代跋》增补部分收到否？祝

好！

芾　甘 二十六日

《译文全集》根据以下的译文编辑

《译文全集》

克鲁泡特金	面包与自由（原名《面包略取》）	商务
	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	平明
	我的自传	三联
高尔基	草原故事及其他（选集）①	〃
	文学写照	人文
屠格涅夫	父与子	〃
	处女地	〃
	木木	〃
	蒲宁与巴布林（选集）	平明
	散文诗（选集）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第三卷一至三章）	译文
	家庭的戏剧（选集）	三联
司特普尼亚克	地下俄罗斯	文生

① 指收入香港三联版《巴金译文选集》（下同）。

柏克曼	狱中记(节译)	文生
妃格念尔	狱中二十年	三联
洛克尔	六人	〃
迦尔洵	迦尔洵短篇集(选集)	〃
王尔德	王尔德童话集(选集)	〃
斯托姆	迟开的蔷薇(选集)	〃
巴基	秋天里的春天(选集)	〃
抗夫	门槛(选集)	〃
抗夫	夜未央(选集)	〃
A.托尔斯泰	丹东之死	开明
亚米契斯	过客之花	〃
秋田雨雀	骷髅的跳舞	〃
普希金	叛逆者之歌	文生
凡宰地	卖鱼人生活故事	〃
	短篇补遗	〃
	西班牙问题小丛书	〃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树基：

廿四日来信收到。我为亚洲文化奖①的事忙了几天，现

① 指日本福冈市政府授与作者"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一事(授与仪式于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举行)。

在事情安排好了：小棠代表我赴日受奖，三十日动身，大约十天后回来。

我们的工作照常进行。

你信上提到的事回答如下：一、“纳粹——法西斯”——占两格。二、《跋》中书名三处不必统一，我有意这样做，省得多花功夫查字典，上半年把大批书送出去了，自己也用不着了，能不用就不用。三、《全集》平装十二、十三未到，其他我也弄不清楚，当找国煣代我清理一下。

别的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八月廿七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

树基：

寄上七二年照片一张，这是唯一的一张，可以用在十六卷上。在这相片上我看见了自己无声的泪。最近我身体不好，但也不算太坏，活一年半载，不会有问题。总还可以做点事。《译文全集》目录想已收到，明年先把书寄给你，随时可以动手编辑，而且改动不会多。

我还在看《成都日记》，我觉得加注太难，决定尽可能少加注。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

树基：

三日信和复印件收到，谢谢。关于《译文全集》，我上次去信中讲了一点意见，译文和创作不同，尽可能少收"佚文"。所谓"短篇补遗"，由我来补，数量极少。我毕竟是搞创作的，不会拿翻译来凑数，随便译点什么都算是自己的东西，我不这样做。我看不用去搜集译文方面的"佚文"了，实在没有什么。我赞成提前发二十一卷，我怕等不及了，不是为了出书，只是为了写完《代跋》。关于《炸不断的桥》的内容，从我六五到六六年的日记中查得出来，我已去信托李致代查。祝

好！

芾　甘 九月四日

前天寄上照片一张①，盼早收到，这是我的无声的"控诉"。

---

① 后用于第十六卷。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三日

树基：

前信想已收到。你来信提到发稿事，二十一卷提前发稿我当然赞成，其实这类事不必征求我的同意。少盖一个图章，可以节省时间。你要发征求信函的信，就请照你的意思办吧，李致那里有百多封信，潘际垌那里也有百余封，而且大半与《随想录》有关。文学馆得到彼得罗夫家属捐赠的我的旧信七十封。我给你的信也不会少。总之，搜集起来再说。

祝

好！

芾　甘 九〇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树基：

我们家最近要换电线，修理炉子，小林他们动员我去杭州小住半月，你来信仍寄上海，我在杭州也会写信给你。

上次你开书单问我那些你用过的书寄还给谁，我看你还是寄给我吧，不必急，等有空时再寄。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九月廿二日

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

树基：

信由国煣转来，我已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了，未能早写回信，非常抱歉。我在这里过得愉快，也得到充分休息，请你放心。准备本月十五日返家，估计不会改变计划。

你提出的两个问题回答如下：

一、"爱与憎"的说法是我习用的，可以不改，这意味着我的"全部感情"。

二、"讲"和"说"统一也好，不统一也好，你决定吧，我无意见。我写文章有时很随便，脑子要求不严格，我就放松些，譬如卢梭，我有时写卢梭，有时又写卢骚，其实是一个人，要是不讲清楚，恐怕会引起误会。我来不及一一改正，你替我办吧。到这里为止，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五日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七日

树基：

我十六日从杭州回来，见到你的信。我在杭州休养十八天，过得愉快，感觉良好，健康略有好转。过两天还要去医院检查身体。

回家后我又忙起来了，没法写较长的信，只谈两件事情：一、十七卷的照片就用你说的那两张。十六卷用过的两张（即萧珊与包弟和我在火葬场摄影），有人要借用，请即寄还。（二）信稿寄还，删去一句，因为对朋友不便那样说。复印费是小事，最好由我们复印。

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七日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树基：

前信想已收到。你在《紫荆》上发表的文章我读过了。这两天客人较多，因此工作更少。过几天再写信，现在谈一两件事：

一、《全集》平装十二、十三卷至今未寄来，请催一声。

二、请再代购《全集》平装五套，精装一套。书款在以后稿费中扣除，或付现款都行，总之，希望能买到，补齐。

三、《西班牙》我已买到，复制了。

四、信函征集可以在口头进行，分别征求，你最好与刘麟合作，我也可以帮忙。

祝

好！

苇　　廿　十月廿七日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五日

树基：

卅日信收到。照片也寄来了。十五卷样书一册寄到。前几天收到平装《全集》十二卷八册，今天又收到十二卷（平）二册和十三卷（平）十册，这说明自购书已寄出了，还附了发票。

我上次信中加购的五套平装和一套精装都是要全套，我要送给六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外孙女和小孙女。此外还需要一册精装本第六卷，我应该补给潘际垌的。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文学馆唐文一同志两周前返京，托他带交精装本二、三卷各一册，这是你寄来要我签名的书。

我赞成你的主张：九二年编完《全集》。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五日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树基：

关于日记，我已经叫小林、国煣打电话催李致了。我没有直接对他讲话，只是因为我听力衰退、听长途电话不清楚，已经两三年不接电话了。现在先把《成都日记》寄给你，抄件请留下，原件怎样处理，我考虑后告诉你。我看了一遍，感到加注困难，有些人和事我也记不起来。因此我主张有话就说，无话不响。我希望九二年基本上结束编辑工作，这以后我估计不会有精力写《后记》发议论了。零碎的日记还有一些，都是出国访问时写的备忘录。那些笔记本“文革”中给抄去，后来发还一部分，我没有管它们，可能遗失了。过两天当找找看，如找到，就抄寄给你。

编书信集有两个来源，一是文学馆，二是我的亲友。你既然要出刘麟编的《书信集》，那么不妨把书信安排在《全集》的最后。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树基：

现在准备搜集书信。文学馆已经收藏了不少，几个熟人那里还有许多。你可以写信去借，我也可以帮忙捐到或借到一些。今天寄上致索非信三封共四页。我未加注，因为"馨嫂"是他夫人，他们的家事我不想多说。原信用后就留存你处，将来《全集》编成同手稿一起捐赠文学馆。你看怎样？

祝

好！

芾　甘 九〇、十一、廿七日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六日

树基：

读了你的信很难过。不如意的事，不顺利的事都来了；我只能劝你暂时休息，你也应当暂时休息。李致给你的信他复印了一份寄给我，我想不到会丢失了几个月的日记，如果找不到，就让它去吧。其它零碎的短期日记，都是有关外事活动的，也许就不用了。至于征求书信的问题，你考虑要不要同刘麟同志商量，你们可以开个名单来！我再补充一些，杨苡的《雪泥集》、四川的《书简》和刘麟的《书信集》以外还有不少。

但也不太多。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六日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树基：

信收到。我也疲劳。因此好些时候未写信了。想到圣湖同志的病，想到你的健康，我认为应当把《全集》的工作暂时停一下。

昨天收到《全集》（精）六卷一册，（平）一、三卷各五册，谢谢。其它的收到多少，当陆续通知。

至于收录“佚文”，我以为应有一个标准，像你提到的六篇短文，它们都不是我写的，我参加署名不过表个态，不能算是我的文章，收入我的《全集》。

别的以后谈。希望你休息。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树基：

校样① 寄回，供参考。

翻看校样时，我有一种想法，当时（发稿时）太匆忙，没有认真考虑，你我都疲劳，只好让它去。我想再写一篇《代跋》。如写成，月内寄上。否则就是写不出了。

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二日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八日

树基：

十五日信收到。《呐喊·发刊词》已寄回，这是茅公写的。

关于十七卷，我本来还想写篇《代跋》，讲讲有些自己不想收入集子的序跋，但是写了好几百字，还说不清楚自己的想法，现在决定不写了，请你代我把《巴金短篇小说集·小序》补进去吧（见一月二日《文汇报》扩大版）。用这篇《小序》就够

① 指第十七卷（序跋编）校样。

了。

本来我还有一个想法：把序跋篇分为两集——1.序跋集（八二年花城版）2.集外集（只收部分未印成书的《前言》、《后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主张。现在只想看看校样。改动个别字句。

想起你的健康我感到内疚。我的书在消耗你的生命，我除了感谢，还能讲什么呢？

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八日

从《书信集》① 选出若干封在《新文学史料》发表，我同意。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

树基：

二十一卷校样看过，托存光同志带还给你。十七卷中大概还有问题。《代跋》（二）下周寄上。

李致编的《书》② 漏掉好几篇文章，我为他补了几篇，还有

① 指一九九一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书信集》。

② 指《讲真话的书》，一九九〇年九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一年五月增订再版。

几篇是《全集》中的《代跋》和一篇“附录”，请你复印一份寄给他吧。他需要的是：

《全集》十三卷、十五卷、十六、十七卷、二十一卷《代跋》；

《全集》十四卷“附录”《作家靠读者养活》。

如方便请将去年（九〇年）六月号《文汇月刊》上发表的《答黎烈文夫人信》也复印一份寄给他。祝

好！

芾　甘　二月二日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

树基：

校样已交李存光同志带去，还托他带给你“译文”① 八册，书存你处，你如同意，明年我便准备开始交稿（今年下半年开始编辑）。《代跋》写出，既然赶得上，就寄给你了。关于《三同志》等等我还要写《代跋》，我只担心自己精力不够。《关于彦兄·附记》是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鲁彦选集》写的。

别的下次再写。

祝

好！

芾　甘　二月七日

---

① “译文”：指拟编印《译文选集》时需用的作者的译作。

日译小说集① 第二季度或可出版，出版处是东京Jicc出版局。 又及。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树基：

存光带去的信、校样收到没有？

我患轻感冒，得休息几天，不写信了。

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二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

树基：

廿四日来信收到。春节前后我寄过一短信，附上一些稿件如征集书信名单等等。前些时候杂事较多，还要拿笔，疲乏不堪，后又患轻感冒，只好休息，久未写信，请原谅。

校样一页看过寄还，请查收。

祝

① 指《巴金短篇小说集》，日本山口守编译。

好！

萧　甘 三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

树基：

正在看二校校样①，济生也来帮忙，我已同国燦讲好，十一日用快件寄上，你十三日可收到，请勿念。有选重了的文章，如《德木南译者序》，必须删去。还有不同的书用了内容差不多的序文要不要删，请你决定。我疲劳，未了之事，当一一办好。有什么忘记办的事也请你常常提醒我。我现在懂得保养身体，注意劳逸结合。

祝

好！

萧　甘 三月九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树基：

几篇译文② 匆匆看了一遍，都不是原稿，我也不想改什

① 指《全集》第十七卷校样。

② 指为苏联读者所作并发表于苏联报刊的《友情》、《鲁迅》等篇的中译（已收入《全集》第十九卷）。

么，只删掉几句话，并建议作为"附录"编进"佚文集"。

十七卷二校校样收到没有？希望能按时寄到。十八卷考虑好了吗？

余后谈。我可能四月十五日去杭州休息半个月。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树基：

校样三张寄还。《书信集》校样我不看了，下星期二给你寄回。二十卷先发稿我无意见，不过请写一详细目录寄来，我才好写《代跋》。最近身体不太好。请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三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树基：

《书信集》校样全部寄还。我只校对了彼得罗夫的六封信，其它的就来不及细看了，这两天实在累。二十卷《代跋》可能在五月内写成，但我要看看目录。

祝

好！

芾　甘 廿六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

树基：

李致编印《讲真话的书》增订本，还少一篇文章（即我后来写的十七卷《代跋》二），请你复印一份寄给他，让那本书早日出版。祝

好！

芾　甘 三月卅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

树基：

五日信收到。你提到的事我一件一件地回答。

（一）我同意把致彼得罗夫等三位的信给《新文学史料》发表。

（二）佚文部分应当抓得紧些，不怕少，只怕多。目录请给我看看。《炸不断的桥》作为佚文也好，这样用不着我在《代跋》中议论了。

（三）关于《三同志》我写一《代跋》。

（四）十五卷赠书和自购书是否到齐，我还得查一下。十六卷样书收到了。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四月九日

十五日去杭州，五月二、三日返沪，我不会在杭州久住，还有一些事情。　又及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

树基：

我已从杭州回来，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开始工作，又感到了疲乏。久未得你的信，不知你身体怎样。我打算写十八卷的《代跋》，需要知道目录，希望你把这几卷的目录抄给我。

十六卷的样书已收到一册平装。十七卷什么时候可以印出？日记争取年底发稿。现在还有两部分由李致在看，即"文革"前日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和"文革"后日记（七七年五月下旬到七九年十月上旬），李致看后寄

给我，我看一遍即可发排（用复印件）。

别话下次谈，十八卷的图片解决没有？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日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

树基：

上月信收到。我写的信想你早已接到了。我在杭州休息还不错。不过回来接待日本朋友后，因热感冒发了气管炎，咳得厉害，不大舒服，后来服了药又渐渐好起来了。

这封信只提一件事。《全集》十八等三卷收容佚文，请你把关，一定要严格，能不要的就不收。我早期写的文章，有些自己也不想留下，现在更不必通过《全集》而流传，宁肯少一点，不要什么都收进去。我相信你，拜托你了。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八日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

树基：

这次小感冒拖了好久，终于住进医院。校样看过，交给国煣寄上了。英文诗也由她对了一遍，因为她知道妃格念尔原著放在什么地方。《嘉兴祠堂》的打印稿放在哪里连我自己也忘记了，其实打印稿上改的几个字都是我自己改的，嘉兴地方志编者又根据我的改订稿为我打印了一份大字本，后来还在日报上发表了。《杂忆》的其他部分，我记得并未寄给嘉兴。

这次几乎要在精神上垮掉了：不能吃东西，没有力气，上楼也很困难，似乎走到尽头了。有点悲观。但也想到别的，往深处想。现在难关好像过去了，精力在逐渐恢复，一星期后或可出院。

祝

好！

蒂　甘 六月十二日

《家》《春》《秋》如有，请代购平装本五套寄下。　又及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树基：

十七日来信收到。我上星期四出院，在家里休息，其实也得不到休息。

你把《炸不断的桥》编入二十卷，我同意。这个集子内的确还有三四篇丢失的文章，但都是未发表过的，连篇名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一篇已在《光明日报》排出了校样，还有一篇讲了胡志明主席家乡的情况。

《嘉兴杂忆》是我在一九二三年底为大哥写的，三一年大哥自杀后我向大嫂要回全部我的信件烧毁了，只保留了两样：一、《海行杂记》(修改过出版了)；二、《嘉兴杂忆》，但也丢失了几页，所以后来注明残稿。

倘使收进佚文集，可根据《嘉兴日报》的改订稿，改过的地方可注明改了几个字。其他的手稿，请退还给我，我打算捐赠档案馆。

济生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

别的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四日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树基：

寄上二十卷《代跋》的后一部分，请和前面一页紧接着排。

这不是定稿，将来看校样时可能还有改动。

《书信集》和《日记》应当动手编辑了。

上次托你代买五本书《家》《春》《秋》，不知还能买到否？

别的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七月五日

济生的病基本上好了。　又及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

树基：

七月五日信收到。二十卷《代跋》后面部分也已写成寄出了。《炸不断的桥》各篇的副标题都可以取消。《写作生活的回顾》我已经忘记了，你建议编入二十卷，我同意。我看二十卷可以发稿了。匆复。　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二日

《大踏步前进》是广播稿，未收入集子。

江南来信是别人翻译的。

目录寄回。　又及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树基：

信收到。我再给二十卷《代跋》加一段，这样就行了。《代跋》中先谈《炸不断的桥》，因为你要查明整个集子的内容。讲清楚了《桥》，回头来谈前面的《三同志》，最后谈回忆录。我看这样也行。

《嘉兴杂忆》残稿只剩两则，我看就用两则，不加什么，不要说明。

《桥》的副标题要不要，由你决定。《春天的来信》的副题可改为"越南南方诗人江南致巴金信"。

《回顾》的安排也由你决定。

其他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七月廿八日

《家》、《春》、《秋》五部未收到，不知什么时候寄出，请示知。　又及

一九九一年八月八日

树基：

前信想已收到。你问的两件事，上次不曾回答，现在告诉你吧。

《代跋》手稿在《全集》出齐后就由你捐赠给文学馆。

两本西班牙画册等到《全集》十七卷印成后也请代我送过去。十七卷什么时候印出来？

《书信集》和《日记》可以动手编辑了。《成都日记》原件已答应捐给成都档案馆。

《代跋》二十一[①]我今天把复印件交给《文汇读书周报》，他们可能发表它。祝

好！

芾　甘　八月八日

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

树基：

十七卷收到。十八卷中《三同志》前面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请你复印一份给我，我才好发表意见。不然就

---

① 指《全集》第二十一卷的《代跋》。

由你决定。

《书信集》编两册，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不嫌多，但也不在乎全不全。小林编了一本萧珊和我的通信集《家书》，其中我的一部分可收入《全集》。李致要编一本《家信》，大概收集我寄回四川的信，这些信也得编进《全集》。加注越少越好，因为目前无人能注，连我也注不出来。除了六十年代的日记外，还有几次短期出国访问的日记，一时找不到，抄不了，发表也不方便。六十年代的日记李致在整理，不过他从六六年看起，进展较慢。我写字困难，不多写了。济生七日入川。

祝

好！

芾　甘　九月四日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

树基：

九日信收到。我前几天明明给你写过一封信，谈《书信集》和《日记》的事，怎么你没有收到？现在再谈一次。

关于书信，收得越多越好，但不一定全，不可能。我主张以人为序，你若以年为序，我也不反对。

佚文集中《友情》也只好作“附录”，《黑夜》（原名《在黑暗中》）一样，替外文报刊写的文章都可放进这一栏。

《日记》李致寄给我了，以后我看后陆续给你寄去，即可

发排。

《家》五套未收到。十七卷样书收到一册。国煣陪济生到成都去了。

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一日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九日

树基：

信收到。写这信只谈一件事。

看完十九卷目录，发现"附录"中缺少一篇《和周策纵的对谈》。这篇相当长，我寄过复印件给你，怎么不见了，请查一下，希望补上去。我记得是我寄给你的。请回信。

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九日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树基：

我身体不好，杂事多。好些事都不曾马上考虑回答，给你带来不少困难，请原谅。有些事你可以决定的，就不必问我的意见了。现在我们解决十三日来信中提到的事。

《三同志》前面那几句话仍保留，怎样处理请你决定吧。

《答广州××先生》，我未见原文，不知××是谁。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原译名是《地下的俄罗斯》，由上海启明书店出版。《回忆录》即后来的《狱中二十年》。

《谈中国文艺……》访问记中删去黎与许的事我赞成。

你需要三联出的《雪泥集》和四川出的《巴金书简》，我送你各一册，打算托文学馆的唐文一同志带给你，另外还有我写给李健吾的信原件一包，我写明等你用后捐赠文学馆。唐文一本月底前回北京，届时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九月廿三日

《家》五套收到了，但十六卷及十七卷只收到一册样书（平装）。

一九九一年十月四日

树基：

上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我写字没有力气，回信困难，杂事仍多，只好拖下去。那么你抓紧点吧。

《译文全集》，准备动手吧。估计工作时量不会太大。我相信你，你来搞，我放心。记得我给你写过一个目录，还寄过几本书，你把书单开给我，我明年就发稿。

《西班牙画册》暂存你处。

顾均正家地址抄寄给你，顾小铨是最小的儿子，找到他就行了。

关于《全集》，许多事你可以决定。我回信未提，就是我忘记了，你不必管我。

有事今天写不下去了。先发这信。

祝

好！

芾　甘　十月四日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

树基：

十二日信收到。简单地答复如下：

托文学馆唐文一带给你的两本书信集和一包致健吾信想已收到。四川出的《书简》中有些致日本友人的信，可以直接向受信人征求，也可以找文学馆或作协帮忙去要。

《译文集》也可以称为《译文全集》。

陈思和来谈过，也谈到《全集》的佚文，他主张松一点，我说我要王仰晨把关紧一点。的确我希望你抓紧一点。将来再出"补遗"吧。……

《上海日记》约七百页，以后还有"文革以后"若干页。我决定日记不加注，加注太困难。

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树基：

廿一日信收到，今天又寄上日记一包，最后一包《上海日记》后天可以寄出，这样《上海日记》就完了。遗失的六五年两个月的日记，将来可能找到一部分，但现在无法做这工作，以后再出个《全集·补遗》吧。只好拜托给你了。日记只是为我个人用的备忘录，当时并未想到出版，上端备忘录那部分为了排版方便，该怎么摘就由你决定吧。日记除了已寄上的三种外，还有一种"文革以后"，大约一百几十页，在李致那里，等他

看完寄来就转给你。此外，还有几篇短的“外访日记”，一时不便发表，因此也未整理。

关于佚文我还有一点看法：像反胡风、反右一类文章可以编在一起作为附录。①批判文中的口号标语都可以删去。②早期文章中的过头话和不必要的文字③也应当删除。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廿九日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树基：

昨天寄上的一包《上海日记》包封时给小罗弄错了，把未看过的几十页（一三五至二二三）寄了出去。幸而我手边还有一份原件，今天就根据原件把《上海日记》看完了。只有两处改动，可能李致已经改了，请你核对一下。最后一包明天寄上。

祝

好！

芾　甘　十月卅一日

---

① 这类文章《全集》大都未收，待以后另行编集。

②③ 这类情况极各别，有删略处已加“……”号。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日

树基：

《上海日记》已全部寄出，想已收齐，中间（六五年八月到六五年十一月）缺了若干页，无法补足了。还有“文革以后”一篇在李舒那里，等他寄回，就给你寄去（我当然要先看一遍）。日记编两卷无问题。手稿和复印件及抄件可以这样处理：《赴朝日记》手稿给上海，付排用的抄件赠文学馆；《成都日记》手稿赠成都市档案馆，付排用的抄件赠成都慧园；《上海日记》手稿给上海，付排用的复印件赠文学馆，另一份复印件将来赠慧园。关于《书信集》，我的意见是尽量多收，但又不可能求全。我建议你作《书信集》的主编，我来帮忙，你再找个助手。我给萧珊的一百多封信早给了小林，她在编一本《家信》，但是她事情多，一直弄不好，我明年初一定会把那百多封信的抄件寄给你。李致那里也有我不少信，他也说要编一本书，不过我要催他早把我的信（复印件）给你寄去。我估计现在有的集起来已在千页以上了。而且《书信集》一定会出补编。我和刘麟编的《书信集》样本已经见到，我只要三十册书，（还可以付书款，）其他的稿酬就归刘麟（或文学馆）吧。① 我不知道文学馆编的其他人书信集怎样算法，你把我这个意见告诉刘麟吧，他

---

① 根据刘麟意见，《巴金书信集》稿酬已悉数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出力最多。

《全集》十六、十七我就只拿到一本样书，是平装，请替我催一下。

今天在《父与子》封底上看见《屠格涅夫选集》广告，我想请你代我买一部寄来，书款得信后即寄上。

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是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七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树基：

四日来信收到。我杂事仍多，只能写简短的回信。

一、首先反胡风、反右派的文章一律不收进去。我今天仍为这些文章感到痛苦。用"存目"的办法，用将来出"专集"的办法说明这样的处理都行。研究的人毕竟是少数。出《全集》也不是为了研究者。我看该删的还是要删，不过有的地方可以加省略符号，或注明删去若干字。多人署名的批判文章大都不是我写的。《过关谈》三篇我看可以保留，① 内容我记不得

① 经商得作者同意，这三篇后来均未收入《全集》。

了，大约和《法斯特的悲剧》差不多吧。你说，怎么样？

二、你寄来的三张纸上所有划红线的地方都照删，我同意你的建议。

三、先发《书信集》也好。致日本友人的信如岛田恭子、石上韶，四川版《书简》中发表了些，仍可以写信去要，刘麟能帮忙更好。信不多人也不多，不过几个人，几封信，我现在就把名单开给你：

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白土吾夫（以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山口守、岛田恭子（地址文学馆有）、松冈洋子。

现在缺的是给法国友人的信。

四、十七卷用过的两册《西班牙画集》暂存你处，我需要时通知你寄还。

五、《日记》176"团长郑璜"一句话就删去吧。前面部分中吹捧《九评》的文句请代删去两句。

别的下次谈吧。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树基：

受奖致答辞只有三次：一是接受法国奖章；二是接受苏联

勋章；三是福冈受奖，在福冈有一书面发言，由小棠代读。这些答辞如能找到，会给你寄去。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廿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树基：

寄上旧信若干封，请收下。我这里还有些旧信，因生活忙乱，东放西放，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了。慢慢来吧。

《书信集》收到精装十册，我还要平装十册。我看，赠书应该给刘麟，我拿二十册算自购吧。

我给萧珊信有一百几十封，在小林处，她下个月会把抄件寄给你。

别的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树基：

三日来信收到。李存光编的《年表》已经看过寄还给你了，我只改了几处。

二十卷校样收到，我打算慢慢看一遍，今天先解决你提出的三个问题。日记中有两处可改为（1）季方的女儿季国璞；（2）照管端端。季方是我的堂弟。照管端端，是说家里没有人，我得照看孩子。

给小林信已交去，她会给你写回信。

别的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一月七日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树基：

廿四日来信收到。我疲劳，杂事仍多，你要我先解决八三年致岛田信中附件的问题，我同意移入佚文卷。就照你的意思办。

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树基：

《年表》我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只改了几个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只能保证没有差错。但这是存光写的，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思写，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我还想将来《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

潘际坰兄仍在香港，我已去信请他将我的旧信借给你或寄给你一份复印件。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一月卅一日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树基：

廿五日来信收到。这两个月我情绪不好，杂事又多，总担心工作做不完，事情办不好，很着急。超构突然去世，使我

感到死太容易，他二十八日住院，二十四日还到我家聊天，他怕我疲劳，我还留他多坐一会，送给他一本《讲真话的书》。万想不到这一去就永不再来了。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那样突然消失呢？

我并不悲观，但是我不能不想到一些未了的事，头一件就是你帮我搞起来的《全集》。再加一把劲，早些搞完它吧。我担心的是那两卷佚文，不必老是想到那个"全"字，不想收的就可以不收，作者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虽然他不能删改历史。我也可以删去《日记》和《书信》中的一些字句，只要我把原件留下来。我看你我都不要有顾虑，为了快些结束编辑工作，脑子不妨灵活一点，书信编成三卷也可以，虽然散失不少，但现在已经征集到的也够三卷了。我写给萧珊的信，小林还在校对。给潘际坰的信，据说潘已交给刘麟。给李致的信，你再去信催问吧。

还有一件事，我翻译的《叛逆者之歌》这里找不到了，记得我寄过一本给你，请你为我复印一份寄来。你如找不到可找姜德明设法。

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九日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

树基：

八日信收到，五日信也读过了。我身体不好，又有不少杂事，只能写短信。《谈散文》怎么处理由你决定，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谈散文》在《萌芽》发表时，后面有一大段谈到那篇会见彭司令员的文章，六一年编辑《文集》十四卷时因为彭"犯了错误"，出版社重印《英雄们中间》时已把会见的文章删去，我那段说明也就不见了天日，我不得不删去它。不过当时有人对我谈起《坚强战士》提出问题，作为答复，我便在《谈散文》中加了一个关于《坚强战士》的脚注。后来彭总平反，《解放军文艺》组织我写过文章。再后我编十卷本《选集》，因为《会见》文章的说明已经重新发表，就未让它在《谈散文》篇末重见了。

《炸不断的桥》后半部丢失在托人复印的时候，大约在八六或八七年，记不清楚了。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二日

我已查过，《论创作》果然是照《萌芽》发表的内容排印的。其它各篇未改动。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树基：

信收到。校样一页寄还。

关于《书信集》① 的事我无意见，就由你决定吧。

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七日

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

树基：

《谈创作》印单行本，我同意。

陈氏里是南方女英雄（阮氏大也是南方女英雄）。

陈氏理是广平省女民兵。里和理是两个姑娘。

《叛逆者之歌》和十七卷平装都收到。

牧德罗夫是《秋》的俄译者。

匆复。祝

好！

芾　甘 四月五日

---

① 指《全集》中的"书信编"。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树基：

信收到。十九卷校样也寄来了。这两卷① 的校样得让我自己看一遍。《与周策纵对谈》一篇在海外报刊上发表过几次，我未全看，现在重看几页，自己也弄不明白，不认真校改，就对不起读者。我打算负点责任，校完这两卷。

另寄上受勋答辞一页，请补入十九卷。校样中的问题明后天即可解决寄还。请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四月三十日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日

树基：

你寄来的校样阅后寄还，有些问题我解决了，有些让它留在那里。和周对谈，记录不高明，记得有几种不同的记录，我见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现在用的这一种改起来很吃力，只好让

---

① 指第十八、十九卷，即《集外编》(佚文)。

它那样吞吞吐吐，仿佛许多意思尽在不言中，也不必讲清楚了。总之这两卷我要全部校一遍，写《代跋》，不会长，不过两卷都应有我自己的说明。我要试试看。看校样的确吃力，但就只有这两卷了。绍弥来，说你带病为我看校样，至感至感！无话可说了。

祝

好！

芾　甘 五月三日

校样看过当陆续寄上，请勿念。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

树基：

十八、十九两卷我决定校一遍，看了多少，就寄给你多少，供你参考。我不按页码顺序看，但都要看。

上次抄录的对法总统的答辞想已收到补入了。

《书信集》中最近还发表了给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信。

其他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日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树基：

最近的信收到。谈的几件事回答如下：

一、文代会发言稿能把删去的补入最好。[①]校样寄还，请查收。

二、《答〈世界报〉记者问》中删去的一段请保留。[②]

三、《和周对谈》我已改过一遍，有些地方就让它吞吞吐吐讲下去，有些改动了。

四、书信大部分给毁掉了，未毁的就尽量多收吧。

五、《文化老人话人生》一篇，小林要去在《收获》发表了，即《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有删节）。[③] 还有一篇《怀念二叔》[④]，七月发表。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十六日

寄上影集一册，里面的照片可以采用。

---

① 指作者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发言于同年五月《上海文学》发表时经作者删节，现已恢复原貌。

② 应是《答香港董玉问》。该文收入《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时，删去了最后一节《寄语海外读者》。

③④ 二文现均已收入《全集》第十九卷。

《全集》十七卷精装未来。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树基：

二十七日信收到。我这一向较忙，身体不好，一天做不了多少事，回信迟了，请原谅，我有时甚至忘记为你解决一些事情。

有些文章如“与周对谈”、“李黎访问”中有些地方我看就不必改动了，反正不是我自己记录的。

给方殷信是哪一年写的记不起了。

从十九卷中抽出唁电、信函等我同意。校样一周内寄出。

《怀念二叔》由小林负责寄给你。

书信小林在校对，我以后也要陆续寄上一些信。思聪姓阮，我给他回过三封信。我给成都三家小学一共回过四封信，报上发表过两封，我这里还有底稿二件。

很疲乏，不写了。

祝

好！

芾　甘 五月卅一日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

树基：

校样看完，全部寄给你（目录留下，写《代跋》时需要它），供参考用。《从新安江回来》是在《浙江日报》发表的。最近太疲乏，过两天动手写《代跋》。

芾　甘 六月三日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

还有去年写的一篇《怀念井上靖先生》，也可以收入十九卷。中文原稿未在国内发表，白土先生曾复印寄给我们（不止一份），你那里也有。

外寄上书信六封，手稿一件，供参考。

此致

树基

芾　甘 六月六日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树基：

六月十九日信收到。简单地回答如下：

一、四十五届笔会讲话的确不是我起稿的，应当删去。

二、阮思聪的学校，我要李舒告诉你。

三、你寄来的《全集》十七卷精装本十册已经收到，快分送完了，还得寄赠外地朋友，请代我再买十册精装寄来。

四、《书信集》① 中收信人姓名排列我无意见，用陈蕴珍的名字也行。

五、《书信集》提早发稿，我也赞成，我看看校样就行了。

六、你要的书，可能除了《心里话》外都有，过两天找出来给你寄去。

就写到这里为止。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四日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

树基：

寄上书信底稿二封，请审阅。

十九卷《代跋》写好，请你看看行不行。现在开始写十八卷《代跋》。

---

① 这里及下面的《书信集》均指《全集》中的《书信编》。"用陈蕴珍的名字也行"，指致萧珊的信可题作致陈蕴珍。

《最后的话》① 改不改以后决定。

二十卷还要加一段，即《代跋》(二)，下次寄上。

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一日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九日

树基：

你们社要订合同，我也同意。你们社的意见我可以接受，我赞成订《全集》合同，和单行本合同，对稿酬我也无别的要求，只是这些合同仅限于简体横排本，而且既有《全集》又有单行本，就用不着在大陆再搞“小说全集”和“散文全集”了。合同寄来即可签字。

不久前寄上十九卷《代跋》，想早收到。现在又寄出二十卷《代跋》(二)，还有许粤华寄来的十三封信(其中一封已发表过)。

第二次寄的十七卷精装十册也收到了。但《屠格涅夫选集》尚未补齐。

余后谈。祝

① 即《全集》末卷的《代跋》。

好！

芾　甘 九二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九二年八月九日

树基：

四日信收到。先回答并解决你提出的几个问题：(1)照片已找出，由小林寄给你。(2)《幸福》中引用的信是给曾敏之的，在香港《文汇报·文艺》上发表过。《老化》中引用的是致马国亮(《良友画报》)的信(差不多同时，《文艺》可向文学馆借阅)。我手边没有两信的底稿，你们或者向收信人借用，或者找文学馆帮忙。(3)许粤华不愿意人们谈她的生平，我答应尊重她的意见，你只注明浙江海盐人就行了，别的不谈。(4)朱梅夫人章彬英的籍贯我不知道。

托你代办一件事：

四川文艺要再版《讲真话的书》，我请他们补入后写的三篇《代跋》(即十八、十九和二十卷的)。我手边有一份，但一时找不到了，只好请你复印一份给李舒寄去，十八卷的《代跋》我还在写，写完由我直接寄去。

最近写字手抖得厉害，颇以为苦。

祝

好！

芾　甘 九日，九二年八月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日

树基：

十八卷校样看完，已全部寄上了。但有些世界语和英、法文引文，还得校一遍。删去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重复。

今天又收到了《日记》（上）的校样。日记我不细看了，发稿前我校过一遍抄件。

我正在写十八卷的《代跋》。然后为《日记》（上）写一篇，再为《书信集》① 写一篇，就够了。《最后的话》已写好，不会大改。

近来记忆更差，《全集》送人常常忘记记下卷数，现在要我凑齐，有点为难。不管怎样，请先替我买以下各书：

（一）《全集》精装　十六卷十册。

（二）《全集》精装　十七卷十册。

（三）《家》、《春》、《秋》平装各五册。

请代寄给李舒的《代跋》寄出没有？十八卷的那篇也不会长。

祝

好！

芾　甘　九月二日

---

① 这里及下信说到的《书信集》，均指《全集》中的《书信编》。

一九九二年九月九日

树基：

你的问题已由小林回答了。但她漏了一个：《湖畔》的作者就是张兆和。

你上次说《随想录》要再版，请代我购买精、平各十册。这书还有人向我要，但常常买不到，我也无办法。

《代跋》(十八卷)已写好，并复印了两份，一份直接寄李舒，另一份寄给你。过两天即开始写《日记》上卷的《代跋》，不会长，下卷就不写了。《书信集》写不写未定。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九月九日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

树基：

信收到。《中流》上发表的那封信的确是写给广州××先生的，是真人真事。但他的真实姓名我忘得一干二净，实在想不起来，这次我又读了一遍，我看也不必作什么改动。连题目也只好照旧。

日记和书信各附一篇《代跋》，五卷书[1]只要写两篇短文就够了。关于日记的一篇，即二十五卷《代跋》已写好，拿出去制复印件，过两天会寄给你。

你为我身体担心，谢谢你。我的确又老又病，但还可以支持两三年。你带病工作，千万不能操劳过度。我那些佚文、日记、书信印不印都无所谓，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九二年、九、一六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树基：

寄上旧信几封，倘使你那里没有，就请补入。

十月五日我将同小林夫妇去杭州小住半月，仍住作协的“创作之家”。

我很累，休息半月也许有好处。但我自己估计身体比上两次差多了。我不悲观，我仍热爱生活。我写给成都小学生的几封信（还有答无锡小学生的信）就是我的遗嘱。想不到我还能看到《全集》出齐。

---

① 指三卷书信和二卷日记。

书尚未收到。但也有可能已到了邮局，我们三天前接到取邮件的单子，至今尚未拿回来，不知是什么书。

祝

好！

芾　甘 九月廿九日

书已取来，原来是《家》、《春》、《秋》各五册。

一九九二年十月四日

树基：

我明天由小林夫妇陪同去杭州休养，本月二十日返沪。校样寄还，请审阅。

祝

好！

芾　甘 十月四日

致王镫令*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王老师：

谢谢你的关心。你的理解可以。①“文革”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当然感到苦闷，但心里也确实存有一点希望，一点亮光。有一次我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位女青年在看《家》，我心里是很激动的。我相信人民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我决心活下去。我写作《灯》时的情况今天还记得，它确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散文。

巴　金 十一月二十五日

---

* 王镫令（1945— ），江苏泰县人。教育工作者。

① 王曾函询作者于“文革”中的心境能否与其所作散文《灯》中所说：“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相联系。

致井上靖*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井上靖先生：

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我最近出院，但仍是一个病人，行动不便，写字费力，还需要较长时间的锻炼和疗养。

住院期间承您两次探望，对您的深厚友情，我十分感谢。

敬祝

安好！

巴　金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井上先生：

贺电拜读，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关切。您的友情在寒冷的冬天给我带来温暖，我又想起我和您在东京欢聚的日子。

---

* 井上靖（1907—1991），日本作家。

我也在我的家中举杯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我想，人到八十，并非愉快的事情。要做的事有那么多，而做事的时间却这么少。这样一想，有时也叫人着急。但看见年轻人成群地赶了上来，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将有人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又感到十分安慰了。

再一次感谢您的厚意。祝您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巴　　金 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井上靖先生：

东京一别，于今三年，京王广场饭店中几次对谈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近两三年来病中经常思念先生，回忆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各位友人的交往，过去那些欢聚畅谈、为两国人民友谊奔波的日子又回到眼前，您和各位老友的深情厚谊温暖着我的心。一九八四年东京的盛会和箱根的度假像美好的梦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听说先生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十分挂念，曾托访日友人代为问好。后来知道先生病情好转，返家休养，今春又访问欧洲，想必完全康复，我们非常高兴。请多加保重。

最近收到七月八日来信，敬悉一切。先生和贵会邀请我明年再度访问东京和老友们畅叙友情，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

厚意。我多么愿意美好的梦景成为现实，和许多老友会见对我将是莫大的幸福。只是我患帕金森氏综合症已三四年，写字费力，步履艰难，靠药物控制病情，延续生命。近半年来病情略有发展，行动更加不便。东京之行恐难实现，老友们的好意我只有心领了，希望能得到您和各位朋友的谅解。

专复。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

井上先生：

东京一别，转眼六年，先生几度访华，我均因病未能赴京一晤，深以为歉。

今年贵国福冈市创立首届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我的名字也在获奖者中。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很少贡献，得此殊荣，深感受之有愧。

我六十年文学生涯中曾六次东渡，结识不少朋友，对中日人民友好事业有深的感情。“十年浩劫”开始，我进入“牛棚”，被迫与世隔绝，生死不明的日子里，不少日本友人和法国友人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四人帮”因此不敢下毒手，我才能活到现在继续执笔。友情使我的生命重放光彩。我多么珍惜朋友们别后的重聚！

福冈受奖我不仅有机会结认新交，而且可以重见怀想多年的旧友。先生来信邀我箱根休养、东京叙旧，如此深情厚谊，我十分感谢。我渴望和老友欢聚的时刻早日到来。然而疾病缠身、体力日衰，我已无力作第七次东渡了。福冈授奖仪式由小儿李晓代我参加。对贵会的周到的安排，东京和箱根之游，我已无法践约，只好心领了，辜负了先生的盛意，我万分抱歉。不过我相信，通过三十年的友谊，一定能得到先生的谅解。

近来天气酷热，请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

问候尊夫人。

致中岛健藏*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岛先生：

别来一年多，十分想念。今年八月我们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时候，我曾通过首都的电台广播向您问好，祝您长寿。后来廖承志同志访问贵国，听说他曾到府上探病。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我很想知道您的病情。但是我本人今年九月下旬起也患病在家，休养了将近三个月，身体逐渐复原，精神也好多了。在病中我常常想到在东京作客的日子和在上海接待您的情景，您的声音笑容一直在我耳边和眼前。您的中国朋友非常想念您和您的贤淑的夫人。您的文章和谈话以及您为我们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所作的贡献都长留在我们的心上和记忆中。一九七八年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一九七九年更加光辉灿烂，前程似锦。我写这封信向你们伉俪拜年，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巴　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

* 中岛健藏（1903—1979）：日本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

中岛先生：

拜读您一月五日给我的复信，敬悉一切。知道您健康情况好转，万分高兴。不过您年事已高，过去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为贵国文学的发展，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都花费了不少的心血，现在应当保重身体，还需要较长时期安心休养。

我经常想念您。我永远忘不了您亲切、和善的面颜。我还记得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个紧张而愉快的夜晚，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们在日光过的美好的日子。还有东京秋田家的喝酒谈笑。本来我以为今年我可以去东京到府上探病。可是我不久要去巴黎访问，因此本年四月、五月从北京出发的两个代表团我都不能参加，也就失去了同您见面、畅谈的机会。我多么感到遗憾。

今天在《日中文化交流》二六七期上看见您的近照，十分惦念。我在海的这一边，在我的书斋里荧光灯下给您写信，问好。我准备了一件礼物，要请访日代表团的朋友带给您。礼物虽不珍贵，可是上面积蓄着我无穷无尽友好之情，我诚恳地祝您健康，长寿！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六日

问候京子夫人。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中岛先生：

奉读来信，敬悉一切。知道您在病中还用口述办法进行写作，我既感动，又很钦佩，希望早日拜读您的大作。

春天来了，我不能和您同看东京上野美丽的樱花，感到遗憾。不过我盼望我的小小的礼物会随着春风来到您的病榻跟前。那是玉翠中国古乐器模型二十件。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上海和平饭店里闲谈，您说您对音乐有兴趣，也写过音乐方面的评论，因此我挑选了这样一件纪念品。这次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四月十五日）访问横滨、大阪，我托代表团的同志们把它带给您（我听说杜宣先生过东京要到府上拜望您）。请您收下它吧，这上面有我的真诚的友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七日

向京子夫人问好！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中岛先生：

二十二日来示敬悉，水上先生来沪访问，不巧我六日赴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二次全体会议，不能在上海欢迎他，错过同他晤谈的机会，又无法实现您的愿望，请原谅。我已留函向水上先生表示歉意，并请他向您转达我歉仄的心情。我在法国访问，待了十八天，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我同法国文学者交谈，常常想到您，不知您病体如何。回到上海，在《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上看见您的照片，稍微放了心。还希望您多多保重。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四日

问候京子夫人。

致戈宝权*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宝权同志：

你们这次来上海，没有能好好招待，很抱歉。最近实在忙，也只能简单地写几行回答你，请原谅。赫尔岑回忆录，我有几种版本，诺——和施——①二人的编注本我也有，是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版，大概和四七年差不多，因此请你不必寄来。但是我十分感谢你的好意。一九六九年版我当然不会有，将来需要时，再写信麻烦你借来翻一下。你要我的旧作，现在很难找齐，连《家》、《春》、《秋》也找不到了。《家》年内将再版，稍微迟些时候，一定寄上几本拙作请你指正。

别的下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十八日

问候培兰同志②

---

* 戈宝权（1913— ）：江苏东台人。翻译家。

① 诺：指 И. С. Нович；施：指 С. Л. Штрайх。

② 培兰：梁培兰（1934— ）。江苏徐州人。戈宝权夫人。

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宝权同志：

廿九日来信收到。上次在京开会没有见到您，听说您到四川去了。

我在京开会一个月，回来又碰到大热天，至今还不舒服，也做不了多少事情。

您替新刊物拉稿，要我的赫尔岑回忆录的译文。这部书第一二两卷的译文已排竣就要出版了(合成一册)。我想把第三卷一、二章抄给你们，不过还得花一番整理抄改的功夫，好在集稿期在九月底，我还有时间做这工作，就这样决定吧，您看好吗？

匆复，祝

好！

巴　金　六日

问候培兰同志！

致卞之琳*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之琳：

信收到，想起从前的许多事情，我也真愿意年光倒流啊。你还是应当称我"巴金"(健吾叫我"老巴")，我也还是称你"之琳"。记得第一次看见你，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天，五十三年前了。这次我还把你的《紫罗兰姑娘》手稿带到北京捐赠文学馆，这说明过去的许多事情一直在我的记忆中。目前你我精力都不够，我写字拿起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不得不少写信甚至不写信，这样大家都省事。我的生活一直很忙乱，杂事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看后常常找不到地方放，有时匆匆夹在书里，过了几天书换了地方，信也找不到了。想起应当写回信，可是得花二三十分钟找原信，又得花一二十分钟找信纸和信封，人老了，动作也慢了，何况我又是个病人，因此近两年我写信极少、极少。做事也不多。可是思想的活动不会停止，只要不疲劳，不倒下，总还可活三四年。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请

---

* 卞之琳(1910—)：江苏海门人。诗人。

多多保重。

祝

安好！

巴　金 九月十三日

致 文 颖*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

文颖嫂：

信收到。上个月底我病了几天，现在还在家休息。本来要给你们写信，但时间让杂七杂八的事占去了。至今还感到疲劳。您要我为《穷人》①写个《前言》，我感谢您的信任，但是我不得不使您失望，因为我写不出，而且我也不赞成每本书都要加个《前言》。我以为由译者写篇《译后记》就行了。我以前读过您的译文，觉得很好，很喜欢。怎么新译文反而显得"死"？我这次翻译赫尔岑回忆录，也觉得放不开，拘泥得很，第一部稿子交出去了，我才觉得也译得"死"，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精通俄文，因此我感到搞翻译也要解放思想，不能句句照原文"死"译。你们儿子回京念书，的确是一件喜事，我也替你们高兴。上月底开始我到华东医院看病，并进行全身检查，发现心脏有一点小毛病，但问题并不大，这只是一个警告，以后稍加注意就成了。还有一件事：过两天我要汇上五百元，还你们

---

* 文颖(1916—)：江苏吴县人。汝龙夫人，翻译家。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的第一次借款，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本来不预备还给你们，但现在我的钱已经退回，我不能不还，你们雪中送炭的厚意，我还是十分感谢。

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十五日

问候及人兄！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文颖嫂：

信收到。知道及人生病住院，很难过。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生活忙乱，连一封短信也要拖到现在才能动笔，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有一句话：请他保重，千万要保重，健康最要紧。

我可能本月下旬赴京出席政协会议，但要等十一日医生检查身体后才能决定。即使到了北京我也只能坐轮椅活动。

以后再谈。你也要保重啊。祝

好！

芾　甘 三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

文颖嫂：

信悉。万想不到及人走得如此匆匆。近两个月我身体精神都不好，写字更加困难，少给朋友写信，也不知道你们的近况。因此这个消息显得十分突然。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在京欢聚畅谈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根据我的健康情况，我似乎也不可能再去北京了。

想说的话很多，回忆不断地折磨我，我无法把它们全写下来，我没有充足的精力了。我希望您节哀，保重身体。您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料理及人未了的事情。

小弥来信，说她已到过府上，同您联系，有事随时帮忙。书可以捐赠文学馆，建立"汝龙文库"。

祝

好！

芾　甘 七月廿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文颖嫂：

七日来信读悉。知道您的心境，我也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您。我只有一句话：多多保重。

小弥的文章尚未见到。关于及人我曾想写点什么，但精力和时间都不够了，一年来写了几篇文章，都没有写完就搁下了。及人小我十二岁，身体比我好，我总以为自己会走在前面。八五年我最后一次去北京，到你们新居作客，大家有说有笑，我仿佛又回到从前，万想不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二十年代赵景深出了八本集子，但是没有人注意他的柴霍甫。这些以后再说吧。及人手稿捐赠文学馆或交那里保存，我赞成，但是外文书放在那里也许不合适。还有稿费处理，这些事望多加考虑。我写不下去了，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九日

江苏出版社我无熟人，译文集的事当找人介绍。又及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

文颖嫂：

信收到。出版《汝龙译文集》的事，我已跟南京朋友杨苡（静如）谈过。她前天有信来，现在抄录有关的话请您看看：

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瑞说汝龙的译作当然愿出，但不太清楚：如是已出过的，有没有原出版社不同意的问题，如是未出版过的，当然没有问题.是否出全部译作？

他说原出版社如是“平明”，那就好办。反正他愿意出。他问是跟汝龙夫人联系（不知地址），还是通过你们？

我想还是直接联系商谈容易解决问题，便把您的地址写给杨苡，请她转交译林出版社。他们会写信给您。倘使您愿意，不妨先给杨苡寄封信去，她也是位翻译家，又是你们二位译作的读者，还是一位热心的人，五十五年前就开始跟我通信，要是及人的译文集在南京出版，她也许可以帮一点忙。

最近身体不大好，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蒂 甘 九二年一月十二日

杨苡的通信处：（略）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

文颖嫂：

两信都收到。我前些时候患感冒，咳得较厉害，现在稍好了些，但仍然四肢无力，做不了一件事情。

您的文章已拜读，别人的几篇也读过了。及人的为人和

他在翻译事业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我对他只是尽了点“鼓舞”的责任，却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入迷、彻夜工作，后来甚至在非常差的条件下拚命干，他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劝过他，但是我不曾多讲，而且讲了也没有用，他那样爱他的工作。要是他不曾遇到契诃夫，也许他今天仍健在，想起来我很难过。只希望《译文集》出版的事早日解决。最近因身体不好没有跟杨苡联系，不知进行得怎样。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九二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

文颖嫂：

信收到。我已托朋友去译文社打听过，表示希望他们把契诃夫早日印出来。我托人去打招呼，作用不大，但也有一点用处。在我们国家文化界中发生的事情常常稀奇古怪，听说世界文学名著整套丛书在译文社销路非常之好，《红与黑》、《简·爱》、《复活》等等，一版再版，有几种译文。而别的书如《契诃夫文集》新华书店只要很小的数目，书店营业员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多数稿子到不了印刷局，有些作家还要自己补贴印费，包销自己的书，然而这种现象不会长期存在，要改变的。改革会有进步。别的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六日

译林社来信退回，请查收。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

文颖同志：

文章和信都拜读过了，谢谢您。

我前不久又病过两天，幸而并未躺倒，因此也未住院。我的八岁的孙女晅晅一个人回来探亲，我在家里每天可以见到她，仿佛她在支持我。但再过三星期她就要离开我们。

及人的书总会出齐，我相信。目前我却只能在旁边呐喊。我讲话起不了作用。好书不是无人买，只是卖书的人不懂好书的作用。无论如何，不管风气怎样坏，我们不能灰心，不能悲观。书还是要翻译出版，工作还是要做下去，出一本就多一本，多一本好书对社会有好处。

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九二年六月十八日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七日

文颖嫂：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您的女儿回国探亲，你们府上这一阵子一定很热闹，我仿佛听见及人的哈哈大笑，他要是活着，那有多好！可是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想起及人，我感到寂寞。

人老了，病痛很多，即使活下去苦多于乐，还是要请您多多保重，保持健康，因为您还有责任代替及人做完一些未了的事情。

我最近身心两方面都不大好。上次写信也许没有讲清楚，不然就是您记错了。我讲的是我八岁的小孙女晅之，她一个人回国探亲，六月十一到家，七月十二日飞回旧金山，几乎把我的心也带走了。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七日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文颖嫂：

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身体不好，病情在发展（不过发展得慢），写字困难，笔不听指挥，拿起笔一笔一划

地填满一个一个的格子，非常吃力，可是重重叠叠连笔划也不曾摆匀，可以说是越写越不像，而且写上两三百字就疲乏不堪。最近一个月又在看《全集》的校样，这次不过七百页，校样未看完，人差一点躺倒了。

您女儿送我的书收到。谢谢她。过些天我会找时间来翻一下。我估计工作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了，《全集》搞完以后就得躺下来，甚至可能真的搁笔了。但是我想以后还可以请人念书给我听。

今年上海大热，但也熬过去了。北京想必好一些，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八月廿九日

我的信只要不谈别人私事，是可以发表的。　又及。

致文洁若*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洁若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这些年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大十八岁，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園来找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四十四年中间他走过的那条长路，我知道一些，我也有看法。这次想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这十年也只是一瞬间，对自己毫无所谓，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谢天吉同志也讲了点你们的情况。我觉得这些年你们的工作也有成绩，你们参加翻译的书，我也有机会读到。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也希望你们一切顺利。话不多，但心意不浅，作为一个年长的朋友，在萧乾一生每个关键时刻我都没有能给他帮忙，引他走上正路，我感到惭愧。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五日

---

* 文洁若(1927—　)：贵阳人。萧乾夫人　翻译家。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

洁若同志：

谢谢您寄来的《日中文化交流》旧本，这本刊物我早已见到，可能家里还有，但您的好意我还是十分感谢。最近我在上海又见到中岛夫妇和井上、白土，还陪他们玩了两天。我希望您多翻译些日本的作品。

请告诉炳乾，我常常想念他，希望他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也望他保重身体。

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忙，请原谅。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

洁若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寄来的刊物和译文。井上靖的《壶》我读过；水上勉的那篇①我未见到，但我也曾到过水上的家，同他谈过六祖慧能的事，现在看到你写的那些话，也能理解水上的

① 指《蟋蟀葫芦》。

想法。总之，老舍死得太可惜了。不过听说要为他恢复名誉，出他的书，这倒是好事。在井上之后，我在这里又见到木下和西园寺。西园寺也老多了。我希望你能多介绍日本的文学作品。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洁若
萧乾：

信收到，不用急，我相信你们的房子问题一定可以解决。我也要不断地向上面反映情况。现在就照你们的意思，写封信给王匡同志，并把洁若的信附去。这是正当的要求，不是讲情走后门。我十八日回上海，这两天科技大会的代表来了，这里门禁又森严起来。你们也不必来找我。有事写信来吧，打电话也行。十七日我不会出门，还要料理一些事情。请保重身体。要冷静。政策一定会落实，不管拖多久。祝

好！

芾　甘 十五夜

致 方 殷*

一九五七年（约）七月三十一日

方殷同志：

昨天寄出一信想已收到。照片说明"《灭亡》初版封面"下，请加注四个字：（五十开本）。《灭亡》初版原是五十开的小册，以后才改排成三十二开本。

此致

敬礼

巴　金 卅一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

方殷同志：

八月三日发字一一〇三号来信收到，谢谢您。《文集》第三卷已编好，另封寄上，请查收。信内附上照片二张，其中（写《电》的时候）在圆明园摄的一张不大清楚，不知能不能用。《文集》四、五、六卷是《家》、《春》、《秋》。这三部书的手稿都在北

* 方殷（1913—1982）：原名常钟元，河北雄县人，诗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编辑。

京图书馆(《家》的手稿只有三页)，仍请你社交涉借出照相。为这些琐事麻烦您，先在这里道谢。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十四日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方殷同志：

诗稿早已交给《收获》编辑部，并把您的信也转去了。我忘记问起这件事情。这次来京忽然想起您，便写这短信向您问好，并告诉您这件事。《文集》第五卷等我回上海后寄奉。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卅日

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日

方殷同志：

来信收到，敬悉一切。我前两天有封信给散文组的同志，说我去年年底为上海文艺①编了一个散文集，要到今年下半年才可以给作家出版社一个新集子。今年至多只能写出一个中篇，那是一年前就答应了上海文艺的。我的最大缺点是不

① 指上海文艺出版社。

会安排时间。倘使我能够静下来写几个月，那么明年上半年还可以写出一个中篇。否则什么都谈不到了。好在我本月底要到北京开会，别的话面谈吧。收据一纸请转交计划财务科。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六日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方殷同志：

我已返沪。您交给我的稿子，我在火车上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写作的才能。可是我不喜欢这篇《春兰姑娘》。我读了开头的一段，很惋惜作者没有写今天的农村生活，我相信他要是写今天的生活一定不会坏。我并不是说过去的题材不可以写。不过作者把那几个人物尤其是春兰和小明写得叫人看了不舒服。春兰受够了大少奶的折磨，居然会帮忙大少奶替她出主意对付大少爷；大少奶也居然会听春兰的话；春兰对翰林会那样“孝顺”，而且一定要亲身送翰林下葬……这些都不能说服读者。还有大少爷既然有把柄捏在大少奶的手里，他怎么敢亲自去追春兰呢？又，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怎么还有拿活人殉葬的事情呢？春兰夜间出去卖辫子买菜因此被追踪者找到而终于牺牲，这样处理也很勉强。春兰很可以托猎户姑娘代办这种事情，用不着自己冒这个危险。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春兰和小明很有逃出的可能。不过以后怎样生活，

走什么路，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他们也有可能得到悲惨的结局。但是像小说中那样草草了事的匆促收场，在解放前写出来还勉强说得过去，在今天这样写法就不行了。我把原稿送给《收获》编辑部请编辑同志看一遍，退或留由他们决定。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主张发表它。请替我向作者道歉。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廿三日

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

方殷同志：

您的信到时，我正在西湖。回来后读了信，又因忙和病，一直未写回信。寄来的合同我没有签字寄回，请原谅。《群》写好，一定交给您出版，我也对适夷讲过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动笔写《群》，我现在毫无把握。倘使就随便订下合同，倒有点像在买空卖空了，对您也无好处。何况我还欠"作家"一本中篇和一本散文集呢！我下月要去北京，别的话见面谈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卅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方殷同志：

我已回到上海，这次在京有机会和您畅谈，并到府上欣赏

鲜美可口的特制品，很高兴，也很感谢您和嫂夫人的盛意。《靳以文集》编审工作由您来做，我们都很放心。我上次托您代购《李大海》十册，不知出版社寄出没有。倘使方便，我还想托您代买几本书：(一)苏联田德利亚科夫的《死结》，和诗集《山外青山天外天》，这是金仲华同志要的；(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上卷二册，我这里只有下卷，不知道上卷究竟出了没有，到书店去问，据说不清楚。要是有，希望能寄给我，我在出版社有户头，收到通知后即寄还书款。此外还要请您代催一下《文集》后四册的精装本(我在京曾收到每卷各三册，以后就没有了)，希望早些装订出来。为这些小事麻烦您，很感不安，请原谅。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六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方殷同志：

昨天寄上一信，替金仲华同志购书数种，我漏掉了艾德蒙·斯蒂尔曼编的《苦果》一册，请费神代购为感。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廿七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日

方殷同志：

信收到。《靳以文集》我希望能早发稿。据我看，编辑工作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已同罗荪同志讲过，请研究所的同志加速进行这项工作。我仍然希望你们能提前发稿。即使按照计划一定要四册同时出版，逐卷发排付型，总比四册同时发排快得多。请把我的意见向适夷同志反映。如方便，请转告出版科：《文集》十四卷我要加印平装一百二十册，精装二十五册。我们这两天忙着开文代会，别话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十日

《随园诗话》不知还能买到否？我想买一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方殷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苦果》等书未见寄来，是否直接寄给金仲华同志，或仍寄交我收，有空请示知（书款由我寄还）。

我想买一册《叶尔绍夫兄弟》，不知出版社还有无存书，如能代购寄下，非常感谢。我还想买《大波》第一卷、第二卷各一

册。余后谈。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五月十五日

上海文代会明天闭幕，罗荪同志和我回来后，一直忙着。他那篇文章尚未写完。我除了文代会开幕词和发言稿外，什么都没有写。

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

方殷同志：

来信收到。昨天得到"人文"寄来的一本《家》（精装），谢谢您的帮忙。《靳以文集》能提前发排出版，甚好。《十二月的花》既然决定收入，我看还是编入小说集好些，因为作者是把它当作小说发表的。而且今天的读者对散文另有看法，编入散文集他们可能认为写的是真人真事了。

今天是国庆，上午观礼回来，写这短信。今年人们特别高兴，我们过得好，你们一定也过得好。

敬祝

节日快乐

巴　　金 十月一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方殷同志：

罗淑小说的后一部分校样看完了，作了一点小的改动，现在另封挂号寄还给您，请查收，转给五四组的工作同志。前一部分已连同你们写的《出版说明》寄回给适夷同志了。

上个月寄了一页《家》的修改稿给王仰晨同志，不知他转给你们没有？将来如有重印《家》的机会，希望能照修改稿重排一面。谢谢。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廿二日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方殷同志：

信收到，谢谢您还记得起我。我今年虚岁七十，体力差了些，不过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现在除了到机关（每周二三次）参加学习外，就在家看书，做家务劳动，搞点翻译工作。准备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打算边学习，边翻译。估计要花四五年的功夫。只要不生病，总得搞完它。

知道您回北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身心都好，我也高兴。我想将来总有机会见到您。

孔罗荪并未“去世”。他仍在靠边，每天全天上班，同吴

强、杜宣等一起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我看他身体还不错(现在劳动不多,他们经常自学)。他仍住原处，只是住房减少到一间，别的都在五六年前让给机关同事了。他的小儿子在江西插队落户。他的爱人早已退休。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巴　金 十月卅一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方殷同志:

九日来信收到,谢谢您。我上次信中写的那句"谢谢您还记得起我"只是说明我当时感谢的心情,并没有别的意思。

罗荪的地址是(略)。几天前我在机关里见到他，已向他提过你曾写信问起他。

上海今年天气不冷,天天有太阳,我的身体还好。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

方殷同志:

罗荪同志转来你的信,很高兴,也很感谢你的关心。我很

好，只是近些日子比较忙，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记得曾托克家同志代我向你问好。我楼上书房已经打开了，虽然我还没有时间整理书籍、信件，但我也早搬到楼上工作了。近来杂事多，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事。匆匆写这封短信回答你，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

敬礼！

巴　金 六月十四日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方殷同志：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这一向实在忙，事情总是做不完，照片也拿不出较好的，只好寄上一张近照，算是还债吧。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还要拔牙齿，年纪大了，不像从前了。罗荪也很忙，他在搞刊物。刊物叫《上海文艺》，十月二十左右出版。

别话后谈。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方殷同志：

收到二十二日来信，知您已返社工作，很高兴。

我还是那个样子：生活忙乱，杂事不少。不过身体还不太

坏，勉强可以支持下去。

您见到高君箴同志[1]时，请代我问候她，上次没有能见她，感到抱歉。振铎遇难，今年二十周年了！很怀念他！

匆复。祝

好！

巴　金 廿六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方殷同志：

北鸥[2]文章《文汇报》退回，现在寄还，请查收。附《文汇报》编者信一页，说明退稿原因。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卅一日

---

① 高君箴（1901—1985），福建长乐人。郑振铎夫人。

② 北鸥：陈北鸥（1912—1980）。福建闽侯人。作家。

致邓天矞*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天矞、剑波：

你们好。天矞托人带来的绿豆和辣椒面都收到了，谢谢你。我最近很忙，身体几乎拖垮了。想念你们，却无法写长信。我的问题，政治　面完全落实了政策，经济方面却没有落实，主要的是“四人帮”的爪牙还未完全清除，还在作怪，对旧作协的一些人都是这样，还在拖。不过我不着急，而且我过得很好，（就是太忙了。）剑波问我得到惠林他们的信没有。我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我们一家人都好。只有瑞珏这两天患感冒，躺倒了。也不太要紧。我前些天看见周尧的女儿，她说你们的身体都比我差。希望你们多多保重。别的话下次谈。明年可能寄几本书给你们。祝

好！

芾　　廿　十五日

---

* 邓天矞（1906—1986），四川南充人　卢剑波夫人。教育工作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

天裔：

十四日来信收到。我们一家都好。采臣夫妇留在这里过年，今年供应比较紧张，但这个春节过得很愉快。

你问起花椒和辣椒面收到没有，早收到了！没有写信告诉你，这是由于我的健忘。我的身体还不错，只是记忆力大衰退，越是近的事，越容易忘记。读书也是这样，即使读得很熟，过一个时期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但过去的事，二、三十年前的事，倒还记得。第一次在上海剑波处看见你，已经五十七年了。

剑波的信收到。他说初二去锦江，我这信到时，他可能还在你那里，我也向他问好。前几年我也寄了年历卡给他。

希望你们保重身体。我也想多活一、二十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点力，至少多看看也好。

祝

好！

芾　　甘 二月十九日

致石上韶*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石上先生：

来信由朱先生转到，敬悉一切。您翻译出版《随想录》，我同意。

前些时候京都的刘间先生也说要译这小书，我也同意了。不过他来信未提起在什么地方出版。

日译本可以不用我的序文，我最近生病，写字困难，不写序了，请谅。但疑问却都解答了，回信仍请朱先生转给您。

柏原先生处，不另去信了，请代致意。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廿九日

---

* 石上韶（1913—1988）：《随想录》日译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石上先生：

　　您提出的问题①我都作了答复。这两天我患感冒，精神较差，不写了。请谅。

　　您的信和书评剪报都收到，谢谢。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四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

石上先生：

　　信都收到，谢谢。

　　筑摩书房想出版先生所译《探索集》日译本，我当然同意。出版后望寄我样书四册。《随想录》样书②是否可以再寄二册。

　　第三册《真话集》一、二月后即将出版，届时当寄给您看看。

　　匆复。祝

好！

巴　金 十二日

---

① 指石上译《探索集》中提出的问题。

② 指石上的日译本样书。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石上先生：

来信收到。我由于健康状况还需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何时出院，未最后决定。

你要把《真话集》译成日文，我同意。祝你再次成功。

最后欢迎你来华访问。如我健康情况允许的话，一定请你来我家玩玩。

巴金口述 八三年三月廿八日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石上先生：

来示敬悉。《略图》① 是一位张先生绘制的，在成都报上发表过，有一些根据，但不完全对，只可作参考用。现照您的意思，在复印稿上加了一点说明，寄还给您，请查收。

巴恩波先生一九二八年死在法国Angers。我一九二七年去法国，搭的船名字就是 Anegers。

我身体还是不好，写字很吃力，不写了，请谅。

祝

---

① 指《巴金故居复原略图》，张耀棠绘。

安好！

巴　金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石上先生：

来信读悉．谢谢您的关心。《病中集》四册也由书店寄到了。

近半年我的身体似乎更差，因为杂事多，休息少，精力不够，三个多月不曾发表《随想》了。您问我《"寻找理想"》以后还写了什么。《"寻找理想"》是第一二九篇，接着还有《"从心所欲"》（一三〇，见《大公报》七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卖真货》（一三一，九月十三、十四日）；《再说知识分子》（一三二，十月六日、七日），和《再说"创作自由"》（一三三，昨天刚刚写出）。我想明年上半年多写一点，准备在半年内写完第一百五十篇，结束《随想录》。您要是给岛田恭子女士去信，请告诉她我的这个打算。并请转告她我和小林都感谢你们的友情。

敬祝

新年快乐！

巴　金 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石成泰*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

成泰同志：

信由剑波转来，敬悉一切。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写作。四五年前我曾对照原文第三次校改《春天里的秋天》。我未见过尤·巴基，也不曾同他通过信，可是我喜欢这个中篇。后来在七十年代靠边期间我又读了他的两部更重要的作品《牺牲者》和《在血地上》，对优秀的人道主义作家巴基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我仍然特别喜欢《春天里的秋天》。我同意你们翻译我过去写的序文① 在新的刊物上发表，因为我已没有精力另写文章了，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九一年二月十日

---

* 石成泰（1939—　）：黑龙江泰来县人。泰来聋哑学校校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

① 指《春天里的秋天》初版序，后经王崇芳译为世界语，发表于一九九一年《三色堇》（世界语刊物）六月号。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

成泰同志：

信悉。索非姓周。一九二六至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一九四六年先后在台北开明书店、台湾书店工作。最后开办友信书房。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台湾病故。三十年代参加上海世界语协会，当选理事，并任干事。

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致卢芷芬*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芷芬先生：

来信收到，转来的信也见到了。屡次麻烦您，心里很不安（沈从文托寄的稿子昨天也到了这里）。知道您太太生了一位少爷，很替您高兴。可惜我远在重庆，不能当面向您道喜。寄上储蓄券九条，这微薄的礼物，请您收下罢。我还在沙坪坝，生活极其忙乱，大约下月中旬会到成都去一趟，但至多不过住一个月，就会回到重庆。明年夏天或去桂林，或再来昆明，现在还不能决定。我倒很希望明年能够再和您一起在小西门外小河边树荫下睡油布躲警报，过过安闲日子。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六日

问候汉华女士①

* 卢芷芬（1909— ），江苏苏州人。当时任开明书店昆明分店经理。

① 汉华：王汉华。卢芷芬夫人。

致卢剑波*

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

剑波兄：

信收到。上海下了两天大雪，至今未化，天寒手僵，写字也有点困难。不打算多讲什么。我还好，一家人都好，这就够了。“四人帮”倒了，但“是非”观念要搞清楚，还得花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把一切都搞乱了。而且他们的爪牙还不少，还在散布他们的观点。前两天《文汇报》上有篇上海书店的文章不是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小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批判过的封资修的毒草吗？这和《光明日报》上那篇《“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必须彻底批判》就完全不同了。过去上海运动搞得慢，搞得稳。文化局和出版局中“四人帮”的人在十二月底才靠边，以前还是他们在“领导”，现在党委换了人了。但我相信运动会搞彻底的，否则后患无穷。我已去信叫我女儿寄年历卡给你。周尧和陈锡光都有信来。希望你多多保重。祝好！

芾　甘　二月一日

---

* 卢剑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作家。四川大学教授。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剑波兄：

好些天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较忙，又常感冒，来找的人多，也就懒得写信了。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上前天正式通知我："四人帮"搞的那个结论撤销，前天有人来退还钥匙，把我的书房打开了，下个星期可以取回抄去的东西。估计下月底前可以完全办好。别的话以后再说。瑞珏要我告诉你，汇款收到。药买不着。请你保重身体，并请代向天爵问好。祝

好！

芾　甘　廿四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

剑波兄：

五日信刚收到，以前的信也见到了。我忙，杂事多，找的人也多，到晚上十二点，只好丢开一切睡觉。许多事都做不好，不说翻译了。但赫尔岑第一、二卷已搞好，明年总可以出书。邵可侣的《人与地》我只有老版子，六大本，搬动一下也吃不消，我没有时间去找它们。我知道过去毕修勺① 有新版本，

① 毕修勺(1902—1992)：浙江临海人。翻译家。

但多年不同他往来了。我看现在用不着翻这些老书，你这次信上说不用，倒很好。我也不想翻动它们，过几年整理出来送给国家图书馆，可能有用处，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分只能送给图书馆，留给小孩等于白白糟蹋。

《文汇报》的第二篇文章[1]是座谈会上的发言。还有一篇文章未写好。现在开始参加外事活动和统战组（上海只有统战组，还未恢复统战部）的一些活动。我能推就推，说实话，身体不行了。我也怕开会。但有时无法避免，只是因为我的身体比你的好些。我的确瘦了，其实老年人瘦些倒也不坏。

买字典瑞珏无办法，我也不去外文书店，什么时候叫济生去看看有没有日、英等字典。

别的话下次再写。这两天上海酷热，不好受。周赫雄有信来，说见到你了。祝

好！

芾　甘　九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剑波兄：

信都收到。我一直忙，因此也无法写信。《思想战线》我也未看到。《波兰的浮士德》我已介绍给《世界文学》，不知道他们

---

① 指《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会不会发表。据我看他们如打算介绍浮士德，或介绍歌德，是可以用它的。否则就难说了。我大约十日前去北京，住一个多星期就去巴黎，大约五月中旬返回北京，五月底前到上海。在法国买书困难，因为没有外汇。关于古希腊，你现有些什么书，最好你开个单子给我。我回国后在上海找点这方面的书给你。现在没有办法找，六月中可能办这件事。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二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剑波：

信都收到。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事情多，没有时间，因此书找不出来，信也未能寄出，请原谅。

《十日谈》出版后，一定寄奉，我已订购了。

魏同志想译我的旧作，中篇可译《憩园》或《寒夜》，短篇如《狗》、《奴隶的心》都可以。

年历卡我因久未出门，一张也看不到。寄一本月历给你，祝你新年快乐！ 祝

好！

芾　甘 一月一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剑波兄：

信收到，我写字吃力，回信有困难，杂事又多，还加上"健忘"。济生来蓉，会告知我的近况（托他带一个新的保暖杯给你）。高一萍也应该到成都了。惠林① 回来，也有困难，一切都不简单。关于魏以达译稿事，我恐怕无时间拜读译稿，他不必把手稿寄给我。我八月去莫干山，九月出国开会，手边还有一大堆稿子，是别人论我的创作的，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只看过三十多页。魏同志那里请你解释一下，我写了一封信，你替我转去吧。别的话以后说。祝

好！

芾　甘

七月一日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剑波：

信早收到，我近几个月身体更差，杂事更多，很想写信写文章，一天却写不了几百字，不是没有时间，就是精力不够。天乔病逝，得电后，想起许多事情。一九二五年我到上海天祥

① 卫林：卫惠林（1900—1992） 山西阳城人。社会学、民俗学家。

里第一次看见天喬，已经很遥远了，记忆也模糊了。六〇到六一年我回川，住在学道街，她来找过我，没有想到就是最后的会见。她走了，对你是多大的打击，我想得到，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节哀，要想得开，才能多活。活下去总可以做点事情。写字实在吃力，一个字就请当一千字看吧。邓惠云要的书已早寄出了。祝

好！

芾　甘 四月廿五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

剑波：

信收到。我从成都回沪，事情多，身体一直不好。稍微动一动就感到疲倦。文章写不了，每天静下来，只能写一两封短信，倘使有熟人来探病，就无法拿笔了。

这次在成都见到你一面，实在不容易，我不能不想起南京北门桥和上海贝勒路天祥里的那些事情。我才知道老年的可悲。我有许多话要讲，可是一开口，就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吃力。多讲两句，连声音也没有了。

我们还会见面的，你的身体比我的好，我还可以活三五年，何况你！请多多保重，我明后年还想回成都，我们准备再谈一个小时吧。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七日

问候尚琼。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剑波兄：

信悉。想不到你也患了我这个病。虽然这是不治之病，却也无大痛苦。只要做到劳逸结合，便不致于很快去见上帝。我服的药是复方多巴，是华东医院开给我的，这种药用多了有副作用，要根据医生处方吃药。

请多多保重。祝

好！

荒　　甘　八月三日

致田一文*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

一文：

信收到。你这次来沪，我们没有能够像从前在沙坪坝那样地畅谈，你去后我颇觉怅然。我只可说了解你一部分，不过我比别人多记得你的好处，也能原谅你一些缺点。所以我希望你能终身参加这个文化事业，并且作一个主要的支持人。盼你能努力干去，我必支持你。同时我以友人资格劝你在做人方面也更进步。书店事稍缓再谈，我答应你的必做到。这次结算颇有盈余，对你年终除酬一个半月薪水外，另有红酬四十多万元（照底薪算），将来由采臣拨给你。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一日

---

* 田一文（1919—1989）：湖北黄陂人，作家。曾任文化生活出版社襄理。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文：

接连读到你两封信，很高兴。除朗西外，我们对你期望甚殷，而且也相信我们能够为一件事长期合作。"文生"年终结算，所有旧账均可还清，去年下期的确做得还好。目前为了印新书，还得借款，希望到今年秋季或年底做到纵然印书也不借债的地步。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可以做到。这里旧历年元旦整日大雨，过得相当凄凉。不过我们都好，也很高兴。文章决刊在四卷二期。……《少读》[1] 仍由我看稿件，将来或另找人来。书当嘱陈晖[2] 照寄。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一月廿二日

《寒夜》已写完，但最后两三章还待修改。单行本已付排。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一文：

---

① 《少读》：指《少年读物》。一九三八年创刊，约半年即被迫停刊；一九四五年复刊，不久后停刊。

② 陈晖：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

信都收到，我近日为校稿和发排新书非常忙碌，始终抽不出功夫写信。你的稿子收到，已编入《少读》，即可出书。碗尚未收到。我们都好，总处①情形也不坏。知道你近来极努力，我很高兴。朗西前天来沪，……但"文生"改组股份公司事已谈妥了，最近即可进行变更登记事。我们所谈的一切均可渐次实现。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二月七日

望按月寄稿。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文：

我生活还是一样地忙乱。最近忙着在校稿，《娜娜》、《上尉女儿》、《反抗者的话》等等都排出来了。这两天生意的确不错。许多书都销光了。不过《家》、《日出》等再版已印出。屠氏集②缺书两月，被印局耽误，据说三月十日可全部印出。《寒夜》尚未排齐，最早也得在下月出书。鸿程③碗未带到，据说船过九江未停，无法买碗，下次有便当为代购。反正沪汉来往人多，请你留心，托别人买来也成。最近发排新书有下列数

---

① 指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管理处。

② 指《屠格涅夫选集》。

③ 指张鸿程。

种：(一)袁俊译《吾土吾民》；(二)萧乾著《人生采访》；(三)冯至著《山水》。卞之琳的《窄门》不久也可付排了。今年"文生"可以出几本好书。匆复。祝

好！

蒂　　甘 二月廿七日

文章盼早寄。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文：

信收到。事情做得好，大家都高兴。听采臣说今天收到你汇的三百万，他也满意。关于书店情形，由他告诉你。最近加价，决定改订底价，不提高倍数。我们能保持两原则，出书多，售价低，销场不会有问题。有两件事似乎忘了告诉你：一，碗没有带来；二，克氏全集捐款① 至今未收到，盼查明复我。《寒夜》已付印。但"文生"校稿甚多。景煌② 已离社，现只担任《少读》助编名义。因他认为在"文生"做事不必按时办公，已在外找了个中学专任教员的位置，预备两处兼事。我说我们无此规矩，必须专任一事。结果给他保留了《少读》助编的名义，每月送十万车马费，专校《少读》稿子。其他稿样由我看初样及签字，老毕③ 看二样。

① 为出版《克鲁泡特金全集》中译本捐款，后未果。

② 景煌：林景煌(1919—)。笔名单复，福建晋江人。作家。

③ 老毕：指毕修勺。

余后谈。祝

好！

蒂 甘 三月十二

订婚照何时寄下？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文：

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我生活还是很乱，不过事情快要慢慢地简单化了。书店情形还好，不过这半个月营业差，淡月来了，时局又不好，人心不安定，买书人也减少了。

《双城记》因为译笔不好，我们要印的书又太多，所以让天虹① 收回交给平津书店印了，纸型还是我们的。

《娜娜》已付印，下月初可出，没有印精装本，可以少些麻烦。这书译笔还可以看，销路不会太坏。

萧乾下月初去重庆，回来或者要去汉口，我已告诉他："如在汉口耽搁几天，可以去找一文谈谈。"祝

好

蒂 甘 五月廿七

① 天虹：许天虹（1907—1958），浙江海盐人，翻译家。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

一文：

信收到。我病了好几天，现在刚好。后天要去台湾，大约二周后回来。许多话等我回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六月十八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

一文：

我从台湾回来后就没有一点空闲功夫。起初是看校样，不久手腕上又生一小疮，渐渐变严重了，后来花了些时间注意它，才慢慢好了。你的二信都收到。我好些时候就想给你写信，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应酬也是一件使我头痛的事。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陈晖去重庆，是让他学学独当一面的做事方法。以后或许仍要他出来。你下月结婚，目前一定很忙。希望你婚后能过着幸福的日子。要是有结婚照，请给我一张。别话后谈。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一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

一文:

前信当收到。你的信也收到了。鞠躬[1]昨天上船(坐大达轮,昨晚十二时开),我托他带一本我新著小书给你。另附一信,讲到"文学丛刊"十集内可收你一本散文集。但要过了年才能付印,或许还在重庆排,最近我们决定在重庆排印大批书。鞠躬过汉盼招待他并送他上车。如需用一点零星款子,请你付给他,要他打个收条就行了。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七

一九四七年九月　　日

一文:

信收到。送你一册小书[2]。鞠躬在汉,若需留宿一夜,盼让他在社内住一夜。能帮忙时,望多给他帮忙。赏[3]已离

---

① 鞠躬:索非之子。

② 指散文集《怀念》,一九四七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

③ 赏:开明书店重庆分店经理。

开明，长沙经理章士敭明日飞汉转湘，鞠躬认识他。“文学丛刊”第十集内可收你一册散文集①，盼精选一下。但出版期得定在明年。(“文学”② 九、十集都预备拿到重庆去排。)

芾　甘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

一文：

前信想已收到。昨晚家宝来谈，他忽然说起想买床鸭绒被。我说我可以托你替他买。现在请你代他买一床带来。款子请转拨到上海账上，这边会在他版税中扣除。他五年来便想有一床鸭绒被，这次能替他买到，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关于你调沪事，前信已说到。年底或先调陈晖去汉，将来就由他接你的事。在沪你与采臣二人分担内外工作。我想他是可以同你合作的。

余后谈。

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七

① 散文集，后由田编就，定名《跫音》，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出版。

② 指“文学丛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文：

两信都收到。我这一向更忙。校稿不断地送来，自己也开始在翻译一点东西。我们在重庆排了六部稿子，已看了四部的校样。看着重庆打的样子，又想到《圣诞欢歌》的那些日子。① 时间跑得太快了。我们都好。你来上海，有机会常见面谈谈也好。你能与采臣合作，书店前途有望。"文生"登记执照已领得，现正计划增资，俟增资手续办好，即可印股票，宣布为有限公司。以后你也是"文生"的一分子了，应该当作自己事情办才好。我自己以后得离开，只要有采臣和你支持这事业，我只在外面帮帮忙就成了。别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廿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文：

前信当已收到。你恐怕还得在汉多住一个月。采臣本已

① 方敬译狄更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在重庆一家小印刷所排印，巴金看到该地印刷所打的校样，因忆起旧日往事。——田一文注

去信要陈晖本月内去汉，但济生要留陈晖过了新年走，说是陈晖经手的六本书尚未打好纸型。陈晖又来信请假十日回家一趟，我回信劝他不要走。我也希望他早去汉口。你太太什么时候生产？你前信说阳历年底，那么你现在快做父亲了。我预先祝贺你。我现在还是忙，重庆排的稿也是我看二校，这里的稿也得我看。外人说我看校样是浪费时间，其实这是空话，有你在或许可以帮我点忙。现在我不看怎么办？怕一、文章出毛病，二、译文看不懂……

别的话后谈，想到不久你可以坐在我家里喝咖啡，很高兴。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文：

鸭绒被收到，家宝的昨晚上他来取去了。谢谢你。陈晖有信来：下月内一定可以到汉口。你最好等到太太满月后一路走，也许明年二月底可以到沪。上海天冷，今年比去年厉害多了。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一日

一九四八年　月　日

一文：

我今天不来了。

《秋》请转交毛先生。

《包法利夫人》法文本留在你那里，明天健吾要来翻看。他送来的校样，请留着给我看一下。

托采臣带上短稿一部，请你替我整理一下，不必急，这部稿子将来预备寄重庆排。弄好仍请给我看一下。

芾　甘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一文：

信收到。你走后① 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②。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现在我仍忙，书店仍在排书。我翻译的一本书《六人》今晚上可以完稿。过两天要到北平走一趟。许多话等回来再谈。我们都好。

想到你就这样离开书店，颇觉难过。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暂时的，将来书店如有发展机会，可以约你在别方面负责。祝

---

① 指田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

② 指《安娜·卡列尼娜》的校样尚有数十页待签字付型。

好！

芾　甘 六月十日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文：

信收到。我月初从北平回来，过两天还要到北平去。我想我是了解你的，但目前我无法帮忙了。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来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①做总经理，朱洗②做董事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不过你可以写信给康嗣群商量，说愿意帮忙他做事。他或许有办法。要是不成功，那么过一两年文生社业务发展时，我当向小康介绍，劝他把你请回来。我对书店的兴趣差得多了…… 匆复。祝

好！

芾　甘 八月廿九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

一文：

今天收到你的快信，前一信早就到了。上海被匪机狂炸，

① 康嗣群（1910—1969）：陕西城固人，作家。

② 朱洗（1899—1962）：浙江临海人。实验生物学家、教授。

我们无损失。电气供应受了影响，我们住处停电一周。梅林[①]住处离落弹区近，受了点惊。

谢谢你的关切。我们都好，就是忙，我还是校稿、译书。最近译完了高尔基的《托尔斯泰》，以后要译赫尔岑的《回忆录》。

我已不管文生社事四个多月了。……这几个月因内部纠纷出书甚少，已在大吃存货了。

关于思想问题，你可以找耿直[②]谈谈。他应当很清楚。

别话后谈。祝好！

芾　甘 二月十六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

一文：

信早收到。我因小肠气三月三日进医院开刀，二十二日出院，又在家里睡了三个星期，到现在身体还未复原。最近七八天我可以下床走动，但还是觉得吃力，精神也很差。济生来，在我这里搭帆布床住了两星期多了。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们只有在关了电灯（用电节约）以后，闲谈一、两个钟头（我睡在二楼的床上）。从三月起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有躺在床上看看书。照现在情形看来，我还得休养两个月。五月初或许要去北京一趟，不过因身体关系，也不会久住的。文生

① 梅林（1908—1986）：广东大埔人。作家。

② 指龙耿直。

社的事我无法管，也不管了。现在除了慢慢地在看校样外，我与“文生”可说没有关系了。小康已被朗西赶走。三月起朗西组织社务委员会，自任主委……我想让他们搞一个时候也好。我从前曾对你说过，绝不让朗西管文生社事情，但如今我实在对付不了他们，只好认输了。……这半年来，“文生”虽然受了很大损失，但我个人却清静多了。听济生说你在努力学习，成绩想必很好。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十日

给安仁①信请转去，这信你也可以看看。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

一文：

信收到。《萨根春天》(徐承稚译的)和三册我新译的书②已托济生带给你。别的书以后也可以寄你一点。文生社事的确可惜。济生返渝，朗西也去汉口，你们会碰到。朗西讲起来自然有他的一套理由，“一个烂摊子又落到他的头上来了”。还有什么话说。我的身体仍未复原。一时也难好好休养。最近

---

① 安仁，郭安仁(1909－1963)。笔名丽尼，湖北孝感人。作家、翻译家。

② 指《普宁与巴布林》(屠格涅夫)、《回忆契诃夫》及《回忆托尔斯泰》(高尔基)。

恐怕还得去北京开会。我因病，两个月没做事了。从北京回来又得埋头译书了。

祝

好！

蒂　甘 四月卅日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一文：

信早收到。我明日去京开会。今晚抽空跟你谈谈。文生社五月份薪水发四分之一，六月份发二分之一。书排好印不出，存稿在百万字以上，朗西天天在说没有稿子，此外一事不做。真可惜。济生大概来不了，因朗西没有钱给他。听说你太太又有孕，颇替你耽心。我最近在一本意大利书上看到一份表，抄给你看看，对你或许有点用。蕴珍下个月也要做母亲了，小林一个人太孤单，能添个妹妹也好。但以后则不能再生了，我们的生活也不怎么宽裕。

祝

好！

蒂　甘 六月六日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文：

两封信都收到。我已返沪。这些天我一直在闹肠胃病，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每天还抽点时间翻译东西。讲到"文生"，我觉得很难过。你第一信还谈到我跟朗西合作的问题，安仁前次来信也说朗西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在我这方面说，我已经跟朗西合作了。而且从今年起我就在让步的情形下跟他合作。(只是我不去书店跟他见面，有事情他找马云来接洽，我有事也找马云问他。)我看稿校稿，而出版与收稿则由他决定。譬如我决定收的稿子，他不要也只好退给作者。现在排好打好纸型的稿子也有几部，他不肯印，我也无发言权。这些事情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我不愿意再跟他吵架，一切都让他。但是今年来"文生"在他的领导下只有越弄越坏，而且同事们无事可做。可见问题在领导人不行。我虽然跟他合作，但"文生"是在他领导下面。我无权无功夫管别的事。他自己不好好检讨一下，却只是颠倒是非、怪这怪那，所以最后弄到连同事的薪水也发不出了。("文生"不会垮，因为每月总有点生意。)……我把过去十几年的事情想想，这些年我也犯了好些错误。我的最大错误是我没有把你和采臣、陈晖三个人团结好，也没有把别的朋友团结好。否则，……不可能把"文生"搞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为这事情责备过我自己。但是我把"文生"交出以后，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认识我自己的

能力，我不能搞什么事业，连做编辑也不适当。我应当好好地做点翻译工作，写点东西。朗西如果觉悟，愿意好好地跟大家一块儿做事，那么我也得劝他找两个编辑，第一得把安仁请来。"平明"已经有了两个编辑：汝及人和海岑。萧荀①以前不讲话，现在对朗西的大老板作风也气极了。刘昆水现在北京开会。他太太死了，又另外结婚了。你知道吗？

祝

好！

芾　甘 七月廿二日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三日

一文：

廿六日来信收到。过去的事我的确有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可以说大家都有错。……我的错是没有把"文生"的整个组织弄好。否则即使朗西回来，也不会把"文生"弄坏的。现在朗西……整天关在里面睡觉。在他无所谓领导，只是摆摆老板架子而已。……六、七两个月生意还不坏。但这三个月就不印一本书，连打好纸型的书也不肯印。说是书无销路，各家都不出书。同事薪水从五月起倒减了一半。而赵家璧、姚蓬子等却忙得不得了，拚命地出书。

下月中旬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朗西要代表

① 萧荀（1920— ）：女。四川合江人。当时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

文生社出席。希望开过会以后他能觉悟，否则到年底我们真该出来讲话了。

《文学史》①给上杂②实在可惜。我本来答应安仁："文生"可以出，支钱也无问题，只是支钱得由他直接给朗西讲，不知他讲了没有，我想朗西不会拒绝他的。你见着他时，请问他一声。

我九月初又要去北京。九月半由那边动身去波兰开会，大约十一月内回来。希望那时"文生"的情形可以好转。

济生大约要出来，他出来也很苦。朗西说过不能吃苦就不要来。我觉得济生人很好，但也有很多毛病，吃吃苦磨练一下也是好的。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三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

一文：

信早由济生转来。我忙，事情办不了，难抽出时间写信。我从朝鲜回来已三个多月。文章写得不多，忙着整理旧稿，但其他杂事也花去我不少时间。《父与子》最近移在"平明"出版，我几乎是重新译了一遍，现在还差最后一点儿没有弄完。

① 指克鲁泡特金著《俄国文学史》的中译本。

② 上杂：指上海杂志公司

我身心都好，小孩也好。在朝鲜住了七个月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还要在今年三、四月去那边住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许今年十一月回来。

你的生活怎样？听萧荀说你身体比从前差了，不知究竟怎样？望你多多注意一下。

我的新书还没有出版，将来一定会寄给你。

“平明”的书我已跟采臣谈过，要他寄给你。我跟他讲过几次，当无问题，如未收到请来信提一下。你要什么书，可以告诉我。

“文生”最近营业还好，详情济生会告诉你。

《父与子》重译本出版后会寄给你。这次一改比从前好多了。有空常来信。祝

好！

芾　甘 一月卅日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

一文：

信早收到。我返沪后，忙着开会、写文章，什么信都写不了。一月份总算写了八、九篇文章。济生说已有信给你。他快要做第二个孩子的父亲了。“平明”的书已嘱采臣寄你，不知他寄出没有？如未寄，等下批书出了一道寄给你。朗西……现在请朱洗编“科学小丛书”。老毕倒极力主张我回去，但朗

西和朱洗认为我不懂科学，不赞成。我自己呢，的确看不了科学稿子。而且我也没有时间看任何稿子，连"平明"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编辑。"平明"已添了一种黄裳他们编的"新时代文丛"，不久还有靳以编的一个新的创作小丛书，陈西禾编的一个翻译丛书。文生社只好让朗西再弄一年。我上次给他贡献的意见中有一个是把靳以、健吾他们都拉来组织一个委员会，多拉点稿子。社里本来有编校部，把它稍微充实一下就行了。但是他一，要走"科学小丛书"的路；二，用高植、老毕的翻译充实"译文丛书"。他认为这样做，很有办法。我也很关心"文生"，但我一个人没有力量使它往正当的路走。而且要是朗西不觉悟，我也对付不了他，因为我没有时间。从前我有功夫，可以跟他斗一下。我现在只是这样想：朗西拖得下去，就让他拖去。拖不下去时，让同事们去弄。他没有权利一直把书店抓在一个人的手里。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血。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廿　十三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

一文：

信收到，这是你的第二信了，我生活还是忙乱，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我并没有忘记你。我还时常想起重庆沙坪坝时期的一段生活。"平明"的契诃夫集，有的出来不久就卖光了。

现在在准备再版。你把你有的几本的名字抄下来，没有的几本我会补给你。“平明”的书送你，不成问题，也不必客气。我最近还想写点东西，但能否写得出来，目前无法说。文生社的事我已无法讲话，最近为老毕译文与科学书事受过几次批评，朗西等一点也不觉悟。关于《战与和》① 我与你同意见，我曾向他们提过两次意见，说译稿需要修改，不能随便付印。但朗西不听，听说他自己在用英文本校对，已排好几百页，马云改错了一个字，朗西大发脾气。……我很为“文生”的前途担心。我曾犯过一些错误：我没有把他们团结好。但他们也得负责。最近有人在《大公报》批评朱、吴二人编的“科学小丛书”，他们用社的名义致函《大公报》，把责任推到陆蠡身上。这样做只会损害文生社的信用。想到我们过去的心血，真有点难过。

我们都好，济生太太又生了一个小姐，差两天满月了。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四月九日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文：

你的稿子我又看了一遍，考虑了一些时候，现在退还给你。《文艺月报》稿子不归我看（我也没有时间担任《文艺月报》

---

① 指《战争与和平》。

的实际工作，至多一个月参加一两次主要会议。这个月起月报改组，编委加强，我更可以不管了），我没有把你的稿子送到编辑部，因为我考虑之后觉得这些稿子不合用。你的文字是不坏的，朴素、流畅、明白。我读到它们，就像见到熟朋友。我对你的文字是有感情的。内容也没有问题，你写斗争，写新人新事。但是我觉得你的文章有一些大缺点，就是空话太多，而且都是人人会说的空话；另一个缺点是写自己也多。你自己受到感动，却不能通过人物、通过具体事件，来感动读者。只说自己如何感动（我也常犯这个毛病），却忘了如何使别人也感动。《老李的信》里面的语言全是知识分子的语言，而且是在做文章，农民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歌颂王崇伦》说明你对他完全不熟习，这些话对另一个劳动模范也适用。不能说这些文章没有感情，但感情不深，你只触到很表面的东西，有些地方只是在堆砌漂亮的文字。……因此我想《文艺月报》不会用它们。但《长江文艺》也许会采用这些稿子，因为它们多少反映了中南区的现实。这些话不一定全对。你知道我平素不会提意见，而且我一直忙，抽不出时间来。把稿子在我这里放了好久，应该向你道歉。希望你不要灰心，不要放下你的笔。你可以写出好的东西，但你得花功夫，下苦功。《父与子》和《英雄故事》另封寄上，请查收。别人的书过几天等捡出一点寄你。《演剧生活》早没有了。我只能寄你"平明"送给我的书。现在印数固定，都给新华①，出版社没有存书，我也无法

① 指新华书店。

去要书了。祝

好！

蒂　　甘　六月廿三

一九五六年　月十五日

一文：

廿九日来信收到。我一直忙，难得有在家坐下来的时间。各处要文章，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我简直应付不了。《楚风》要稿，我无法寄上。一，没有时间写；二，本地索稿的不会放松。我这两天感冒，连写信也无精神。知道你生活好，很高兴。去年“肃反”运动中还有人来调查过你的材料。我还是只有两个小孩，生活相当好，只是没有写作时间。济生他们生活都还不错。别的话以后谈。

祝

好！

蒂　　甘　十五日

问候你的夫人。

田野同志的稿子一时难找到。因为四九年下半年我脱离“文生”，就没有去过。“文生”合并到“新文艺”两年多，究竟如何结束，我也不清楚。以后有时间当设法替他

找一下。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一文：

信收到。读了你的诗，想起若干年前的许多事情，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这一阵很忙。你讲起光慈① 逝世，我这次才知道。我无法说什么安慰的话，我了解你的损失和痛苦，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但我还是要劝你"节哀"。心放得开，思想放得开，做到心情舒畅，就容易克服病痛。再说一次：我很好，现在同两个妹妹住在一起。儿子从安徽农村回来了，在食品厂当工人。女儿在杭州省文化局工作，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女婿在编《杭州文艺》，一年可以回家几次。萧荀已退休。肃琼② 还在工作。黄裳的近况我不大清楚。先写这一页，别的以后再谈吧。

祝

好！

芾　廿七日

① 光慈：陈光慈(1921—1976)。湖北武昌人。田一文夫人。

② 肃琼：陶肃琼(1919—　)。江苏南京人，靳以夫人。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

一文：

信收到。我最近实在忙，许多信都来不及回答。后天要去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现在在作动身的准备。我这一阵身体也不大好。朗西夫妇在上海。以前偶尔碰到朗西，几个月前在统战部开会，还见到朗西。他仍住在老地方，只是我抽不出时间去看他。你谈到光慈的纪念，这当然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我想到蕴珍，也是如此。但这些事老是放在心上，怎么行呢？要想得开些！

祝

好！

芾　甘　十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文：

信都收到。我近来身体不大好，又要整理一些稿子，抽不出时间写信，一搁就忘记了。哲冠[①]的信也不知放在哪堆信里面。我并不愿意使她失望，但是我记不起她信上写了些什么了，对自然界的规律我也无办法，请她原谅吧。过几个月我

① 哲冠：田的小女儿。

女儿调回上海，她能帮忙我整理信件，情况一定会好转的。

关于我的近况，济生应当告诉你了。我只能说生活仍极忙乱，事情做不完。两天前把《回忆录》① 译稿前两卷交出去了，还只有五分之一！

不写了。请保重，祝你全家都好！

芾　甘 廿八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一文：

信早收到。我忙，身体不好。要写文章就没有时间写信。要回的信太多，一忙，什么都忘记了。偶尔想到你，你倘使身体好一点，那就好了。你比我年轻，应当活得多一些。我也想到你的夫人，我看见她时，哪里想到她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萧珊也是如此。你的问题能彻底解决倒是好事。也应当为你改正错误了。② 别的话下次再谈吧。

祝

好！

芾　甘 廿日

---

① 后改名为《往事与随想》。

② 由于一九五七年遭"错划"，迄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始得改正。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文：

二十一日来信收到。前一信也早看到了。我实在忙，抽不出多少时间写信，而得信又多，一搁就忘记了。这几天在开会，也只能简单地回答你：《家》印出了，我只看到一个样本，出版社说重版书只送作者一二册，我托人代购，至今尚无确实消息，倘使搞得到，当然送你一本。

我没有翻译过萧洛霍夫的书。我翻译的是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外国记者道听途说，弄错了。

别的话以后再说。请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廿五日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文兄：

来信收到。你想来上海看我，问我的意见。我劝你不要来，因为一则我这里没有地方住；二则我很忙，身体又不好，精神也差，下个月中要出国，还需要作些准备，又要参加文代会（我不能全参加），难抽出时间来接待你。

我的身体今年比去年差些，一直感到疲劳，事情永远做不完。明年如能摆脱一些事，可以好些。

祝

好！

芾　甘 六月廿二日

你在《朝花》上的文章① 我看到了。　又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文兄：

信早收到。我生病，写字十分吃力，又没有时间，无法回信，请谅。近照手边不多，也没有精力去找。本月初叫我女儿给我拍了几张照片，还不曾洗出来，以后一定给你寄去。你的近照收到，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看到照片，我想起了在重庆的那些日子。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① 指田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朝花》的散文《珞珈山随想》。

致田玲等十位同学*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田玲、俞奕、沈兰、李燕芬、王伟、刘岚、王静、惠恺恺、李波、毛海红十位同学：

五月廿五日的信和你们写给我的五首诗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很感谢你们。

回答①终于写好了。我想好好地抄一遍再寄给你们。可是我写字实在吃力，身体又不好，拖了三个星期还开不了头。那么请原谅，我只好把草稿寄上了。我想你们会看得清楚。这是我的心里话，不一定对，只能说供你们参考吧。祝

不断前进！

巴　金　七月十七日

谢谢你们的照片，我今天才看见，可见我生活的忙乱了。上海酷热，不知你们那里怎样？注意身体啊！

巴金爷爷又及

---

* 即"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

① 即《"寻找理想"》一文，见《全集》第十六卷。

致叶圣陶*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

圣陶先生：

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①，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十月初我曾参加上海代表团到京瞻仰主席遗容，但只在西苑旅社住了一夜，而且全是集体行动，没有能去看望您，非常抱歉。

您的眼病大概好了吧。听人说您的听力有些衰退，请您多多保重。祝好！

巴　金　十一月七日

---

*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

① 指《赠巴金同志》。全文为："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其中"《文汇》刊书翰"句，指作者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的《一封信》)，

致 白 仑*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

白仑同志：

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您的不幸遭遇、高尚的理想和坚强的毅力，一直在折磨着我的心，我不能不常常想：要是处在您的境地我该怎么办？我同情您，我佩服您，我还要说，我也从您那里得到力量，您的事迹鼓舞了我。

我现在也是一个残废人，八二年摔伤以后，我步履艰难，左腿短了三公分。此外我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十分吃力，有时半天才写出一划，有时一紧张手就战抖不停。我也曾订过五年写作计划，时间早已过去，我却只完成一小半的工作。来日无多，我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我需要任何的鼓励。就在这个时候，您的信像一根鞭子似地鞭策我前进。

您正在做的和计划中的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爱那些需要爱的孩子，让失明的人得到智慧的光，给受歧视的盲童送去温暖，让更多的人关心盲童、帮助盲童的智力发展；特别如您

---

* 白仑：徐白仑（1930— ）。江苏宜兴人。建筑工程师、盲童教育家。

在信上所说："自幼培养孩子们的同情心，帮助他们了解盲童，关心盲童，动员他们以千万颗火热的心来增强不幸的同龄人与命运拚搏的勇气。"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业！为了进行这个事业，又需要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

请原谅，我在病中写不出你们需要的文章。但我看也用不着我写什么了。倒是我应该向您学习。我祝愿你们的两个刊物《盲童文学》① 和《童话·故事·小说》取得成功。而且我相信它们会得到成功。我们的社会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刊物。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六月六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白仑同志：

信悉。我身体还是不好，一点力气也没有，写字很困难，无法写贺词，请原谅。但是知道"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就要在北京"开营"，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我想到那些受尽苦难的盲童能够从各地区来到北京作客，交朋友过集体生活，像您说的那样："亲手摸一摸天安门，摸一摸人民大会堂"，那多好！

① 《盲童文学》，盲文双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创刊；上述《童话·故事·小说》后因故未出版。

太好了！让他们也认识自己的首都，让他们也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有多少人关心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是孤独的。您做了多大的好事，我也要谢谢您。我希望这样的夏令营一年一年地办下去，越办越好，这不仅鼓舞盲童们保持信心继续学习，前进，也让健康的孩子们懂得关心自己的小伙伴，体会到帮助别人的乐趣，体会到互相关心的幸福。人活着绝不是仅仅为了自己，为自己也绝不是仅仅为了吃饭睡觉，能够做出一些事情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请保重！

祝

好！

巴　金 六月八日

致白土吾夫*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白土吾夫先生：

几次来信均已拜读，寄来照片和报刊也都收到，谢谢。来信提起《世界》杂志上《著者介绍》中的刊误，使我感到不安。《世界》编集部也来信解释，其实这是很小的事情，更正与否，无大关系，请不要介意。

五万日元领收证收到，协会收下我两次数目很小的赠款，让我有机会表示我对协会工作的关心和敬意，我很高兴。这次访日受到先生和佐藤纯子女士以及协会各位朋友十分周到、热情、亲切的接待和照料，我就像住在自己家中一样，而在家里哪里有这样一个友谊的海洋！？

今天在我寓所楼上的书房里望着窗下草地上的樱树，回忆两个多月前在东京和箱根过的那些愉快日子，对协会的朋友们充满了感谢之情。近几天上海又出现了高温天气，不过我的身体还好，甚至比预料的好一些，可以在家休养一个时

* 白土吾夫（1927—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干事。

期，不用住医院，请您放心。

请代问候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请代问候中岛京子夫人。

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白土先生：

来示敬悉。短文写成，遵嘱寄上，请转交石川真先生。稿酬十万圆请留在尊处，用来购买四束（或四篮）鲜花，代我奉献在四位亡友的墓前，他们是

中岛健藏先生；

龟井胜一郎先生；

野间宏先生；

井上靖先生。

井上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十分悲痛。我大他三岁，又患各种病痛，总以为会先他而去，万料不到轮到我用颤抖的手写这篇怀念文章。想说的话很多，手却不听指挥，如有辞不达意之处，望先生原谅。

祝

好！

巴　　金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白土先生：

拜读五月十五日来信，敬悉一切。《日中文化交流》转载我为山口守先生译文集子所写的序文，我当然高兴。我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六月初又患感冒住进了医院，健康虽未完全恢复，但已返家疗养。

上月初先生同代表团诸友来寒舍小聚，交谈甚欢，回忆当时情景，仿佛又回到六十年代的“盛况”。不少朋友的音容笑貌还十分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数十年的友情似乎经历了几个世纪，为人民做的好事将长留人间。

贵会多次邀我再访贵国。同老友相聚畅谈，本是我的夙愿，但近年体弱多病，恐难完成这样一次长途旅行，东京——箱根的梦将给我带来美丽的希望而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吧。诸位朋友的厚意我心领了，谢谢。

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致邢铁华*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

铁华同志：

您的信由丁景唐同志转来。到现在为止，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写一封较详细的回信。您提的那两个问题①，我实在答不出来，因为一我没有时间考虑它们；二我没有时间写较长的信。我现在手边有不少工作。八十以前我也不准备谈这些，我只希望能争取时间写两本小说，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了。

不过我的创作"顺序表"②，我倒查对了一下，作了点补充，现在寄上，供您参考。

别的话以后再谈。没有能早写回信，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巴　金 九月二日

---

* 邢铁华（1939— ）：安徽界首人。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① 指邢函询作者对其作品中所谓无政府主义表现及对此的看法。

② 指邢著《巴金在三十年代》中所录作者于1927—1937年间所作小说创作的"顺序表"。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铁华同志：

信收到。我只能简单地写几行。

廖·抗夫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波兰的革命者，可能跟俄国社会革命党接近。此人以后怎样，我一直未查到。

《电椅》中描写的两个意大利工人倒是无政府主义者，您看我的另一篇小说《我的眼泪》就知道。

《作品选》① 中随便选哪一篇都行。若问我的意见，与其选《电椅》，不如选《狗》或者《苏堤》。

祝

好！

巴　金 九月廿五日

---

① 指邢拟编选作授课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致吕鸣亚*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鸣亚同志：

从北京回来，看到你们的信，敬悉一切。我的健康仍未恢复，不过你们派人来照相是可以的，在书上签名也是可以的。什么时候方便，就请来吧。

此致

敬礼！

巴　金　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

鸣亚同志：

来信读悉。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您在信中提到的两件事情我都不能同意，请原谅。

---

* 吕鸣亚(1929—　)：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一、我不赞成设立“巴金文学奖金”。我晚年只想用全力完成一件事：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至于同母校的联系我将来另有安排。

二、我最近身体不好，精神也差，需要较长时期的休养。我不能参加校庆活动，也不能在家举行“简短的聚会”。上次中央台来拍电视片，弄得疲乏不堪，现在只想过点安静日子，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七月七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

鸣亚同志：

从莫干山回来，读到您的信，我身体仍不好，写字很吃力，不多写了，请谅。此致

敬礼！

巴　金 八月十八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鸣亚同志：

信早收到。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写字困难，无法早写

回信，也写不了长信，请原谅。寄来的书刊收到，谢谢。

近两个月因病很少出门参加社会活动。在家养病，每天只能写两三百字。这两天清出一部分鲁迅先生的著作和有关他的图书如影印《申报自由谈》合订本、《死魂灵百图》、新版《鲁迅全集》等一百几十册，打算赠给母校，请您征求校方意见，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派一个人来取去。本来由我这里打包寄出，办法简单、干脆。但是我年老动作迟缓，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不肯帮忙，只好麻烦你们。要是来取书，最好在三月内，我不会离开上海。很抱歉，又要麻烦你们。

此致

敬礼！

巴　金 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鸣亚同志：

来信读悉。母校派人来取书，我很欢迎。三月份我在家养病，不会离开上海，只有十六日一天我另有约会，不能接待客人。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五日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鸣亚同志：

信悉。我写字还是很困难，行动十分不便。

谢谢您的鼓励。不能多写，请谅。

祝

好！

巴　金 廿二日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鸣亚同志：

信早收到。我生病，小林、国煣近来都忙，许多事都办不了，无法早写回信，请原谅。

您要的旧照片今天才找出来，附在信内寄上，请查收。

祝

好！

巴　金 三月廿二日

请代向胡校长问好！

致 朱 梅*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

梅兄：

十二日来信收到，知道你仍在北京，很高兴。九年多不知道你的消息，也很挂念。我仍住在原处。曾到干校住过两年半，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蕴珍已在七二年患肠癌逝世，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女儿在上海，有了外孙女了。我的两个妹妹仍和我住在一起。我靠边几年，问题已在两年前解决，现在没有搞什么工作。机关是撤销单位，不过还没有正式撤销，没有业务，我每周到机关去三个上午（星期二、三、六）参加政治学习，其余时间在家读书，有时自己慢慢搞点翻译（我在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字数较多）。身体还好。曹禺身体不大好，我的住处他的确搞不清楚，六六年以后我还没有同他通过信，只是偶尔托朋友去看看他。我的住处……。李尧棠是我的本名。

匆复。祝

好！

尧　棠　十七日

---

* 朱梅（1909—1991），四川荣县人。作家、酿酒专家。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

梅兄：

元仁来，见到一面，谈了好一阵，也知道一些你们的情况。他昨天上午第二次来，说是今天动身去昆明，不巧我到机关参加学习，没有见着。元良来了两次，都见到，不过谈得不多。我的情况他们也知道一些，见到一些。谢谢你的两瓶酒，上次在北京参观访问时也买到那样的酒，你也送过这种酒给我，看到那样的瓶子，我就熟习，也想到从前的一些事情。希望你多多保重身体。我的确身体不坏，但记忆力大衰退，写不了什么作品，搞翻译，眼睛又有小毛病，家里又离不开，也只能安安静静地度晚年，别无所求了。王诗人① 仍在上海，前几个月在路上遇见他，说是下放到某食品厂，管图书。结论似乎还未下来，否则他会来看我的。我们那里，孔罗荪仍在靠边，我们机关要撤销，拖了两三年，今年大概要解决了。到时候我得换一个地方去学习了。

别话后谈。祝

好！

老　棠　八月七日

---

① 指王辛笛（1912—　），江苏淮安人，诗人。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梅兄：

八月十日来信早收到。我们家里人最近都好，我也很健康，谢谢你。我的生活仍然安定和安静，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每周去单位学习三个半天，最近在读《资本论》，这一部难懂的书，大家在一起慢慢地啃，我觉得很有好处。我们单位是撤销单位，人员陆续借调出去了，还剩十几二十个人，另外还有七个靠边的，上星期解放了三个，说是还有两个就要解放。最近解放干部的步子加快了。童芷苓、俞振飞也在上周解放了。这可能和调整文艺政策有关。我已过了七十，记忆力衰退，我多次表示就在家读点书，译点书，休养算了。我早已没有搞创作、写文章的雄心壮志了。从前喜欢到处跑，现在连动也不想动了。一两年内我不会到北京。请保重。祝好！

尧　棠 九月一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梅兄：

十六日来信收到。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生活还是相当安定。

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非常悲痛。过去我见到总理的次数较多，他给我的教育也很大，对我在解放后的情况，他也比较了解。从我个人的立场，我也有理由悲痛。但撇开自己，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我感到对国家、民族、人民，总理的逝世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无所谓私生活，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我最近还是眼睛不大好，不过也不要紧。感冒已经好了。女儿快要回来过春节。请求把儿子调回，已打了报告，但估计还得过一段时期才会有结果。

我楼上的房子还封着，里面都是我原来放的东西，多数是书。两年半前就对我说过，已打报告向上级请示，至今没有下文，我也没有去问过。我们那里去年九月解放的柯灵、王西彦，他们的房子也一样地封着。他们倒去问过，但还是在等下文。我并不急，我相信会圆满解决的。

我的生活并没有困难，虽说是领生活费，其实是按月限定数目取用自己的存款，而且可以付相当大的房租。请放心。我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你要多注意，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

祝

好！

芾　甘 二十二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

梅兄：

收到二日的信，谢谢你，你的确给我带来了好消息。这是震后我收到的第一封北京的来信。知道你一家的情况，也可以想到其他朋友们的情况，我放心多了，也很钦佩你们沉着战斗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对付自然灾害的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里是绝对办不到的。希望你多多保重。

我一家人都好。我的儿子已从安徽调回来了，现在在街道团委下面向阳院组里做临时性的工作，据说不久要正式分配。你的老二能回北京，对你也有不少方便。的确，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少不了年轻人的照顾。我从去年九月起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但也只是每周去学习两次，其余时间仍在家看书。其他情况无大变动。祝

好！

尧　棠 五日

问候你全家。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梅兄：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我最近很好，只是眼睛的毛病还没有完全好。生活没有变化，楼上还封着，仍然每周学习两次，但最近开会的时间多一些。砸烂"四人帮"，大快人心。大家都高兴，不用为国家的前途担心了。张、姚像乌云一般压在我头上，他们害怕我知道他们的底细，其实我毫无所知，他们不倒，我夜间都睡不安稳。上海有不少他们的爪牙，大概都要垮下来了。

我儿子进食品厂，在罐头车间劳动，情绪很好。我女儿在杭州工作，也不错。你的身体怎样？望多多保重。祝好！

尧　棠 廿七夜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梅兄：

八日来信收到。你寄来的赵朴初的拟散曲，很有意思，我的妹妹和一些朋友都抄去了。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生动的批判"四人帮"的好作品。上海人恨透了这伙"人面东西"，他们如此下流无耻，而且把中国搞成了这样，而且迫害周总理，甚至迫害毛主席，他们还诬蔑陈老总，

小闵同志还没有来。酒我在这里也买得到。你几次给我捎酒来，非常感谢。其实我也难得喝酒。

郭老的词我已在报上读过，他也受够了"四人帮"的气。

我很好。天气渐渐冷起来了，不过我的身体还能适应。你怎样？你要多多保重啊！

祝

好！

芾　甘　十二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梅兄：

两封信都收到，四支曲子也读了，谢谢你。我们一家都好。最近我们室里也在搞运动，每周去学习的时间多一些。但运动开展也并不快。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将近十年的黑据点，爪牙不少，问题很多，要搞彻底，搞清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新市委主要在抓工交、财贸等系统。这的确很重要。我那个朋友早已不在人文出版社了；这里买内部书也不方便。你的两个孩子都回家，一定热闹多了。一家团聚一定很高兴。请替我问候他们。我的情况还没有什么变化。天冷了，望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梅兄：

昨天闵为德同志来我家，交来你给我的酒和蜜饯。谢谢你。他还谈起你对我的关心。他昨天来了两次，上午我在单位参加学习，下午他来了，没有谈多久，一个同事来找我，他就匆匆地走了，我没有好好招待他，你见到他时，请代我向他表示歉意。我的情况向他谈了一点，那位同事来就打岔了。不过“四人帮”揪出后，我的情况过一段时期一定会改变的，而且我现在过得也不算坏。“四人帮”中张、姚二人是我的对头，我过去得罪过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那样小器，一直压着我不让翻身，现在他们倒了，我睡觉也睡得安稳了。可是国家给他们搞得这样困难，实在可恨。除了“四害”，值得大家高兴，真是万民欢庆！

友人来信说本月十五夜十时左右北京又有地震，有强烈感觉，看情况似无大损失，倒是幸事。昨天闵同志也讲起。你们受惊没有？警报如未解除，以后还要多加小心。匆复。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梅兄：

信收到，谢谢你寄给我那些材料。《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我都订了，今后你不用再寄来，但你的好意，我始终感谢。最近报纸上应当好好学习的文章的确不少。还有最近发的一批材料，我从朋友处借来看过。"四人帮"的野心实在太大，干的坏事也实在太多，人民的眼睛都看得很清楚。人民恨他们，所以砸烂"四人帮"，人心大快，大家都在传抄声讨他们的诗词歌曲。你来信说北京最近又地震，幸而时间很短，希望你们多多注意，多多保重。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五日

王诗人下放到食品厂资料室，和我儿子同一个厂，不过他的工作轻松而自由。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梅兄：

近来好吗？写这封短信，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你关心的事：

我的问题解决了。"四人帮"搞的那个所谓结论已经推翻，我楼上的房间已经打开。拿去的东西本周起陆续退还，我估计下个月可以完全弄清楚。我很好，仍在搞翻译工作。先写以上这些，别的以后再说。谢谢你这些年的关心。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

梅兄：

信收到。书大约要到年底才出版，到时候一定送你一册，请勿念。我本月三日到过北京瞻仰主席遗容，只住了一夜，又是集体行动，没法通知你或者去找你。以后，我还有机会去北京。那时我们会见面的。王诗人最近要陪一位亲戚赴京，但时间不多，你们不会见面。他今天还来过，要我代他问候你。希望你去西北的计划早日实现。送你一张近照，你看我老得多了。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梅兄：

钟民锋同志来，带来你的信，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我很好，只是目前很忙，常常感到疲劳。收到信较多，来不及一一回答。

《家》年底出书，但其他的书一时重印不出来。有新书，我会寄给你。

民锋同志说啤酒和酒花泡水可以治气喘和气管炎。友人汝龙患气喘病，冬天难过，我写信告诉他酒花泡水治病的说法，并说如果他愿意尝试，找不到啤酒花，可以写信拜托你。他的通信处是：西单达智西巷六号。要是他写信找你，请你务必帮忙。

别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梅兄：

你好！

我到京后，一天忙着开会，无法外出会朋友。在政协委员

名单中看到你的名字，在会场上很难找人。你是否住在友谊宾馆？我住在西苑饭店。会后我准备留几天看看熟人，我已发电叫我女儿来京照料我。会后我要换一个旅馆住，到时我会通知你。祝

好！

芾　甘 二日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

梅兄：

信悉。前天钟民锋同志来坐了一会，我们也谈起您。

我仍然忙，身体还是不好。

序无法写，① 请谅。过去我只替您的小说② 和岳瑛的译文写过序，后来就不写了。现在要我写序的人不少，我脑子迟钝写不出来，一律辞谢，不敢开端，请您原谅。

民锋同志说您要动手术，我没有这个印象。近况如何？念念。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八

问候您的夫人。

---

① 指朱请作者为其所著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书作序。

② 指中篇小说《争自由的女儿》，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

梅兄：

信和照片都收到，谢谢你。我八月到京开会，只住了三天，到了就开会，开完会便飞回上海。第四次会议会期只有一天，我们就不参加了。

我很好，一切如常。家里比以前热闹，女儿女婿都调回上海了。儿子在复旦念中文系，是走读生。

我仍在工作，翻译搞好第一部，即发稿。后面还有四部。还在写点小说和回忆之类。

你们一家都好吗？请保重，并请代问候你们全家。祝好！

芾　甘　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梅兄：

您好！过一两天寄上两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印的《巴金近作》，另一本请转交周勤同志。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编的，因此我没有在书上签名。

我最近病了好几天，这只是说明人上了年纪，就得注意身体。你呢，近来好吗？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八日

问候你的夫人！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梅兄：

王厂长来，我没有见着，他留下你的信，还送给我一罐茶叶。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最近还好。好些会都请假不参加了。除翻译外，还写点短文章。明年要开始写小说。听说你最近到各地走过，情绪一定很好。我这里六、七月间修整房屋，这个月又搞了内部粉刷油漆。这样下个月内我就可以安定下来了。译稿第一部已交出去，明年可以印出。此外还编了一本三十年散文选集，印出后会寄给你。

别的话下次再写。祝你

新年快乐！

芾　甘 三十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梅兄：

元仁来，送来红枣；王厂长托人送来你带给我的两瓶荔枝

酒，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文学家辞典》我已经有了，记得上次在信里讲过。你又给我一册，那就转送给我儿子吧。我这个月不去北京了，因为赴法日期推迟，在京用不着多呆，住十天八天就行了。现在准备四月八、九日离沪。到京后会通知你，但不能参观酒厂了。我身体不算太坏，不过有点气管炎，每星期打四针核酪。

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九日

问候你们全家！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梅兄：

您好。

我已到京，住在和平宾馆二〇七号。现在要做些准备工作，相当紧张，不能来看您，请谅。在法住不到三星期，我五月中旬返京。等我回来后畅谈吧。

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

梅兄：

我已从巴黎回来，明天早晨离京返沪，下月初还要来京开会。这几天较忙，不来看你了，也不知道你回京没有。身体好吗？请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你夫人和元仁同志。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梅兄：

几封信都收到。我返沪后身体一直不好（咳嗽，痰多）。工作又多，我从北京带回近千页的校样，得看完它们，还要赶写一本小书（《随想录》），实在没有精力写信。但常常想到你对我的关心，在京开会期间你还托周勤同志来看我，因为久未给你写信感到抱歉。上海大热，我一直关在家中工作，目前还没有大病，仍然是疲劳。我家里两个妹妹都好。女儿、女婿仍在工作。儿子因学校放假，到青岛玩去了。

你的眼睛怎样？除眼睛外，还有没有别的毛病？你要多

多保重啊！

《团圆》广播剧我在"文革"前听见过一次，现在印象也模糊了。最近看《选集》校样，看了一遍小说《团圆》。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问候你的夫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梅兄：

收到您托人带给我的酒，很感谢。我身体还是不大好。事情不少，想写信总有人来打岔。每天睡得晚，而且很感疲乏。下月上旬要到北京参加文代会，大约开两个星期。听说民主党派也要在上半月开会，王辛笛要出席，他说你也可能参加民主党派大会。我到京的活动您一定会知道，我能抽空会去看您。您的眼睛不好，吃中药是否有效。我也得注意身体，因为我想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二十六日

问候您夫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朱梅兄：

信收到，这次在京开会，前半月身体不错，后半月患感冒。引起气管炎，一直不好，三十日返沪，一星期未出门。

周勤同志来信说，您已返家，希望好好休养。《春》、《秋》再版，我在京看到，但上海还没有，我如收到北京寄书，就给你们寄去。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七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梅兄：

从日本长崎我直飞上海，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事情仍然很多，未能写信，请谅。知你眼睛情况好转，很高兴。文章寄还，请查收。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二十三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

梅兄：

信收到。我去了北京，为了开会，住了十二天。我身体不好，出门不便，也无法去找您。读了来信，很难过，您眼睛不好，还关心我，太感谢了。李敏同志托人把酒送了来，其实我难得喝酒，送酒的人不少，麻烦别人，很感不安。我写字也感困难，最感痛苦的是不能写长信，写文章也只能每天写几百字。您多多保重吧。

祝

好！

芾　甘　五月七日

问候彬英同志。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

梅兄：

信收到。知道你身体不好，我身体也差。我举动迟缓，写字困难，但杂事仍多，连写信的时间也少。小书只出了一册，①

---

① 指《随想录》。

另封寄上。还有一册一时印不出来，以后再寄。我需要的是休息。打算八月初去莫干山小住一星期，什么事也不做。再不休息，很可能拖不下去了。你还是安心静养吧，身体要紧，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七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

梅兄、英嫂：

两封信都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我写字始终感到吃力，常常一个上午就只能写一封短信。

有两件事得向你们解释一下：

一、法国驻华大使这次交来的只是上次赠的勋章的证书；

二、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还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四个多月了。准备五月初去日本，大概不会有问题吧。

谢谢你们送的葡萄酒。

祝

好！

芾　甘 六日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

梅兄：

寄来的人参收到，谢谢。这几个月我身体很不好，写字讲话都很吃力，想做的事做不了，想写的文章没有精力写出来，却有不少杂事，因此为这些感到苦恼。我常常想到你的病，你在病中还关心我的生活，托朋友给我送酒来，找人来看我，我却连一封问候的信或者报告我近况的回信也很少寄给你。我脑子里装了不少朋友的面容，可是记忆力和精力都在逐渐衰退。写这短信，只是请你原谅我的健忘，请你原谅我无法常常写信给你；只是请你保重身体，也请你以后不要寄东西、带东西来，我已经到了什么也不需要的年纪了。一切我都心领了。以后我有新书出版会寄给你。祝你

长寿！

巴　金　十六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梅兄：

十七日来信收到。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名誉外国院士称

号，托驻华使馆转交证书，我因身体不好，不能赴京参加仪式，究竟怎样安排，我还不知道。我如赴京，当然要跟你联系。但我太疲劳，实在动不了，需要关门休息。

谢谢你们关心我，也谢谢你托人送来的啤酒，其实我目前什么也不缺，请放心。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廿一日

问候彬英同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

梅兄：

信早收到，天天想写回信，却始终动不了笔。今年身体又比去年差一些，手无力，拿着笔不是手抖，而是笔不肯动。杂事还是不少，精力总是不够，因此文章写得很少。我原来计划今年上半年写完第五册随想，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但是今年全国政协大会我不能来京参加了，失去了同你见面的机会，真感到遗憾，那么明年见吧。

以上全是讲我自己，可是要紧的话还是：请你保重啊。怎么你也患脑血栓了?!无论如何要好好保养！我们一定要再见！祝

好！

巴　金 三月四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梅兄：

信早收到，通化葡萄酒也送来了，谢谢你。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文革"前谁也不去管它，"文革"后我的弟弟、妹妹总要在那一天做几样菜、买一瓶酒来"庆祝"一下，用意大概是：一、记住经过"文革"活下来，的确不容易；二，来日无多，要爱惜这有限的时光（当然这是指我说的）。今年我们要喝你送来的酒了。想到你和我们在一起，我真高兴！小书一、二卷寄上，第五卷要年底年初才印得出来，当尽早寄上。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写出它们。

我身体不好，写完第五卷已精疲力尽了。以后再谈。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梅兄：

我在成都住了十七天，去了一趟自贡市。离开四川二十六年了，回到家乡，感到非常亲切。成都变化的确很大，令人

高兴。见到剑波，他的身体也差，但似乎比我好一点。回来疲乏不堪，有许多话想对你说，可是写字很吃力，写满一张纸也得花很多功夫，只好从简了。

你记错了我的生日，昨天王厂长送酒来，说是你告诉他要在昨天送到(武汉的啤酒也送来了)，其实我的生日在二十五日，而且我自小就害怕在家"过生"，希望你今后忘掉它吧。不过你的好意我不会忘记。

我要送一部《随想录》合订本给你，但合订本至今未印出，可能要延期到年底了。那么下次再谈吧。

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梅兄：

我身体一直不好，写字讲话都很吃力，因此无法经常给你写信。但是我的脑子还很清楚，常常想念朋友，过去的一些事情常在我眼前重现。

您关心我，常常托朋友给我送啤酒来，几十年都是这样，最近王坤伦同志又带了一打啤酒来，说是您要他年前一定送到。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好几年不见面，我又老又病，不像从

前那样了，仿佛到了油干灯尽的地步，一点豪气也没有了。端着酒杯也喝不上两口，以后我看用不着再送酒来，您的厚意，我心领了。我会长久地记着您。

我要送您一本《随想录》合订本，但是我订购的精装本至今未到，只好请再等一等。合订本中有一篇我写的《新序》，一月五日的《羊城晚报》转载了。我在《序》里面讲了些八年中的风风雨雨。

去年十月我去了成都，还在自贡市住了两晚，您是自贡市人吗？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一月七日

问候彬英同志。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

朱梅兄：

信收到。我最近跌伤，写字行动都很困难，所以无法给你回信。你的事已托友人吴泰昌找叶至善设法替你办理，希望有用处。并请吴泰昌代我去看望你，告诉你我的近况。

想念你们，请多保重。

问候彬英嫂。

祝

好！

巴金口述 八九年三月八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

梅兄：

我今年一月下旬又在家摔了一跤，病上加病，进医院住了将近八个月，半月前回家，只能说痛止了，病并未治好，我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不过年纪过了八五，也应该让位给别人了。毫无悲观的理由，只是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想念老友，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情也很吃力。现在只能写这几行，许多话都写不出来，手抖得厉害。

你好吗？彬嫂好吗？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六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梅兄、英嫂：

最近又收到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特别是梅兄的健康情况，比较(只能说稍微)放了心。我很想念梅兄，还记得英嫂信中讲的梅兄眼病动手术时所受的痛苦，我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病魔缠身，我的生活也不愉快。何况

行动不便，写字困难，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过了八五，前面的路更窄了。有时想想，又十分着急。可是急也没有用，对我的病只有害处。那么还是安心养病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以上一段话花费了我几个半天，一则因为我的手不听指挥：二则由于有人来小坐或老友来聊天。今天上午元仁来了，带来了你送的酒，谈了你的生活情况，知道你比我身体好，我高兴。我不需再写什么了。元仁回京，会把我的真实生活告诉你们。

手抖起来，不写了。

敬祝

安好！

巴　金 九〇年二月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梅兄、英嫂：

信都收到。近半年来，身体一直不好，走路更难，杂事又多，瑞珏返川，琼如常病，大家都忙，门铃响起来，电话又在叫，我帮不了忙，只是一阵紧张而已，反正我做不了事。但我主要的痛苦，仍是笔不听手指挥，写字困难，半年中一篇文章也不曾写。

我还在帮忙王仰晨编辑我的《全集》，再过两年便可以完

成，以后会送你们一部。最近忙的是亚洲文学奖受奖的事，现在决定由小棠去福冈代我受奖，我又可以躺在病床上休息了。梅兄近况怎样？请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

朱梅兄：

华光厂送来一箱啤酒，说是你送我的，谢谢。六年不来北京，八五年那一次也只是通了电话，以后就没有精力作长途旅行了。最近孩子们动员我去杭州，考虑好久才下决心，在灵隐后面茶园中住了十八天，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对身体颇有好处。但是回到上海坐下来工作，仍感到十分疲劳。

很想念你，希望你多多保重。人老了，实在没有意思，我不但不能工作，连生活也不能自理。拿起笔每天只能写三五百字，应当写的回信也对付不了。

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二十日

问候彬嫂。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朱梅兄：

信收到，没有想到您还在医院，这两年您吃够了苦头，我也一样。我比你年长，又老又病，走动越来越困难，写字越来越吃力，一个上午写不了一封信。和人谈话讲添了几句就疲乏不堪。只有坐在椅子(扶手椅)上闭目养神，还感到舒适，但坐久了，一旦站起来又觉得不适。我真是脚不出户，除了每周去医院两次检查、拿药外，什么地方也不去；除了少数老友外，什么人也不见。就这样我也并不清闲，我还有许多未了的事情，还有许多还不清的文债。想到几次在京相聚高谈阔论那些轻松愉快的日子，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小林夫妇安排我下月去杭州休养两个星期，可能办到。希望身体好起来，明年能去一趟北京看望几位老朋友。也望你安心养病，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九一年三月廿九日

问候彬英嫂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梅兄、英嫂：

在杭州休息了两个多星期，回来不几天又因热感冒引发了气管炎，咳得厉害，颇以为苦，服药后才渐渐好起来，因此接到你们来信无法早些回答，请原谅。今天写这短信也很吃力，写字不成形，连笔划也不清楚，这事实就说明：一、我的身体还可以支持，请梅兄放心；二、我关心梅兄的病，知道最近情况，也比较放心。今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甚至可以说极少，但互相关心，就仿佛经常见面一样。还是那一句老话：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四日

致朱雯*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

朱雯兄：

信收到。你们编选中国现代作品，打算选辑《家》的一个片断，我当然同意。不过如何选辑，你要我来确定，说实话，我很感困难，我最近仍然很忙，而身体又开始垮下来，连重读《家》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因此也无法提供意见。就请你们决定吧。《家》的版本较多，这次重印用的是六二年的纸型，也就是《文集》四卷的本子，只是改了几处的错字。你们要是选辑，就请根据六二年的版本，或这次的新印本。

最近我身体不好，无法写文章，请原谅。《家》我过去谈得太多，这次只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也不想再谈了。新印本出书，当送给你和罗英同志作个纪念。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八日

* 朱雯（1911— ）：上海松江人。翻译家、教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朱雯兄：

信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今后我一定要争取早睡，请放心。我第一次看见你们在一九三一年，我和毛一波同游苏州，他把我介绍给你们。这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大家能够活到今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还要争取多做工作，也希望你们长寿，多做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语文学习》组稿，我短期内无法应命。我最近一直在写文章，虽然写得慢，但始终未停笔。不过我写的东西对《语文学习》不适合。我欠下文债很多，一时也还不清。许多人写信给我讲各种各样事情，我记忆力差，事情一多，什么都忘记了。《现代文学作品选》我收到了。对说明我无大意见。如果要我提意见，那就是：今天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在我国并未绝迹，高老太爷的鬼魂到处出现，像《家》那样反封建的作品，也还不曾过时。请转告他们。

别话后谈。

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问候罗洪！

羊腿收到，谢谢。我们已经煮好尝过了，的确不错。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

雯兄：

书二册已检出，等您来取。

文代会又延期，可能延到二十日以后了，详情我也不清楚。

祝

好！

芾　廿六日

问候罗洪同志

致 任 幹*

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

任幹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可是我不能来无锡找你了。我接受了去日本开会的任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刘白羽、沙汀都去)，后天早晨就要去北京，在北京耽搁一星期便去香港等候护照签证。在香港可能得到休息。我这次在郑州受了寒，回到上海不久又拔去一颗门牙，自己一直不小心，终于发烧睡倒，后来吃了金霉素片，才渐渐好起来，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出去走一趟也好，只是修改中篇的工作又给耽误了。以上都是谈我的事。其实我想知道的还是你的健康情况。你近来好吗？望你好好保养身体。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三月六日

---

* 任幹(1921—　)，江苏镇江人。作家。

致 刘 麟*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刘麟同志：

信收到。看到萧乾他们的提案① 非常高兴。我写字不便，只谈两件事，请原谅。

一、不久前胡启立同志来看我，我提起文学馆要地皮的事，请他帮忙解决。他说回京后同万里同志谈谈。请你们记住有这么一件事情。

二、四川龚明德同志要编辑出版我的书信，我曾经说过一句他们可以慢慢搜集。当时我并不曾好好考虑。我给沙汀的旧信，沙汀已复印了一份给他，就不必提了。我给萧乾的信有些谈到萧乾的私事，要不要给他，应当由萧乾决定。因此我建议请萧乾挑选十多封复印出来给他一份。至于由文学馆编辑

---

* 刘麟（1928— ）：浙江黄岩人。翻译家。当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① 一九八六年四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期间，萧乾、冯骥才、陈荒煤、吴祖光、张贤亮、姚雪垠、江定仙、陈慧、严良堃、刘燕平十位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早日解决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经费及馆址问题。

作家书简(加注)这个办法倒不错,我看可以编一套丛书①。

祝

好!

巴　金 廿三日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

刘麟同志:

托徐钤同志带给您冰心大姊来信九封和李健吾旧信两封,这都是捐赠给文学馆的,收到后希望寄一份复印件给我。我这里还有不少朋友的旧信,以后整理出来,会陆续送给文学馆。

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九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

刘麟同志:

徐钤同志带来的复印件收到了,谢谢。我身体不好,精神差,这次日本文学馆三位客人过沪,我就不出来接待了。但您送走客人后到我家来谈谈,我倒欢迎,因为我不用为待客的礼

① 根据作者这一意见,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主编"现代作家书简丛书",并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三种。

貌发愁，衣冠不整，打不起精神，也不要紧。您这次来，我还想托您带点我捐赠文学馆的资料回去。济生给我看过您给他的信，我对他说您委托他编我的书信集我同意，不过我还活着，书信集不妨慢慢地出，不必急。您看怎样？

一封短信，写了好些天，请原谅。祝

好！

巴　金 十六日

问候杨犁同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刘麟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们送来蛋糕，不过我对济生说最好他不接受这个"任务"，让我心领你们的厚意，岂不更好吗？

寄上我给黎丁写的二十四封信，这是他捐赠给文学馆的，请收下，希望能复印一份给我。

我的身体还是不行，不能工作，写信也很困难，以后再谈吧。祝

好！

巴　金 廿二日

问候杨犁同志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刘麟同志：

四川编印的《书简》已出版，他们还要出续篇，我已告诉龚明德同志，本书的稿酬捐赠文学馆。稿酬数目不大，不过表示我的心意。

四川版《书简》既然要出下去，那么你们答应百花社的《巴金书信集》① 就由我自己来编辑吧，不用找济生了。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工作的时间不多，不过目前还可以找人帮忙，对一些事情我可能有自己的主张。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五日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刘麟同志：

给小林信收到。关于《书信集》我别无意见，但有两点应当说明，望照办。

一、《书信集》中有两封致彼得罗夫信并不是我的原信，而且根本就不是信，只是写在明信片上的节日祝贺。我和彼得

① 后因故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罗夫间信件来往不少（我手边还有他的来信），现在找不到我的原信，却把贺节卡当信件发表，这工作似乎不太严肃，因此我建议删去它们。

二、《书信集·序》不必先在报刊上发表。

手抖，不写了。抄件寄还，请查收。

祝

好！

巴　金 五月廿八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六日

刘麟同志：

人文王仰晨来信说已接受《书信集》。我想补入两封信，先寄给您看看，您如同意，就请把复印件转给王仰晨，并在目录中注明。

祝

好！

巴　金 九月六日

致刘以鬯*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以鬯先生：

我从长崎返国，见到柯灵转来的您的信。《选集》① 目录抄好寄上，请审阅。

我喜欢乱改自己的文章，因此希望《选集》能照最近的版本排印，如有困难，请告诉我。匆复。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九日

以鬯先生：

---

* 刘以鬯（1918—　），浙江镇海人。现任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① 指一九八一年一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选集》。下信所述"后记"即用于该书。

来信收到。手稿两页，照片四张遵嘱寄上，请查收，用后请早退还。旧的照片一时很难找到，不寄了，请原谅。

《序言》我看不用了，就由我自己写篇《后记》吧。不过我刚从医院出来，过两天就要上北京，还要出国开会，一时无法动笔。《后记》快则八月，慢则九月写出来寄给您。对该书年底出版的期限大概不会有影响吧。

匆复。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九日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

以鬯先生：

我已从北欧回来。以前答应写的《后记》写好，寄上，请转交出版社。这篇《后记》我不打算在港澳或大陆的报刊上发表。

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致刘北汜*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北汜同志：

几个月来我就生病，写字吃力，您的信收到，文章无法写，信也无法回，请原谅。今天读到您怀念萧珊的文章①，想起过去的日子，写这封短信，表示感谢。

田一文在汉口，通信处：汉口清芬一路三十号。我一年多没有给他写信了。

听说您出差到香港，见到一些熟人，想必有些收获，可惜没有机会听您谈谈。

谢谢您指出“先生坡”的错误。② 读了您的文章我才想起金鸡巷这条街名。

别的，下次再谈吧。祝好！

巴　金 三月廿三日

---

* 刘北汜（1917— ）：吉林延吉人（汉族）。作家。

① 指《怀念巴金、萧珊》，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开始连载于香港《新晚报》，后经补充、改写并易题为《四十年间》，收入刘著《写实集》（散文集．一九八六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刘于《怀念巴金、萧珊》文中指出作者在《关于龙·虎·狗》中，将萧珊在昆明住的金鸡巷误记为“先生坡”。

致刘白羽*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

白羽同志：

廿八日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好意，我回来幸未病倒，只是感到疲劳，现在还在家里继续服药，暂时不必住院，这比我动身前预料的好多了。

知道您顺利回到北京，我很高兴。这次和您同去东京①，我也十分满意。六一年访日②的印象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几十年的友谊我也不能忘记，我说过：我靠友情生活，靠感情写作。我要写的正是这种人间最美好的感情。我写字困难，想说的话很多，写不下去，让小林替我写吧。请保重身体。祝您身体健康，写作顺利。祝

好！

芾　甘　六月二日

---

* 刘白羽(1916—　)，北京人。作家。

① 指出席是年五月间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

②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作者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刘为副团长）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致刘秉文*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

秉文同志：

几封信都拜读了，糖果一盒也早收到，谢谢。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1.写字太吃力；2.一天杂事多，拿笔的时间太少。想说的话很多，但精力不够。用几句话又讲不清楚，我也不能多讲了。您说得对，我们自己很浅薄，不了解别人，又不肯花点功夫去了解，对人家的文学艺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想弄清楚，就乱下结论，乱扣帽子。这样下去，没有好处。现在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开始懂得"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是好事。我因为身体不好，最近没有赴京参加作协四次会员大会，但知道这次大会开得很好。的确是个良好的开端，以后会有更多的新气象。大门打开了，人们总会探头出去看看，甚至到街上走走，总会接触到新的东西。不多写了。请保重，也希望

---

* 刘秉文（1938— ）：女。旅法翻译工作者。

您得到大的收获。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九日

致刘素明*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素明同志：

我提到的那封信找出来了，现在寄给您，请收下。

此致

敬礼！

巴　金 廿二日

问候您的孩子们。

---

* 刘素明（1926—　）：广东顺德人。叶以群夫人。

致 汝 龙*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及人兄：

收到你的信，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你们夫妇的近照，你们一点儿也没有变！还是七八年前那个样子！我又回到那个时候，又仿佛坐在你们家里同你们畅谈了。要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应当从哪里说起，写在纸上也不能表达真实的意思，还是留到将来见面时再说吧。瑞珏从北京回来也讲了你们的一些情况，知道你们的生活还不错，我早就听说你在译高尔基，现在更放心了。你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译书不停，这种工作精神值得学习。我则靠边将近七年，其中在干校两年半学种菜，虽然通读了主席的著作，又看了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可是了解还是很浅。谈到收获，自己觉得不小，然而有什么表现，有什么成绩，仔细想想还是很惭愧。赫尔岑《回忆录》的翻译还没有开头，最近半年才把十多年前开始的《处女地》重译工作搞完。赫尔岑的书大约一百几十万字，看来我这后半辈子能搞

---

* 汝龙（1916—1991），又名及人。江苏苏州人 翻译家。

完这个工作就很不错了。我准备边译边学；要加的注解多，不要紧，慢慢来，我还可以学点知识，也学点拉丁文等等。总之，只要再活十年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好，我也再没有什么奢望了。

你要高植译的《复活》，我这里有，已找出包好，明天和这信同时寄上。用不着"借用一年"，就送给你吧，省得将来寄回。

谢谢你把我的情况告诉占元，省得我给他写信。说实在话，我将近七年没有给谁写过信，拿起笔就不知道写什么，脑子有点儿僵化了，这半年才开始慢慢地活动起来。

我的儿女的情况和别的情况下次再讲。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十八日

问候文颖嫂。请保重。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及人兄：

十二日来信收到。你的意思我了解，我认为你是真诚老实的人，别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因此我也很感谢你的好意。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确字数太多，我多年来就准备翻译这本书，可是几次凑来凑去不过十万字左右，我当然想争取译完全书，但我也常常担心做不完这个工作。固然照现在的情况看，

五年内译完它，也有可能，不过我已经进入七十了，虽然身体不算太坏，但能否活过五六年，自己也难定。你毕竟比我小十二岁，而且身体好，你既然主动地答应在我未做完这工作就撒手见"上帝"的时候出来接着做完它，这样我就放心了。总之我要尽力做去，做不了时就找你，因为你也喜欢这本书，你的译笔是信得过的。

你说你的稿费已全部发还，这是好的消息，我想其他的东西也一定会陆续发还的，有消息时请通知我。我这里尚无变化，楼上还封着，稿费也未发还。不过总的说来我一家生活过得还不错。

我从昨天起患感冒，人不大舒服，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九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

及人兄：

七月二十四日的回信早收到了。我这里一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只消用"一切如常"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因此不曾再给你写什么。我身体不算好，但除了眼睛现出老态外，别的都还过得去，一时不会发生问题。你比我小十二岁，过去身体很好，现在怎么给哮喘性气管炎缠上了？今后要多多保重。翻

译工作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不过也得注意身体。我觉得你五十、六十年代搞翻译，通宵不睡，对健康有害处，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你过去做了那么多工作，现在每天一千多字也很够了。我呢，我每天只搞几百字，就打住了。另外在重抄刚刚修改完毕的《处女地》，也是每天几百字。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书，译书，倒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生活十分安定。每星期到机关参加学习两个半天，学习文件、马列著作、主席著作或法家著作，得益不少。自己觉得日子过得也很有意义。三个月前沈从文经过上海，到我家坐了半天，谈了些他和别人的情况，感到很亲切。

我感到难过的，就是最近听说曹禺的爱人方瑞去世了，他是和方瑞相依为命的，他身体本来就差，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可能会恶化。

上次写信问你的书是否发还，我当时这样想，倘使书全丢了，对你工作多不便，打算找点书寄给你（我的书房尚未启封，不过外面还有一点书）。现在你的书大部还给你了，这倒是好事。毕留柯夫的书的确难得，我只有日文译本。

别的下次再谈吧。瑞珏要我代她问候你们两位，她这两天患流感，刚刚好起来。祝

好！

芾　甘 九月十九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及人兄：

收到你寄来的书，谢谢。看到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新的成绩，很高兴。我很好，一切如常。健吾兄来信说已把我给他的信给你看过了，那么我就用不着再讲我的情况。我还是在家休息，每周到出版社编译室参加政治学习两个半天，有重要会议时也通知我去参加，最近因眼睛充血，自己搞的一点翻译工作也停了。小林已分配到浙江省文化局工作，本月内动身去杭州，我的小外孙女仍留在上海。以后就要进行调回小棠的事情。瑞珏退休后搞点里弄工作，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济生仍在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他的大女儿在云南边境插队落户，后来当了县的干部。

别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及人兄：

你的信收到。很感谢你关心我的生活。我很久没有给你

写信，只是因为我的生活上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如常，仍然十分安定。人到老年，常常回顾过去，也常常想念老朋友。我的身体、精神也都不错。自己以为心情相当开朗，生活简单，目前也不觉有什么难处。读了你这封信，我想了几天，我的确很感动。但是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对生死的问题看得比较透些，很清楚自己最多活七、八年也不免要死亡。不过我当然要争取多活，但能工作的时间却不会再多了。我并不悲观，而且心情舒畅，只是我不想再添麻烦，再找事做，因此我不想找老伴，而且我也没有那种兴致和劲头。总之，目前我自己能对付，没有困难，请你放心。我女儿已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工作了半年。儿子调回上海的调令刚发到公社，他正在乡下办手续，迁户口，大约月内可以回来。他回来家里有个干重活的人，我们也方便些。我的眼睛还是不大好，但也查不出大毛病。当然使用过多不好。但正如你所说不看书也难过。赫尔岑的翻译并未全停，每天还搞二三百字，此外还念点外文，每周仍去机关学习两个半天，最近班组批邓，还要读点书写发言稿。你译书很用功，能苦干，有成绩，又能坚持，的确不容易，值得学习。你信上提到重译《复活》时发现原来译文"太死，不好"。最后四个字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我这次翻译赫尔岑，就有这个毛病，当然要注意改正。关于你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你伏案太久不好，每天应当抽出一点时间来散步或作广播操。要做繁重的工作，必须同时锻炼身体。文颖嫂身体素来不大好，经过这次治疗，还得好好地保养，不能大意。

你问起我经济上有无困难，我目前还可以对付，万一将来

遇到什么困难，我会找你帮忙。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蒂　甘 十六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六年八月六日

及人兄：

马绍弥来讲起你们的近况，说他动身前去看过你，你对我的情况很关心，非常感谢。最近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我只得到朱梅八月二日的来信，说是一般居民都住在窝棚里（怕余震），有的房子塌了。但有人说，东城区受震厉害些。你们住西城，可能好一些。究竟怎样？我们很关心。倘使方便，请写几个字寄来，让我们放心。请多多保重。祝
好！

尧　棠 六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及人兄：

你八月中写的信早拜读了。知道你一家平安，我们都很

放心。我还陆续得到别的朋友的信，听说北京一直没有解除地震警报，又听说好些人搭窝棚住在外面，黎丁最近来信也讲他在龙潭湖边搭了小屋。我想你们可能还住在城外，那么上月半和本月初的余震就不会给你们带来多少麻烦。希望你们过得安好。我们家一切如常。我还每周按时到单位参加学习，最近揭发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开会的时间多一些。揪出"四人帮"，全国欢庆，人心大快。你也想得到，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吐不过气来。我担心张、姚二人有一天会搞掉我，不过我也不怕，只是提高警惕，不声不响，让他们忘记我的存在而已。我得罪他们，也只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我自己倒忘记了，想不到他们是那样小器，那样阴险！但现在他们完蛋了，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总会解决的，希望有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我仍在译书，但进行得很慢。我女儿在杭州编刊物，儿子在上海食品厂罐头车间当工人，他们的情绪都很好。瑞珏身体也好，济生仍在出版社文艺编译室，他明年六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你和文颖嫂都好吗？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二月十日

一九七七年(约)一月三十一日

及人兄：

信收到。我还以为你们仍在乡下，因为北京有人来信说地震警报尚未解除，不时还有余震，许多人都搭棚睡觉。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我也想象不出。你在这样环境中，仍安心翻译，实在可以佩服。我一切如常，不过心情更舒畅了。楼上房间还关着，封条撕掉了，但房门钥匙还未交还给我(不过总会解决的)。文化局到去年年底还是那些旧人管事，今年起才派了人来主持党委工作，出版社也是如此。去了爪牙，运动大概会搞得快一点了。我译赫尔岑只有三十万字光景。现在译得更慢了。眼睛还是不大好，来找我的人也多了些。不过家里人都好，生活安定，小棠进工厂已快半年了。他和小林的工作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我也可以放心了。今年天气特别冷，上海下了两天大雪，北京一定更冷。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三十一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及人兄、文颖嫂，

好些时候没有给你们写信了，常常想念你们。我一直很好，翻译赫尔岑的工作虽然进行得很慢，但也算搞完了五分之一，以后可能搞得稍微快一点。你们都好吗？《复活》快要出了吧。

写这短信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上星期中正式通知我以前“四人帮”搞的结论撤销，接着就给我打开了楼上的房间和书橱，这个星期开始退还东西，大约下月内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只希望能在八十岁以前搞完赫尔岑。那以后就无法做工作了，我不能不服老。

请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七年九月五日

及人兄：

信收到。《人间》① 转给济生了。我的情况逐渐在变化，现在差不多可以说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忙乱生活。只是经济方面还未落实政策。你说过倘使另外给我作结论或退还存款，要我通知你。我没有通知你什么，因为一，“四人帮”的结论推翻，似不用另作结论了；二，存款尚未发还，还在拖。最近很

① 指高尔基小说《人间》的译稿。

忙，接待外宾的任务逐渐多起来。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国庆节后我要设法避开一些活动，休息一个时期，年纪大了，身体差了，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忙了。书等我找出来就寄给你，不必等我带去面交了。十一年不动，就不想动了。健吾的莫里哀六种，上海要出，只要出，管它全部或几种，这些事可以放开了。别的话后谈。祝

好！

芾　甘 九月五日

文颖嫂均此未另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及人兄：

这次在上海见到你，很高兴，好多年没有像这样地畅谈了。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你可能已经回北京了。关于契诃夫译稿的事，我已向汤永宽、孙家晋、草婴他们谈过，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你的译稿。包文棣现在北京，他可能去找你。倘使他没有见到你，就请你给我来封信，说明你希望怎样出法。我看，能出十二卷集，倒是件好事，不知你的意见怎样，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决心。但接受译稿是肯定的，所以你返京后就请写信来，我会转给他们。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廿三夜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及人兄：

信收到。另一信过两天到编译室时就拿给孙家晋他们看。分工之说如果属实，那就有问题了。这件事以后会弄清楚的。

今天孔罗荪对我说，请你挑两篇未发表过的契诃夫的小说给《上海文艺》，希望挑短而有意义的。所谓有意义就是"写得好的"，但首先要字数少。这是为了供新作者参考用，也可以说是"示范"吧。

别的话下次谈。昆水已经来过信了，祝

好！

芾 甘 三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

及人兄：

前信想已收到，孔罗荪来说，希望你寄译稿时附一篇介绍契诃夫短篇的后记或短文。编辑部的用意是：提倡多写短而好的小说。

别话后谈。祝

好！

蒂　甘 五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及人兄：

信收到。知道你发了病，大吃一惊。希望你能顺利度过这个冬天。我昨天听朱梅的一个朋友说，喝啤酒或用啤酒花泡水喝，可以治气喘病，你不妨试一试。如啤酒花不易找到，我可以托朱梅设法。你如想尝试，可以写封信给朱梅，说是我介绍你托他办的，我也要写信给他。

我已把你的信给罗荪看过，他说要用《上海文艺》名义给你写信联系。包文棣回来，只匆匆见了一面，我最近在外面开会，没有去编译室学习，不知道包在京是否谈到契集出版分工的事。以后如有什么情况，我会告诉你。目前你需要休息，要保养身体。祝

好！

蒂　甘 十五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及人兄：

信稿收到，谢谢你。译稿已转交孔罗荪同志，他或编辑部会给你去信。

《上海文艺》我送你一册，已包好，明天寄出。

关于《家》，自己要求严一点，或可少产生一点副作用。《家》当然不能同《复活》比。《复活》是大树，《家》只是一棵小草，但绝不是毒草。

望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二十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

及人兄：

两封信都收到了。

一、关于明年冬天到上海住的问题，我看容易解决，出版社有招待所。你要工作，在招待所；要休息，到我家来。不过我想，你要避开气喘病，不如到广州一带去过冬，或者就去从化。我下次见到出版局王匡同志，拟请他设法，由他介绍一个

地方。

二、关于契诃夫集的问题，编译室的同志并未同我谈过什么，只说要同你直接联系，要你的通信处。据我看，你提出十二卷集，他们不会“决定不出”。编译室明年起将改名为译文出版社，需要团结一些作家，拉到一些较好的稿子。他们要看稿，你不妨先寄两卷去，并说明拟编十二卷，何时交稿，等等。出得慢一点，不要紧，但为什么不可以出十二卷集？我想，能出十二卷集，对读者、对出版社都有好处。你放心。工作要做，也要注意身体。

《家》重印，没有稿费。只送书三十册。我打算多买一百二十册。有什么办法？要书的人多。我的存款没有“发还”，但说每月可以多用一点。看来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倒不在乎。

小说还想写一些。今后的问题是争取时间，闭门写和译，有姚雪垠为例。祝

好！

芾　廿三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及人兄：

信收到。我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今天下午还要开会，因

此只能写短短的几行。

首先我女婿祝鸿生来信要我转请你挑两篇契诃夫的短篇作品，以前没有翻译过的，给《杭州文艺》发表。如可能，请直接寄给他们。地址是杭州解放路六四四号《杭州文艺》交祝鸿生收。

上海出契诃夫集，你表示了意见也好。我看，他们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将来总会出十二卷集的。但现在出版界、文艺界中搞乱了的思想尚未澄清，许多事还办不了。谁也不愿多迈一步，当个闯将。别的下次谈吧。刚才去邮局给你寄了一本《家》。给健吾的来不及寄，今天相当累了。你要保重身体。祝

好！

芾　甘 卅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及人兄：

信款都收到，十分感谢。我上次对你讲过，我的情况改变，钱已够用，这是实情。存款市委已同意发还，现在大约在清理数目，有一个六六年被北京学生拿走的活期存折（约八九百元）最近已经解冻补发给我了。其余的也会陆续发还。你的寄款以后要还给你，因为我也用不了。但你们对我的关心，

我不会忘记。

我仍然忙，单是信稿就解决不了。我正在动脑筋，安排翻译和写作的时间。

你谈到选举人大代表的满票问题，其实一百八十多个当选代表中绝大多数都得满票。

杭州来信说你寄的译稿已经收到，谢谢你。祝

好！

芾　甘 廿二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及人兄：

我廿四日到京。开会日程比较紧，一般不外出不会客，因此也无法出去找你和健吾他们。我决定会后留下来住几天，已发电报叫我的女儿来照料我，那时我会搬到一个交通较方便的旅馆，也可以去你们家作客了。罗荪要我告诉你，那两篇译文刊在三月号（小说专号）上。他说“压了好多时候，请你原谅”。

余面谈。祝

好！

芾　甘 二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及人兄：

三月十二日一别，转眼又是一个半月了。没有写信给你，只是因为生活一直忙乱，事情永远做不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患着小病，有时感冒，有时水泻，总是不大舒服。工作倒一直在做，前两天把赫尔岑的第一、二两卷改好交出去了，今天又把《父与子》看完寄走了(改得很少)。现在实在疲乏，打算下月初到西湖玩两三天。我自己也感觉到弦拉得太紧了，担心它会断掉。出版社的确约过我写"回忆录"，但我倘使能抽出时间我还是要先写小说。这次来北京，没有能多谈，我也感到歉然。我的朋友多，想看的人不少，许多人都只是匆匆一面，回想起来，很感留恋，很想念大家。我已衰老，但感情还很多，因此还能工作十年吧。

你的身体要注意。我现在还不能说今冬能否去从化，如可能，我也想陪你去一趟。不然我也能托人给你安排。

我的钱已经还了。现在完全落实政策了。李小棠考进复旦中文系，是第一批录取的走读生。李小林也可以调回上海工作，我已打过报告而且批准了。

从前你送给我的两笔钱，我说过要还给你，因为我现在也用不了，准备将来面交。这不是客气，你们对我的好意我不会忘记。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及人兄：

听于伶同志说你来找过我，又来过电话。很抱歉，我今天回到房间已是夜十一点一刻了。

一直到下月三日，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只有下午一点到两点三刻有空(二日上午可能没有会)。我至迟五日返沪。倘使有时间，我会去找你。否则就下次见吧。

祝

好！

芾　甘　二十九夜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

及人兄：

信早收到，前两天忙，拖到今天才写回信。我倒赞成把契诃夫集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因为这样工作比较简单化了。不过问题在稿子已交给译文出版社，而且交了三卷，他们肯

出，就不便收回。如他们只出选集，只要讲定了，让他们出选集也行。四川人民出版社愿出全集，就由四川出全集。有八亿人民的大国，多印几本书，总有好处，不会嫌多。李致有信来，要我支持他的建议，以上便是我的意见。我看你不妨写个信给译文社问个明白，他们究竟出全集，还是出选集，弄清楚了，好办事。反正先前答应给他们的，他们要，仍旧给他们，他们不要就给别人。目的在于在中国出个《契诃夫全集》。多一点借鉴，有什么不好呢？

我上星期六检查了身体，找熟人医生，只花了四个小时。这是初步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需要休息，至今仍感疲劳。许多事找上门来，很难应付。小林夫妇下月内可以调回来了。他们回来，许多事他们可以替我挡一下。现在我真是寄希望于他们。

李致信和你的信我不知放在哪个堆里了，过两天找出来寄还给你。祝

好！

芾　甘 廿日

文颖嫂均此未另。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及人兄：

我家里还是乱糟糟，李致的信还未找出。现在有两件事

告诉你。

1.我今早晨跟孙家晋通过电话，问《契诃夫》的事。他向俄语组(？)打听后，明确地回答：译文社愿意照你的意见出十二卷集，一本一本地出。没有早回信只是因为他们打算被完第一本后写信提意见。

2.你冬天来上海，找房子，我本来估计住出版社招待所问题不大。前两天我向济生提出，要他设法，他说有困难。招待所床位紧张，几个人住在一起，不方便。

我在京开会的时候，倒跟欧阳山、陈残云他们谈过，介绍你去从化住过冬天的事。那里不会有什么问题，至多花一点钱。

《契诃夫集》译文社肯出，就让他们出吧。译文社有负责编辑根据原文校一遍(对我译的《回忆》也是这样办)。李致那里你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或者给他编选一本短篇集。

匆匆写这两页。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及人兄：

信早收到，昨天又拜读廿一日的来信。我的生活还是一

直忙乱，因此没法早写回信。上海的奇热似已过去，孩子们都回来了，很热闹。修房子，一直未结束，屋子里乱糟糟。但我常常工作到十二点后。眼睛不大好。但下个月起，一定要做到劳逸结合，保护眼睛。

题字的事不用再提了。你知道我写字写得很糟，拿出来献丑不好。您的好意我很感谢。

《契集》我看就照译文社的意思先出著作集吧。一本一本地出也好，不能说是残缺，你按次序编译，按次序出版，几年以后，还是完全的一套。照目前情况，十二本一次一齐出，不可能，现在待印的书实在太多了！戏剧集如译出来，交给别家出版也行。书信集及其他，即使译文社不要，将来也有别处要。总之尽可能印得早一点好一点。出了再说。读者需要。这些年你做了不少工作，应该印出来征求读者意见。一本一本地出，也有快有慢，争取出得快一点。原信退回。

真去广东从化，我很赞成。你去前我再给欧阳山、陈残云写信。我已对他们讲过，他们都读过你的译文，也知道你。我如能抽空，也想去看看，但恐难有时间。

别的话下次谈。祝

好！

芾　甘 二十四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及人兄：

我本月十六日晚上到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十九日上午八点半离开旅馆，一共在京住了两天半，开了两天的会。回来才看见你的信。你给李致和译文社的信我前天看过就替你寄发了。我没有不同的意见。我的意思：不管怎样，能早出、多出就好。译文不断地修改，总可以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赫尔岑《回忆录》第一卷下个月要发稿，我请人用原本校对一遍，现在根据他的意见在修改。我看还得修改四五次才能说"比较可以"。我还是忙，因为待做的事太多。身体似比前两三月好一点。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得记住：一、细水长流；二、留得青山在……慢慢来，过两年，可以提出，把你的居住条件稍微提高一点。这是应办的事，我如能活下去，我会提的。目前要保重身体，要坚持（轻微的）锻炼。要争取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拚掉老命。

我这里房子外部算修好了，内部粉刷洗补还未开始，据说下月来搞。小林夫妇已调回上海，小林就在《上海文艺》。我家里热闹起来了。

别的话下次再谈。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及人兄：

你好！西苑一别又是大半年了。去年八月我曾来京开会，只住了两天半。这次来京也只能住一个多星期。今天下午有空，本想去看你，后来因感到疲劳，不大想动，就决定写这封信向你们问好。下次见吧。

我最近身体还好，但衰老多了，因此也想抓紧时间多做点事。今年得多写一点。三、四两月可能还要来京开会。五月大约要去巴黎看看，趁现在还能走动时出去看看也好。法国的出版社请我去，我答应了，他们也同意我带女儿去，以便有人照料。

你怎样？《复活》交稿没有？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开完会就回去，集体来，集体去。大约在廿三、廿四日。

这封信是坐在沙发上写的，因为一个房间住两人，只有一张桌子。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问候文颖嫂！见到黎丁，请代我问好。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及人兄：

信收到。你说的那部字典我没有多的，记得只有一部，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年五月我家里修补粉刷，拖了几个月，把什么都搞乱了。现在打算五月从法国回来后，添买两个书橱，好好清理一下，也许能把有些书找出来。

长篇已开了个头，打算试一下，恐怕写不成，你讲的也有道理。但并无关系，留点残稿也好。上次未见到，一则因我身体不好，一个人出去找人有困难，要辆汽车，我又不熟习路，搞不清楚，到了街口，也找不到地址；二则住的宾馆门禁森严，客人常常不让进来，叫人进退两难。我大概下月十日前到北京集中学习几天，即去巴黎，事前要作些准备，如有空就去找你，否则只有在文代会上见面了。寄上一篇文章①，请你和文颖嫂看看，可以知道一些我家里过去的情况和遭遇。看完请你转寄给健吾。这篇文章将在《作品》四月号再刊载一次。要是如期刊出，我以后会寄给你们那期刊物。关于翻译问题，的确可以讨论，究竟怎样处理好，我有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别话后谈。

祝

---

① 即《怀念萧珊》。

好！

芾　甘 三月廿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及人兄：

在上海收到你的信。我带着感冒来北京，到医院去看过病，现在渐渐好起来了。我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准备赴日本访问，一号动身。

你的房子问题看来一时无法解决。但我还是要叫，有机会就讲。我说过我要为三个人的房子奋斗，第一是沈从文的；第二是你的；第三是丽尼夫人的。也许到我死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么就让后人来论断吧。

关于丽尼的第一篇文章，收在《爝火集》内，现在寄上一册，请查收。祝

好！

芾　甘 三月廿三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

及人兄：

信收到。正打算写回信，忽然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现在还在院中治疗，大约还要住一个星期。

您提到的事情，我觉得您那样想法也对。上海要出，就把契诃夫全给上海，另外搞个陀氏[1]选集给四川。陀氏书可以介绍，此人在西欧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对现代世界文学都有影响。不过在我国会有人不满意。但韦译《罪与罚》最近重版已大半年，并未受到注意。您一本一本慢慢地编译选集，也不会有人注意。可是对后代的读者它们会有益处。

从文的房子解决了，我替他高兴。您的房子未退回，我没有能帮忙解决，很不安。但我只要活着，我还是要讲下去，为您、为许严的住房说话。

下旬我要赴京，但不一定能见面。这次退热后在医院小住几天，倒是真的休息。不写了。祝

好！

巴　金 八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

及人兄：

我明天返沪。这次住在八大处，活动不便，也不知昆水来

---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

了没有。

最近见到胡乔木同志，我对他谈了您的房子的事，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他答应想个办法。祝

好！

芾　甘 十三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及人兄：

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事情多。为了写完随想第二集，什么事都放下了。我一直未给李致去信，您用不着管他，就照您的计划做吧。我下次给他去信会提到您的事。您房子的事我以后还要提，到解决为止。关于人才外流的问题，我最近在随想录里谈过几次。总得替知识分子安排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们才好工作，单给一碗饭吃，解决不了问题。

书收到，谢谢，已经转发了。我越来越衰老，写字已感到困难。字越写越小，手越动越慢，但我不悲观。瑞珏八月中旬患小中风，住过医院，现在左臂与下肢还不太灵便，但可以走动、慢慢锻炼了。

你也得注意身体啊。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五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及人兄：

好久不通信了，近来怎样？念甚。近三个月来我一直不大好，写字很感吃力，字越写越小，多动一动就感到疲劳。我关心你的房子，不知道事情有无进展。小弥说听见胡乔木的秘书讲起，说是要花时间，不知究竟怎样。我知道你那里冬天不好过，请多多保重。

这两天我一家人除小林外，全患感冒。祝好！

芾 甘 一月廿二日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及人兄：

房子事，本来家宝说是比较有把握，最近得他来信，吹了。我只好再找作协。我说过我要为你的房子奋斗，不是为你个人，是为了工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其他都是空话。请多多保重，身体要紧。我相信房子总会解决。祝好！

巴 金 廿二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一年　月二十一日

及人兄：

信早收到。书四种我都有，以后找出来就给您寄去。我写字仍感不便，杂事又多，因此未能早写回信，请原谅。家宝文来信，说仍要为您的房子奔走。希望有点办法。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

及人兄：

我身体仍不好。这次来京只住五天，事情多，出国前不能来看你们，请谅。我仍将为你们的房子这件小事奋斗下去。祝

好！

巴　金 九月八日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及人兄：

信收到。我已到京，住京丰宾馆九〇四号。这是新落成的部队招待所，设备不错，就是门禁严，打电话出去不容易，路也远，在丰台路。人代开完，我还要留下开别的会，搬个地方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以后再联系吧。我离沪前曾给胡乔木写过一封信，信中也谈到您的房子事，希望能早日解决。祝

好！

芾　甘　二十八夜

问候文颖嫂。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

及人兄、文颖嫂：

信收到。我很想念你们，我常常想到五十年代在京欢聚的日子。我身体不好，又衰老，写字行动都不方便，估计一两年内不可能到你们新居看望，交谈这些年彼此的情况。及人小我十二岁，想不到身体坏到这样，今后应当注意保养。总得想办法把身体锻炼好一些。需要服药治疗，就服药，不能拖。该找医生看病，就得上医院，不要怕麻烦。弄好身体，也是为了工作，而且还可以减少老年的痛苦。及人写字困难，可能也患了我患的这种病，不过你还有别的病（我不气喘）。我建议你们找人介绍，结交一两位医生朋友，能够定期作体格检查最好。总之，一、要做到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二、争取尽可能多活。

我的病情有好转，但不可能完全恢复健康，现在还在作今年五月去日本的打算，详情以后再谈。寄上两篇短文给你们看看。祝

好！

芾　甘 三月十七日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及人兄、文颖嫂：

六日来信早已收到，拖到今天才写回信，只是因为(一)写字困难，(二)记忆力衰退，我杂事不少，来信到后给我放在抽屉里，心中念着要早日回答，可是过两天便忘得干干净净。有时忽然想起，又不知信放在哪里，摊开信纸本来准备写信，忙了半天，还是无法动笔，我背不出你们的新地址，连邮政编码也不记得。我这个以记忆力强出名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才明白人老了，毫无意思。我比你们年长，我该吃苦头。你们应当好好保养身体，作长期打算。在冬天要特别保重。今天找到你们的信，我高兴，先写这张稿纸，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过两年要出译文全集，可是需要好好整理一番，但不知有无时间。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廿九日

致 冰 心*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

冰心大姐：

昨天陶同志来，交给我您的信；前些时候在出版社编译室开会，遇见韩侍桁，他说赵清阁告诉他，您给赵写信问到我的情况，总之，很感谢您的关心。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我现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挂钩，每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不工作，其余时间就在家里。我自己在翻译一部书，就是赫尔岑的《回忆录》，大约有一百二三十万字，每天译几百千把字，反正不急，译一点算一点。我没有大病，就是眼睛不大好，使用时需要有节制。我没有工资，每月用的是自己过去的稿费，这些存款都冻结了，每月限制取用一点，仍

* 冰心(1900—)：女。福建闽侯人。作家。

由旧作家协会分会（只剩下“清理组”了）控制。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在杭州工作（《浙江文艺》编辑部）；小的是儿子，在安徽插队落户七年，去年调回上海，在食品工厂当工人。我身边还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外孙女。此外我两个妹妹也住在这里，萧珊逝世后，就由她们照料我的家。现在我的生活倒很安定，也清闲、安静。可以说是心情舒畅地过着日子。决心在八十岁以前译好赫尔岑的那部大著。

以上是我的情况，请放心。你们的情况我也常常听到一些，知道你们一家安好，很高兴。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一日

问候文藻同志①。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冰心大姐：

您的信早收到。早就想给您写信，信封写好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月了，我的问题已解决，封闭的房间已打开，拿去的东西已退还，这些事，应当早些告诉您。可是我的生活又忙乱起来。最近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文艺座谈会），回家后疲乏不堪，才知道自己老了。今晚抽空给您写几行字，向您问好，说明我还惦记您。罗荪、杜宣诸位这一周来天天看见，他们都

① 文藻：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教授。

比我年轻，精神很好，也谈到您。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卅一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冰心大姐：

信收到。小林的通信处是：杭州遂安路二号省文化局《浙江文艺》李小林。《杭州文艺》是市文化局办的刊物。小林的爱人祝鸿生是《杭州文艺》的编辑。沙汀已到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他会去找您。有一件事拜托您。木下顺二前几天到上海，住了两天，后来去桂林，大约二十八日到北京，在京过国庆节。他在上海我们举行过一次座谈，那天送他上飞机后回家，才看到他转来的山本安英给我的庆祝《夕鹤》上演两千次的纪念袋。他送我一本书我已表示感谢。可是山本的纪念袋当时未见到，我知道他同山本的关系，记得六三年同您去他家时，就见到山本，但十四年不通消息，不知他们是否还在一起，因此我没有提过山本的名字。要是您在京见到木下，请您对他说，我从机场回到家里见到山本的纪念袋，我向她祝贺，请木下把我的感谢和问候带给山本。麻烦您了，别的下次再谈。

祝

好！

巴　金 廿五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

冰心大姐：

信收到。您要的那本书至今还没有找到，非常抱歉。据说五届人大春节后召开，我们当有机会畅谈。沙汀早回成都，也常有信来。您的信不能给他看了，反正春节后他也会到北京的。我得到成都来信，说是沙汀将参加五届全国政协。

小林仍在杭州，她打算春节前回家。她们的刊物一月号尚未印出。她很感谢您为她们刊物写文章。

祝

好！

巴　金 十五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

冰心大姐：

信收到，谢谢您。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现在的确忙，忙得乱七八糟，糊里糊涂。开过五届人大以后，我一定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总之，希望多做些实在事情，也多活几年。大概快要去北京了，想想也很兴奋，就要看到许多朋友，还可以找您谈心，谈谈这些年中间的许多事情，但又担心自己身体适应不了新的生活。

您给小林的文章我最近又读了一遍，写得好，很自然，很亲切，又很感动人。小林很满意。什么时候您也给《上海文艺》写一篇散文吧。

有人来找我，就此打住。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冰心大姐：

您好！黄裳托我转一本书给您，书另封挂号寄上。现在先把信转给您，请您回他几个字吧。他的地址是：上海（略）

这次能和您（还有吴青①）一起访日，实在高兴。我不会

---

① 吴青（1937— ）：冰心的女儿。

忘记那些愉快的日子。

两小时后我要去锦江拜访池田大作，并参加上海市政府为他举行的宴会。

别的话下次再谈。寄吴青一包书想已收到。祝

好！

巴　金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二日

冰心大姐：

信收到。黄裳最近去杭州，说是要游富春江，还没有回来，他看到您的信一定很高兴。我还是忙，身体不太好，不过也能对付过去。文章发表了两篇，寄给您看看。还想写两三篇，但不是专门谈访日，专谈访日观感不好写。您怎么想法？我看写不写关系不大。我还会给吴青寄书，我喜欢她，在我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

祝

好！

巴　金 五月十二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

冰心大姐：

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吴青代表您受奖，①很高兴，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我想，这些天您府上一定很热闹。天气暖和起来，您的健康一定恢复得更快。请多多保重。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太累了。我四月一日去杭州休息一星期，接着可能还要赶到北京来，只要身体不垮。四月一日是一年前我们同去东京的日子，那个时候多么值得回忆。祝好！

巴　金 三月三十日

问候文藻先生和吴青全家！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

冰心大姐：

来信收到，很高兴。您的字写得跟从前一样，这说明您的手指活动自如了，您的健康完全恢复了。

我也谢谢您给我的书。

---

① 指冰心的短篇小说《空巢》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的疮好了，当然还得小心。况且手与脑的矛盾仍然厉害，写字十分吃力。最近在家养病，总算一字一字地把《随想录》第三册《真话集》写完了。只要手能动，我还是要写下去。寄上其中的一篇①，请您看看，这文章早就该写了，尽管有人不高兴，但是我说了心里话。

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二日

问候文藻先生。

也问候吴青。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

冰心大姐：

信和书都收到。谢谢您关心。我出院一个多月，仍是一个病人。我的情况比您想的糟一些。在医院里无人管，出院后忙着治疗。现在才懂得我们有些制度的缺点。

写字吃力，不发牢骚了。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

想念您，请保重。我全家好。也祝

您全家好！

巴　金 七月初

① 指《"人言可畏"》（《随想录》之八十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姐：

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我第二次住院已过了一个月，看来还得住一个时期。您劝我不要急躁，其实我心如止水，一个"止"字真不容易啊！这里环境好，非常安静。

服了将近一个月的药，有进步，行动方便多了。医生来考试，打分数，百分之三十几。据说可以到百分之八十几。

听说您身体不错。对，看来信的字迹就知道，我很高兴。我呢，写字困难，手抖，只能像小孩习字那样一笔一笔地写下去。

别的话下次再写吧。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二十七日

问候文藻先生。吴青好！

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

冰心大姊：

信收到。我仍在医院治疗，情况还好，可以说是一天天地

好起来(当然是慢慢地好起来)。感谢您的关心，在病房里我也常常想起您和调皮的吴青，想起你们，我就高兴。但是我写字困难，写一封信有时要花一个上午，而且会有别的事情来干扰，需要回答的信也不少(有的只好叫国煣代笔)。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给您写信，而且说老实话，有时我的情绪也不大好，怕给您写信时忍不住发起牢骚来，让您为我担心，总之请您原谅。

这一次住院条件比较好，大概不会像上次那样瘸着腿回家。住院两次，已有八九个月，对我们的一些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我还是乐观。我仍然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一年中井上靖来医院三次要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我推辞不掉，只好答应，争取把身体治好，锻炼好。现在在病房中就为这个目标奋斗。我能奋斗，还想参加东京的大会，您可以放心了，我还有雄心壮志啊!

别的下次再写。

祝

好!

巴　金 一月七日

问候文藻先生和吴青、陈恕二位。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

冰心大姐:

不知道您已回到家里，没有向您拜年，请原谅。

谢谢您的信，谢谢您的关心。吴青给小林的信写得很好，让我们也分享到你们那种快乐、热闹的气氛。

我身体不好，最近搁笔休息了。但写字还是相当吃力。自己也不敢“拚”。我现在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了。您说量力而行，希望您自己一定要办到，不但量力而行，还要留有余地。

送吴青的书实在不多，她只要英美名著的译本，范围较小。我买了一小屋的书准备送人。就是包扎、邮寄较麻烦。有时找侄女帮忙，她要是空闲些，就好办了。我还寄书给两个侄女，一在福建永安，一在成都。在这里，我妹妹时常叫嚷书太多要把房子压垮了。我还鼓动作协带头发起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要是办起来，我也可以送些书刊出去。若干年前我曾把您一首诗的手稿捐赠北京图书馆手稿部，大概是在《北斗》上发表的那首。现在还保存在那里。

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日

问候文藻先生和吴青一家！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

冰心大姐：

听说您对我的香港之行不放心，您有道理。这次出门，我

再没有雄心壮志了。我说走，也有点勉强，我担心自己吃不消。不过协议草签，香港将回归祖国，这是一件大好事，值得去看看。日本京都有个荻野脩二评论《真话集》，称我为“真正的爱国者”，倒比某些厌恶我的同胞更了解我。我估计在香港住十来天总可以对付过去，但回到上海就得大休息了。三年中我一直向您学习，不出门，不开会，不过我没有学到家，所以还是坐上了飞机。有时我想起来，发两句牢骚，会怪上记者同志，他们不该报道我如何“康复”，身体、精神如何好，把希望当作了现实，这样给我招来了麻烦。于是……

我不写信，只是因我写字困难，而且一天杂事也不少。我的情况由小林告诉您。您的情况常有人向我传达，我也不必多问了。不过我仍要劝您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月七日

问候文藻先生和吴青

对现代文学馆的工作，望您多支持。　又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

冰心大姐：

我已返沪，疲劳不堪。但在港十八天我们的确过得十分愉快。您信上提到的郑先生和马家弟兄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替您问候了他们。

想说的话很多，再写下去手就会发抖了，只好搁笔。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九日

问好文藻先生和小吴青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冰心大姐：

这次开会光年① 他们希望我出席，我最近身体不好，自己害怕一下子突然垮下来，只好请假。这样我又失去了同您见面的机会，真可惜。

谢谢您送的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的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我会当心自己的身体，我还要写不少的文章，还要做一些事情。我懂得劳逸结合，也必须劳逸结合。

细水长流，别的以后再写吧。祝
安好！

巴　金 十二月廿八日

---

① 指张光年。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冰心大姐：

读到您给小林的信，很想念您。近三个月来身体不好，但总有好些杂事，一方面感到疲劳，另一方面又不曾做过什么事情，自己觉得还是在混日子，想到这里，便不能不着急。您要把那么些珍品送给资料馆①，太慷慨了，我很高兴，谢谢您。但您不能说是“巴金资料馆”，您也是资料馆的一位股东、一位大股东啊。您同五四时期开始的我国新文学的关系太深了。叶圣老②同您，你们两位是仅存的两大功臣，无论如何应当给你们树碑立传。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文学资料馆。

话很多，手不听指挥，写不下去。我也想念吴青。祝[illegible]好！

巴　金 七月十七日

问候文藻先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冰心大姐：

收到您带给我的礼物，非常高兴，我仿佛又到了府上，带

---

① 指中国现代文学馆。

② 指叶圣陶。

着小林同您畅谈访问日本的旅行，那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不仅三次访问日本，还有访问印度，访问苏联……小林、国煣都到深圳去参加《收获》、《花城》两刊举办的笔会，这几天家里冷清多了。但仍有客人来，也还有杂七杂八的事。我又患感冒，昨天厉害起来，服了两天的药，今天又好些了，可以坐在楼上书房里写这封两个星期前就打算写的信，向您问好。您想不到，写这样一封短短的信，在我也是十分困难，常常摊开纸拿起笔，一个字还来不及写，就听见门铃响或者楼下的呼唤声，好像总不能让你安静地想一阵或者写一阵。我对这些打扰很有反感。您了解我，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多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是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的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作或少作自己不想作的事。(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尽可能少写或不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但要做到这一个“坚持”却是多么不容易啊！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只写好一半，还差十七篇，这三个月一个字也未写，不写似乎安静些，仿佛一切小道消息皆与我不相干，但不写又像欠了读者一笔债，有时连睡觉也不安稳。目前我视力还好，似乎用不着您给我带来的放大镜，但我要好好地保存它，我知道不久我就需要它了。时间是无情的，要跟它斗，需要一些武器，我得作好准备。

以上全是讲我自己的事，而且开了头以后中间给打断了两次，现在总算写完了。我还要问问您的近况，您一切都好

吗？请您多多保重。有事情让吴青多写信来。小林姐妹大约本月二十三、四日返家。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

冰心大姊：

七月十三日来信，早已拜读，当天就准备写回信，可是刚拿起笔就有人来找，或者有事情要我解决。搁下笔，过半天连信封、信纸都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请您原谅。

天热，日子不好过，血压还是低，不过不算太低，据医生讲，患我这种病的人血压总是偏低。我的痛苦在于：一点力气也没有，写字十分困难，行动非常不便，稍微动一下便感到万分疲劳。因此约您和夏公[①]同去烟台度夏的雄心壮志也烟消云散了，想起来有点难过。小林夫妇去鼓浪屿旅游一周，日光岩是三十年代我喜欢的地方，六二年打算到那里休养，因为出席二次上海文代会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想到文代会上那篇发言[②]后来差一点送了我的命。我当初就去鼓浪屿不参加上海的会，那有多好！记得吴强就留在那边不曾回来开会。

只有一件值得我高兴的事：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就要脱

---

① 指夏衍。

② 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稿了，还差一篇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话，总算没有辜负我这支笔，本月内一定编好送出去。您也替我高兴吧。

祝

好！

巴　金 八六年八月四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冰心大姊：

您托人带来的两封信都拜读了。

您写给我的信，我找出了二十三封，加上四封您给萧珊的信，都捐赠给文学馆了。这里面有您在重庆写的信，有四十年代从东京寄来的信，居然保存到现在，它们是多次运动的见证，给造反派抄到作协分会去，最后又给退了回来，今后的确应该让文学馆好好保存了。

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别人总说我气色好，还希望我多在"文山会海"的忙乱生活中混日子，我不会上当的。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水上勉来过了。我也看到您接待他一行的录相。您气色好，精神好，走路和我差不多，我仿佛陪日本客人去过您家作客，多亲切！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十二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冰心大姊：

信收到。我最近仍忙，杂事不少，因此身体还是不好。但是我下了决心，从明年一月起先休息半年再说。我自己也明白，倘使不休息，不锻炼，不要过一两年就会行动不了。

我那第五本小书下个月可以印出。我总算说了一点真话。我还要争取到一些时间认真思考、思考。

钢钢要我在上面签字的照片寄还，请转交给他。

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

冰心大姊：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说明我不曾得到休息，无法平静地拿笔。写几句话，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拿我来说，我不写您也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写完《随想录》，准备搁笔，似乎一身轻

松。但想到一些人和一些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

今年政协开会，我因病请假，我有自知之明，身体支撑不了。否则我可以到您府上作客，听您谈笑，还可以让我们的"冷面幽默家"跟您谈谈，有多好！作协分会希望您到上海小住，我当然高兴。我们又可见面了。但要我陪您去福建就没有办法，小林进行鼓动，她去过福建，可是我动不了。

谢谢您托王同志带来的书，您提到纪伯伦的《先知》，可能您还不知道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就引用过您的译文。

请保重。祝

好！

巴　金 三月一日

问候吴青。陈钢拍的那张照片希望能寄几张给我。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

冰心大姊：

香香来，带来您送给我的"书伴"，老人看书用的"小书架"，谢谢。您想得真周到，不过我目前似乎还用不着，因为我少有看书的时间。读读报，翻翻期刊，动动脑筋，想把这些"精神食物"消化一下，在我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可以消耗的精力。因此我恐怕再没有时间读书了。

近来记忆力又大大地衰退，以前读过的书也逐渐给忘掉。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我家里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

我已搁笔，不再作文。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您比我想得开，也很关心我(《文艺报》载，沙汀说您常常谈起我)，所以向您讲这几句心里话，您一定理解我。我很疲劳，但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样一种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请保重，也不必回答，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祝

好！

巴　金 四月十七日

问候吴青。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

冰心大姊：

上海今年比往年热，咬人的小虫也特别多，前些时候我背上全是伤疤，一天有半天不舒服，但也总算熬过去了，而且因为没有写作任务，不用紧张。小林回来以后小虫们似乎改向

她围攻，只听见她天天叫苦，而我倒越来越轻松。生活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在影射什么，我只是在描述我们的生活。

这两天还是热，不过气温慢慢在下降。秋天快来了。我常常想念老朋友。当然也忘不了大姊，前些时候读了您一篇短文《唯有读书低》，感到很痛快。您的笔还是那么锋利，您还在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您一定会健康长寿！

陈钢来，信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看到两张照片，仿佛又去了北京，在您府上坐了半天。钢钢的技术大大地进步，相照得很好，您是那样安静，那样善良。

我十月初可能去成都，由李致和小林安排，大约住两个星期。沙汀说是在那边等我。近来我身体并不好，但今年不去四川，以后恐怕更没有勇气和精力了。反正小林、国煣为了《收获》的什么笔会都得去一趟。我如果去就只是向故乡的泥土告别，我不参加任何会。

写了三、四百字就感到疲劳，那么以后再谈吧。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九月一日

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

冰心大姊：

信早收到。每天一大早我就对自己说：今天一定要写好

回信。可是正要拿笔，便会有人来，有事来干扰，结果连一封短信也写不出来。我天天疲劳不堪，却什么事也做不了。有时烦躁起来，坐卧不安，最近太热，又开始感到日子难熬。我真该搁笔了，我写字多么困难，安排时间又多么不容易。卓如同志要我为您的传写序，在病中我不能从容构思，从容执笔，写不出像样的序文，我不敢答应下来。我一直在踌躇。但是后来看到您给魏帆的信我想通了。您说："只要几句真话。"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您这个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一直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停地奉献您的心血。您这个与本世纪同龄的人，您的头脑比好些青年人的更清醒，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有更深的感情。您请求，您呼吁，您不是为着自己。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您还要求"真话"，还用自己做榜样要求人讲"真话"，写"真话"。我听说还有人不理解您那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加以删削，还有人不喜欢您讲的那些真话。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您，大多数作家敬爱您，您是那么坦率，那么纯真，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更难得的是那么年轻。现在我还想说一句："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请告诉卓如同志，我将动手试写一篇短序，如写成，会寄上，请您转交。内容就是以上那些。祝

好！

巴　金　七月六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冰心大姊：

我这里开始冷起来了，不过上半天窗前一片阳光，窗外也有菊花，有时我也感到心情舒畅，并不是一拿笔就想发牢骚。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近九十岁的人了，您还写出叫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使人尝到“辣味”的作品，您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还不是替受苦受难的人争取较公平的待遇……还不是……总之，谢谢您，我要听您的话争取长寿，多写点东西，多讲几句真话……

小林夫妇可能十二月十五、六日去港，没有什么事，一个朋友请他们去参观两个星期，主人就是《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他后来弃文从商做了老板，同文化界还有来往，我们八四年赴港，也见过他。听陆谷苇说澳门报上正在发表他写的文章《冰心和巴金》，我尚未见到。

吴青要我写字，过两天写给她。现在写几行就感到累。下次再写吧。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卅日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

冰心大姐：

您好！

我一直想念您。收到来信，十分感动。一个月前不小心摔了一跤，至今疼痛不堪，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紧紧抓住我的心。我佩服您，羡慕您。我看得清楚，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您一直在奉献您的一切，我要向您学习。希望您不要把我抛在后面。请多保重。

问吴青好。谢谢她的信。

祝

好！

小弟巴金口述 三月二日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冰心大姐：

想念您，但是我想用不着给您写信，希望您得到安静，好好保养身体。希望吴青能好好照顾您。

我还好，只是恢复得慢，仍在病院中。送您一张近照，请收下。祝

好！

巴　金 八九年三月廿三日口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冰心大姊：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健康有好转，可以亲笔写信了。但也只能写两三行，累得很。只为了告诉您，我们昨天晚上非常高兴地看了关于您的电视片。您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想再看，三看。

请保重，祝

您健康！长寿！

巴　金 五月五日

七十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冰心大姊：

信收到。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只是因为病痛，我说这是我一生所受到的大惩罚。最初痛得连朋友也无法想念，后来疼痛减轻，才常常想到您，当时还不能写字，只好口述几句，让小林记下来。以后怕给您添麻烦，连几句口述也不便寄出。我只是经常问小林：冰心怎样？小林说：她不会有麻烦吧。这句话倒叫我放

心了，因为有好些国家的朋友关心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

我天天做梦，而且多做怪梦。可是从未见到“宝库”，对宝石更无兴趣。只有几次同您出国访问，至今不忘，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您还可以制造“宝库”，我也能等待您给我的高脚绿玉盘。我已在医院住了五个月，不会太久了。过了八月，总可以回家休息。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祝

好！

巴　金 七月廿七日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日

冰心大姊：

八·一来信收到。我写信问候，主要是担心您的健康。知道您“好”，我就放心了。我的脑子早已糊涂，讲话不清楚，见客还要找小林翻译、解说我的有气无力的四川话。她怪我在信上对您提什么“病痛”，那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不该重提让您为我担心。她批评得对，我很可能把时间颠倒了，把第二次摔伤初期的疼痛跟病床上的伤痛混在一起。其实现在有各种伤痛的人很多。在您面前我不敢言老，但对小林说我的确是太老了。她虽然嫌我唠唠叨叨，也只好听着。读者对我宽容大约也是这个道理。

不写了！李晓救了我，他的小说得了奖，要上京领奖，他一定到府上拜见，把该讲的话都讲出来，还要送本书给您，让您感到烦闷无聊时翻书笑一笑。祝

好！

巴　金 八、一五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冰心大姊：

收到您七日的信。在这之前我已在荧屏上见到您的笑容，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您府上一片欢笑、满屋鲜花的报道，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仿佛都在您身边，欢庆您的生日。我们祝您健康长寿，也相信您一定健康长寿。更难得的是七十几年来您一直不曾放下您的笔，您一直是年轻学生的老师和朋友。九十岁！您并不老！您的文章还打动千万读者的心。最近我常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手抖得厉害，不写了，再见。

巴　金 十月十二日

问候您全家。

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巴　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冰心大姊：

又有好久未给您写信了，不过您的近况我还是很清楚的。我的，您可能就不大明白了。其实您也不用明白。您有苦恼，我也有苦恼，老年人都有苦恼，生活不能自理，许多事要靠别人帮忙，手脚不听指挥，思想跑得很快，行动却跟不上，或者行动有意对着干，跟自己打架，自寻烦恼。

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始终丢不开他们。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吧。反来复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我从那里汲

取养料。

我谢谢您，这几年来您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还记得您写下的和讲过的那些意义深刻的句子。那些辣的、有刺的、响亮的正是我现在需要的，能使我头脑清醒的。

我还唠唠叨叨讲这些做什么？您我今天都不是战士了。尤其是您，已经到了九十高龄，应当保重身体，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让大家经常看见您健康的笑脸，它将是对人们的安慰和鼓舞。想念您。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日

问候吴青一家。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九日

冰心大姊：

小林告诉我您来电话，说是久未收到我的信，不知我近况怎样，很关心。很感谢您的好意。我还记得前些日子我给您写过一封信发了些牢骚，的确身心两方面都不大好，有悲观情绪，常常背诵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或我的旧作来激励自己，让自己振作起来。您回了信，没有几句话，您给我鼓励，您不悲观，您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我读了信，我想来想去，您有道理。我相信您。我心安了。但是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

不会感到孤独。

我好久没有寄书给您了。有一套《译文选集》最近在香港三联出版，三月中可能寄到我这里，一套十册，这是我青年时期的习作，前两年病中校改了一遍，作为我创作生活的一种纪念品，您不会翻看这些书，不过让吴青看看还可以，下个月书一到就为她寄去。我还要寄我的《全集》给她。早就该寄出了，可是缺少人帮忙，只好拖着。

不写了。多多保重！千言万语不如这四个字。祝

好！

巴　金 二月十九日

问候您全家。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冰心大姊：

来信早已收到，因为小林已跟您和吴青通过电话，我也不必再写什么了。

一段时间又像流水似地过去。我还在想悲观的问题。我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以为您对我的"悲观"有误解。我悲观，因为我有病不能工作，写字动不了笔，写字不像字。我悲观，因为我计划做的事大半成为空话，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言行不一致，我想向托尔斯泰学习，可是只能做到：通过受苦净化自己。所以我还是相信：存在就是力量，

那么活下去便是战斗。对青年的看法，一方面相信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也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不以年龄来判断是非。

祝

好！

巴　金 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冰心大姊：

二十五日来信收到。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天热，身体不好，杂事又多。熟人不常见面，来信找我题字、题词、签名的较多。而我一动就累，一累就垮。有时会因此悲观，有时很忙，有时又感到寂寞。最痛苦的是写字时手不听指挥，写得字不像字。

您谈起传记的序文①，说是我把您"捧"得高了。我不同意。我以为这是您自己写出来的。一个"高"字谈何容易！别人都喜欢往低处跑，您仍然站在高处，一下子就显得您高了！这是比出来的，大家亲眼所见。晚霞似火，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有了您的真实生活，我这小序才不是空头文章，我写，因为我要向您学。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

① 指作者为卓如著《冰心传》所作的序。

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

小林说去杭州安排在九、十月，我看也有困难。别的下次再谈吧。

祝

好！

巴　金 七月廿七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冰心大姊：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写回信，因为用不着再写什么了。人们私下用尊敬或称赞的口气谈论您，这说明我说的是真话，真话打动了您的心。您激动，我也激动。我想起鲁迅先生过去给秋白题的字。① 今天您的友情使我的生命放光彩。"足矣"？生命没有足的时候，它需要更多的光和热，也能放更多的光、发更多的热！

巴　金 八月廿六日

---

① 指鲁迅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冰心大姊：

您提到亚洲文化奖，现在事情安排好了，小棠去福冈代我受奖，三十日从上海动身，陈喜儒同行，他们大约住十天。小棠初次东渡，小陈却是日本通，对他会有帮助。

不写了。祝

好！

巴　金 八月廿七日

问候吴青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十日

冰心大姐：

张锲同志回京，让他带给您这封信，还请他送一篮花到您府上。想说的话很多，手不听指挥，无法全写在纸上，您会了解的。您不能来西湖，我一时去不了北京，您说“怅惘已极！”，不必！我觉得您就在我们中间，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谈论您，昨天通电话，我虽然讲不清楚，可是我听见您的声音，多么亲切的声音！晚宴席上我们还为您的健康干杯！您在信中说：“别忘了我！”，您想，我们怎么会忘记您？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祝您健康长寿，也相信您会健康长寿！

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巴　金 九月卅日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九日

冰心大姊：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读到您给小林的信，我忍不住要笑起来，我也有这个毛病，整天为找东西发急、发愁，毫无办法，白白花费多少时间。这次去杭州，小住十八天，病情有好转，可能因为住在灵隐后面茶树丛中，非常静，空气清新；还有，最近我一直在喝矿泉水也有好处。总之，到杭州后我的胃口好起来了。以前住院期间最害怕开饭，看见工友送菜饭来就起嗯心，回家后仍没有食欲，把吃饭当成任务，勉强吞下去，几个月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不同了，自己想吃、想动了。这说明我还要活下去，很好！即使活两三年，也可以多写点东西。有人不喜欢我的文章，就让他们多发点脾气，这怪他们器量太小，不能容人。

王元化昨天来过，他明天要去香港探亲，在儿子家里住到春节以后，三月才回上海。您不用给他写信了。我已将您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可能在安静的环境里休养一个时期。到了明春您要是情绪好一点，请写几句话鼓舞他，他年轻时候受过您的影响。

祝

好！

巴　金 九〇年十二月九日

问候吴青和全家。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九日

冰心大姊：

好像今年还不曾给您写过信，不过我记得有些人来来往往传递口信，又收到您两次来信，我似乎一个字也未写。这段时期我看了一卷书的校样，疲乏不堪，接着又患流行感冒(不过比较轻)，总之，情绪不大好，主要因为写字困难，四肢无力，写文章更吃力，一篇也写不出。当然我还在挣扎。常常想到您，我读到您的文章和书信，的确受到鼓舞。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这次小棠赴京开会，我要他去看望您，谈谈我的情况，看看您的情况(您的生活的另一面我似乎也了解一点。不少人缠住我要题字，还拿出来您的手迹，这说明您已经吃够了苦头)。前两天他回来说起他同小陈讲好一道去看您，小陈临时参加学习班不能去就错过了机会。他没有去看望您，我很失望，但也无办法，我不能自理生活，得靠别人安排，小林他们在安排我下月去杭州，如成行可住半个月，和去年一样。我还担心支持不下去。

不写了。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九日

问候吴青。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

大姊：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身体不好，生活杂乱，总是无法摆脱一些无聊事情，想做的事做不了，却有不少人缠住你让你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人老了，来日无多，时间可贵，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干扰你，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我实在痛苦。别人说我忧郁，我佩服您，您会讲，嬉笑怒骂，会讲出来，痛快之至，别人拿您也没有办法。我常常不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矛盾，也充满烦恼。我说我一直在为消灭矛盾而奋斗，可是我不够坚强，我的奋斗没有用，这成了一句空话。

我住进医院，住了十六天，又出院了，还是为了那老病（气管炎），医生怕转成肺炎，现在不要紧了。前天晚上看到了关于您的影片，拍得不错，看见您衷心愉快的笑脸，我很高兴。您给小林的信看到了，谢谢您的关心。我今天上午回家，怕您为我的病担心，赶快写这封信，我还能够写出成形的字，这说明我的身体还好，请您不用着急。

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六月廿日

问候吴青。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

冰心大姐：

八日来信收到。不能见面，只好把信多读几遍。昨天晚上又读了应红的文章，在这之前还接待了井上夫人，我们一再谈起您，井上夫人在北京见到您，说您身体好，气色好。我很高兴。

说到我自己，我今年比去年差些，不过下半年又比上半年好些。我的情绪有时不大好，因为不想做的杂事多，要做的事情反倒做不了，做不完，譬如给您写信，已经拖了两三个月了。一天推一天，今天下了决心，也只能写封短信。记得您有一回来信说起“名人之累”，成天做不必做不要做的事。我也一样。活着做“名人”实在没有意思，我不甘心，才争分夺秒讲几句真话。没有想到真话也会得罪人，有人不高兴听。有什么办法呢？我本来就想搁笔，但是看见您那些在暗夜里闪光的文章，我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为不做名人而奋斗！当然要奋斗到底了。

请保重！不要常常激动。我血压低，大概不要紧。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十五日

问候吴青全家。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冰心大姐：

今天吴殿熙同志又给我送来您的礼物，来得意外，我太高兴了。为了您那句话：金坚玉洁的友情。

关于生日我觉得很有趣，我六七岁的时候祖父过生，我不肯行礼还挨过打。我祖父活了六十六岁，他最后一个生日过得特别热闹，我在小说里描写过这个场面。我六十六岁的生日却是在批斗中、"游斗"中度过的，当时我被当做"牛鬼"。没有想到一眨眼我就过了八十七，似乎还要活下去，已经有资格当"人瑞"了。现在不想过生也不行，想"躲生"也不行。我们社会一天天老化的时候，多活就是一种成就。只要闭目养神就算是对得起自己，何必管闲事发牢骚，何必动脑筋讲真话，而且提倡讲真话，劝人讲真话！？有些人讨厌我，以为我爱说真话，其实我讨厌自己，正是因为我那些年假话讲得太多，我总得把债还清，我不想白吃干饭。

您对李辉说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大意），难道

您不知道正是因为我发见自己讲了假话，想不到还债的办法，而感到苦恼！？

我痛苦，但是我并不悲观。我觉得自己不被别人理解，但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姐，这是我的幸运。正如我几次对您说的那样，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我也要争取做到那样。

吴殿熙来讲起您的近况。他回家后会告诉您在我家里见到的一切。最近两个月我的健康情况略有好转，因此为《全集》做了点工作。但出版社做事很慢，我这里只拿到十六卷，昨天给吴青寄去了。

北方天气转寒，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九一年十二月

问候吴青全家

致 牟 决 鸣*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

决鸣同志：

寄赠的《诗歌欣赏》① 收到了，非常感谢。看到其芳的书，就像见到他本人一样，感到十分亲切。谢谢你们全家。

您好吗？今年五月下旬我又去过北京，出席文联的会议。会议时间相当长，事情多，开完会我就回上海了，没有能去看您，很抱歉。最近天热，您身体本来不大好，请多多保重。

我的女儿小林夫妇最近调回上海工作，月底前可以搬回来。这样，我家里有年轻人照顾，也方便多了。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七月十一日

---

* 牟决鸣（1916— ）：浙江黄岩人。何其芳夫人。

① 《诗歌欣赏》：何其芳著，一九六二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决鸣同志：

信收到。今天才有空给您写回信，请原谅。纪念其芳的文章还是由沙汀同志写为好。您要我写，我恐怕写不好，而且写不长，不过我一定写一篇。您说"时间往后一点没关系"，我就在本月底交卷吧。到时用不用请您决定。今天是其芳逝世周年纪念日，很怀念他。他要是活着多好。他的遗作我也会看一遍，意见可能不多，因我一向读书不求甚解，比较粗心。

我女儿女婿都调回来了。女儿在《上海文艺》，女婿在电影局工作，刚刚报到上班。

您最近好吗？请保重。

祝

好！

巴　金　二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决鸣同志：

文章①写好，现在挂号寄上。能不能发表，请您看后决

---

① 指《衷心感谢他》。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定。

寄来的其芳遗作收到了。如有意见，会告诉您，不过要推迟到下个月了。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日

决鸣同志：

信稿都收到了，我最近病了好几天，因此没有早写回信，请原谅。

《毛泽东之歌》[①] 我已读完，觉得不错，但提不出具体意见。我以为最好请书中提到的那些人看看，向他们征求意见，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

其余的话，等我看完小说以后再谈。

祝

好！

巴　金 十月卅日

---

① 《毛泽东之歌》：长诗。现收入一九八三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何其芳文集》第三卷。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

决鸣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其芳的遗作，我已读完，写得好，如能写完，一定是部好小说。但可惜的是，他只写了一个开头，仅仅介绍了几个人物，故事还没有展开。我看，不必单独发表。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的其芳选集里倒是可以的。[①] 不知您怎样看法。至于小说的标题，用《路》可以，不用标题也可以，还是请您决定吧。小说稿另封挂号寄还，请查收。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八日

① 后收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版《何其芳选集》第三卷。

致　许　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

许严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安仁的情况我也听见人讲过。我的问题也是几个月以前才解决的，我相信对你们也会落实政策。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写信给我。您讲到周扬要看安仁译文的事，我要是有机会遇见周扬，当向他打听。我忙，不多写了。请保重身体。我的通讯处（略）。祝

好！

蒂　甘　十二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许严同志：

信收到，知道安仁的后事作了妥善的安排，很高兴。

---

* 许严（1908—　）：湖北武昌人，丽尼夫人。

《文汇报》的文章①这里找不到。底稿还有，遵嘱寄给您看看，看后仍请寄还。我写的不是悼文，但谈了安仁的事情。

出版社那里我会去信把悼词转去，请勿念。

以后有什么事情，请写信来，不用客气。祝

好！

李芾甘 二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许严同志：

来信和抄稿都收到了。关于向暨南大学提要求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提。这里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家属提出一些要求，结果是不了了之。我看您还是同您两个女儿商量决定吧。我有一个想法：您在京是“扫地出门”的，您还有东西和房屋，是否也请学校给北京市革委会去信，要求把那些东西和房屋发还给您。过去的事情并不是安仁告诉我的，②我是从陈范予、卫惠林那里听来的。陈范予在一九四一年病故，卫惠林倒还在美国。

安仁的悼词已经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组了，我相信安仁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明年会重印。请保重身体。别的下

---

① 指巴金作《谈〈春天里的秋天〉》一文，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香港《文汇报》。

② 指《谈〈春天里的秋天〉》一文中的某些情节。

次再谈。祝

好！

巴　金 十月卅一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许严同志：

信早收到。您房子的问题我一直无法解决。我打算在文代会期间找人想办法，但文代会一再延期，大约十月中旬召开，因此未能早写回信，请谅。您是否可以把详细情况写给我？我大约十月七、八日离开上海。祝

好！

巴　金 二十六日

致许祖云*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

祖云同志：

寄来照片册① 收到，非常感谢。我的照片值不得重视，你们这样郑重对待它们，我很不安。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且以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自豪，倘使把我抬高，就是让我孤立，叫我出丑，我只有感到惭愧、惶恐。你们来上海，没有好好接待你们，请原谅。并请代我问候鸣亚同志。

祝

好！

巴　金 六月十七日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祖云同志：

---

* 许祖云(1940—)，江苏江宁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① 指许等于五月下旬往访作者后合影的照片册。

寄来照片册收到，谢谢。

也感谢您和百良①、鸣亚同志那天送来的树和盆景。还谢谢粤秀②同学赠我的书。

我写字困难，不多写了，请谅。

祝

健！

巴　金 六月十一日

问候胡、吕二位同志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祖云同志：

信悉。我写字困难，写出来的字又不像样，不再题字了，请原谅。不用说，我仍然相信，青春是美丽的。

《十年一梦》一册，是送给您的，破书一本，请收下。

祝

好！

巴　金 廿七日

请代问候鸣亚同志

① 百良：胡百良（1935—　）。江苏无锡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② 粤秀：陈粤秀。时为该校学生，曾作有《小溪》、《野鸭子》二书，后者曾由巴金为之题签书名。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祖云同志：

信悉。寄上《嘉兴日报》上短文的复印件一份，供您参考。没有早写回信，只是我写字困难。那篇短文是我一九二四年一月初到南京时写给我二叔和大哥看的"汇报"，本来不止一篇，还有一个总名《嘉兴杂记》，都已寄给大哥。一九三一年大哥自杀后，大嫂将我的信件全部退还，我留下一小部分（其余都撕掉了），《祠堂》便是其中之一。它不是我的作文或作业。近来我写字不成形，有时连笔划也分不开，没有办法，请原谅。

祝

好！

巴　金 九一年、五、二八

一九九一年十月五日

许祖云同志：

来信收悉。我因身体不好，写字困难，只好托人代笔回信。

你信中提及的两件事，写文章现在办不到了；《怀念胡风》中的片断，你们若想收入书中，① 我不反对。祝

① 南京师大附中为九十周年校庆拟编《校友回忆录》，请作者作文并询能否收入其所作《回忆胡风》文中之片断。

好！

巴　　金 九一年十月五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①

祖云同志：

信悉。我的意思还是用"掏出"好，我不赞成用"捧出"。我不会"捧心"的。倘使您不喜欢"掏出心来"，那么就用另外四个字"愿化泥土"也行。我说老实话，请您原谅。

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七日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祖云同志：

您的信和鸣亚同志的信都收到，纪念品也见到了。谢谢。

我自小就害怕参加各种仪式，没有想到活到八九十高龄，仍然不习惯出席任何典礼，何况又是拿我立像示众，因此虽然

① 南京师大附中旅港校友倡议于该校九十周年校庆时为作者建铜像。此信为商榷铜像题词事。

感激校友的好意，但也不能不心惊肉跳，实在有点惭愧。校庆期间没有返校聚会欢庆，希望得到各位理解。

杭州小住养病归来，又患感冒，在家疗养。遵嘱为《丛书》题了词："百年树人，素质第一"。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得提高人民的素质啊！

手不听指挥，再见吧。

祝

好！

巴　金 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致许粤华*

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

粤华：

我终于得到了你的信，终于知道了你们的真实情况。你很好，我放心了。

可惜我现在在医院里治病（因感冒发高烧住院），估计月半出院，就要准备到北欧开会，不能给你写长信了。我只能告诉你：我很好；生活也不错，我和两个妹妹、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小外孙女）、一个未婚儿子（还在大学里念中国文学系）住在一起，有人照料；房子相当宽敞，还在写文章，搞点翻译，只是人衰老了。以后我会经常跟你联系。我的住处是上海××路×××号。现在先谈两件事：一、两本书我都留下，要是还有别的也请寄来；二、支票收下，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心里不安，我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最富有的了，钱对我毫无用处，但你那张支票上保留着几十年不变的友情，我将永远保存这样可贵的东西。

---

* 许粤华（1912— ）：女。浙江海盐人。

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

除了《怀念烈文》外，我还在去年写的一篇短文里提到你，等我出院后寄给你看看。　又及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粤华：

一月廿九日来信收到，这封信到得迟了些。我身体还是不好，但最近我摆脱了一些事情，不像以前那样忙了，稍微得到一点休息，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一时不打算写什么。那两本小书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印出来，急也没有办法。书出后我就寄给你。

我的近作中保留着我近年的思想，我一直在探索、追求。我觉得最近写成的两本小书：《探索集》和《创作回忆录》可以读读，里面讲的都是我心里的话。《随想录》我还要写下去，我要写到最后，因此我也要保养身体，争取多活。感谢你的关心。

我的眼睛也不大好，患着慢性结膜炎，分泌物多，不舒服，在点眼药。

别的话下次写。祝

好！

芾　甘 二月廿七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粤华：

六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我也好久不给你写信了，原因是忙，身体又不大好，写字吃力。但也常常想到你，收到最近这封信，我放心了。我还是照常做事，不过很少出去开会。文章也写得很慢。相当疲劳，打算八月初去莫干山休养十天左右。九月内倘使身体不更坏，还要去法国参加笔会的国际会议。

《红与黑》至今未收到，可能遗失了，你没有挂号吧？那么请你再寄一本给我，要挂号。我在这里无法找到。还有两件事情：一、有人（如王西彦）写怀念烈文的文章，到我处来找烈文的照片，我手边没有（《探索集》里的照片是三联港店自己加上去的），你如能寄两张来，那就好了；二、有些省市出版社想重印烈文的译著，他们要是写信来问我，我该怎样回答？可以印吗？稿费给谁？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七月三日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

粤华：

前信想已收到。写这短信只告诉你一件事：《红与黑》终于收到了，谢谢你。我的一切如常。现在又热起来了，每天挣扎着写几百字（包括写短文、回信、抄稿在内）。最近我在编一本《序跋集》，我的侄女帮忙我抄稿。这等于我五十几年的真实的"思想汇报"，不是假话，自己看看也很有意思。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七月十二日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粤华：

信和照片都收到。我六日去莫干山，住十天。先写这封短信，讲两件事：

一、《冰岛渔夫》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编辑室来信问我"应如何付给译者亲属"，要我"代询黎烈文夫人"。你说版权已卖掉，但不应包括在大陆的发行权。我的意思这本书的稿酬可以付给烈文在国内的亲属。以后如重印别的译著，可分作两份，一份留给你，一份留给你送国内的亲人。我颇有意

让一家出版社为烈文出一“译文选集”。你同意或默许么？

二、你的信已给一萍看过，她说她已拍了照，回去送给你。我也托她带两张给你。

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日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粤华：

北京开会回来，疲劳不堪，杂事仍多。眼看有限的生命就这样白白消耗掉，实在不甘心，我仍在为我的五年计划奋斗，即使把五年延长到八年，我还是要努力。说给你写信，已近一个月，还无法动笔。我写字极慢，常常刚拿笔，楼下就有人叫，客人来谈什么事，办了这一件又忘了那一件，满书桌都是书刊和信件，信开了头一旦放下，回头想起来就找不到了。这不是忙，是乱！这两天我住在旅馆里，一则躲避来找的人；二则写一篇文章；三则理发洗澡；四则家里太冷。这封信是在旅馆里写成的，否则还会拖下去。《红与黑》全书已由四川出版社复印完毕，可能即将发排，估计出书将在明年上半年，那时才付稿费。届时你要怎样安排都可照办（在国内用比较方便），但要得到出版社通知，才知道稿酬数目。烈祖处有信来。黄家未再来信，寄去福建的一半稿费不知收到没有。别话下次谈。

祝

好！

芾　甘　廿一日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粤华：

前信当收到。今天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才知道黄松老太太已在两个月前逝世。现在把消息剪报寄给你看看。

祝

好！

巴　金　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

粤华：

信早收到，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写字困难，干扰又多。上次提到的送给你的书明天才能寄出（交航空邮寄），还是叫我儿子办的。他是集邮家，因此书到后请你将包封上面的邮票剪下寄回。

刚写完上两行，就听见叫声，楼下有人找我。我的生活至

今还是相当忙乱。想写的文章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写，很着急。

沉樱回来我见过两次。以前听说她要回国定居，后来才知道她改变主意仍返美国了。梁宗岱在广州，已瘫痪。

吴强他们赴美，日程紧张，大概不会去南方。

又有人来找，不写了。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九月四日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粤华：

在医院住了半年多，回家已三个多星期，但病尚未治好，每天仍在锻炼、受苦，没有办法。现在仍是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半年多未亲笔写信，最近开始写点短信。

接受勋章① 是自已没有想到的事。但我想能对促进中法人民友谊有所贡献，也是好事。拔牙却是毫无办法的事情，我因腿伤，乘车（上下车）不便，去医院装牙困难，不装牙又不便吃东西，只吃“半流”，一个月来人瘦多了。

你劝我少吃甜食，谢谢你的良言，现在我已少吃糖果。

邮票收到，孩子们谢谢你。

---

① 指是年五月七日接受密特朗总统授与的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

别的话下次谈吧。祝

好！

芾　甘 六月八日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

粤华：

四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我在医院住了将近半年，十六日出院，准备赴日开会。五月九日去东京。

身体还是不好，写字仍有困难，请原谅，我只能写这封短信。但我要告诉你，得到你的信，知道你的近况，我很高兴。

我在日本住两个星期，二十三日返沪。

余后谈。祝

好！

芾　甘 三日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粤华：

达人来看我，交来你的信和你送给我的"多种维他命"，很感谢你的关心。记得你上次来过一封信，讲起我患帕金森氏症，忍之说在美国一般治这个病用的药只有 sinemet，我在上

海治这个病也是用sinemet(美国药)，每天四次，每次半片，我每两周去医院检查一次，拿回两周限用的药。最近一年半都是这样，健康情形比较稳定，但毕竟年纪大了，杂事较多，我虽然因病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但是还是经常感到疲劳，感到吃不消。不过我自己估计，只要我能做到劳逸结合，不要累倒，大约还可以活三五年。当然主要得靠自己。半年前我就想写信告诉你这些，但写字实在吃力，记性又差，来信看后放在何处过些时候就忘记了，起初找不到你的地址，后来就忘记写信的事情，倘使达人不来，我不会写这信。但的确应当写了！

我现在在家养病，有时间和精力就写点"随想"，此外还在整理自己过去的译稿，因为有书店愿意重印它们，这是在办后事。自己办了，省得麻烦别人。我没有正式秘书，因为我不办公事，以前我女儿和侄女轮流值班在医院或家里照料我，我侄女还替我处理读者来信。现在我侄女调到收获杂志社工作，她和我女儿都很忙，有些事情就得我自己动动脑筋，有些就只好拖拖。没有口授的可能，而且在写作方法、方式上我也改革不了。

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

好！

芾　甘 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

粤华：

信收到。在上海见面，医院里没有机会畅谈，感到遗憾。我有不少的话要说，却没有精力讲几句完整的话。今天坐在家中小桌前写信，我的笔又不听指挥，它好像不肯移动。没有办法，请原谅，我不能唠唠叨叨地写下去了。

我想得到你一定不满意我不肯伏倒在“主”的面前，向他求救，我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对，你不能说服我，但是我不会同你辩论。我尊敬你，因此我也尊敬你的信仰。我愿意受苦，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却不需要谁赐给我幸福。事实上这幸福靠要求是得不到的。正相反，我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到幸福。

谢谢你的礼物，这份生日礼物会在我心灵中开花。多美的花！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

再见！祝

好！问候大家

芾　甘　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

粤华：

信收到。我也想念您。分别四十多年，前年在华东医院见面，又是那么匆忙，那么紧张，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不过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们谈得很愉快。……现在我记不清楚自己讲了些什么，只是我相信您满怀好意，您想说服我是为了我好。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真希望被您说服。但一直到今天我看自己还是很清楚。眼睛一闭，万事大吉。没有主，也没有我，只有我活着的八十几年间的爱与憎不会消灭。我要为这感情负责。我最后编《全集》说是还债，也就是对自己感情负责的意思。在我，主已是多余的了。我不想"死后复活"，也不希望"永远不死"。

很遗憾我再没有机会接待您，我也只好像您那样翻看两年前的照片，我推着助步器送您到电梯口。……

还有那张小支票①，我感谢地收下了。您知道我并不需要它，不过我得接受您深厚的友情。

祝

好！

芾　甘 九一年一月三日

问候慰之②

① 许寄来三十美元请代购生日蛋糕。

② 慰之，黎慰之，许粤华的女儿，一九九一年曾陪同其母回国探亲。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一日

粤华：

四月廿二日信收到，念之来沪前的信也拜读了，一共得到您两封信，真是意外，见到念之伉俪，我仿佛回到同烈文相聚的日子，当然很高兴。八九年在华东医院会见一两小时，未能在家中接待，让您看看我的日常生活，这遗憾得到补偿了。在念之身上我好像见到了你们全家。很感谢他来看我，我们虽然谈得不多，可是我想起许多事情，回顾过去了的几十年岁月，我增加了生活的勇气。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今天还是如此。您是我敬佩的一位朋友，我忘不了您。

人文社王仰晨两次来信问您的地址（他是为了征集我的书信），我一直忘了告诉他。我给您写的信，倘使还留着，请复印一份寄给他，或者由我转给他。总之，由您决定吧。我知道已经发表过两封，有一封是我留了底，抄给《文汇月刊》发表的。您收到了雨花石，我很高兴。我来日无多，工作又忙，写信困难，笔又不听指挥，写封短信，换了三次笔！我们不可能见面、辩论、告别了。我选了一样东西送给您作纪念，说明也好，表达也好，一种不变的友情。

别的话，不写了。祝

好！

芾　甘　九二年五月十一日

致许善述*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善述同志：

我长期生病，今年起活动更困难，无法工作。您的信已拜读，有些问题只好慢慢解决。对你们的工作，我愿意帮忙，但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请原谅。我没有精力写序言，将来如健康情形有好转，就写几句话作“后记”吧。

关于您提的几件事回答如下：

一、《塔的秘密》我这里有，另封寄上。它正是爱罗先珂式的童话。

二、《卡斯托尔之死》原文找不到了。

三、《半月》杂志的文章可以在成都找到。

四、《绿光》杂志的复印本中国世协有。

五、《幸福的船》我找到了。您开的目录中少了愈之译的《枯叶杂记》等三篇，大概因为它们已经收在《愈之与世界语》中了。

---

* 许善述（1922— ），山西广灵人。北京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此信系复其所询在编辑《巴金与世界语》一书时所提的问题。

六、《秋天里的春天》我去年对照原文修改了一次。改订本已交给“三联”，但尚未付印，底本还在他们那里。你们的书将来发排，希望采用我的改订本（可请“三联”复印一份）。

余后谈。

祝

好！

巴　金　七月廿八日

致阮思聪*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思聪同志：

信收到。我又老又病，只能简单地写几行字回答你。谢谢你要为我准备的巧克力、蛋糕、饼干、水果，它们对我已经无用了，倘使我的病情明年没有较大的好转，我就不可能回家乡参加讨论会。而且说实话，我从小就害怕出席大场面，害怕任何仪式，害怕任何礼节。一九一七年春节除夕我们家吃年夜饭，我躲在马房里轿夫老周的烟灯旁边，等到夜饭吃完才慢慢走出去。我父亲和家里人也不曾批评我。我有过种种怪脾气，后来渐渐地改掉了。我说不要学我。不过请记住我总是慢慢地朝前走。

不写了。祝

新年好。

巴　金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 阮思聪，成都锦城小学学生。

一九九一年三月

思聪小朋友：

收到你寄来的礼物，谢谢。但是我应该说清楚我不能接受人参，因为我从未服用过它，长期放在我家里，它只能发霉生虫，我打算托人将它带回成都，或者退还给你，或者送给慧园。至于红领巾一方我倒高兴地收下了。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信(我写字很吃力)，不少家乡孩子的来信我都无法回答。我喜欢所有天真活泼的、真诚向上的孩子，不论回信不回信，你们都在我的心里。为了表示谢意，我送你一本小书《巴金文选》，这是在香港用繁体字排印的，倘使书中有不认得的字，可以找你父亲帮忙。那些短的文章你读了会有好处。

祝好！

巴　金 一九九一年三月

致孙陵*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陵兄：

信收到。蕴珍带小孩回家，我为她的走忙了两天。你的心情我能了解，但我得劝你安静一下。出杂志花钱太大，并且花自己钱犯不着，花别人钱又不便。鲁苏×两地××情形说者甚多，我们无×无派，①无法见到真相。自然也可猜到一点，但也难说服别人。现在单单凭热情和义愤喊几声有什么用，最好能够把自己的事弄好。朗西原说将《少读》交你编，后来又无消息，还是照样拖下去。从文已来沪。祝

好！

芾　甘 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

* 孙陵（1914—1983），原名孙虚生，山东黄县人，作家。

① 两句中的××均为原件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致孙之龙[*]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

之龙同志：

我身体不好，写字困难，无法工作，不能为葡文《家》写序了，请原谅。

照片寄上一张，是近照。您要选用旧照，可以向现代文学馆借用。我又老又病，记忆力差，有不少照片，却不知放在哪里，也实在没有精力翻箱倒柜找这类东西了。

祝

好！

巴　金 八七年一月十一日

---

* 孙之龙（1936— ），广东海康人。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编审。

致孙文光*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

文光同志：

信收到。请您跟《访巴金》的作者孔罗荪同志联系，请他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答不出来。

此致

敬礼！

巴　金 一月廿日

---

* 孙文光（1936— ），安徽庐江人。教育工作者。此信系复所询罗荪作《访巴金》中述及因读巴金著作后走上革命道路之将军是否为陈毅同志。

致严克炎*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

克炎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来信读悉，您那些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我写字实在吃力，以后再说吧。我始终相信正能胜邪！

我常常想到那十个孩子①，我并不想见他们，却关心他们，希望他们不断地、慢慢地往前走，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前，向上；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也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少讲空话，多干实事。路很长，走起来也并不容易。要坚强。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您转来的那位河南医生的信拜读了，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不过，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匆复。祝

好！

巴　金 一月九日

---

* 严克炎(1931—)，江苏无锡人。教育工作者。

① 即"田玲等十位同学"(见本卷第291页)。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

克炎同志：

您的信和孩子们的信都收到，而且读过不止一遍。但是请原谅我无法早写回信。首先我不能从容执笔，我这里有种种的干扰；其次我拿起笔，手不听指挥，我有病写字困难。我多么着急，想早些告诉孩子们，知道他们成绩好，我很高兴，我很满意。不过我不说孩子们也知道：学习是长期的事，是一年、十年、甚至一生的事；上学学习是为了工作，要工作得更好，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上学念书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获得知识，懂得生活，懂得社会，懂得世界，懂得周围的人和事；还要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把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拿来同生活中的见闻、感受和别人的言行核对一下，孩子们就可以逐渐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据我看"学"和"想"、和"做"都分不开，学了要用，要在实践中检验学得对不对，做得对不对。总之，不要读死书，不要死记、强记，人家说什么，就记住什么；要学会懂道理，做到一通百通。总之，要把书本、知识、生活连在一起，把学习和做人连在一起；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但又要做到高高兴兴，心情舒畅。……我没有精力写下去，详细说明我的想法，而且这想法对孩子们不一定适用（我指的是长远的道路），他们不一定理解。其实用不着我唠叨，也用不着我担心。您是位很好的老师，您会把孩子们一直引到正路。您善于启发，善于开

导，寻找理想的活动，设想得多么好！我这些没有解说明白的话只能作为参考，请转达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不停地稳步前进。

祝健！

巴　金 五月十四日

你们那里四月份召开的理想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吧，很抱歉，我不曾向你们表示祝贺。十五日又及

致苏叔阳[*]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叔阳同志：

信收到。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最近又因受凉住院，在病房里只能写这样简短的回信，请原谅。

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他不会作出什么结论。

我无法再写下去，请原谅。祝好！

巴　金 五月十四日

---

* 苏叔阳(1938—　)：河北保定人。作家。

致杜运燮*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

运燮同志：

信收到。《陆游诗选》是我寄的，前两天又寄上一册《杜甫诗选》。蕴珍在时寄出的那本《唐诗三百首》也是我替她封寄的。蕴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给您寄书，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中国诗集，后来找到一本就寄上一本。我的问题最近快要解决了，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工宣队老师傅对我简单地谈了一下。将来正式解决时，会写信给您。您的工作决定或地址有变动时，也望告诉我。小林留上海大概无问题，但尚未正式派工作。小棠早已回乡下，最近正忙着考大学。他们两个是蕴珍最关心的，他们的工作能得妥善安排，我也会安心一点。别的话将来再谈。祝

好！

李芾甘 七月十一日

---

* 杜运燮(1918—)，福建古田人。诗人。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运燮同志：

收到上次来信后，我估计您随时都可能接到调令去临汾上班，因此只寄了一本您要的诗经，并未写回信。现在也还是这样地估计，因此也只写这封短信，说明上次我只寄过一本书，邮包内也并未夹短信，这就是说并未遗失什么。这次仍用挂号邮件寄上钱钟书编选的《宋诗选注》一册，请查收。我寄给您的书都是我自己的(去旧书店一般说很难买到什么)，手边有的寥寥的几本旧诗，您留下吧，算是送给您，不用寄还了。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尧　棠 二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

运燮同志：

好些时候没有得您的信，我们也猜想得到您是在等待，因为我们也有等待的经验，而且至今还在等待。得到您的好消息，我们都高兴，您复了职，又到了临汾，新的生活开始了，特别是在农村锻炼了几年以后，您可以为人民做不少的事情。祝您一切顺利。

我们家里近两三个月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消息。只是我的生活更安定和安静了。可以顺利地在家里做点翻译工作。倘使有什么好消息，关于我的或者关于我孩子们的，我会马上写信给您。别的话以后再谈。现在预祝您春节快乐！

尧　棠 八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

运燮同志：

上月下旬来信收到，知道您的近况，很高兴。我这里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一切如常。我仍是除到机关学习两个或三个半天外，就在家读书翻译，尽管每天几百字，赫尔岑的《回忆录》也译了十多万字了。我是把翻译当作学习看的，也就是说帮助自己认真读懂一本书。

我的儿子仍在安徽农村，最近回来过国庆节。女婿已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最近也回来探亲（女儿留在上海，她今年六月下旬生了一个女孩）。

从文① 六月下旬到过上海，流金陪他到我家里来坐了半天，谈了好些朋友的情况。他身体差一点，但精神很好。第二天他就离开上海了，以后情况就不清楚了。他最近没有信来。

---

① 指沈从文。

这几天牙齿痛，因为不怎么厉害，就没有去医院看，但总有点不舒服，就写到这里为止。别的下次再谈吧。祝

好！

李芾甘 十月九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运燮同志：

八月五日来信收到。我家里一切如常，家里人都好。本来打算等小林的工作决定后给您写信，前些时候好像马上就要决定了，但现在还在拖，她可能要去杭州（她已同意），究竟怎样，还难说。决定后我会写信告诉您。要是小林走了，就没法要求把小棠调回来。对这种事我已没有信心。不过希望还是有的。

别的没有了。以后有新的消息，再给您写信。祝

好！

尧 棠 九月一日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运燮同志：

您的女儿和岑同志过沪，来看过我两次，知道您的近况，

很高兴。他们前天来的时候，我正患感冒(但并不厉害)，因此谈话不多，托他们带给您一本《唐诗别裁》和一包糖果，只表示一点想念的意思。

上月初我的"业务关系"转到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去了。我已去报了到。不过我身体不好，没有接受任务，推掉了。目前只是去那边参加政治学习(每周两个半天)，其余时间仍在家休养，最近一段时期因身体不大好，什么事也做不了。

请代我谢谢岑同志和您的女儿。祝

好!

尧　棠 十月二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运燮同志：

十月七日的信早收到了。前些时候又寄上一本《元好问诗选》和一本海涅诗的英译，想来已经到了您的手里。这些书对您也许有些用处。我的书房仍未启封，不过未封的旧书堆里还有不少的书，只是诗并不多，孩子们也拿了些去。据王辛笛说，在古籍书店偶尔可买到一两部线装的宋诗钞或诗选，但售价也相当贵。这十年中间我没有去过旧书店，情况也不了解。

您写诗当然是好事。《诗刊》就要复刊，好多人都在写诗，诗人们更是意气风发。我也喜欢诗，但是不会写。

我在出版社编译室，每周学习两个半天，还未接受什么任

务，我的眼睛不好，最近又充血，实际也做不了工作。作协分会派到出版社去的人前后将近三十，不过多数在文艺编辑室。孔罗荪最近解放，安排到师大图书馆，王西彦大概也在那里。

小林到浙江工作（省文化局），调令已到，月底前动身，不会再拖了。以后就要进行小棠调沪的事。谢谢您的关心。

别话后谈。

祝

好！

尧　棠 十六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运燮同志：

来信收到。您的诗抒发了真挚的感情，不过它还有外国诗的影响，而且显著；知识分子的味道浓，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我想，生活变了，环境变了，多写，写下去，总会有改变。我倒赞成在旧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小林已去杭州，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工作，小外孙女留在我家。我们家现在三个老人和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当然有困难，已在进行调回小棠的事。

我的身体还好，只是眼睛不舒服，最近又充血（血压不高，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准备找熟人开后门检查一下。

您那里想必更忙。最近大家都在学习《红旗》上几篇重要

文章。祝

好！

尧　棠 八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

运燮同志：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对我全家的关心。首先我希望地震的预报不准确，就像去年北京一带的预报那样，只是一场虚惊。也希望您工作顺利。

我这里，小林夫妇回来过春节，后天就要回杭州去了。小棠调回的手续已办好，到里委调查过，报告已经由街道乡办送到区里去了。现在是小棠自己在"跑"，在"催"。我们也知道应当托人想办法，但门路少，办法不多，只有由小棠自己去催。据我估计，有成功的希望，时间也不会拖得太久。至于工作，那是户口迁回以后的事了。现在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小林在《浙江文艺》管的是诗歌，是领导叫她担任这方面的编辑。反正她初次参加工作，需要锻炼，对口不对口，也无关系。关于诗，您谈到"洋为中用"的问题，我觉得这条路很难走。这个问题在五四时期没有解决，以后也一直没有解决，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外，"洋"诗在群众中一点基础也没有。

您想在这条路上做点探索的工作，当然可以。但是总得做到这样的一点：群众能接受，群众会喜爱，才能有成绩。我这个意见您以为怎样？

中药我目前不需要，谢谢您的好意。

祝

好！

尧　棠 二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运燮同志：

三日信收到。我正在想，您大概会延长假期，没有料到您已经回临汾了。这次您过沪，没有能陪您上街走走，我也感到抱歉。那两天我感冒，不大舒服，后来我又闪了腰，有两个星期伏案写字颇感不便，但现在也渐渐好了。小棠就是在您来的那天晚上回来的，他已报进了户口，现在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暂时帮忙工作，等待分配，每天工作较忙，他的情绪也很好。今天寄上《龚自珍集》和《李白诗文系年》各一部，请查收。龚的诗我还喜欢，前两年重印过一次，但也不易买到。

祝

好！

尧　棠 八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

运燮同志：

信早收到。最近比较忙一点，天气又热，做事效率差，也

懒得写信。后来唐山地震发生并波及京、津，我写了好些信打听朋友们的消息。昨天得到健吾来信，知道之琳他们的情况，才比较放心了。我前两天给良铮去了信，天津受灾较大，不知道他的情况怎样，您有无他的消息？一、二月前成都一带有地震警报，春节前后你们那里也有过警报，幸而都未成事实。现在你们那里怎样？我一家都好。我儿子已经分派了工作，四天前到益民食品厂报了到了。可惜您上次过上海时没有见到他。请多多保重。再见。祝
好！

尧　棠 十二夜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

运燮同志：

十八日来信收到。久未得你的信，料想你教学很忙，我也就没有再给你去信。这其间从文到过上海，他身心两方面都好多了，他还在苏州，没有回到北京。良铮处我有信去，他也有信来，没有料到，他的腿伤倒那样严重。"四人帮"揪出来，除了四害，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对我来说，他们是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过去我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压死我，但是我并不怕，我只是小心避免刺激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快他们就完蛋了，真是像俗话所说，"时候到了，一切都报"。他们太坏了，太狠了，也太臭了！上海是他们经营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

多，搞起来花费时间，但总得彻底搞，搞清楚。现在当然先抓工交、财贸方面。文化出版等系统的运动还得慢慢搞，群众起来了，领导动不了，因为上面还有爪牙在。这次搞运动是有领导的，为了把运动搞好，群众也沉得住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会逐渐澄清让“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

小棠现在罐头车间劳动，推罐头到蒸气室去消毒，只是花些力气，他还吃得消。据说以后可能到机修组去。不管怎样，他的情绪还好，他还有时间读外文，自己也满意。

别的话以后再谈。请你随时注意地震的预报。预报不解除，总有可能发生事情的。请保重。祝

好！

尧　棠 三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

运燮同志：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小林夫妇的确回上海过了新年，这个年的确也过得很愉快。“四人帮”打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都无限光明，谁不高兴呢？小林工作的文化局举办了“迎春诗会”，据说情绪很热烈。浙江的运动进展得也快些，有新气象。北京文艺界很活跃，大家都写文章，只可惜地盘少。上海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十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流毒太深。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人，而且又得稳稳地解决问题，因此一直

到一星期前才派了人来主持出版社党委的工作。文化局还不知道怎样？我的问题还得由文化局解决，恐怕还得等待一个时期。孔罗荪、黄佐临、王西彦他们也是这样（贺绿汀的问题最近解决了）。反正我也不急，现在生活安定，而且“四人帮”倒了，不会有人想害我了，我可以安稳地睡觉了。想到蕴珍，我心里很难过，她的确是“四人帮”的受害者，但又讲不出口，因为还有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啊。我一时写不出文章，而且还没有人来组织我写，自己也不必急于想发表文章。好些关心我的朋友都来信鼓励我，但一切还得遵照报刊宣传的计划。总之，迟早无关，我的问题总会彻底解决。请放心。

您上次来信讲到丁玲住在你们附近，有一天我听一个朋友说丁玲已死，我便更正说丁玲在山西，他托我帮忙打听丁玲的地址，您能告诉我她的地址吗？

别的事以后再谈。祝

好！

尧　棠 一月十日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

运燮同志：

信收到。知道您这个春节过得很愉快，我也高兴。我呢，情况同您的差不多，小林夫妇从杭州来，采臣夫妇从银川来，我一家也团聚了，还在除夕放了花炮。

我的问题虽然还未彻底解决，但似乎也在动了，有人替我讲了话，也有人找我谈过，问题是上海文化系统方面的运动进展比较慢，而我的问题又是文化局在管(出版社编译室的同志倒关心我的事，替我讲过话)。我相信半年内总可以解决。知道您关心我的问题，因此写了以上的话。

最近老诗人都在写诗了。曹禺的女儿万方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悼念总理的诗，您读过吗？祝

好！

芾　甘 三月三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

运燮同志：

信早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最近传达文件等等开会较多，又常有人来找，时间不多，更容易感到疲劳，就懒得写信了，请原谅。良铮同志① 病逝，巫宁坤同志来信告诉我，我回他信时曾说，蕴珍逝世的时候良铮写信鼓励过我，我没有机会向良铮表示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难过。他去年来信中讲起他这几年中重译和校改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许多诗作，我知道他译诗是花了不少功夫的，我也希望它们能早日出版。我还相信将来这些译稿都会出版的，但是目前究竟怎样决定，我一时也打听不出来，不知道人文社管这一部分工作的人是谁，

① 良铮：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浙江海宁人。诗人。

我也想找徐成时去问问。你说今年暑假打算去天津，帮助与良同志① 整理良铮的遗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说不认识出版界的人，我建议你必要时去信问问徐成时同志(他仍在新华社)，他有朋友在人文社，我知道你过去和徐较熟。我一切都好，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只是有人来谈过，可以说是在动了。但是我估计不会很快，反正我也不急。希望您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四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运燮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良铮译诗稿的事我已托成时去打听，但尚无回音。

最近一个星期里我得到通知：以前“四人帮”搞的那个结论，现在推翻了，接着我楼上房间和书橱也打开了，昨天又把拿去的东西送回来了。估计下个月内可以把一切办妥。现在先把这些事告诉您。这些年您经常关心我，现在可以放心了。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会给您写信。祝

好！

芾　甘 廿九日

---

① 与良：周与良，查良铮夫人。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

运燮同志：

收到你的信，感谢你写了那些鼓励的话。我奇怪你怎么没有收到我寄给你的那份《文汇报》。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日记(过去抄走的日记还来以后，从"五·二三"起我又在写日记了)，我那封附报纸的短信是本月二日寄出的，不知怎样遗失了。我最近的确忙起来了。现在寄给你我在上海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暂时就不多写了。我一切都好。我的问题的解决，我看是有阻力的，但现在总算顺利解决了。请记住我上次那篇文章里的一句话："余党还在，流毒更深，必须认真对待。"工作还十分艰巨啊。请保重。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一九七七年八月七日

运燮同志：

二十七日来信收到。您要我在"正式解决"时写信通知您。我没有照办，请原谅，因为您写信时，我的"解决"已经"正式宣布"了。"宣布"相当快，星期一找我谈话，星期六就宣布了。但以后步子就走得慢起来。现在我除了一星期只去机关

学习两次(共两个半天),其余时间都在家读书,并搞点翻译工作(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以前搞了三分之一,现在继续在搞)外,还没有别的变动。但我自己呢,我能工作,就满意了。小林的工作仍未决定,小棠考大学结果还未发表,这两件事还要等待两三个星期。

您的事情怎样?那几封朋友的信交给组织后有什么结果?我希望能早日给您安排工作。牙痛应当治好了吧?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芾　甘　八月七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运燮同志:

信收到,谢谢你告诉我树藏[1]逝世的消息。我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但想起她和蕴珍的一些事情,仿佛又到了昆明。当时怎么想得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命运"对她们两个都太不公平了!《创作回忆录》已经发表完毕,我在七、八两篇中都曾提到她,将来在《后记》里还得讲几句,让读者们也知道她得到了安息。想到一个刚强、善良的女性长期遭受那样的苦刑,谁也无法忍受!悲剧应该结束了。谢谢你的信。

---

① 树藏:王树藏(1915—1981)。河北束鹿人。萧珊大学时的同学。

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这次人大常委开会，我请假在家休息。不多写了，请原谅。请多多保重。祝

好！

巴　金 二月廿六日

见到陈敬容，请代我问候她。

致巫宁坤*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

宁坤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我身体还好，眼睛有点毛病，不过视力还没有大衰退，虽然不能用眼过多，但估计还可以译完赫尔岑的回忆录，那以后就不见得能做什么事了。

您告诉我良铮逝世的消息，我觉得突然，也很难过。我只想到他的腿伤，听说他打算今年春天来上海，还以为不久可以见到他。蕴珍去世的时候，他还来信安慰我。我常常想将来见到他，要向他倾吐感激之情。没有想到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您不赞成我翻译赫尔岑，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的鼓励，但我早已不是作家了，"四人帮"中的张、姚二人千方百计要抹杀我的存在，不承认我是作家。十年不提笔，我的确写不出任何作品了。赫尔岑是我的老师，我写文章受过他的影响。他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

---

* 巫宁坤（1920— ），翻译家、教授。

我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以上是谈我自己。其实您身体也不好，又常有病痛，爱人又摔伤，遇到不如意事，要想得开些，多往大处想，就能做到心情舒畅。保重身体要紧。祝

好！

李芾甘 九日

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

宁坤同志：

来信收到。最近两个多月一直忙，因此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请原谅。写长篇，只是传说，目前我还没有条件。

关于良铮译稿的事，我托人去问过北京的朋友，据说出版社可能接受，但出版期当在两三年后。我已对良铮在上海的友人讲过了。也介绍杜运燮同志去信打听过。今后我如有机会去北京，我一定到出版社去催问。目前没有别的办法。

您忙吗？身体好吗？天气太热，请多多保重。祝

好！

芾甘 八月六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

宁坤同志：

信都收到。刊物以后照寄。翻译《寒夜》，出版有困难，我们自己不会出，而且法译者写信来说美国已有人在翻译这书。不过你译西方作品，倘使是名著，我都可以介绍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别人译过也无关系。倘使翻译出版工作真像您担心的那样由少数人垄断，我一定要设法冲破这个局面，因为外国作家并未把著作权让给谁。

别话后谈。请您保重。

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宁坤同志：

信收到。我已找译文出版社（即编译室）文学组的同志谈起您那几本书重版的事。据说《德莱塞短篇》和《白求恩的故事》两书短期内不会重印。至于《珍珠》，以后再说，倘使列入规划，会写信同您联系。

《家》听说刚刚印好，但我尚未见到。据说再版书出版社

只送作者二册，不过我总得设法多捐几本。搞到手，就给您寄上。

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

宁坤同志：

信收到。《外国文艺》今年第一期寄上。以后还是我寄去较方便些。订阅，不知道找谁办好。我这里按期由新华书店送来，不过稍迟一点。出版社按期送我一份刊物，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同有关同志接触。

《巴尔姆修道院》事，我当去信给四川人民出版社谈谈。我估计出版不成问题。但先直接联系，他们那里恐怕无人管这事。等我侄儿下次来上海或去北京，我当面跟他商量，决定一个办法。他的确想把出版事业搞好，对发展文艺有所贡献。过去地方出版社除了学习文件外不大肯出新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却出了曹禺的《王昭君》等等。不过恐怕还只能慢慢地搞。

匆复。祝

好！

巴　金　四月一日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宁坤同志：

信收到，知道您将回到北京，我也高兴。您两次来沪，都没有机会畅谈，颇觉歉然。我身体比去年更差，但也无大病，只是衰老而已。想多写点东西，但一动就感疲劳，奈何！

您到京后，购书一定方便许多。倘使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外国文艺》我仍然寄给您，请不要客气。

谢谢您寄赠的白求恩传，我希望还能看到您新的译著。请您保重并且奋笔写作。

王渝来信没有？她的好朋友李黎有信来，还到上海找过我。祝

好！

巴　金 一月二十二

致 杨 犁*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

杨犁同志：

二日来信收到。合办《现代文学研究丛刊》①，我很赞成。只是我身体不好，写字吃力，杂事又多，文章实在写不出来，请原谅。

我下星期内去香港，大约住十天。这次去有点勉强，回来后恐怕得"大休息"一阵，甚至躺倒。但不要紧。文学馆的事还希望你们干下去，特别是您。我当然要帮帮忙。从香港回来，还要清一点书和资料送给文学馆。摇旗呐喊的事情我还可以做一点。总希望让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祝

好！

巴　金 十月九日

---

* 杨犁（1923— ）：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① 指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约巴金写发刊词。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

杨犁同志：

来信读悉。您担任馆长，很好。相信您会把工作搞得出色，我愿意帮忙。三月下旬我可能赴京开会，倘使去得了（指医生同意），有些事我们可以面谈。

《病中集》已挂号寄上。我下次去京，还要带几本书给文学馆。我的作品馆内缺的，我可以陆续补齐。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

别的下次谈。祝

好！

巴　金 八五年三月二日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

杨犁同志：

谢谢您那天到北京饭店送行，我托魏帆转交的书想已收到。我返沪后身体一直不好，因此没有给你们写信，请原谅。我昨天给魏帆寄了一封信，讲到再送一批书给文学馆的事，她会给您看的，我写字困难，不重述了。日期由你们决定吧，我说"顺便"，是指你们派人到上海买旧书的时候。

祝您工作顺利。

敬礼！

巴　金 五月十九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杨犁同志：

您好！香港之行，收获一定很大吧。

今天下午习仲勋、乔石两位同志来我家看望巴金同志。巴老提出文学馆建新馆需要地皮，希望他们帮忙解决一下。习仲勋同志表示：回去跟胡耀邦同志研究以后，再作答复。巴老让我把这情况立即告诉您，希望你们尽快地打一份“申请地皮”的报告，把目前万寿寺不能发展的情况如实地反映一下，争取中央尽快地把建新馆的地皮批下来。先把地皮搞到手，至于钱么，以后可以搞募捐。

巴老因书写有困难，嘱我代笔，请见谅。祝

一切顺利！

李国煣 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杨犁同志：

信早收到，拖到现在才回信，只是因为我无时间、又无力

气动笔。国煣还在广州，她调到《收获》后，也无法多给我帮忙了，只好让我自己慢慢来解决，现在先谈三件事：

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稿费，既然捐给文学馆，就由你们处理。我已去信给潘先生，请他通知天地公司，出一本书，他们会付一本书的稿费。

二、今天托作协分会汇给文学馆五千四百四十六元五角三分，这是《巴金写作生涯》一书的稿费，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寄来，现在捐赠文学馆。

三、三联书店印了我的两本译文《六人》和《我的自传》，我对董秀玉同志[①]讲过，两书的稿费送给文学馆，不知收到没有？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杨犁同志：

信早收到。身体不好，拿起笔不能挥动自如，只好望纸兴叹，请原谅。

关于文学馆的事，一切由作协书记处和你们决定、处理。

---

① 董秀玉（1941—　），女。浙江吴兴人。当时为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我只是在旁帮点忙。文学馆由作协和档案馆①共同领导，我同意。

前些天朱厚泽同志来看我，我向他谈起文学馆的事，请他多帮忙，他说要找唐达成和王蒙两位谈谈。

您谈到魏帆的事，她能来上海帮我整理资料，对我也有好处。今年我要办两件事：1. 整理可以捐赠给文学馆的图书和资料，以便早些送出去；2. 人文社王仰晨编印我的《全集》，需要搜集我的一些未收进集子的佚文等等。王仰晨来信说是否可以借调国煣两个月，这里《收获》不便放国煣，那么让魏帆先办办这件事也好。等我明后天写信同王仰晨商量一下，他如同意就让魏帆到他那里工作两个月，然后再来上海帮我做点整理图书的事情。她在这里只要花三、四个月的功夫，以后仍可回文学馆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您看，这样好吗？

余后谈。祝

好！

巴　金 一月十日

问候刘麟、舒乙两位。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杨犁同志：

上次托作协分会转给文学馆的五千多元的捐赠款(《巴金

① 指国家档案局。

写作生涯》一书的稿费），想已收到。今天又托分会转上赠款贰仟一佰一十六元八角四分，这是我的几本旧作的稿费，不久当可收到。此外还有《六人》和《我的自传》，三联书店会跟你们联系。香港只出了一本《家》，《春》、《秋》还在排印中，先付《家》的稿费，其余应该付稿费时，由书店付给你们。魏帆事我今天又给王仰晨去信说："我想就这样解决，让她三月下旬来上海，清理《全集》需要的资料运往北京文学馆。你编《全集》急需的东西可以先留在你那里，用后捐赠文学馆。魏帆在京时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在你那里办公，为《全集》收、整资料，也算是为文学馆工作。你如同意，那么魏帆赴沪前可以在你那里工作些日子（一周几次也行），弄清楚《全集》究竟需要些什么资料（佚文、手迹、图片等等），那么她来上海做收、整工作时，就心中有数了。"王仰晨说近期要到文学馆看看，我希望他找你谈谈。我说让魏帆三月下旬来上海，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还得料理一些杂事，三月上中旬可能没有时间。我盼望能安安静静地在家休养十天半个月，考虑问题。当然究竟怎样，这件事应当由您决定。我想魏帆来一趟，住两个月，总可以搬些有用资料回北京。字写多了，相当痛苦，别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年三月政协开会，我请病假不来京了。祝

好！

巴　金 二月一日

问候刘麟、舒乙两位同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杨犁同志：

信悉。赠款我托作协分会转上三批。香港《激流三部曲》稿费由他们直接付给文学馆，不过据我所知，《春》刚刚看完校样，《秋》还在排印中，这两部书的稿费要等到书出版后才付给你们。

您的看法对：文学馆不能单单作为档案馆由档案局一处领导。它主要应当为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服务，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服务，为我们作家服务，为广大读者服务。它不只是一个收藏档案的机构，它应当向各方面开放，也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我因为病不来京开会了，魏帆来，会给我不小的帮助，谢谢你们。祝

好！

巴　金 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杨犁同志：

信收到。文学馆建馆五周年确实应该庆祝。只是我长期患病，不能来京，写字讲话，都很吃力，题词录音，皆有困难。

我考虑一阵，决定请您代买一个花篮送去，表示我的祝贺，我的高兴。

我说过文学馆是我最后一件工作，我应当把全部力量献给它。其实你们为它出的力，你们为它花费的心血比我多得多，我已经筋疲力竭了。但是只要我的心还在燃烧，我就要为文学馆出力。

让我们大家为文学馆多多出力吧。文学馆会发展下去。中国作家的美好心灵会通过文学馆的发展而开花结果，我坚决地相信事业一定会大发展。

别的话我不写了，只提一件事，天地图书① 的汇款是《家》、《春》再版的稿费，我捐赠的。祝

好！

巴　金 三月卅一日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六日

杨犁、刘麟、舒乙同志：

你们好！最近日本福冈市授予我五百万日元的奖金，我决定把它们分赠两个机构，即现代文学馆三百万日元，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两百万日元。我已经办好三个月外汇存款的手续，请你们中间哪一位来取去（最好带张收条来），我还有一点

① 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书和资料送给文学馆，不过要花几天功夫清理，我月底可能去杭州。所以取存单不妨早来，取资料就得在十月下旬了。请考虑。

祝

好！

巴　金 九月十六日

致杨静如*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

静如：

两信都收到。我这几天正为《文丛》的事忙碌着。要到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我便可以走了。寄你们的刊物是平寄的，大概"走"得慢，以后等新的出版，一并用航空信寄你。在那本刊物里《火》第六章内有一首朝鲜民歌①，你可以学来唱唱。我听见一个朝鲜朋友唱过，是很凄凉的。听人说昆明很暖和，但你信上却描写出那样的冷。这里也冷过两天，不过比起上海天气毕竟差得多。这年除夕和元旦都是在阴雨中过去的。整天在外面跑的人，连过年过节也忘记了。沈太太②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以前还不知道。沈先生处我也久不去信，所以不知道他的近况。我还以为他在那里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

---

* 杨静如（1919— ）：女。笔名杨苡。安徽泗县人。作家、翻译家。

① 朝鲜民歌：指《阿里朗》。

② 沈太太：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当时沈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

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我在这里还好。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今天昨天都投过炸弹。每次不过强迫我们游山[①]。我始终未受到损失，而且胆子也大了。余后谈，祝

好！

德　瑞[②] 十二日

转上陈小姐[③]给你的信一封。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静如：

信收到。知道你和蕴珍很熟，我很高兴。我早就希望你们能成为好朋友，现在知道这情形更放心了。我可以想到你们的忙。我在此也忙，不过现在还可以安排时间，我想多做点事情。至少年内也得写出两本书来。我哥哥[④]还没有来。我写了信去催他。他这人太好了，做事过于谨慎，顾虑太多。他

---

① 游山：这里指躲空袭警报。

② 一九三四年作者旅居日本时曾化名黎德瑞。

③ 陈小姐：指陈蕴珍，即萧珊。

④ 指李尧林（1903—1945），笔名李林，翻译家。当时在天津南开中学任英语教师。

怕来上海会没有事情做。有个朋友想介绍他去四川一个大学做讲师。不过我以为他还是做点翻译工作好。生活的担子过分压了他，让他换换空气吧。他抽烟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他不会怪你的，他不会和有"孩子脾气"的人生气。用不着我解释，你也不必难过。关于你和 young poet① 的事，我不好说话。我想，任其自然吧。任感情自然发展，同时用点理智去引导它(就是说不要糊涂)，便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要过分讨厌或害怕恋爱，只要不要做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便行了。你以为怎样？我希望你趁现在有机会还是多读点书。祝

好！

德　　瑞 八月十二日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

静如：

收到你的信，谢谢你还记得起我。我可以想到你们学校生活是很忙碌的，现在又是大考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说很闲，全是自己定的功课。但是要照功课表做去，每天连休息时间也没有了。这里空气很闷，我差不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羡慕你们那里的广阔的天空。春天快来了，你们那里的春天一定很美丽吧。我哥哥近来又生病，还在静养中，他的译书的

---

① 意为"年轻的诗人"。指当时杨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的同学赵瑞蕻。

工作也停顿，他说过些时候再给你写信。他前一个多月寄过你一张贺年片，你收到没有？我在上海住厌了，过些时候便要到内地来。也许我们会在昆明遇见。你不来上海吗？祝

好！

德　瑞　二月二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

静如：

信收到。树藏他们去路南玩了几天，我也去过呈贡看沈先生①。前些时昆明连遭轰炸，我们隔壁人家炸掉了。五号楼上不过震坏几片瓦，无大损失。我不日离昆去桂林。本来同蕴珍几位约好到乡下去看你们，几次都被别的事情耽误了。你也老不进城来。你在乡下想必住得很好。我想你还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东西。谢谢你抄给我看那两首"商籁"，觉得还不错。我哥哥好些时候没有信来了。他在上海过得还好。第一本书已出版，名《悬崖》，这里金马书店到过一批，卖十九元一册，未免太贵，但还售完了。一个朋友从重庆寄了一册给我，但至今未到。第二本书恐怕还有一个多月才可以脱稿。他做事慢，一是性情如此，二是身体不大好。他上半年买了一个收音机。一定也买了好些旧唱片。他有个脾气，就是怕写信，有时信写

---

① 沈先生：指沈从文。当时为免遭敌机轰炸，沈已迁居昆明东南部的呈贡县。

好放在抽屉里，会过了好些天才拿出去寄发。我下次给他写信时，当代你问候他。祝

好！

芾　甘　廿日

问候赵先生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静如：

信收到。我近来常常生病，因此没有能早写回信。我不久也要到四川来了，也许我们还能在四川遇见。上海租界被占后我哥哥还没有信来。听说桂沪邮信不通，大约是真的。不然他决不会不来信，而且我从别处辗转得来的消息是他和别的朋友都安全。法租界表面上没有改变，因此许多人也可以苟安一时了。我打摆子还没有好，不能多写。《悬崖》是我代我哥哥送给你的，我曾嘱"开明"寄你，后来寄去被退回，才由蕴珍托北汜送上。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静如：

信收到。我在这里医牙，恐怕要到这月底才可以离开。生活还好，只是少有提笔的机会。你的译诗①已看完，并且介绍到(桂林)《自由中国》(将改名《文学杂志》)去了，刊出无问题，不过这杂志以脱期著名，下一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印出。信读过，很了解你的心情。你说得对，女人过了二十五岁并不见得就算完结。其实在别一方面说，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何况你还有小苡，还有瑞虹。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因此你很可以同瑞虹过得幸福，也可以制造热情的梦。两个人既然遇在一起，用一时的情感把身子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改进自己。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你不觉得这是废话么？不必说什么客气话，倘使我能够帮助你，我不会吝惜这点功夫。蕴珍还在桂林。树藏在蓉，通信处：成都陕西街廿九号中国工合协会成都办事处。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芾　甘　六月七日

① 指杨译的拜伦长诗《栖龙的囚徒》。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

静如：

两信都收到。给我哥哥信我想暂不转去。上海敌伪检查邮件甚严。你信中引用《悬崖》小说中典故，他们不懂，恐引起误会。信暂留我处，我代他感谢你的好意与关心。信读过，谢谢你。望你快乐地好好地生活，我和我哥哥自然把你当作妹妹看待。我哥哥性情冲淡，做事迟缓，与你性情差得远，故有误会。其实他对你还是不错。他去年一年只给我写过一封短信，不过我知道他过得还好，也就放心了。我去年也仅寄了三封短信给他。一个人应该有幻想，幻想不但鼓舞人上进，还可以安慰人的心灵。可是如果单靠幻想生活，那就会发生种种的悲观思想。因为现实与幻想差得太远，永远无法叫人满足。我写不下去了。我一个老朋友①昨早晨病故，棺材还停在这儿。今天下午或可抬出去。我昨前两天跑了个够，今天还不能休息。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

祝

好！

芾　甘 二月四日

---

① 指林憾庐（林语堂之兄）。

《三人行》① 未出，《遥远的城》绝版（今年可重印）。《废园外》即可寄你。

一九四三年　月二十三日

静如：

信收到。我近来病了几次，精神不好，所以没有早写回信。所谓病，也不过伤风咳嗽，这里近两月来天气不好，空气异常干燥，时冷时热，稍微不当心，就会得病。《前夕》和《父与子》② 已出，且已通知重庆办事处送你了。你要书，只管通知我，桂林能寄，便由这里寄；不能寄，便由重庆寄。送一两本书，对书店不算是损失。我们自己印书，还不能送朋友看么？知道你们过得好，我也替你高兴。在这个时代，要把生活安排得好，感情处理得好，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了将来，我们倒应该把现在的生活安排得聪明一点。我哥哥始终无信来，有的还是口信。他这脾气，我也不大了解了。你的信收到，恐怕也不会写回信的。瑞甍先生的译稿（《红与黑》和《名利场》）整理好时，③ 请交给民国路二十一号文化社田一文兄，订约的事也请同他接洽。你们的书我都可以印的。

---

① 《三人行》和下述《遥远的城》，前者的作者为茅盾，后者为靳以。

② 前者为靳以的长篇小说；后者为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巴金译）。

③ 赵瑞蕻当时计划译《红与黑》与《名利场》，前者且已开译。

现在我还是不舒服，不能多写了。

祝

好！

芾　甘 廿三日

一九四三年　月四日

静如：

十六日信收到，前两天已给瑞珙去过信了，也曾提起你的。我还好，生活较单调，但每天有事做，仍还照常看书、译书。总之，我还可以过下去，忙倒是有点忙。有个朋友从上海来，他动身前（十月中旬）曾去找过我哥哥，他还好，现在在给别人补课，有空还可译点书，不知是第二本（《阿布洛莫夫》）呢，还是《复活》，他说过要翻译《复活》的。他似乎过得还好，因为他比我更会安排生活。你进中大后盼好好读书，在今天还能有读书机会，这毕竟是幸福的，不管环境如何困难，盼你坚持着你的主张，坚定你的决心和勇气。生活的琐碎事情是免不掉的，人不能因为这个就悲观绝望。对你们，生活才只是开始呢。年纪轻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一些折磨？好好地忍过这两年。拜伦那首长诗①，以前寄给《文学报》，刚编入某期，刊物就停了，现在介绍给靳以编的《现代文艺》，已得到回信说可以用，将来发表，会把刊物和稿费寄给你的。瑞虹，盼你劝他

---

① 即《俪龙的囚徒》，后发表于靳以主编的《现代文艺》。

专心译一本书，不必东译西译。书译成，可在书店支点版税贴补生活，以后能专门译书，对自己自然有好处，同时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你喜欢的汉明威那本①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你目前已在学校里念书，翻译还是次要的事。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板壁，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还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是有的。盼望你也有。

祝

好！

芾　甘 四日

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我未读过，如你要翻译，也是好的。

树藏现在乐山武大借读，蕴珍懒，很少写信，我听她说过好几次要给你写信，却始终未动笔。

又：前次瑞虹来信说中大有英文本《父与子》，可代我借。我说不用。不过我又想起这书英文本甚多，倘使中大有的不是康斯坦司·加奈特夫人②译的，就请他借出

---

① 指海明威的《春天的激流》。译稿后来散失。

② 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英国女翻译家。曾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赫尔岑的回忆录译成英文。

为我寄来，明年二三月寄还。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静如：

信收到。我近来很忙，人又不大舒服，难得提笔写信，因此你那里我也好久没有去信了。我想不到你会是那样寂寞。那么还是好好地把心放在书本上吧。书本可以销磨你一点热情，知识可以造就你的前途。年轻人的眼光应该注视未来。不要老是回顾过去。未来一定比过去更美。《家》我今天去信重庆文化社，要那边寄你一本。以后你要什么书，可以告诉我，凡是文化社的，只要你高兴看，我都可以送你。现在那些土纸书用不着花钱买，反正看过一两遍就会坏了。更不该为没有余钱买书的事伤心。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永远是一定不变的。从前自由惯了，如今结了婚有了孩子，算是负上了责任，这也是平常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经历过的。所不同的是有些人能够勇敢地奋斗挣扎，便有了成就；有些人却低头怨命，就一无所成。我相信你应该属于第一种人的。不要灰心，好好地生活，让我重复一句。有什么著的、译的文章请寄给我看看。祝

好！

芾　甘　一月十五日

《父与子》如借到盼寄来，不过也不要紧。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

静如：

信收到。两个月前我有过一封信给你，没有得到回信，大约是遗失了。我还好，还是在桂林过着平凡的日子。虽然很忙，生活却是简单而少变化。我不打算去重庆，也许蕴珍会去的。她比我闲，她可以跑一些地方。

相片已交给蕴珍了。给我哥哥的信我始终未转去，他似乎胆小，他的房东更胆小。我去了几封信，都没有得着回答，十个月来，他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不过从别人口里我知道他还在闭门译书（《阿布洛莫夫》仿佛已译完了），附带在一个女学校教几点钟英文，不大出街，不大找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有点像《父与子》里面的帕威尔。我暂时不想拿什么信去扰乱他的心境。所以我也不写信了。你的信我留着将来会给他看的。

怎么你还在生病？望好好保养。在这个年头，身体是很要紧的。

赵先生生活怎样？他的书如已译好（《红与黑》和《名利场》），可送到田一文先生处。我已和他讲好了。他可以代我看看译稿。

你近来写什么文章没有？我记得你今年应该毕业了，是吗？以后怎样打算？祝

好！

蒂　甘 四月廿日

一九四四年　月二十二日

静如：

信收到。我近来生活忙乱异常，心情也不好，什么信都无法写。可是你不要以为我就忘记你了。知你近来生活还好，我也替你们高兴。赵先生书译得怎样了？记得他前次来信谈起 Vanity Fair 的译名问题，我觉得译《名利场》和《浮华世界》都成，请你们商量决定吧。稿子请交田一文先生，将来由他送审付印。给我哥哥信，即转去，他这个人真没办法，半年多不给我写一个字，我去信他也不回信，只是偶尔托朋友带口信或写信附几个字，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我托田先生代我寄你《父与子》、《前夕》、《贵族之家》各一册，请收下。你要书尽可以向我要。我们辛辛苦苦印几本书出来，倘使不能送朋友看看，还有什么意思呢？你不必同我客气。这里天寒如严冬，我想起了涅克拉索夫的名诗《通红的鼻子》来了。祝

好！

蒂　甘

廿二日

问候赵先生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静如：

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生活乱，事情杂是主要的原因。我不能说我整天全没有空，不过拿笔的时候，我的确抽不出功夫来写信。我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我的一部小说因此至今不能交卷。你要译 W.H.①，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译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日子过得快，我从桂林来渝，也有一年了。我哥哥那里始终没有信来。不过今年年初我间接得到过他一点消息。他过得还好。只是他也在耽心我，他也是一年多没有得着我的一个字，也许他还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希望我明年能见到他。你生活怎样？想必很好吧。我到沙坪坝去过好几次，都没有见到你们。多了一个孩子，说不定会添一些麻烦。但是一切会平稳地过去的。不要为这些小事心烦。记住你还有一管笔，你也能做一些事啊。祝

好！

芾甘 七月七日

问候瑞麟先生

① W.H.指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著的"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曾译作《咆哮山庄》。

蕴珍还在沙坪坝，她下星期进城，她也许到成都去过暑假，重庆太热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静如：

信收到。我从前告诉过你，你译的书我至少可以为你印一本。你要译Ali① 的书，我可以接受，不过出版期我目前不能决定。出版界情形不好，印书渐渐变成了奢侈的事情。我还不知道明年情形怎样。不过只要你不着急，不妨安心译下去。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一日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

静如：

信收到。我没有早写信给你，只是因为我太忙，而且生活太乱。每天总有些办不了的事。并且我书桌上堆满了东西。收到朋友的信，往桌上一放，过两天就找不着了。我们住房耗子多，跟在重庆一样。连杂志也会拖起走。我并未忘掉你。两

---

① Ali：巴基斯坦诗人、学者，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授当代英国文学。曾表示希望杨译他所作《德里的黄昏》(后未译)。

星期后我还要送你一本书①，那是一本新作，写一个读书人怎样活着，怎样死去。沉闷，恐怕不受人欢迎。你如来上海，盼到霞飞坊五九号来看我们。北汜未来说过什么。别的话下次再谈。要过一个月，我才可以清闲些。祝
好！

芾　甘 三月二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静如：

信收到。上次来沪，碰到客人多，家里一团糟，没有好好招待，很抱歉。蕴珍在宁波，后天回来，你的信已转去。

方先生② 诗稿请暂勿寄来。文化生活社还有三十多部稿子，打算在半年内全部印出，在这期间实在无力接受新稿。半年后如有办法，当写信给你。匆复，祝
好！

芾　甘 十一月二日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静如：

---

① 指《寒夜》

② 方先生：指方宇旸，杨的同学，年轻诗人。"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信收到，我后天就要离开上海①。书今天寄回，我没有看，我实在没功夫看，信也无法写，我事太多，收到的信也多，一耽搁连信都找不到了。除了熬夜什么事都无法做。没有早写回信，请原谅。并请问候瑞猳。祝

好！

巴　金 七月二日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静如：

信早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实在忙。第二本小书只写了三分之一，因为校改旧译《父与子》，又把写作搁下来了。我四月中再去朝鲜。

你的译稿我在三天前看过了八十多页的校样。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汝龙替你稍微改动一下，我也动了几个字，想来你也不会怪我们。

谢谢你孩子的照片。孩子们很可爱。

我去年就只出了一本《木木》，那是一本很小的书，对你也无用处，所以没有寄给你。

平明也搬了家，你的译稿准备在三月内出版。祝

好！

金 二月二十一日

---

① 指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去山东、苏北等地进行慰问。

蕴珍忙着念俄文。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静如：

你前信到时我正发高热，曾把信交给采臣①，要他直接答复你。我病了将近两个月，现已痊愈，但明天就要动身去北京，半年后才回来。② 所以我只能在动身前抽空写几个字给你，告诉你我的近况。你们的译诗③ 我已看过，赵瑞蕻的马雅科夫斯基文我也翻过原稿。我常常知道你们的一些消息。你说要译W.H.，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但已出的两本书④ 都差。我这个意见不会使你见怪吗？祝

好！

金 七月廿五

问候瑞蕻

---

① 指李采臣，当时任平明出版社经理。

② 指第二次赴朝，七月末离京，次年一月回国

③ 指杨与赵瑞蕻合译的瓦普察洛夫诗选，后未出版。

④ 指杨译《俄罗斯性格》及《伟大的时刻》。二书均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

　　请瑞珏加封转给杨苡

静如：

　　八月十二日的信由北京转来。我八日就离开北京了。没法早写回信，请原谅。希望你好好地翻译两本书出来。以后回上海再给你写信。有时间不妨把《俄罗斯性格》再看一遍，改一下，这本书可以再版，有教育意义。祝

好！

巴　金 十月卅日

一九五八年　月三十日

静如：

　　我去北京，临行前见到你给汝龙信，顺便写几句答复。《咆哮山庄》稿将来由平明转给新文艺审阅，接受与否由新文艺决定。不过据我看新文艺大概会接受的。新的批评 W.H. 的文章可以附进去。其他的应俟新文艺直接写信给你时复信接洽。诗不必附入，我想新文艺不会同意的。这不是在出全集。这些事汝龙不能决定，我也不能决定。新文艺有它自己的编辑方针，不受平明任何拘束。

　　匆匆。祝

好！

巴　金　卅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

静如：

信收到。蕴珍已和一位女医生同去福建，月底前回来。你托她办的事请等她回来后直接跟你联系。不过据我所知，在这里买毛线衣需要毛线票（国庆节前这里发过一次，每户一张），没有票一件也无法买。别话下次再谈。欢迎你寒假到上海来玩。祝

好！

芾　甘　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

静如：

请原谅，你的信来了好久，今天才写回信，而且只能写一封短信，因为我下午要出去开会。读到你的信感到很亲切，好久不通音信，知道你们都忙，有时也想念你们。我们也忙，我从越南回来两个月了，因为在越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有一半任务是写文章，到现在只写出三篇，我不能不着急，也没有

心思写信了。蕴珍也忙，她要看稿①，又要学习，还有些家务劳动。在家里她很少拿笔。写到这里再看原信，注意到“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可能到春节”这句话，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农村。收到这信，请回一短信，并请告诉我们，你们在南京的新通信处，我虽然不能在“寒假”中去南京，但是有了固定通信处，我们可以经常通信。你问起我的近作，我在《李大海》后只出过两本书，一本是访日散文集，另一是访越散文集。下次寄给你。祝

好！

芾　甘　一月四日

蕴珍嘱代笔问好。

谢谢你寄来的照片。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静如：

看到你给小林的信，很感谢你的关心。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寄过一封信来，我当时已靠边，无法回信，这些年我和蕴珍也常常惦记你们一家，可是一直无法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是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我身体较好，也比较想得开，受到的冲击

① 萧珊于一九五八年后参加《上海文学》和《收获》的工作。

也不算太大。在干校住了两年半，因照料蕴珍的病，回到上海，就留在上面，仍在靠边，每天到单位学习（自学）半天。开始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我的情况还算不错，你用不着为我的健康担心。小棠在安徽插队落户，今年七月回沪探母病，带来急性肝炎，不几天就进了隔离医院，现在在家养病，还得住两三个月。我两个妹妹都在家里（瑞珏去年退休了）。我们仍住原处，只是楼上房间加了封，大家都住在楼下。

以上是我们一家的近况。别的话将来再谈。祝

好！

李尧棠 十一月四日

瑞霖还好吧，问候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静如：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近来好吗？我这里一切如常，生活相当安定，也很安静。每周去机关参加学习两次，共两个半天，其余时间就在家里看书和做点翻译工作。只是近来眼睛不太好（也是老年人的一种病），工作做得慢，赫尔岑的《回忆录》不过译了十多万字。小祝到杭州工作已有半年多了，在编《杭州文艺》，他对这个工作倒很满意。小林生了个女儿，也将近半岁了，她的工作还未定下来，虽然总是说“快了”。瑞珏、琼如她们都好。小棠仍在嘉山农村。以上是我们一家的近况。

你寄给我们的资料简报① 都收到了，谢谢。最近的一期即《红楼梦研究资料专辑》，我还想要一本，倘使不困难的话，就请再寄一册来。

祝

好！

芳　甘 十二月十三日

问候瑞霖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

静如：

信收到，知道你的近况，很高兴。好久不得你的信，我们的确以为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绪不好。现在放心了。我的情绪很好，身体也不算坏，看点书，搞点翻译，生活倒很安定。赫尔岑的书并不是“上面”叫我译的，是我自己前年向单位提的，负责人表示同意，也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让我做点事情，因此也不必急，而且我的眼睛也不太好，去年一年也只译了十万字光景，打算先把一、二卷译出来再说。

上次写信向你要书，是为小林要的，你说寄来了，我们并未收到，请你查一下，是不是忘记交邮。还有，七四年资料十月号增刊，小林也想要一册，找得到吗？

---

① 资料简报：指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

小棠还在明光，大约下月初回家过春节。他上来不了，也没有办法。据我看，在下面多锻炼几年也没有什么。只要肯学习，肯劳动，有干劲，总有出路。

我想起来了：去年六月下旬，沈从文到过上海，到我家来过一次，说是离开上海就去南京，以后再去黄山，（三姐[①]在南京等他。）你见到他们没有？当时他讲，他除了心脏病外，眼睛也不好，不过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别的话以后再谈，祝

好！

尧　棠　一月十九日

问候瑞霖

一九七五年二月六日

静如：

一日信收到，瑞霖同志寄来的书也到了，今天又收到他寄给小棠的资料增刊，小棠昨天晚上刚从明光回来，我们都谢谢他。小林也要我代她向你道谢，她说不上研究《红楼梦》，只是她对旧社会和古典作品的知识太差了，找到一些资料，她可以得到许多便利。《鲁迅选集》[②]也是很可贵的。第三卷中那首题《芥子园画谱》的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六八年在北京发

① 三姐：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

② 《鲁迅选集》：四卷本。系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原现代文学教研组部分教师选注。

表，我在靠边，完全不知道。）读到许先生[1]的说明，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眼睛也不容易保护，几十年来喜欢翻着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不过现在看书，效果也不大，容易忘记，记忆力衰退是件可悲的事情。眼睛虽然不舒服，但视力并未减退。我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2]译完，即不印，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作者是个文体家，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它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享受，有时是在受折磨，但总的说来，是学习。

关于孩子们看书的问题，你说得对，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的，有时表面上听了，实际上忘了。其实我也是常常不正确的。自己也还在学习，还在摸索。

今天上午小祝也从杭州回来了，家里热闹了。我想你们家里这个时候也一定很热闹，你的小冬冬一定比我们的小端端更乖，祝你们过一个十分愉快的春节。

我不另外给瑞骐同志写信了，很感谢他给我的《鲁迅选集》。

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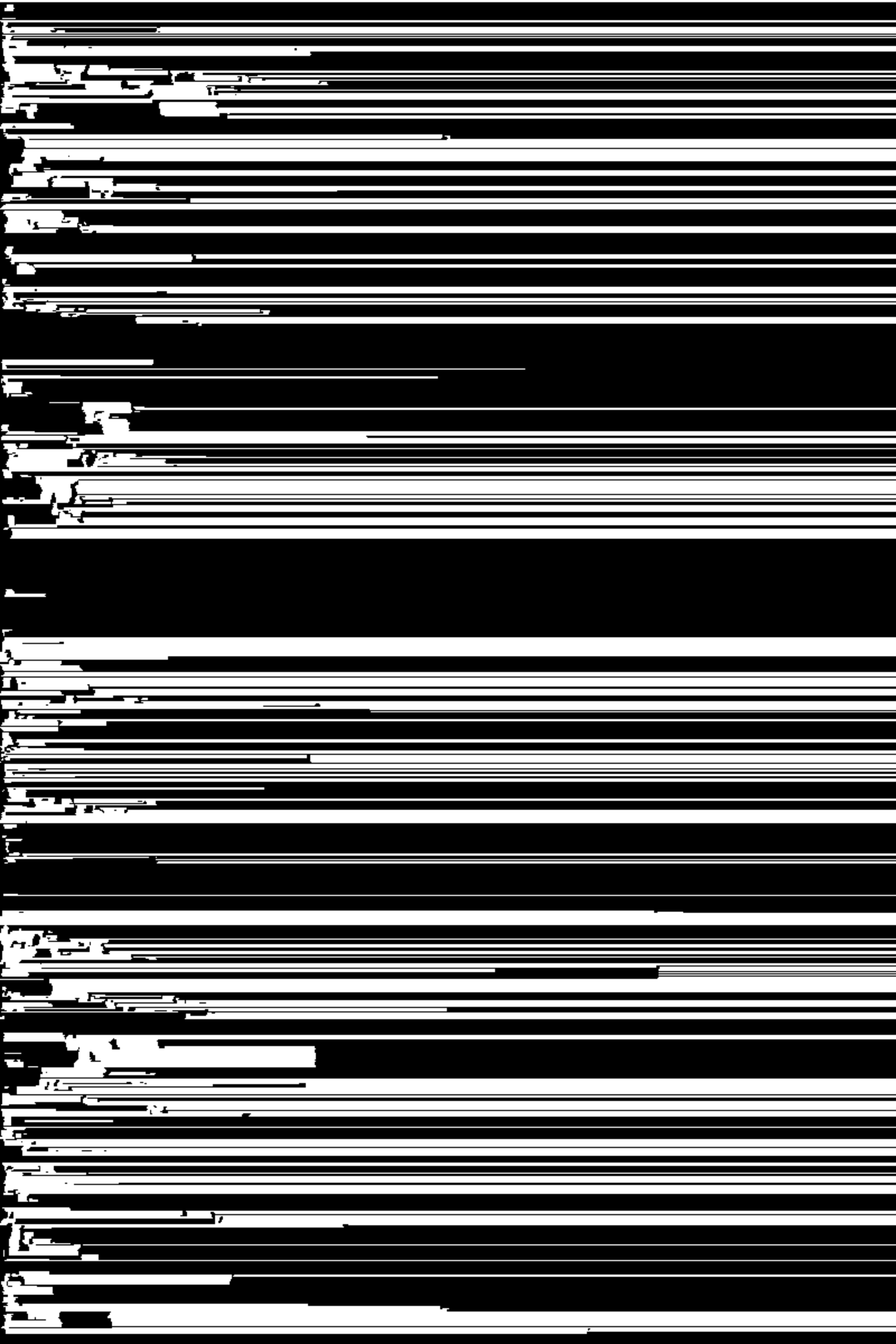
祝你们全家好！

芾　甘 二月六日

---

① 许先生：指许广平。

② 即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不接受任务，现在还是每周去两个半天。有一个出版社的工作证，并没有当什么“顾问”，不过那里对我相当照顾。其他方面如常。小林在杭州浙江省文化局参加《浙江文艺》的编辑工作，已去了两个多月。小棠调回的手续已办好，也在里委①调查过了，据说已由街道乡办送到区里，还要等区和市的乡办的批示，问题不大，大概不会拖得太久。我们一家人都好。陶肃琼②一家也好。南南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有半岁多了。东东待分配，在里弄学习，据说今年还有分配工作的希望。作协旧人只有吴强一个还在靠边。罗荪已解放，现在在上海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他有高血压，是个长病假，因此不上班，每周去两次参加学习，但房子等问题都未解决，和王西彦、柯灵、我的情况相近。

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秦家琪同志五九年到我家里来过。但我和蕴珍当时都没有这样的印象：她长得像蕴珍。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谈到书，《帕尔玛》③的译本是徐迟翻的，我没有看过，也没有这本书（倘使解放后重印，我就会买了）。因此无法寄给你。我倒要向你讨一本书，就是你们学校新出版的《红楼梦新

---

① “里委”：即里弄委员会；下文的街道乡办，即街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② 陶肃琼（靳以夫人）系萧珊的中学好友；下文的南南、东东是她的女儿。

③ 指《帕尔玛宫闱秘史》（斯丹达尔著）。

编书录》。我在你们学校的资料简报上看到了这本书印成的报导(简报我已经直接订阅了)。还有你在信上提到《红楼梦诗词注释》,问我收到没有。我并未收到。这种书有个别朋友想看,如有,请另弄一册给我,如没有就算了。

我不另外给赵瑞蕻写信了,请代我问候他。祝
好!

尧　棠 二月八日

我们全家人都想念你。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静如:

赵苏上次来上海后返南京,已有两个多月了。最近学习稍微忙一点,但也不紧张。我的生活如常,身体也还好。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小棠调回上海了,户口已迁回来,三天前开始到街道乡办团委帮忙,按时上班,晚上还有学习的安排,估计要这样工作一段时期,等待分配的机会。他的情绪很好。小林在《浙江文艺》编辑部工作半年多了,最近她同她爱人还有两个编辑部的同事出差到上海看戏,住了一个星期。杭州离上海近,往来方便。她的小女儿留在上海,两岁了,很调皮,不过有了这个孩子,家里也热闹多了。瑞珏最近身体还好,还是参加一些里弄工作。罗荪在上海师大,平时不到校,只是去两次参加学习,有工作带到家里,据他说学校对他相当照顾。杜

运燮在山西师院教书，最近回福建探亲，过上海时来看过我，他没有什么改变。他有时还在写诗。你们好吗？希望你们万事顺利。

别话后谈。祝

好！

苛　甘 六月十日

问候瑞霖同志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静如：

信收到。给瑞珏的信已转交了。《学习与批判》以后我按期寄给你，我这里订了两份，有时我送给别人，有时就扔在家里。不知道你们买不到它。这月的已没有了，从下月起寄上吧。内部小说这里也不好买，瑞珏也无办法。这两年上海也很少出版苏美小说，今年出版过一本苏修短篇小说，写得很糟的。倒是北京出了几本，但发行的限制也很严。小棠暂时在街道乡办团委工作，是临时性质。不过对他在学习和锻炼上也有好处。每天八小时，晚上学习或参加会议，他的情绪倒很好。首先他已经迁回来了，这就很满意了。将来分配工作是好是坏，谁也没有把握。据说这几次分配都不算坏，是在全民所有制。小棠除了抽烟外，还没有别的什么坏习惯。我还可以放心。

一两月前听魏绍昌说南师要出一本《红楼梦版本论丛》。这书出版了没有？我想买两本，请你帮忙。

瑞骥借的那本德文书不用了，寄还给我也好，只要挂号就不怕遗失了。

你秋天能来，我们都欢迎，我的两岁的小外孙女在内。许多话面谈吧。我喜欢读你的长信，它帮助我回想起过去的许多事情。我这些年很少写过长信，前两天闪了腰，坐不久，更不想写长信。不过你想得到我过得好，生活安定。

不谈了。祝

好！

尧　棠 廿九日

问候瑞骐和赵苏！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静如：

收到你上次的信已有一个多月了。本来准备请赵苏带点糖果给你们，因为没有讲清楚，不曾再见到赵苏，错过了机会。一直也没有时间写信，请原谅。塑料布根本买不到。我们一家都好。小棠现在是食品厂的工人，在罐头车间劳动，这两天做夜班。他的情绪倒不错。《学习与批判》按期寄上。上月下旬从文到过上海，仍住在师大朋友那里，他想买书，但也没有买到什么。我见到他三次，身体比两年前好。三姐仍在苏州，说

是过了国庆回北京，但还无信来。查良铮来过一信说前几个月骑车摔伤了腿，地震期间受惊不大。你们好吗？现在大概不住在外面了吧。有什么打算？来上海吗？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尧 棠 八日

问候瑞珏同志！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

静如：

信收到。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四人帮揪出来，中国前途光明，无人不高兴。给罗荪的信，我过几天给他送去。最近我的兄弟从银川退休，到上海来玩，家里热闹了。赵朴初的《三宠三哭》你看到没有？我觉得他的《反听曲》和《三宠三哭》都不错，比郭老的打油诗好些。寄上一点材料，是瑞珏抄的，里面有些错字。以后有什么，陆续寄给你。

祝

好！

芾 甘 二日

问候瑞珏同志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静如：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近况如何，十分想念。我们一家都好。小棠进厂已有数月，情绪正常，仍在自学英法文。我每周去单位参加学习，最近去的次数多些。"四人帮"垮台，大快人心，我感觉到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去掉了，睡觉也安稳多了。上海的熟人都好。罗荪在上海师大，他和我一样，也一直让"四人帮"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解决的。《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一个工具，现在停刊检查；《朝霞》、《摘译》等都是这样。

别的话下次再谈。望你和瑞霖同志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静如：

前信想早收到，寄上抄来的一份《红楼梦曲词新编》，请你看看，可恼又可笑。有人托我买两本南师新出的《红楼梦版本论丛》(是不是一元四角一本？)想请你代办一下。因为不是我

要的，书钱下一次汇上。我一切如常，身体也不错。你们想必都好。多多保重。

祝

好！

芾 甘 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

静如：

你好！《红楼梦版本论丛》二册已由学校资料室寄来，我也把书款汇去了。谢谢你。我很好。家里人也都好。小林在杭州相当忙，他们那里运动进展较快。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得慢慢地来，但一定会搞清楚的。

你们都好吗？现在你的工作一定顺利多了，瑞骐的工作也会更顺利了。总之，粉碎"四人帮"，国家有希望，大家都高兴。

倘使方便，再托你办一件事。请到你们中文系资料室代问一下，我给资料室汇还书款收到没有？当时，多寄了一元四角，就是再购一册《论丛》，希望能把书早日寄来。还有一本鲁迅先生文言文译注的书①，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倘能寄我一册，更好，我收到发票后立即汇还书费。

---

① 指南京师院中文系内部印行的《坟》中几篇文言文的今译。

祝

好！问候老赵！

尧　棠 九日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静如：

信收到。我多年不写长信了。时间总嫌不够，一天做不了多少事，也没有从容执笔的心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过自己写的信带来麻烦的事：六二年我给一个友人写信时对姚文元讲过不敬的话。"四害"横行时，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写了日记又撕掉，怕给家里人添麻烦。那些可怕的日子，那些可恨的日子！想想当时的气氛，觉得做人做到那样真没有意思！但是我相信"四人帮"在上海在中国的统治不会长久的，我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他们的垮台！他们终于完了！可是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干下多少坏事！他们毒害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空气，他们散布了道德败坏的种子，总之，他们的流毒既深且广，不是一两年就能肃清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深切地恨他们。

我的情况还没有大的变化，但已经有人替我讲话了。也有人来对我讲，我的问题，上面已知道了，会解决的，一定会弄清楚。我也知道现在事情太多，工作太多，得一件一件地办，因此我乐得安心地搞翻译，虽然译得慢，但赫尔岑的书也译好

二十几万字了。全书一百二三十万字，我准备在八十岁以前译完它，那以后我就不能工作了。书能不能印出，没有关系，我抄好一部送给北京图书馆，留给后人参考，算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分力吧，我就满意了。

我们一家都好。小林在杭州编刊物。小棠在上海益民食品厂罐头车间当工人，他们姐弟对自己的工作都还满意。小棠还在自修法文，对看书很感兴趣。他还没有对象，也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大概因为他几个在工厂里的同学都还没有女朋友。关于这个问题，我主张由他自己解决，他今年二十七岁，也可以全权处理自己的生活了。

我哥哥的唱片都在，他从天津到上海后又买了不少。J. M.① 的大概有几本，你要借，当然可以。不过有一些还封在我的书房里。我估计书房不久会打开的，但也可能再拖好几个月。打开的时候我要整理一下。

总理的照片我没有，但我有一本北京印的画册。总理是现代罕见的一个完人，他的确活在八亿人民的心中。

别的话下次再写吧。

祝

好！

芾　甘　廿八日

问候瑞霖同志和赵苏

① J.M.：即 John McCormack，三十年代英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静如：

信收到。良铮逝世的消息，我早已知道。他在蕴珍病逝时期曾来信鼓励我，我很感激。后来知道他摔伤腿，在休养，我总以为我比他先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去，我也难过。我没有告诉你，只是不愿意激起你感情上的波涛。倒是你自己先讲了。我劝你冷静些，想得开些，想得远些。他的译作我可以找两本送给你。《悬崖》我在找，如得到也会寄给你，否则只好送你尧林的另一本书了。

我的书房、书橱都在四天前打开了。"四人帮"搞的我那个结论已经推翻，现在要对我落实政策了。拿走的东西也将在本星期内退还，其他等等估计下个月内可以全部解决。这一次是完全解决了。但倘使"四人帮"不垮台，我的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最近听说张春桥曾公开讲过，对××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有些人是拚命巴结他的。因此不留情地整别人。但这些也终于过去了。

请保重身体。

祝

好！

芾　甘 廿五日

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

静如：

信都收到，陈总诗也收到了，谢谢你。我寄给你的三本书①应当到了你手里。你的感情我了解，但时代不同了，还是多多往前看吧。芹的译诗稿中有一部《唐璜》，在人文放了几年，我最近托人去打听，据说倘使不着急，过两三年，出版的希望还是很大。现在只好等了。我的房间和书橱都已打开，拿去的信件照片等等已送回，只是没有时间整理。最近忙起来了，要做的事也多起来了，因此陈瘦竹先生来沪，也无法同他闲聊了。我想过两个月可能清闲些。赫尔岑回忆录已译完一、二两卷，现在有出版的希望了。只是还要等一二年。

别的话下次再谈。你们那里出版的《鲁迅文言论文试译》如果还有，请替我买一册，我的孩子要。

祝

好！

芾　甘　七日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静如：

---

① 指李林译《悬崖》（冈查洛夫）及查良铮译《奥涅金》和《波尔塔瓦》（普希金长诗）。

收到你的信(谢谢寄来总理的照片)，前信也早到了。我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而且会前写了发言稿，又写了文章。好久没有写文章，起初真感到不知从何处写起。但是写完我也感到痛快，因为我讲出了心里的话。“四人帮”专讲假话，那么讲真话也是同他们对着干吧。你提到你在莱比锡寄给我的那首纪念我写作三十年的诗①，我最近还在地板上看到小半张纸片，上面有你用绿色墨水写的字，这首诗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第一次抄家时没有拿走。过两三年，换了一个“四人帮”的爪牙来搞我的专案，他常常带人到我的书房来搜东西，发现信和纸片就胡乱扯掉。倒是最初抄去的大批信件保存下来了。你对我“深夜工作”提的意见很好。最近两周我常常工作到十二点，甚至一点。我也感觉到对眼睛不好。现在会议结束，虽然还有别的事情，但我总要想法避免晚上多做事情。除了眼睛，别的什么都不怕。我做事不习惯找助手。提到书，《李自成》一时恐难买到，我的兄弟也无办法。《收获》丢失，值不得“伤心”，你想要，我可以送你一部，一共三年，老《收获》就只出了三年。陈瘦竹同志回南京没有？等他回来，我要给他写信，他找我查的巴斯加尔②的一句话的出处，我已托人查到。别的话下次再谈。我开会回来，手边积了十几封待回的信，看来过去那种清闲的日子不会再有

---

① 一九五七年春杨在莱比锡教学时，曾作诗纪念作者从事写作生涯三十年(自一九二七年写《灭亡》时算起)，"文革"后这诗未能保存下来。

② 现通译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散文家，著有《思想录》等。

了。祝

好!

蒂　　廿 廿九日

问候瑞霙和赵苏

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

静如:

信收到。我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麻烦你转给他。我最近比较忙，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后，读者又接连写信来了，我也只能慢慢地回信。蒋路①来过上海，现在到别地去了，还要再来，那几天我在开会，尚未看见他。替我谢谢你那位语文老师②，感谢他的鼓励。

别的话下次谈。

祝

好!

蒂　　廿 六日

问候瑞霙同志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

静如:

---

① 蒋路(1920—):广西全州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② 指范绍韩。杨在中学时的语文教师。

信收到。我最近一直很忙，因此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你这封信里说盼回你几个字，要是我马上不写，就不知会放到什么时候。我一时不会去北京，那边没有事，这里却有些等着办的事情。我最近还在治牙，此外身体很好。良铮的译稿我看将来总会出的。现在怎样出书，似乎还等待讨论……书出多了，有把握了，就好办了。希望你在京过个愉快的假日。

别的，等你回南京后再说吧。

祝

好！

芾　甘　八月十二夜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日

静如：

长信收到，谢谢你。我月初去过北京，但只住了一夜，是参加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团去瞻仰主席遗容的。一共去了五百人，个人活动时间不多，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但文井来找过我。我近几个月很忙，熬夜久了，身体吃不消，感到极度疲乏。事情总是办不完，手边还有一大堆未复的信，怎么办？现在决心减少活动，少写文章，争取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次我不多写了，但有两件事还得讲一下：

一、我答应送给你的《收获》，还为你保存着，共十八大本，你什么时候要，就拿去。

二、《上海文艺》说是本月二十出版。你要我送你一份，不成问题。我的小说是短篇，①两万多字，是今年七、八两月中写的。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什么，只是在七三、七四年重译过一部《处女地》，明年上半年将由人文印出。

祝

好！

芾　甘　十五日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静如：

信收到。我一直忙，而且乱糟糟，无法写长信，连短信也不容易写，常常拿起笔，就有客人来，更不用说写文章。良铮译稿出版的事我记在心上，总得尽一点力。但目前我讲话还起不了大作用。"四人帮"虽已粉碎，但人们头脑中的枷锁还在，要印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选，有些人似乎想不通。新华社徐同志是我一个熟人，我曾托他去讲过。《唐璜》上海出过朱维基的译本，上海不会另出别人的，朱的本子也不会出。我到北京去见到人文外编室的人，总要讲一讲。关于你们最近的生活琐事，我也替你们感到不愉快。我相信以后总有合理的解决办法，不过目前还得忍受一个时期。想得开些吧。身体

① 指《杨林同志》。

要紧。有什么事写信给我，讲了也许痛快些，你老师那里将来也许送他一本《家》。我说“将来”，因为手边现在一本也没有了。我正在想法再买一些，如买得到，我这愿望就能实现。

祝

好！

芾　甘　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

静如：

信收到。我羡慕你能写长信。我却没有时间。除了搞翻译和写文章、外事和社会活动以外，我还要为不少的人办不少的事。替你办事我也高兴。你要的几本书都可以找到，陆续寄去。我赞成你早日把《呼啸山庄》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①一本名著有两种译本是可以的。不能因为一家出版社不要，你的译本就给判处死刑。《呼啸山庄》中译本我只有一册，送给你吧。

还有几件事情：一、蕴珍不需要开追悼会，有人问过我，要我决定，我不同意开。我不主张形式主义。二、我写了一篇《怀念萧珊》，约九千字，打算先在港报发表，然后在广东刊物上刊载，我替她平反。三、尧林的几本书现在无法重印，至少

① 原于一九五六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这里指的是修订稿；下文的“中译本”指旧译。

我没有办法使它们出版。四、法国某出版社负责人请我带女儿去访问法国，可能五月动身，我还得作一些准备。

其他下次再写，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问候瑞霖同志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静如：

你给小林的信看到了。别的话由她讲，我只谈三件事：

一、你的《访问记》① 我看不看，无所谓。是你写的，用不着照顾我。

二、"只有坚强的人"一段话。查出来了，把英译文抄给你。

三、前天得到通知，四月十日前到京就行。那么我们准备四月七、八日离沪。

还有一件事：你哥哥来信问我，《春天——》② 中嘉宝主演的影片《情劫》原名什么，我只记得男主角是 John Gilbert。你

① 指杨作《坚强的人》，后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四月香港《开卷》。

② 指《春天里的秋天》。

有没有印象？

余后谈。祝

好！

蒂　　甘 三月十九日

问候瑞霖同志，请他多多保重！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静如：

信收到。文章随便你怎么写都行，只要《中国文学》通得过就成了。棕榈树不错。①嘉宝和吉尔勃主演的《情劫》很可能就是 The Torrent。《雨花》愿意转载《随想第九》我同意，用不着面谈了，请你把那张剪报交给编辑部。只是请把标题改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还有，剪报第二栏二行倒数第二个字下面漏掉一个逗点（，），请代补上。

还有，我只有一个妹妹扫过地，那是九妹。你误写成两个妹妹扫地，请改正。原稿三页奉还。

祝

好！

巴　　金 三月三十一日

问候瑞霖同志。

---

① 指《坚强的人》中提及的作者住所院中的棕榈树。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静如：

前信想已收到。袁卓尔同志①有信来，我写了回信，同意把《随想九》改名《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雨花》重新发表。

现在寄上《随想十》，请查收。这一篇将在《湘江文艺》重新刊出。祝

好！

巴　金 四月二日

问候瑞骐同志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静如：

从法国回来没有给你写过信，还是因为身体不好，事情多。

你的文章②删节稿我看过，没有表示过意见。后来陈丹晨关于去日本时间的问题向《中国文学》提过意见，听说也改正了。陈丹晨准备写我的评传，因此可能比我自己还注意这些。我不希望这几年别人注意我的事。我需要的是安静，是

---

① 袁卓尔：当时《雨花》的副主编。

② 仍指《坚强的人》。

不要打岔。但有人想来"抢救"。其实我还不会死得这么快。我还要写几本书。

赵苏来，匆匆谈了几句。你的近况怎样？老赵怎样？天气太热，我因为事多，也不想走动。但想起南京更热，你们怎样过暑假？请多保重。祝
好！

芾　甘 八月二日

问候老赵同志。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静如：

信和文章都收到，以前的信也读过了。我三十日傍晚才回上海，身体不好，事情多，很少有执笔写信的时间，想多给你写两封信，也没有办法。谢谢你的文章，使我想起一些事情，可惜我没有时间，否则我还可以写许多东西。当然我现在还在写，可是总有事打岔，写得慢，写得少。我真想关起门写三五年！

刘宾雁的确讲得不错，① 我听见不少人这样说。可惜我自己没有听到，据说他认真在考虑问题，看得较深一些。而且

---

① 作家王西彦、罗荪、刘宾雁等当时应南京师院中文系之邀，往作关于现实主义文学讲座，介绍各自的创作经验等，颇受听众欢迎。

他敢讲，有胆量。

等着读你的《山庄》，多写一点，或多译一点，也好。我呢，工作到八十岁，以后就搁笔。

在京没有能同老赵畅谈，很抱歉。

祝

好！

芾　廿五日

《收获》这期转载了一篇华侨作家的短篇《谭教授的一天》①，很有意思。作者是一位姑娘，来访问过我。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静如：

信都收到。我身体不好，事情多，人衰老，写字已感到吃力，没有早写回信，请原谅。

你讲的那篇《随想》②，我作了一点改动后，已交给一份成都刊物发表。我写《随想》都是借别人的事讲自己的话，不会"介入"什么，请放心。我只是讲我对年轻作家和"老"作家的一些看法，随便举一个人为例，未提姓名，即使得罪人，也无所谓。我倒赞成年轻作家"狂"一点，三十年来我接触到的"唯

① 《谭教授的一天》，美籍华裔女作家李黎作。原发表于台湾《现代文学》第四十五期，后由《收获》转载于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② 指《随想五十八·作家》。

唯诺诺"的人太多了。

《呼啸山庄》印得差一点，可惜。不过印出来了总比不印好。你振作起来，多译多写点东西吧。

先写这封短信，别的话以后谈。

祝

好！

巴　金 廿八日

问候瑞霖同志，我又读了一遍他的赠诗①，谢谢他的关心。

一九七九年末

静如：

请你代购江苏出版的《译林》一册。

最近身体不好，又参加几次会议。《随想录》尚未印出来，赫尔岑回忆录也未印出，有新的译、著会寄给你的。

祝

好！

巴　金

问候瑞霖同志

---

① 指《赠巴金先生》，发表于一九八〇年《雨花》第四期。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

静如：

请原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你今天介绍人来看我，我也不曾出来。我身体不好，事情多，的确开始垮了。你第一个看出来：我写字困难。我写了"哀告"的文章，①要求让我安静，我争取完成五年计划，然后死去。你不用为我担心，到了我快要倒下的时候，我就丢开一切去游山玩水，我要保护自己，为了完成我的写作计划。

我翻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写的一篇《感想》，开头引了你来信的一段话："……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那时你才十七岁。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不曾被"四人帮"整死，就应当写几本像样的书。《感想》的末尾也引了你的话 Wait and hope②。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收获》我完全不管事，文联作协的事我也从来不管，发表穆旦③诗的问题，我讲话不起作用。你的诗在新晚报《星》上发表了。④

寄一篇文章⑤给你看看，这文章我要求《四川文学》转载。

---

① 指《随想录九十一·"干扰"》。

② 这是《基度山恩仇记》结尾处的话。意思是等待和希望。

③ 穆旦：查良铮的笔名。

④ 指杨作悼念周总理诗，发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香港《新晚报·星海》。

⑤ 指《随想录三十五·大镜子》。

祝

好！

巴　金 十九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

静如：

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大好，但也不是大病。

谢谢你告诉我树藏的近况。

《雨花》转载《探索》，① 我同意。《探索》共四篇，选哪一篇你们考虑吧。

祝

好！

芾　甘 六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静如：

信书都收到，谢谢你的诗② 。我最近身体不好，主要毛病是眼泪多，写字吃力。但估计离末日不一定就近，可能活过八

---

① 发表时改题为《求索》。发表于一九八〇年《雨花》第七期。

② 指《知识》，发表于《诗刊》一九八二年六月号。

十，只是工作会受些影响。脑子十分清楚，对生死问题也看得明白，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相信颇有自知之明。我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命是有光彩的。我的情绪一直很好。关于我的谣言一直在流传，不是结婚，就是挨批，然后就会是死吧。"死"了也不会让人安宁。关于树藏，我在《创作回忆录》中提到两处，最近得到她的噩耗后，又为回忆录写了一篇后记的"再记"，不过几百字，也只是表示了一点心意。《随想录》大约五月印出，回忆录出书期可能拖到下半年。送你们几本书，过几天寄上。

祝

好！

巴　金　三月十八日

问候老赵同志！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静如：

信都收到。好久没有给你写信，只是因为写字困难。

第二次住院已过一月，看来还得住一个时期，病情有好转，但进步不快。在医院中躲过生日，省却一些应酬，倒是好事。你不来很好，到医院探病，时间短，讲不了几句话。牌子只有两个，探病时间下午三点起，迟到一步，拿不到牌子，就得等候。五点晚饭后我就要散步并准备休息了。（晚上还看电视

新闻。）要是专程来探病，见了面不能畅谈，还不如不来。有话留到明年再说吧，反正我还要活下去。

我怀念尧林的文章早已让姜德明编在"散文丛刊"《丹》中了。书上莱斯基的话给我弄错了，的确是"真正的"家，以后改正吧。①可能还有记错的地方。

我的旧信将来赠给文学馆吧。不过"捐赠"之前请复印一份寄给我或小林。等我死后，她可能为我编印书信集。

别的以后再谈。

祝

好！

巴　　金 十一月廿九日

问候瑞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

静如：

信收到。我赞成你考虑（就说同意吧）范用② 的建议，编辑那样一本书。至于怎样编法，或在每封后面加注，或附加散

---

① 《随想录一〇二·我的哥哥李尧林》于香港《大公报》发表时，文中说到墓上以大理石制成的打开的大书上引自李译《悬崖》的一句话有误，应作"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

② 范用：北京三联书店经理。下文说的"书"，即其后出版的《雪泥集》。

文回忆，由你决定，我无意见(范用信寄还)。过两天我把原信全部复印一份先寄给你，你就可以开始工作。原信两册，等你下次来沪时拿去，仍归你保存。不过我希望过一两年你把它们送给现代文学馆。你说后来还找到两封信，请挂号寄来，我也把它们复印一下。

这次作协代表大会[①]开得很好，开了头就好办了。"作家必须用自己头脑来思维"，祝词里讲得很明白。可能还有人想抵制，但作家们就不能反抵制吗？

写字还是十分吃力，不写了。祝

好！

巴　金 元月廿日

问候老赵。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静如：

两封信都复印好，现在寄给你，请查收。

你信上问起的刊物是《文丛》，朝鲜民歌是《阿里朗》。

我不赞成你在每封信后附一篇散文，我认为加注是可以的。至于回忆之类的散文写一篇就行了，长短不论，作序作跋都好。

---

① 指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翌年一月五日在京举行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以下引号中的话，见于胡启立在会上所作祝词。

《火》如能找到，当寄你一册。祝

好！

芾　甘 二月六日

问候老赵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静如：

信悉。林宁信等二件退还。

四二年信中两个名字要不要改用××，由你决定吧。

我疲劳，不写下去了，过两天去北京。祝

好！

芾　甘 十八日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静如：

九月廿三日来信读悉。托江宁同志① 带沪的“书简”② 抄本也送来了。“注释”我全部读过，改了些你记错的事情和时间，我看可以用了，不知你是否同意，总之，由你决定吧。《前

① 江宁：当时任南京电视台编辑。

② 后以《雪泥集》为书名，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言》用不着寄给我看了，那是你写的嘛。

你来信提到曾敏之①兄要在《文汇报》上发表《书简及注释》，你说可以选一些发表，我同意。不过怎样选，还是请你决定吧。你说稿酬属于我，我说至少注释一部分的稿酬是属于你的。但你我都不是"向钱看"的人，我看就这样办吧，稿费全部捐赠给现代文学馆，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也行。

文学馆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绝不是为我自己，我想的是我们国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事业，我要为它献出我最后的一分光和热。文学馆虽然已经成立，正式开馆，但也只是成立而已，前面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希望你和老赵多多帮忙。现在先向你提一个要求：《书简》出版后，将书信手迹全部捐赠文学馆，我想你一定同意。

四川出版社搜集我的书信准备出集子，派人来找我，我身体不好，无法接谈，只是托济生代我回答，说是可以。后来我打电话给济生，加了一句："我还活着就征求寄出去的信件，这样做不大好。"但已经晚了。我看用不着管这种事情！人写信，如果想到要在自己生前发表，那就只会贩卖一些"大路货"，连牢骚也不敢发了，有什么意思！

写字困难，字越写越小，就是证据。祝

好！

巴　金 八五、九月廿八日

问候老赵！

---

① 曾敏之（1917— ）：广东梅县人，当时在香港《文汇报》编文艺副刊。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关于书信我用不着多说了。三、四年前我曾经为现代文学馆编过一本《巴金书信集》，书前有一篇小序，文字不多，却也讲出了我对出版书信的意见，序文已经收在《序跋编》里了。

另外我还建议将三卷书信集放在《全集》的最后。我对书信的用法、看法有了改变，我要一直写到闭上眼睛。可能我骨已成灰还有人为我编印《书信集补遗》……

我有幸找到了讲真话的路。我拿起笔就是为了写真话，讲真话。真话是讲不完的，真话是封不住的。即使我搁下了笔；即使嘴上贴了封条，脑子照样在思考真话，真话也仍然飞向四方。我说过我不曾用笔写完的，我要用行为来完成。每当午夜梦回，我反复思索用什么样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多么愿意再活一次。

朋友们批评我不该使自己这样痛苦，却不知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从不曾追求文学技巧，用它来装饰自己。我写，我是在掏出我那颗满是伤痕的赤诚的心。

写到这里，我收到你病后的来信，你为我的书带病工作了这些年，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仔细地编写、校读，忍住腰痛，坚持坐在书桌前，或者腿架在凳子上，为了我的《全集》你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多少精力，现在最后一卷就要发稿，……想到这些，我决定收回前面的建议。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的书橱里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叠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蓝色小字，字越写越小，读起来很费力，但也很亲切。不用说这是你的来信，我生活忙乱，常常把信分放在几个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这不是什么幻想，这闪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没有达到的目标：生命的开花。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不管留给我的日子还有多少，不管我能不能再活一次，不说空话，我默默地献出最后的一切，让我的生命也开一次花。

芾　甘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